

現代翻譯小說選

茅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重慶第一版

現代翻譯小說選 一冊

渝版熟料紙本

定價國幣捌元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盾

發行人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貴陽重慶成都廣州

發行所 文通書局

上海昆明長沙

現代翻譯小說選總目

一 緒言

茅盾：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一

二 英國之部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迭更司）鄒綠芷譯……………三一

一杯茶（曼殊斐兒）陳西澄譯……………五四

攸萊麗的房子（哈蘭）柳無忌譯……………六五

患難中的友人（毛恩）亦代水拍譯……………七六

目睹者（參桑）王家楫譯……………八三

三 美國之部

患癩病的郭老（傑克·倫敦）天虹譯……………九一

小兵與將軍（海明威）俊珊譯……………一一二

保安隊員(約翰·史坦培克)亦代水拍譯	一二二
唱歌班的歌童們(薩洛揚)胡仲持譯	一三一
隧道裏的人(馬爾茲)柳無垢譯	一四七
魔術(坡特)林秀精譯	一五八

四 蘇聯之部

二十六個和一個(高爾基)秋白譯	一六三
學恨(蕭洛霍夫)佚名著	一八二
旗(卡他也夫)佚名著	二〇四
一個哥薩克女人的兒子(西蒙諾夫)佚名著	二一三
春天(吉洪諾夫)佚名著	二三〇
穿過火網(伊凡諾夫)曹靖華譯	二三八
老人(格洛斯基)曹靖華譯	二四五
黨證(瓦希列夫斯基)曹靖華譯	二五三

五 法國之部

聖母的賣解人(法朗士)徐蔚南譯	二六三
-----------------	-----

牆 (沙特耳) 荒 蕪譯	二七〇
失鳴鳥 (密萊) 黎烈文譯	二九四

六 德國之部

在廳子裏 (斯托姆) 巴 金譯	三一七
伐魯克怎樣訂了婚的 (亞柏斯) 林 爾譯	三二四
朱 雷 (烏爾夫) 綠 原譯	三三九

七 日本 意大利之部

小貓的死 (綠川英子) 喬 譯	三七七
巴黎之旅 (西龍) 荒 蕪譯	三八二

八 捷克 塞爾維亞 西班牙之部

曼 歌 (奧士勃·加侖太) 馬 耳譯	四一三
教 育 (貝拉·巴拉慈) 侍 桁譯	四二一
三個棄兒 (亞恭納達) 北 芒譯	四四二

緒言

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

戰時的文學工作有不少技術上的困難，戰時的文學作品和作者更遇到無數不合理的外來的干涉和壓迫，這是近幾年來大家親身受到的，用不着詳細訴說了。但不論客觀條件是多麼困難，環境是多麼惡劣，也不必諱言，我們從事於文學工作者主觀的努力還很不够，然而近幾年來我們的創作多多少少也表現了這時代的面目。這時代的特徵是：曙光雖已在望，但黑暗勢力尚很猖獗，人民大眾已經覺醒，開始走上歷史的舞臺，但數千年的傳統的負荷尚絆住他們的腳步，知識份子眼中是雪亮的，心頭卻說不出的苦悶。我們的新文學可說是剛剛進入了成年時期便遇到這樣偉大而艱苦，活躍而又矛盾的時代，這考驗是實在嚴重，然而，即使近幾年來新文學的成就遠落在時代之後，幸而尚未走入歧途，也還保持着「五四」以來光輝的傳統。

同樣的，這幾年來，在介紹外國文學這方面，我們也保持着「五四」以來光輝的傳統，或者竟可以說，總觀這幾年來翻譯工作的成績，我們有理由覺得頗足自傲。

生活的不安定，工作報酬的微薄，乃至工具書之不能具備，精善原本之難得，——這一切，

都能影響到近幾年翻譯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譯本的質；但是屈指一數，這幾年來譯作範圍之廣闊，不亦大可說明我們的從事於外國文學之介紹者非但不曾在重重困難前却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發的麼？從古典文學直到當代的戰爭文學，從古代希臘直到今天流離失所還沒有自己的祖國的猶太民族，史詩，戲劇，詩，小說，我們的翻譯文庫真可以說一句琳琅滿目，爲了輸進新的健康的血液，優秀的世界文學的傳統，我的翻譯工作者曾經怎樣地克服困難努力工作啊！這給與我們的年青的新文學的幫助，實在未便估計得太小。

二

大概說來，這幾年的介紹外國文學的工作可以分爲前後兩期：前期從「七七」抗戰起，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止；後期則自太平洋戰爭發生直到現在。前期的介紹工作主要是在蘇聯的戰前作品（蘇維埃文學中劃時代的長篇巨著），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後期呢，則除繼承前期的工作而外，又把注意普遍到英美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了，——不用說，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是尤其介紹得多的。（比較之下，蘇聯的戰前作品是介紹得少些了。）

有一點值得提起注意。這便是不論前期後期，介紹世界古典名著這一工作是始終堅持着的。介紹世界古典名著的工作由來已久，可以說，自從「五四」以來，系統地翻譯古典作品的呼聲不曾斷歇過，而事實上也有了若干卓越的成績了，雖然還不能說是怎樣有系統的。但是，這一工作之成爲一種風氣，乃至隱隱然成爲一種運動，卻是近年來的事。到現在，這一風氣還是蓬蓬勃

勃地，大部的譯作正在陸續問世，而一作數譯亦屢見不鮮。大約的算一算，遠自古代希臘，近至十九世紀諸大家，已譯的名著就有愛斯古里斯的「亞格曼農王」（葉君健譯，時與潮社），攸里辟得斯的「特羅亞婦女」（羅念生譯，出版家未詳），但丁的「神曲」（于廣虞譯，已譯者為「地獄曲」，現正連載於「時與潮文藝」三卷至四卷）；莎士比亞的作品則有曹未風譯的四五種（皆文通書局出版），以及曹禺譯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文化生活版），柳無忌譯的「凱撒大將」（五十年代社），楊晦譯的「雅典人臺滿」（新地出版社），印有真試譯的「知法犯法」（生活總經售）；至於十八九世紀諸大家的名著那就譯得更多了，僅舉其所知，則有薩克萊的「浮華世界」（左登全譯，正風出版社），司各德的「劫後英雄記」（陳原譯，五十年代社），迭更司的「雙城記」（已有兩譯本，許天虹譯，文化生活社，及唐錫如譯，文通版，未出），吉辛的「四季隨筆」（李震野譯，時與潮社），拜倫的「曼菲爾德」（施白譯，出版家未詳），「哈羅爾德的旅行及其他」（袁水拍譯，文陣新輯，生活版），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未修斯」，（方然譯，雅典版），雨果的「悲慘世界」（徵林譯，已出第一二兩部，全共五部，自強出版社），盧騷的「懺悔錄」（沈起予譯，作家書屋），大仲馬的「三劍客」（徐仲年全譯，正風出版社），「幾度山恩仇記」，（徐蔚南譯，五十年代社），巴爾札克的「從兄蓬斯」（穆木天譯，出版家未詳），「偽裝的愛情」，（諸候譯，原為自強出版，今未詳），左拉的「萌芽」（倪明譯，出版家未詳），「夢」（馬宗融李劫人譯，正在「抗戰文藝」連載中），斯丹達爾的「紅與黑」（趙瑞霖譯，作家書屋版），還有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梅禮美的「女神」（皆趙瑞霖譯）

聞皆在排印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譯，商務上海版，今已絕版），「歌德與悲多汶」（梁宗岱譯），「悲多汶傳」（陳占元譯），普式庚的「歐根·奧涅金」（呂焚譯，文風版，另有魁夫譯本，作「歐根·奧尼金」，桂林絲文版），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郭沫若高迪譯，五十年代社），「家庭幸福」（方敬譯，出版家未詳），「愛的囚徒」（阿明譯，出版家未詳），「安娜·卡列尼娜」（周覓譯，學藝版），萊蒙托夫的「畢巧林日記」（卡之琳譯，出版家未詳），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巴金譯，文化生活社），「靜靜的河流」和「不幸的少女」（皆趙蔚青譯，文化生活社），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兩兄弟」（耿濟之譯，良友版），「白癡」（高滔宜閑合譯），「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荃麟譯），（以上兩書皆文光版），「死屋」（莊言譯，水手版），契可夫的「櫻桃園」（焦菊隱及滿濤二譯本），等等。

以上所舉，遺漏必多。例如若干選譯的合集和短篇集就不曾算進去。還有，現尚健在的歐美偉大的老作家，如蕭伯納，紀德，德萊塞等的作品，近年來也新譯了不少，我們也都未曾列舉。如果當作一篇翻譯作品的目錄來看，那當然，上面所舉示的實在太不完備了。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開一篇目錄。我們的用意只在借此顯示近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是多麼活躍，而翻譯的重心所在又是那一方面罷了。

三

介紹世界古典名著之成爲一種風氣，意義是重大的。如果以爲這是「與抗戰無關」的工作，

那不免是皮相的看法。或者，又以為這是在森嚴文網之下文藝工作者「逃避現實」的行爲，那更是厚誣了翻譯家。至於第三種的說法，認爲這是創作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而現代的歐美作品也已不能引起深刻的印象，結果唯有古典名著尙足耐人咀嚼，讀者有此要求，出版家復推波助瀾，乃遂蔚然成爲一種風氣；這一說，其實亦似是而非。

在我看來，這一風氣之形成，一方面固然不能說它和文網之嚴密，發表的自由太少，因而迫使一部分的文學工作者暫以研究工作爲寄託，這一事實有相當關係，但另一方面，自從「民族形式」一問題被提出，而且經過論戰以後，對於研究世界古典名著，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因而介紹世界古典名著一工作，也就有了新的意義。簡言之，近幾年來的「古典作品熱」，和抗戰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今天我們是在新的認識上，在遠大的目標上，而也是在新文學發展的新的階段上，來從事於世界古典名著的研究與介紹的。因而這一工作的評價就不能不高。因而這一風氣之形成，意義就非常重大。

同時我們也不必諱言，在一種風氣之下，會生出來了投機。牟利的書商固然手脚最快，而貪圖省力的所謂「譯者」也是不甘落後的。粗製濫造，乃至竊取戰前已經出版過的他人譯作而稍稍改頭換面，混充新譯，這樣的事，亦已露其端緒，這是會妨害了忠實將事的翻譯工作者的。但雖然難免要發生這些副作用，卻無損於這一風氣本身的光輝。

四

關於蘇聯文學的介紹，不論是蘇德戰爭以前的作品或以後的作品，不論在質在量，都可以說是成績極大的。愛好蘇聯文學的讀者，也可以說在讀者羣中佔有頗大的比例。沒有讀過高爾基的文藝青年恐怕簡直沒有。這樣普遍的熱心，理由是也頗爲簡單的。在今天，除了抱有成見和偏見的冥頑者而外，誰不想認識蘇聯了解蘇聯呢，而讀蘇聯的文學作品便是爲認識和理解之一大助。

再深一層看，當自己的民族解放事業尙在最艱苦階段上奮鬥的時候，對於表現了自己決定自己命運，創造出人類的地上樂園，而且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拯救了人類命運，推動了歷史前進的蘇聯文學，自然不能不發生深厚的興趣；不，豈但是深厚的興趣而已，直將由此認識真理，提高勇氣。

依據這樣的觀點來看近幾年中翻譯的蘇聯文學，不能不說這一工作是值得稱讚的。

大略的算一算，近年來翻譯的蘇聯作品約在三十種左右，（短篇小說的合集每部作爲一種）。總字數六百萬上下。在戰時的出版條件下，這一個數目實不算小；然而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將蘇聯文學中優秀的作品介紹了一小半，我們只可說已將蘇聯的卓越的文學作品翻譯過來小小一部分罷了。而在這小小一部分中，我們的翻譯工作者值得引以自慰的，就是凡屬享有國際榮譽的傑作，差不多我們都有了譯本了。例如新近逝世的A·托爾斯泰的偉大巨著「彼得大帝」，榮膺一九四一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第一獎的，有適夷的譯本，（上海出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頓）；以第一五年計畫第一一年中的烏拉爾區工業建設爲題材的卡泰耶夫的巨著「時間，前進呀！」（原書出版於一九三二年），則有林淡秋的譯本；同一作者的另一傑作「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則有曹

靖華的譯本；榮膺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戲劇獎金的首獎，卓越地描寫了十月革命的暴風雨般的威力及其偉大的領袖，表現了工人與農民團結一體時無產階級的領導任務，創造了新典型新技巧的包哥廷的「帶鎗的人」，有葛一虹的譯本；此外，還應提到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曹靖華譯）A·托爾斯泰的「保衛察里津」，（曹靖華譯，一名「麵包」，這是十月革命時代斯大林指揮裝備不全的紅軍打垮了德國干涉軍，扭轉了戰局的史詩般的傑作，察里津因此改名為斯大林城；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又和二十五年前一樣，大敗德寇，扭轉了全盤的戰局），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令人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從暴風雨所誕生的」（王語今譯），左琴柯的「新時代的黎明」（一虹譯），果爾巴托夫的「三天」（泰似譯，寫德波戰爭波軍潰敗，波政府逃亡，紅軍開進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受到當地人民的歡迎合作），「鼓風爐旁二十年」以及半部的「鋼鐵怎樣鍊成」。

蘇德戰爭以後，我們翻譯工作者的視線自然而然都集中在反法西斯的戰爭文學了。除了許多在期刊上發表的翻譯的短篇小說和詩歌而外，長篇的作品，主要的就有下列數種：

「俄羅斯人」，劇本，C·西蒙諾夫作，梓鳴譯。作者還很年青，這是他的第二個劇本，戰時他寫了第一個劇本「從我們城市裏來的人」即享盛名，曾得斯大林獎。「俄羅斯人」寫戰爭初期紅軍的壯烈故事，演出後立刻得到全蘇人民熱烈的歡迎，並且又在英美等國到處受到歡迎。這一劇本預言了反法西斯戰爭之必然的勝利。

「侵略」，劇本，李昂諾夫作，曹靖華譯。這是把德寇佔區內人民的反抗和德寇的暴行表

現了蘇聯人民之偉大品性：爲了真理和自由，至死不屈。

「前線」，劇本，考納丘克作，聊伊譯，這一位得過三次斯大林文藝獎（一九四〇，四一，四二年），曾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副委員長，現任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委員長，還很年青，不過三十九歲。這一個劇本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紅軍中一些曾經立過大功而現在卻故步自封，犯了錯誤的高級將領。蘇聯作家梯航諾夫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上曾說：「大家都知道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的巨大的社會意義，甚至就是當它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都變得陳舊了的時候，它還會作爲一個歷史劇而永遠流傳下去。」

「虹」，小說，瓦希列夫斯卡作，曹靖華譯。這一位卓越的女作家，原籍波蘭，也不過三十九歲，在這次戰爭以前她的文學天才就已得到普遍的認識。「虹」曾得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的首獎，又被拍爲電影。這一部巨著是取一個暫時被德軍佔領的烏克蘭村莊作例子，寫出敵後的婦孺老弱怎樣英勇苦鬥，終於和游擊隊聯系起來，把佔領軍趕走。

「復仇的火焰」，巴甫林科作，小說，茅盾譯。這是蘇德戰爭第一年冬季在伊爾曼湖森林區域一枝不滿百人的游擊隊，如何克服困難，堅持正確路線，終於壯大起來的故事。原名爲「俄羅斯故事」，作者在戰前就已從事文學活動，寫了好幾本優秀的作品。

「不朽的人民」，小說，葛洛斯基作，林陵譯。作者另有一短篇「生命」在蘇聯亦甚被重視。這一長篇小說寫的也是一九四一年初秋，紅軍且戰且退的艱苦時期。主題是兩種力量的鬥爭：豺狼本性的侵略軍和抱着崇高理想且願以身殉的蘇維埃人民及其紅軍。在描寫正面戰場的作

品中，這是首先出世的傑作。（此書又有另外兩種譯本，但尚未出版。）

「爲祖國而戰」，小說，蕭洛霍夫作，陳瘦竹曾譯其一章（時與潮文藝第三卷）。這一部繼「靜靜的頓河」以後的巨著，也是寫正面戰場的，篇幅甚巨，據一九四四夏季的材料，則此書尚未寫完，在蘇聯發表的，也只是一部分，可是已經引起了很大的讚賞了。

至於短篇小說的合集，（例如「飢民們的橡樹」，奉似莊壽慈合譯，內收蘇俄作家九人，西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等作家七人之作品共二十一篇，多戰前之作，「夢」，曹靖華譯，內爲卡泰耶夫等十七人之作品二十三篇，半爲戰後作品，「死後」，王元譯，內爲班菲羅夫等七人之作品七篇，則全爲戰後作品，「藍圍巾」，茅盾等譯，內爲索勃列夫等六人之作品七篇，亦均爲戰後之作），以及見於預告而尚未出書的戈寶權曹靖華等的譯作，這裏未及一一列舉。也還有不少散見於各期刊乃至報紙副刊上的翻譯短篇小說，詩，獨幕劇，甚至中篇，（例如曹靖華譯瓦希列夫斯卡的「母與子」中篇小說，及梓鳴譯的兒童劇），更只好從略。但是單看了上面所舉示的，已經足以表示我們對於表現着「不可屈服的人民」的偉大力量的蘇聯文學曾經是如何熱烈的了。而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英美，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不也掀起了同樣的蘇聯文學的熱潮麼？

五

照上面所敘述的看來，我們介紹的蘇聯戰時文學作品完全是描寫前方和敵後的。這是很自然

的事。然而戰時的蘇聯文學也還有許多取材於歷史的作品。特別是劇本最多。歷史上俄羅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英勇的鬪爭在這次反法西斯的愛國戰爭中，對於人民的激勵是非常有力的，不少的第一流作家就在這方面勤奮工作；現在，歷史題材的作品已經在蘇聯戰時文壇佔有了重要的地位，而取材於歷史也成爲一時風尚。

戰爭以前，這一風氣就已發動了。巴克合萊夫(Bakhterev)和拉蘇莫夫斯基(Razumovskiy)的「蘇瓦洛夫元帥」，蘇羅維佳夫(Solovyov)的「庫圖佐夫元帥」，以及考契可夫(Kochetkov)和李潑司凱洛夫(Lipskoyev)的「娜特士達·杜羅娃」(這是一八一二年對拿破崙戰爭時名噪一時的女英雄，她改扮男裝，用了假名，參加了一個驍騎兵聯隊作戰)，都是極成功的劇本。而一八五四—五五年的塞巴斯托波爾的保衛戰尤其是作家們愛好的題材，寫了不少的新劇本。

戰爭爆發以後，蘇聯的作家們往更遠的古代發掘題材了。巴耶特鮮夫(Bayadjiyev)和奧爾加·福爾西(Olga Ford)寫了「芙拉迪米爾親王」，這是十世紀末和十一世紀初的故事。列托夫斯基(Litovskiy)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則根據了十三世紀的歷史。新近逝世的大作家A·托爾斯泰在逝世以前正從事於規模偉大的把沙皇伊凡四世(就是通常稱爲「可怖的伊凡」的)作爲中心的三部曲。在小說方面，塞爾格也夫·忒森斯基(Sergei Sergeev-Tsenskiy)的「大卷巨著」塞巴斯托波爾之裁判」，最爲卓越，曾得一九四〇年的斯大林獎。戰爭爆發以後，這位作家又寫了一本新小說「勃羅西洛夫的突破」，(一九四三年)，博得了很大的讚揚，這是根據上次大戰的史實，一九一六年舊俄名將勃羅西洛夫在西南戰場突破了德奧軍隊的防線，沿數百公里的前線突進

了一百公里以上，降俘四十萬人，敵軍死傷一百五十萬人。這一偉大的突破，迫使德軍從西線抽調了二十四個師團來增援，而且使得凡爾登要塞的圍攻也鬆弛下來，西線緊張的形勢一時爲之緩和。小說「勃羅西洛夫的突破」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第一卷，內共十一章，尙只一開始，料想全書總有三四卷之多。另一部歷史小說是高魯布夫(В. Golubov)的「巴格拉辛」，這也是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故事。巴拉辛是當時一員驍將，在莫斯科外圍鮑洛廷諾之戰役中很爲出色。高魯布夫這部小說雖以巴格拉辛爲書名，但故事則從拿破崙侵入俄國，直至莫斯科陷落爲止。作者寫巴格拉辛雖驍勇善戰而且熱愛祖國，但不能了解庫圖佐夫的戰略，他認爲鮑洛廷諾一戰是決定了莫斯科——也就是俄羅斯命運的最後一着。他受了重傷，臨終時尙問莫斯科怎樣了。及致聽說莫斯科已經陷落，他就斷了氣了。

同一歷史題材，常常有好幾位作家用不同的體制來寫。例如「娜特士達·杜羅娃」的故事又有格拉特可夫(Гладков)據以寫爲喜劇「許多許多年以前」；而勃羅西洛夫突破的故事又有伊里耶·塞爾文斯基(Илья Selvinsky)寫了篇劇本名爲「勃羅西洛夫將軍」。還有夏保伐倫可(Шарповаленко)規摹老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間的台尼沙夫的故事，(老托爾斯泰的台尼沙夫是以拿破崙戰爭當時的驍騎兵，兼游擊戰士，兼詩人台尼司·達復安度夫爲藍本，此人有回憶錄傳世，又曾與英國大歷史小說家司各德通訊論交)，而寫了劇本「台尼司·達復安度夫」。這當然比老托爾斯泰的台尼沙夫更忠實於歷史了。

上述諸歷史劇和小說，已經譯爲中文的，記得好像只有劇本「蘇瓦洛夫元帥」一種。這倒不

止一個譯本麗尼的譯本已有單行本（上海雜誌公司版）。瞿白音所譯曾在桂林一期刊（似卽戲劇春秋）上登過。

六

蘇聯戰時文學的第三方面是描寫後方人民生活及工作熱忱的作品。後方和前方同樣緊張，這也是充滿了英勇壯烈的故事的。三年來，紅軍挺進千多公里，收復國土並解放了被納粹奴役的波蘭，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進軍南斯拉夫與捷克，今且包圍柏林，大軍四五百萬，戰線延長二千里，在這樣長的交通線，供應這樣龐大的軍隊，工作之艱巨而複雜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沒有後方的工人和集體農民和交通工人的可驚的努力，就不能保證紅軍的裝備和給養精良無缺而且及時到達前線。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幾百的作家是到前線去了，描寫前線的作品不可勝數；那麼後方呢，除了若干既成作家也有到後方工業區和集體農場收集材料而外，新的年青的作家（大都是在後方各生產機關擔任職務的）一時就興起了不少，使得蘇聯的期刊和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描寫後方的報告文學和短篇小說。

在這一類的作品和作家中，不能不提到潘文支夫(Perentsov)，格拉特可夫(Gladkov)，夏京揚(Shaginjan)，卡拉伐也娃(Karavayeva)。而潘文支夫的長篇小說「考驗」，格拉特可夫短篇小說集「變硬了的心」及「後方的戰士」——長篇小說，尤為卓越。夏京揚的「考驗」——「考驗」的題材就是英美人士所驚歎為「奇蹟」的蘇聯工廠（特別是軍事工業）的遷建。考

「寫了怎樣從礮火下遷移工業而且在後方以驚人的速度再建起來，立即生產。」「考驗」指出，這舉世驚佩的「奇蹟」，並無神祕之處，只是蘇維埃組織力，人民的工作熱忱以及烏拉爾區（即遷建區）工人們的熱情合作的結果。「考驗」又指出：在這一非常時代，不但整個國家變了，人民也變了。潘文支夫以伐爾亞（書中一個女角）為例，說明這變革。伐爾亞是一所飛機製造廠的經理鮑格丹·杜班柯的夫人，戰爭破壞了她的美滿和平的家庭生活。把她的母親和孩子送到後方安全區以後，伐爾亞決心和丈夫一同留在逼近火線的那個城內。她投效到一個醫院內擔任工作，而當納粹的坦克縱隊向城市挺進的時候，她又隨同數千市民去掘戰壕，坦克阱，建造礮壘。這些工作都是極其艱苦的，然而伐爾亞毫不退縮。「我也得盡我的一分力」，她對她丈夫說。伐爾亞的父親，一個年老的技工，看到戰前的老是考究裝飾的女兒竟會忽然變做完全不同的一個人，也不勝驚異。後來工廠撤退了，伐爾亞又隨廠撤退，她穿了長靴，工人褲，在烏拉爾的嚴峻氣候下幫着卸拆機器又幫着裝起來。伐爾亞這人物是蘇聯婦女在戰時的生活轉變和心理發展的典型。

格拉特可夫曾以「水門汀」一書聞名世界（我們亦有蔡詠裳的譯本），他是蘇聯作家中描寫戰時後方的第一人。短篇小說集「變硬了的心」大都取材於烏拉爾工業區，其中一篇題名為「母親」的，卻是著名的女游擊戰士淑文。考司莫頓揚司卡耶（即中文譯本題作「丹孃」的主人公）之另一描寫。格拉特可夫在「母親」中很出色地寫到淑文的家庭，她的幼年，她的學校生活，她的品性的形成。但淑文本人並不在書中出場（在書中她被稱為松尼亞），一切都由她母親（娜塔耶·斯坦潘諾芙娜）口中敘述出來，母親是一位教師。這一篇小說之偉大的價值在於它

真正教育了蘇維埃的少男少女們。而那位「偉大的母親」也是蘇聯到處可以遇到的很平凡然而實在偉大的人。在烏拉爾區，到處可以遇到因為受了戰爭的痛苦（親愛的人死於砲火等等）而變硬了心的人；在題作「變硬了的心」一篇中就寫了這樣一個老技工。他的兒子死於前方，他本來是愛說愛笑的快活人，現在心變硬了，他以加緊工作（多製造軍火）以為復仇的手段。在又一篇小說「瑪爾加的快樂」中，女主人公瑪爾加也是變硬了心的，她在軍火廠工作，她的快樂就是決不使自己的工作成績落在人家後頭。格拉特可夫這本小說集只寫了後方的日常故事，然而這些故事給人印象極深，使人讀後不由不叫道：「這樣的人民無論如何是不能奴役的！」

關於烏拉爾區的描寫，還可以提到L·尼可林（Л. Николін）的「烏拉爾南部」。這是南部烏拉爾工業區的一些勞動英雄的畫像。他們年齡大小不同，在戰前他們的生活和職業也各不相同，戰爭把他們集合在一處，現在他們在同一目標下貢獻了他們的血汗，使得前線的紅軍創造了震動全世界的功勳。

我們的譯筆現在還沒觸及蘇聯戰時文學的這一部分。這一半也因為描寫後方的作品即在蘇聯也還趕不上描寫前方的那麼成就大而且多。正如蘇聯作家協會第九次理事會（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與九日）所指出來：這還不過是個開端。蘇聯作家協會決定以後要發動作家們加緊去寫後方人民的英勇。

現在我們要轉過目光來看看這幾年中所介紹過來的英美反法西斯戰爭文學。

講到這一方面，首先我們就想起兩個名字：海敏威和斯坦倍克。這兩位作家在近年來的中國，可說是最出風頭的。海敏威的描寫西班牙內戰的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部小說「戰地鐘聲」已有中文譯本（謝慶堯譯），他那出名的「戰地春夢」（這是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一九二九年出版），終於在十五年後的今天被完全翻譯過來（林疑今譯）。海敏威和中國讀者相見，實遠在抗戰以前四五（？）年，斯坦倍克的受到我們讀者的歡迎，卻是近幾年來的事，然而斯坦倍克的作品我們翻譯得更多些。他的巨著「憤怒的果實」在太平洋戰爭以前就有了譯本（胡仲持譯，上海版），而他的反法西斯戰爭小說「月亮下去了」則一時竟出現譯本四五種之多（其中有節本和全譯本），他的「饅頭坪」也有胡仲持的譯本，曾在桂林一期刊上連載。至於散見於各種期刊上的他的短篇小說的翻譯那就更加多了，不必列舉。「人鼠之間」也有人譯過，（小說係秦似譯，遠方版，劇本係馮亦代譯，東方版。）此外，已出單行本的，還有他的「蝴蝶與坦克」（馮亦代譯），在當代的美國作家中，這一位猶太人血統的作家恐怕是最能引起我們的熱心的。

另外一位美國新作家被我們一天一天在加重注意的，便是薩洛揚。這一位亞美尼亞人血統，三十六歲的作家，蜚聲於美國文壇，也還是最近的事，但在中國卻已相當熟悉。他的短篇小說雖然還翻譯得不多，可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人類的喜劇」（一九四三年春出版，為美國一九四三年銷路最廣的文藝書的第四），差不多剛一出版我們就有了翻譯（柳無垢譯，最初連載於桂林出版之「半月文粹」，現在有文光書店的單行本）。「這是一本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但是

它並沒有告訴我們美國人民怎樣地被動員起來，怎樣地從事生產戰，怎樣地被法西斯的殘暴所激動，怎樣地，面對着戰爭的烈火，愛和恨燃燒他們的心胸，使他們同納粹和納粹的匪幫作無情的鬭爭，有如我們在蘇聯戰時文藝作品中所見到的一般。相反的，『人類的喜劇』描寫美國的一個和平凡的小城中底一個和平凡的家庭，全家人怎樣的在戰爭，貧困和不幸中尊嚴愉快地生活着。作者沒有告訴我們美國人是爲什麼戰，這一次的戰爭有着什麼歷史意義。……『人類的喜劇』裏底兵士們，是無畏地，但是被動地走上戰場的。馬卡梨一家忍受着戰爭帶來的不幸，但是他們接受戰爭的態度，並不因爲這一次是反法西斯戰爭而有所不同。薩洛揚企圖用人間的愛，用純情感來慰藉這些因戰爭而生離死別的人。……薩洛揚給我們道出戰爭帶給人間每一角落的和平平凡之家的不幸。但是他沒有給我們明白地指出造成戰爭的原因和潰滅戰爭的道路。他只是告訴我們在這莫可奈何的大難中，我們應該怎樣勇敢愉快地在不幸中生活下去，在苦痛中更溫暖更廣大地愛着人類。薩洛揚的人物沒有政治意識。他們是善良而天真，安於現狀，而且作者也鼓勵他們安於現狀。對於莫明其妙地被捲入戰爭旋渦的多數美國家庭，這似乎是一條最容易的逃避苦痛之路吧。而薩洛揚的目的，也就是在使這部作品成爲戰時世界裏的道德的建立者。……但是『人類的喜劇』在美國一九四三年銷路最廣的文藝作品中，名列第四。因之，在薩洛揚的筆下，我們看到美國一般家庭對於戰爭的認識和反應。」（柳無垢：『人類的喜劇』後記）。

這一段分析，是正確。從薩洛揚這一部小說，我們對於美國的一般家庭有所認識：『不應該夢想全美國的人民都有高度的政治意識，有如蘇聯的人民一般，』（柳無垢：後記），但是我們也

應知道「薩洛揚並沒有把各種階層的各种人物都客觀地描寫出來，」（柳無垢：後記）。在這一點上，使我想起了另一部美國小說，——這便是普拉脫（Theodore Pratt）的「溫克爾先生打仗去了」（Mr. Winkle goes to war.），這也是一九四三年的作品。這一部小說的主人公溫克爾也是一個善良誠實而平凡的人，可是戰爭教會他：這是一個爭取四大自由戰爭，因而必須堅持到最後勝利，而因此，自己知道自己並不是怎樣了不起的英雄人物的溫克爾在戰爭中表現了大無畏的英勇，雖則坦白地說來，他自承是「怕」的。爲了對於美國人民有更多的，多方面的認識，我們希望這一部小說不久也有中文的譯本。

在戰時的美國，報告文學似乎比小說尤其流行。特別是從火線上來的報告文學，非職業作家所寫的，大有風靡一時的情形。例如特來加斯士（Richard Tregaskis）的「瓜島日記」，懷特（W. L. White）的「空中皇后的戰績」，英格索爾（R. Mc-Allister Ingersoll）的「戰爭是總清算」，勞遜上尉（Captain Lawson）的「東京上空三十秒」，南里格（Robert Nerique）的「軍號聲」，伍爾弗（Wolfert）的「魚雷艇第八隊」，「所羅門之戰」，赫謝（J. Hershey）的「進入死谷」，貝爾登（Jack Belden）的「隨史迪威將軍撤退」，等等。這一些作品，我們也有翻譯了的，茲不一一附贅。

八

奈埃德的「高於一切」，很早我們就有了孫晉三的譯本。雖然是節譯的，但這位已故作家的

在英國最艱苦危難的年頭對於戰爭的看法，英國人民對於戰爭的反應，至少保存一個大概面目。奈埃德的另一作品「飛」也譯出來了（余濤譯，華聯版）。但除此而外，這幾年來已譯的英國反法西斯戰爭作品，好像就只有若干短篇小說（例如新作家參桑的短篇）。近幾年來我們陸續在翻譯迭更司（已見上文），哈代（黛絲姑娘：呂天石譯），蕭伯納（康帝姐：陳瘦竹譯），康拉德（阿爾麥耶底愚蠢：柳無忌譯），乃至曼殊斐兒，相形之下，就見得反法西斯戰爭的英國文學在我們的譯壇上比重是相差得很多。

自然，這一半是由於戰時的英國文壇跟美國的有些情形不同。老作家們有些是新作很少，即有，亦不一定是反映了目前的戰爭，有些則在巴西作寓公，（例如赫胥黎，肯納代（M. Kennedy），毛恩（W. Somerset Maugham），摩根（C. Morgan）華爾波爾等），那自然離戰爭圈子更遠了，而況這幾年來又損失了好幾位卓越的大作家，——巴蒂（Sir James Barrie），喬也斯，吳爾芙（V. Woolf）等等。新進作家固不乏，究不及美國的那樣活躍。一般說來，現代的英國文學本就不如美國文學那樣新鮮活潑，反映現實不那樣迅速。英國文學的傳統的光輝掩過了戰時的現實作品的鋒鏑：這恐怕是我們一般的對於現代英國文學的感覺。從這感覺，產生了我們對於介紹英國文學的偏向，那當然也是頗為自然的事了。

英國反法西斯的戰爭文學或許可以說不及美國的那麼熱鬧，——這所謂「熱鬧」，當然也意味着所謂「美國作風」。但是，反法西斯爭的英國文學也已經擁有了不少的優秀作品。倘用一句話來概括：英國前進作家的偉大功績是在於他們幫助了英國知識分子這容易動搖的階層去了解這

次戰爭的性質，（在美國呢，當它進入戰爭的初期，前進作家從事於艱巨的解釋工作，要使人民脫離孤立派的影響）。

這裏，只能就筆者極有限的見聞，略述戰時英國的一些值得稱道的作品。「高於一切」曾經轟動一時，那不用說了。此外，不能不先說到格林伍（R. Greenwood）的長篇小說「和平及戰爭時期的朋丁先生」。這是從千千萬萬的英國人中找出一個「朋丁」為代表，寫出了千萬的朋丁們如何逐漸認清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性質，如何凝結起對於法西斯的不可解的仇恨，如何堅決地獻身於這歷史上空前的為人類的戰爭。這部小說從朋丁先生在和平時代的生活，他們家庭中這窄小世界的小小的歡樂和悲哀，寫到戰爭爆發，——戰爭擾亂了他們的小小的和平幸福，這時候，朋丁家屬各員的反應還不一致，直到納粹空軍大舉轟炸倫敦，這才朋丁家族的每一分子都認清了自己的任務了。「和平及戰爭時期的朋丁先生」曾被熱烈批評，譽為英國文壇「近年最佳的作品」。

此外，G·威爾斯的「你不能過於小心」，指斥了妥協派和綏靖論。J·勃耳的「一個平凡的英國人」也指出了在戰爭初期，大多數英國人還不會理解這次戰爭的基本性質，還把敵人當作尚有人性的普通敵人。斯東·傑姆生（Storm Jameson）的「歐羅巴出租」，寫到歐洲各淪陷國家的形形色色，一部很好的法西斯「新秩序」的實錄；杜蘭（Bernard Doret）的「人質」，寫淪陷後的一個法國知識分子自以為與政治無關，但竟被捕為人質，於是他始覺悟到自己應有的責任；而著名的小說家和戲曲家傑列斯萊（John B. Priestley）的長篇小說「格萊脫萊的燈火管制」，尤為卓越。這部小說用了偵探小說的形式，主人公一方面和偷進英格蘭的納粹間諜鬪爭，又一方面

和偽裝的第五縱隊鬪爭；這部小說告訴讀者，英國人民不僅要在前線和希特勒匪徒作戰，也要在後方和希特勒的附從者鬪爭。

一九四三年下季以後，歐戰進入一新階段，相信英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也將展開一個新局面，不過爲了缺乏材料，我們還沒知道詳情而已。

九

法西斯是把文化視爲死敵的。「當我們見了『文化』這兩個字的時候，我就掣開了手槍的保險瓣」，這是納粹御用「作家」漢斯·約斯特的「名言」。自從希特勒上臺以後，有兩千多的科學家 and 教授（其中有五位得過諾貝爾醫學獎的）五百以上的文學作家，受到了迫害（解聘，解職，或被投入集中營）。而作家之流亡於國外者亦有二百餘人之多。一九三七年內，這些流亡作家共有新作八十五部出版。西班牙內戰結束，佛朗哥的血腥統治開始以後，又有一大批西班牙作家過着流亡的生活，單就流亡在阿真廷的算一算，就有亞爾倍爾蒂（R. Alberti），伐萊拉（I. Varela），勃倫可·亞摩爾（E. Blanco Amor）等十多人，到了貝當出賣法國以後，更有大羣的法國作家加入流亡之羣。一九四一年秋，希特勒已滅歐洲十四國，於是各國的優秀作家若不流亡，便被關進了集中營。

如上所述，德國流亡作家們在一九三七年內出版了八十五部新作，這數目超過了納粹御用「作家」三千名在同一年內的生產品。流亡雖然是流亡了，真正的作家的筆是不會放下的。十四

國家淪亡以後，逃出來的作家們也依然奮筆和法西斯戰鬪。所以，我們要看現代的德國文學必須到流亡作家那裏去找尋，我們要知道最近幾年來法國，西班牙，挪威，匈牙利等國的文學，也惟有求之於流亡作家之羣。

大概說來，歐洲的反法西斯文學可說是近十年來歐洲文壇的主流。最優秀的作家都貢獻了他們的心力。一代的大師，如羅曼羅蘭，紀德，托瑪斯·曼，亨利·曼，（兩人皆德國流亡作家），以及曾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參加了「國際縱隊」流過血的青年作家，保持了歐洲文學的元氣。

先看反法西斯的德國文學。這也可以大略分爲兩類：歷史題材的，和暴露納粹血腥統治的。前者如亨利·曼的「亨利第四的幼年和成年」，（他的「左拉傳」或許也可當作歷史小說看罷，因爲他寫的雖是左拉的生平，但他的眼光不限於這一位大作家的一身），浮西脫溫格（L. Feuchtwanger）的「巴勒士丁之戰」，斯坦芬·茲維格（Stefan Zweig）（已故）的「鹿特丹的法拉士麥和麥哲倫」，阿諾爾特·茲維格（Arnold Zweig）的「白人之戰爭」（此爲有連續性的四部小說的總名，寫第一次大戰德帝國的崩潰），萊格勒（G. Regler）的「播種時期」；後者如浮西脫溫格的「流亡」，亨利·曼的「見證」，勃萊赫（Berthold Brecht）的「德國——一個恐怖的故事」，柯萊拉（Alfred Kurella）的「歌功頌德」，（以上三者皆爲獨幕劇），著名詩人倍赫爾（J. Becher）的許多詩篇，勃萊台爾（Willi Bredel）的「艱難」和「你的不相識的弟兄」，以及伍爾夫（F. Wolf）的短篇小說。

取材於歷史，並非逃避現實；上述諸歷史題材的作品都是積極地闡揚了正義與真理之終必獲

伸，鼓勵着爲自由與民主而鬪爭的人們。在反法西斯這一點上，正與暴露法西斯血腥統治的一類作品異曲同工，而內容之深廣，或且過之。但是歷史終究是歷史，正確地說明歷史是需要的，深刻地剖析現實而指出其發展的必然，因以加強鬪爭的信心，則也是需要的。倍赫爾的小說「再會」滿足了這一要求。這一部作品，可以說是剖析德國法西斯暴政形成的歷史，它使得讀者看清了法西斯惡棍們所以能攫取政權的更深刻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根因。屬於這同一方面的，也還應當提到格拉夫 (Oskar Maria Graf) 的小說「安東·斯丁格」，一部雖然還有不小的缺點但深刻地描寫了法西斯細菌在怎樣的環境下最適宜於繁殖的作品；又如賽格爾 (Anna Segher) 的小說「解放」，取材於礦工生活的，則在如何使落後的工人走上革命道路這一點上顯示了重大的教育的意義。

最後，我們也不應忘記路維支·稜 (Ludwig Renn) 的「大變動的前夜」。這是他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上次大戰以後不久發表的「戰爭」，描寫了第一次大戰時德國內部矛盾及其崩潰，指出誰是使德國人民流血而瀕於死亡的罪人，（此書早就有了中文譯本，現已絕版）。「大變動的前夜」也是闡明了德國法西斯所以能攫取政權的種種複雜的國際的和國內的根因的。（路維支·稜是筆名，他本名 Arnold Vieh von Golsseman，出身貴族，受過普魯士軍人教育，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其後思想激變，獻身革命，加入德國共產黨，曾兩次被捕入獄，第一次在希特勒上臺以前，第二次在以後，亡命國外；西班牙內戰時，他爲「國際縱隊」一支隊的隊長，及西班牙共和軍失敗後，他退入法國，又被法政府捕入集中營，經各方營救，始得釋放；他是用筆名也用手，反對法西斯德國的一員健將）。

蘇德戰爭以後，反法西斯的德國作家更加積極了；就我們所知，倍赫爾寫了不少的詩，另一詩人胡潑(Hugo Huppert)寫了小說(描寫德軍士氣的低落)，賽格爾和普列維爾(Theodore Pivier)都有新作。

10

在此次大戰以前，巴黎曾經是反法西斯文學的一個活動的中心。國際反法西斯的保衛世界文化的大會，是在巴黎開的，「德國流亡作家協會」也在巴黎。巴比塞，羅曼羅蘭，紀德，這些光榮的名氏，在法西斯黑潮正向全世界瀰漫的年頭，曾經怎樣地給人以光明，希望，和勇氣！

巴比塞，羅曼·羅蘭，紀德，早已爲我們所熟知。但是法國還有反法西斯的較年青的作家之羣。還有許多自由主義者作家的反法西斯作品。

西班牙內戰曾經是習見的題材，例如馬勞(André Malraux)的小說「希望」，讚美了西班牙共和軍在瓜達拉茄臘擊潰意大利干涉軍，(這是在一九三七年春間)，因而使得法西斯消滅共和政府的計畫受了極大的挫折；如果不是因爲當時英法的所謂「不干涉政策」實際上是封鎖了西班牙共和政府，那麼，瓜達拉茄臘的勝利可以成爲共和政府從此站住了的起點。在「希望」中，馬勞強調着「從爭取勝利的信念而表現出來的英勇行爲」，他描寫了從托蘭度(已被法西斯軍包圍)逃出來的難民羣塞滿了大路的時候，電影技師瑪涅爾和雕刻家洛潑士(兩個共產黨員)如何堅決地主張，逃難不是辦法，必須把這難民羣轉變爲戰鬥的力量而阻止法西斯的進攻；在一夜工夫

中，他們的主張成爲了事實。在「希望」中，馬勞又指出，和平主義者和布爾喬的人道主義者面對着法西斯的殘暴如何把和平及人道主義的真正的敵人認識得更加清楚了。

馬勞寫了西班牙人民的英勇，另一位法國作家伯爾那諾(George Bernanos)，——一個皇黨和天主教徒，則暴露了法西斯在瑪約略島上的血腥的恐怖。這就是「月光下的大墳場」，一部法西斯罪行的實錄。

作家，批評家，而又是研究西班牙文化的權威，約翰·喀蘇(Jean Cassou)的小說「巴黎的血仇」，是以巴黎公社作爲題材的。寫巴黎公社的作品，從來就已經有了，但是喀蘇這一部小說卻是第一次不將巴黎公社當作一個悲劇的插曲而是作爲要求解放的人民的光芒萬丈的示威行動來寫的。小說中的主人公在公社失敗以後還是充滿了勝利的信心，這樣的「羅曼蒂克」新型的人物是西歐文學作品中長久不曾出現過的。從歷史轉到現代，雷米(Tristan Remi)的小說「偉大的鬪爭」，是描寫一九三五年巴黎五金工人的大罷工的。另一部描寫工人生活的小說「鋼鐵」則出於年青的五金工人作者菲力潑(André Philippe)之手；這一部小說曾被列爲法國描寫工人生活小說最佳作之一，而且和左拉的「萌芽」相擬，又如「二千居民」和「貴族」(皆長篇小說)的作者，素以擅長描寫鄉鎮生活著名的台維特(Georges David)，以及女作家(一九三九年逝世)瑪麗·考爾芒(Marie Colmont)都會寫了很好的短篇作品。

在希特勒奴役法國的時期，法國的地下組織的祕密刊物上常有喀蘇，莫爾干(Glaude Morgan)阿拉貢(L. Aragon, 詩人)的作品；青年畫家勃勞埃(Jean Bruller)以筆名“Vercors”寫了一個中

驚小說「海的沉默」，我們有中文的節本，（王還譯。曾刊於「時與潮文藝」三之五期，後有單行本），這是中國讀者見到的僅有的一本法國淪陷區作家的作品。（按指小說而言）。而這一篇小說，倘視爲足以反映法國地下反抗運動之如火如荼的熱情，則顯然不够。而且，當法蘭西人民正以日益加強的怠工，破壞，游擊，戰爭，來反抗敵人爭取解放的時候，沉默的憎恨的說教，顯然倒是有利於敵人。這不是有點近於貝當的路線麼？因此，特別應該提起的，乃是流亡作家約翰·李卻特·蒲洛契（Jean Richard Block）卻曾寫了戲曲「土倫」和獨幕劇「巴黎的搜查」等作品。蒲洛契和巴比塞一樣，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就寫過一個短篇集，劇本，和長篇小說的，而且和巴比塞一樣，是在大戰的砲火中認清了人民的道路，以後就永遠忠實於這一道路的。在劇本「土倫」，他不僅表揚了法蘭西水兵的英勇，（劇本的故事就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國土倫軍港的水兵拒絕執行貝當的命令把艦隊交給納粹而自行擊沉了的壯烈的故事），並且指出了法蘭西崩潰的政治的原因，指出了造成歐洲大變化的國際政治上的陰謀。獨幕劇「巴黎之搜查」則描寫巴黎志士如何在敵人勢力下大膽地活動，而巴黎的法國警察則又如何暗中掩護這些志士們。

最後，我們要簡略地說歐洲其他國家的反法西斯文學。在這裏，應當提到意大利的老作家西龍（I. Silone），他是在墨沙里尼上臺後就亡命到瑞士的，他寫了長篇「荒涼的山村」，「考

丹瑪拉」，和「麵包與酒」。另一位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作家是廖其·斯已達(Luigi Spada)，寫了不少短篇小說，指出了即在墨沙里尼「全盛之時，意大利的人民已經是如何憎恨法西斯的統治了。西班牙詩人伽西亞·洛爾卡(García Lorca)寫過「路」，「七弦」，「三河之歌」，「海之歌」等詩篇，小說家亞恭納達(C. M. Aronada)的短篇如「在瑪德里的天空下」，「三個棄兒」；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系的作家瑪列納洛(Juan Marinello)，潘萊士(Emma Perez)等，還有流亡在阿真廷的亞爾倍爾蒂，伐萊拉以及年青的一羣，都有新作。尤其是亞恭納達，他主編了西班牙文版的「國際文學」，在介紹現代蘇美英各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給西班牙語各國的讀者，貢獻很大。

捷克的大戲曲家捷貝克(Karel Capek)是在他祖國危難的年頭故世了，(一九三八年)，現存最卓越的作家是吉拉塞克(Alois Jirásek)曾寫了一本小說「獵犬頭兒」，表揚了捷克人民反抗納粹的統治。卡安勒(Elisabeth Kyla)的短篇如「柴士卡的市鎮」也寫到忠於民族英雄柴士卡的鬪爭傳統的捷克人民怎樣在反抗納粹的鬪爭中堅強起來了。匈牙利的反法西斯作家著名的有詩人瑪達拉斯(Emil Madaras)，他的詩篇如「士兵之歌」暴露了匈牙利法西斯統治者出賣人民，取媚於希特勒的罪惡。

挪威青年作家中最卓越的一個，葛里埃格(Captain Nordahl Grieg)在一九四四年春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柏林(他隨同轟炸機羣出發，作為戰地記者)的時候，不幸喪命，這是挪威文壇一個不小的損失。葛里埃格寫過不少的長短篇小說，詩，劇本；他的「西班牙的夏天」是西班牙內戰

的產物；在這書中，他堅決地反對法西斯侵略者，並且指出西班牙人民的命運，——失敗或勝利，是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的。納粹侵犯挪威的時候，葛里埃格在他祖國的軍隊中工作。他寫了不少的詩，鼓勵祖國的人民堅決抗戰。他的詩傳誦於全挪威，他的名句「生命即自由」，成爲淪陷後挪威人民的座右銘了。

葛里埃格以外，還有彼得生 (Erik Jens Petersen)，他的小說「誰叫你來的？」可說是挪威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者最出色的寫真。恩斯脫萊特 (Stuart David Engstrand) 的長篇小說「一九四〇年春挪威」，則在較大的背景前表現了挪威人民對於侵略者的憎恨，——無聲的憎恨，但這就是未來的勝利的保證。密克爾蒲斯脫 (Tor Mykleboest) 的「他們像朋友們的來了」，是一部報告文學，記錄了挪威人民怎樣被蘇聯紅軍及盟軍的勝利所鼓舞而加強他們的反抗；在夜間的街上暗殺納粹的走狗，把祕密刊物塞進奎斯林的信箱，在奎斯林對公衆講演時喝罵他是「奸細」，在挪威被佔領的週年紀念日用沉默來誌哀，同時又用遊行來示威……等等。

一一一

上面所述德法及其他各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實在不完全得很；這是僅就我們可能得到的一點點材料整理出來的，只能說是聊勝於無罷了。然而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看出來：反法西斯的鬥爭充實了作家們的生活，校正了他的觀察，燃旺了他的寫作的力量。如果在這歷史性的偉大鬥爭前卻步，或者迴避現實而蜷縮於「超然的理想」之中，那就不論他是老作家也罷，新進作家也

罷，在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動中，暫時惟有沉默之一途了。這也是事理所必然，無可辯解。

拿我們這一點已知的零碎而不全的知識去看我們的翻譯，不能不感到我們對於歐洲各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實在介紹得意外的少。材料之難得，當然是一個原因；不過，一九四〇年以後的材料確是不易得到，一九四〇年以前的卻不是得不到而是翻譯出來不易出版了。不是「瑪門教授」的譯本曾被列為禁書麼？所以這幾年來我們的翻譯工作雖然頗為活躍，但仍覺不足；想從近年來譯品中看到歐洲文壇主要的傾向和面目，那還是不能夠罷？

三

最後，不能不有幾句話說到這個選集內所包含的三十篇作品。這裏所選的三十篇，代表十個民族，三十位作家。計英國五家五篇，美國六家六篇，蘇聯八家八篇，法國三家三篇，德國亦三家三篇，日本、意大利、捷克、塞爾維亞、西班牙、各一家一篇。由於出版家的計畫是選集最近十年內的翻譯，更由於總字數有個限制，所以本集所選只能就一定的範圍內盡其最大的努力。編輯的目標，首先是原作富有時代意義，其次是譯文忠實流利；然而一則為材料所限，希望有的不一定有，二則為字數所限，可有者又不能儘量包羅。例如蘇聯部分，因其材料較多，比較地能夠選得整齊些，但割愛者也就不少，取捨之間，大費斟酌。英美部分，則因材料關係，所有者未必即為所求者，集中所收，其不能盡如理想，無可諱言，而英國部分尤其不大整齊。至於法，德，意，捷克，塞爾維亞，西班牙，材料更少，但可言搜輯，不足

以語選擇。日本一篇作者爲反戰同志之在我大後方者，不妨說，這可代表日本的「流亡作家」。日本國內文壇近年正氣銷歇，除仰軍閥鼻息，作侵略號筒而外，已無可觀。一九三八年，有石川達三作「未死的兵」，我國有夏衍的譯本，今絕版已久。石川達三據說是一個人道主義的「藝術派」作家，一九三〇年頃日本左翼文壇被打擊後，他方露頭角；「未死的兵」有厭戰情緒及淡淡的反戰思想，出版後石川即被捕，後得保釋，經過一年餘之「謹慎」後又在「改造」等雜誌發表小說，尙能保持人道主義立場，無露骨之反動表示。但這也是數年前的事了，近况不明。

照上面所說的看來，這本集子所選輯的三十篇倘用嚴格的尺度來衡量，那當然是缺陷殊多。而最大的缺陷則爲不能反映各國文學的主要趨勢與面目。這一點，正如我在上文說過，由於客觀的困難者半，而由於主觀努力之不足者亦半。相信今後可有補救。至於編選者讀書不多，見聞有限，遺漏錯誤，在所不免，心疚之餘，惟有敬求讀者的原諒。

又本書所選各家，其爲國人熟知者不再附加小傳，餘者各就已知材料，略綴簡單的介紹於譯文之後，有些是採用原譯者的附記的，有些則爲編者所加。選輯各篇的出處，亦附記於篇末，并以誌謝各原譯者及各出版家。

一九四五年三月記。

其意謂... 又... 此... 而... 小... 山... 未... 以...

此... 而... 小... 山... 未... 以...

此... 而... 小... 山... 未... 以...

以... 日... 一... 三... 六... 年... 不... 可... 以... 藉... 感... 賦... 日... 本... 一... 章... 中... 益... 費... 又... 耶... 用... 許... 大... 亦... 有... 日... 本... 之... 成...

二 英國之部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英

迭更司作
鄒綠芷譯

「的確地，我愛，在前一次舞會晚上，他是非常注意泰麗莎的，」麥德爾東夫人對着她的丈夫說，在勞碌在城市里的一天疲乏之後，他正在坐着，頭上裹着一條絲巾，他的腳放在爐擋上面，喝着他的紅葡萄酒，「非常注意呢；我再提一提，我們得給他每一種可能的鼓勵。他絕對應該被請到這兒來吃飯。」

「誰應該呢？」麥德爾東先生問着。

「不消說，你曉得我是說誰，親愛的——就是那個留着黑鬚並且繫着白色蝶形領結的，剛剛出現在我們舞會中，而所有的女孩子便都在談論着的青年人。青年的——哎呀！——他叫什麼名字呀？——瑪麗安娜，他叫什麼名字呀？」麥德爾東夫人繼續着她最小的女兒說，那女兒正在編着一隻網狀的錢袋，樣子是有些感傷的。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媽」瑪麗安娜回答說，歎了一口氣。

「噢，是了，確實的——和雷細奧，斯帕金斯，」麥德爾東夫人說。「毫無疑問地是我所會看到的最有紳士風度的青年人。我敢說那天晚上他穿着那件做得很美麗的外衣，他的樣子像——」

像——」

「像里歐波德公爵似的，媽——那末高貴，那末充滿着情趣！」瑪麗安娜提示着說，聲調里有一種熱切的讚美。

「親愛的，」麥德爾東夫人接下去說，「你得記起現在泰麗莎已經二十八歲了；而且那確實非常重要，事情得安排一下的。」

泰麗莎·麥德爾東小姐是一個矮小的女子，頗有幾分肥胖，面頰是朱紅色的，不過性情很好，卻仍然沒有訂婚，雖然，公平地論到她，這種不幸並不是由於在她那方面的缺乏專一而引起的。她枉然地賣弄着有十年的時光；麥德爾東先生和麥德爾東夫人也枉然地在康貝微爾的，甚至於溫斯渥茲和卜里斯東的許多年青的合適的獨身男子之間繼續地保有着一個範圍頗大的認識的人們；還用不着提到那些偶然從城里『漏進來』的人們。麥德爾東小姐是和諾森伯蘭大廈頂上的獅子一般地有名，也有着一個同等的『離得遙遠』的機會。

「我十分相信你會喜歡他的，」麥德爾東夫人接着說，「他是那末有紳士的風度！」

「那末聰明！」瑪麗安娜小姐說。

「而且話講得那末流利！」泰麗莎加上一句說。

「他是極其尊敬你的，親愛的，」麥德爾東夫人對她的丈夫說。麥德爾東先生咳嗽着注視着爐火。

「是的，我相信他是很喜歡和爸交際的，」瑪麗安娜小姐說。

「那是沒有疑問的。」泰麗莎應和着。

「的確地，他也對我祕密地那末講呢。」麥德爾東夫人說。

「好吧，好吧，」麥德爾東先生有幾分得意地回答說，「假如在明天的會上我看到了他，也許我會請他來的，我想他知道我們住在康貝微爾。橡蔭廬吧，親愛的？」

「當然啦，」並且也知道你有着的一套馬的馬車呢。」

「我要把這事考慮一下，」麥德爾東先生說，把自己安頓在一場假寐中；「我要把這事考慮一下。」

麥德爾東先生是那樣的一個人：他全部思想範圍被局限在勞合局，（註：倫敦經營海面及他種保險業務，並兼印航務消息等之機關。——譯者）交易所，印度局，和銀行之中。幾項成功的投機事業把他從一個卑微的比較貧窮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富裕的境遇里。正如同時常在那樣的情形中所發生的一樣，當他們的財產增加了，他自己的和家庭的觀念也就提升到一種非常的高度；他們愛好時髦、趣味，和許多其他愚蠢的勾當，並且摹做着比他們好的人們，對於任何可能被當作「卑下」的事物，都有着的一種極堅決的與相當的厭惡。由於虛誇，所以他很好客，由於目不識丁，所以他很粗俗，而由於傲慢，他就很有偏見。自負與愛好誇示誘引他總保有着很了不起的膳食：舒適，和世間的珍饈美味的愛好保證了他有很多的賓客。他喜歡請一些有才智的，或者是他以為有才智的人們到他的餐桌邊來，因為談笑生風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對於他所稱呼着「銳利的人物」他卻向來不能容忍。大概他有着這種情感是出於對於他的兩個兒子的讚美，他們在這

件事情上，並未會給他們受尊敬的雙親怎樣的不安。這個家庭切望着結識一些人們，並且和那些比他們自己活動的範圍要卓越些的交際圈子取得聯絡；這種欲望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加以他們對於他們小小的社交圈以外的社會的完全不理解便造成這樣的情形：任何一個能够要求結識有身分與品位的大人物的人便有走近康貝微爾。橡蔭廬的餐桌的安全的憑證。

在那個集會上，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的外貌，在經常到會的人們之間激起了不小的詫異與好奇心。他會是誰呢？很明顯地他是隱諱的，而在外貌上他又是憂鬱的。他是一個牧師麼？——他跳舞是太嫻熟了。一個律師麼？——他說他並未被召請呢。他講話字句很文雅，而且很健談。莫非說他是一個有名的外國人，懷着描寫這國家的風俗習慣而來到英國來；並且時常參加舞會與宴會，意在結識上流生活，文雅的禮儀，和英國人的精粹嗎？——不是的，他並沒有外國的語調。那末他是一個外科醫生，一個雜誌的撰稿人，時髦小說家，或是一個藝術家麼？——不是的，對於所有這些猜度的每一個人都存在着某種有力的反駁。——「那末，」每個人都說，「他一定有些來歷。」——「我想他一定是的，」麥德爾東先生自己推斷着，「因為他覺察到了我們的高貴，並且很注意我們。」

緊跟着我們剛剛記錄了的會談而來的晚上，是「舞會之夜」。在整整九點鐘的時候，雙馬的公共馬車便被叫來到橡蔭廬的門前了。麥德爾東小姐們穿着用人工的花裝飾了的天藍色緞服；麥德爾東夫人（她是個身材矮小而肥胖的婦人，）也穿着同樣的服裝，樣子就好像她的大女兒兩倍起來了似的。最年長的兒子，弗萊德里·麥德爾東先生，穿着全套禮服，是一個漂亮的堂前的極

美麗的模範 Beau ideal。最年青的麥德爾東湯姆斯先生，身着白裏腿，藍外衣，扣子很光亮的，佩着紅色的錶帶，非常和那個有趣的，但是卻鹵莽的青年紳士，喬治·巴微爾的肖像相似。這一夥人的每一員都不定了他或是她的決心要同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結交。泰麗莎小姐當然和一些年紀在二十八歲的女子在找漢子的時候通常所要表現那樣地溫順和有風趣。麥德爾東夫人是只願意表現着笑靨和溫柔。瑪麗安娜小姐願意請求給他題詞簿題幾行詩的恩眷。麥德爾東先生要用請他吃飯的辦法來惠顧這一位人們不曉得底蘊的大人物。湯姆打算在鼻煙和雪茄這些趣味的題目上來探聽一下他知道的多少。就連弗萊德里·麥德爾東先生本人，——他是這家庭的在趣味，服裝和時髦的排場上的所有各方面的權威；他在城裏有他自己的寓所；他有一張經常進修道院花園戲院的免費入場券，他總是按照每個月的時尚穿着服裝；他在適當的季節每禮拜到海濱兩次；他真有着一個密友，那位密友曾經認識一個在以前住在奧爾班尼的紳士，——連他都判定了和雷細奧·斯帕金斯一定是一個好得了不起的人物；並且決定了要求他打一回彈子球來向他表示敬意。

在舞廳的入口處這一個滿懷希望的家庭的焦燥的眼睛所遇到的第一個目標，便是那個有趣味的和雷細奧，他的頭髮從前額上分開，眼睛注視着天花板，凭靠在一個座位上，態度是沈思的。

「他在那兒呢，親愛的」麥德爾東夫人對麥德爾東先生小聲說。

「多末像拜命爵士啊！」泰麗莎小姐低聲說。

「或者是蒙特高默里啊！」瑪麗安娜小姐小聲說。

「或者像庫克船長的肖像呢！」湯姆提示着說。

「湯姆——別作個蠢驢吧！」他的父親說，他在一切時機里是都阻止他的，大概意在使他不至於變得「銳利」——那是很不必要的。

文雅的斯帕金斯用一種令人欽佩的印象裝着樣子，一直到這家庭走過了這間屋子。然後他帶着一種自然的驚異與快樂的臉色站了起來；最熱切地向麥德爾東夫人招呼着；最迷人地向那兩個年青的女郎行禮；向麥德爾東先生鞠躬，又握手，樣子必恭必敬地幾乎到崇拜的程度了；並且用着一半喜悅，一半眷顧的態度向那兩個年青的紳士還禮，那種態度完全使他們相信他一定是一個重要的，同時卻很謙和的人物。

「麥德爾東小姐，」和雷細奧在普通的寒暄之後說，很低地鞠着躬，「我可以大膽地希望得到您答應我那種愉快——」

「我不以為我是有什麼忙的，」泰麗莎小姐用一種令人厭惡的造作的冷漠說——「但是，實際上——那末多的——」

雷細奧表現得很美麗地難堪。

「我會非常快樂的，」最後，有興味的泰麗莎假笑着說。和雷細奧的面容於是閃出了光輝，像是一隻舊帽子淋過一陣雨一般。

「確實地，一個很文雅的青年人呢！」當那個善於逢迎的斯帕金斯和他的舞伴加入了剛剛形成的四組方舞里去的時候，快樂的麥德爾東先生說。

「他的話講得特別好，」弗萊德里先生說。

「不錯，他真是第一流的人物，」湯姆插嘴說，他總是弄出岔子來——「他講話和一個拍賣人一樣。」

「湯姆！」他的父親板着臉說，「我想在以前我希望過你別作個呆瓜。」湯姆的樣子就像在毛毛雨的早上一隻公雞那樣地『快活』。

「多末愉快啊！」那個有趣味的和雷細奧對他的舞伴說，當他們在方舞結尾的時候，跳過了這間屋子的時候——「從生活底，陰暗的騷亂，滄桑與煩擾之間，隱退開去，即使是只不過幾分鐘簡短的倏忽的時光：雖然那時光在逍遙着，而且是易逝的，去把那時光消耗在和一個人的愉快的幸福的交際之中——那人的顰眉對你會是死滅，那人的冷漠會是瘋狂，那人的虛偽會是毀壞，那人的堅貞會是幸福；而佔有那人的情感會是上帝所能賜予人類的最光輝與最優越的報酬，——隱退開去來消耗這一段時光是多末愉快與清新啊！」

「怎樣的情感呀！怎樣的多情啊！」當泰麗莎小姐更緊密地靠着她伴侶的臂上的時候，她想着。

「可是够了——够了！」文雅的斯帕金斯接着說，有着一種演戲的樣子。「我說了些什麼呢？我——我——和這樣的情感又有什麼關係呢！麥德爾東小姐，」說到這兒他突然停住了——「您能夠允許我卑微地呈獻給您——」

「的確地，斯帕金斯先生，」喜不自勝的泰麗莎回答說，在一種最甜密的惶惑中，羞得緋

紅。「我得請您向爸爸探詢一下的。沒有他的同意，我向來也不敢——」

「當然他不會反對——」

「噢，是的。實實在在在地，你曉得他不會的！」泰麗莎小姐阻攔着說，很清楚地知道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但是卻希望使這個交談和一篇傳奇小說的場面一般無二。

「他不會反對我敬您一杯耐哥水的，」（註：Negro 一種熱水，豆寇，薄荷，酒及糖所混合之飲料，中國譯名爲何，譯者不知，故從音譯。——譯者。）可愛的斯帕金斯帶着幾分驚異地回答說。

「那就是他所要說的一切麼？」失望的泰麗莎想着。「多末無謂的紛擾啊！」

「假如您沒有更好的約會的話，先生，能請您在下禮拜天五點鐘到康貝微爾·橡蔭廬吃飯會使我不勝榮幸之至的，」當麥德爾東和他的兒子們站着同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交談的時候，在那次夜會的末尾的時候說。

和雷細奧鞠着躬表示謝意，於是便接受了這一個得意的邀請。

「我必得承認，」那個父親繼續說，把他的鼻煙壺敬給他的新朋友，「我享受這些夜會是不比我享受橡蔭廬的舒適——我幾乎說是它的奢華了——一半那末多的。他們對於一個老年人沒有什麼大的魔力。」

「可是究竟，先生，人是什麼呢？」深含着哲理的斯帕金斯說，「我說，人倒底是什麼呢？」

「啊！很對，」麥德爾東先生說：「很對！」

「我們知道我們活着並且呼吸着，」和雷細奧繼續着說，「我們有着需要和希冀，欲望和食慾——」

「的確，」弗萊德里麥德爾東先生樣子很深奧地說。

「我說，我們知道我們生存在着，」和雷細奧提高了他的聲音重複着說，「但是我們止於那克；在那兒，是我們所知的末了；在那兒，是我們所達到的極峯；在那兒，是我們結束的終點。我們還知道什麼更多的呢？」

「沒有什麼了，」弗萊德里先生回答說——除了他，沒有人能够在這個事情上來回答的。湯姆剛剛要冒險說些什麼話，可是很幸運地爲了他的體面，他看到了他父親的發怒的目光，於是便像一個犯了小竊盜罪的小狗似的溜開去了。

「的確地，」當他們坐在馬車裏回家去的時候，老麥德爾東先生說，「斯帕金斯先生是一個令人感服的青年人。那樣驚人的學問！那樣出奇的知識！而且那一種表白自己的優美的方式！」

「我想他一定是一個不露真面目的人物，」瑪麗安娜小姐說。「多末魅人的離奇啊！」

「他說話聲音很大並且談得很好，」湯姆懦怯地說，「可是我不確實理解他的意思是什麼。」我差不多開始覺得你不能理解任何事情了，湯姆，「他的父親說，當然，和雷細奧·斯帕金斯的談話是很開導了麥德爾東先生的。」

「那很使我吃驚呢，湯姆，」泰麗莎小姐說，「今天晚上你弄得你自己非常可笑的。」

「的確地，」每個人都叫着說——於是那個可憐的湯姆便陷入了無地容身的情形中了，那

一夜麥德爾東先生和麥德爾東夫人很久地談着關於他們的女兒的前途，和將來的安排的事。泰麗莎小姐去睡去了，卻在考慮着，如果她嫁給一個有頭銜的人，她是否能夠很謹慎地鼓勵她現在的友伴們來看望；整夜裏，她都在夢着喬裝的高貴的人，盛大的宴會、駝鳥的羽毛、婚禮的贈物，以及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關於那位人們望眼欲穿的和雷細奧會乘用那一種交通工具來的這件事，麥德爾東一家子有各種不同的猜測。他可能會養一輛雙輪單馬車麼？——他可能騎着馬來麼？——或者他會惠顧一次郵車麼？這些，和同樣的各種猜度，在作禮拜以後的整個早晨裏，都在佔據着麥德爾東夫人和她女兒們的注意力。

「親愛的，那的確是一件最惱人的事，你的俗氣的哥哥竟會邀請他自己在今天到這兒來吃飯，」麥德爾東先生對他的妻子說。「因為斯帕金斯先生的來到，我特意除了福蘭微爾以外誰也不請。可是一想到你的哥哥——一個商人——那真是不能忍受的！我宣佈在我們的新客之前，我不願意聽到他提到他的寶號——不，絕對不！我倒不管是否他會很明理的遮掩了他給這家庭添上的不體面；不過他是那樣喜愛他的討厭的買賣，因此他很會使人們知道他是作什麼的。」

被提到的那個人，傑考伯巴爾東先生是一個大腹便便的雜貨店老闆；那末俗氣，那末失去了一切情感的知覺，因此實際上他向來也沒有猶豫過明言他並不是不屑於經營他的買賣的：「他已經做買賣發了財，因此他也就管誰曉得了。」

「啊，福蘭微爾，親愛的朋友，你好麼？」當一個小個子的戴綠色的眼鏡，慌慌張張的人走

進屋子裏的時候，麥德爾東先生說。「你收到我的便條了吧？」

「是的，我收到了，因此我才到這兒來。」

「你可認識這一位斯帕金斯先生麼？你誰都認識？」

福蘭微爾先生是那些見聞極廣的人們之一，那樣的人們在社交界裏人們偶而可以遇得見的，他們裝着認識每個人，可是其實是一個也不認識的。在麥德爾東家裏，無論什麼樣的關於大人物的故事都被一種貪婪的耳朵所樂聞，他便成了一個他們最喜歡的客人；因此，當他曉得了他得和他們交往的是一些那一種人的時候，他便使他要和每一個人都認識的熱情達到了一種最不合宜的程度。他頗有一套在一段插話中說最大的謊的奇妙的方法，而且態度是克己的，就彷彿怕人們想他是傲慢一般。

「喔，不，說到那個名子我是不認識他的，」福蘭微爾低聲回答說，態度非常嚴正。「可是，我沒有疑問地認識他。他很高麼？」

「中等身材，」泰麗莎小姐說。

「頭髮是黑的麼？」福蘭微爾問着，信口說出大膽的猜測。

「是的，」泰麗莎小姐熱切地回答着。

「可有一個很扁平的鼻子？」

「不的，」泰麗莎失望地說，「他有一個羅馬式的鼻子呢。」

「我說他有一個羅馬式的鼻子呢，我沒有說過麼？」福蘭微爾問着。「他是一個很文雅的青

年人麼？」

「噢，一點兒不錯。」

「態度還非常令人可愛？」

「噢，是的！」整個這一家人齊聲說。「你一定認識他。」

「是的，我想你認識他的，如果他是什麼人的話，」麥德爾東先生得意揚揚地叫着。「你想他是誰呢？」

「不消說，從你們的描寫看來，」福蘭微爾說，沈思着，並且把他的聲音降低成一種耳語，「他非常和奧古斯得·費茲愛德華·費茲·約翰費茲·奧斯本大人相像。他是一個很有才幹的青年人，可是卻很古怪。他或許爲了某種臨時目的已經把他的名字改了，這是非常可能的。」

泰麗莎的心跳得很急。他會是奧古斯得·費茲愛德華·費茲·約翰·費茲奧斯本大人麼！那是怎樣的一個可以文雅地印在用一條白緞帶繫在一起的兩張有光紙卡片上的名字啊！「奧古斯得費茲愛德華費茲約翰費茲奧斯本大人！」這種想頭是令人忘形的。

「現在是差五分鐘便到五點鐘了，」麥德爾東先生看着他的錶說：「我想他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他來了？」當一陣大的拍拍的敲門聲被聽見的時候，泰麗莎小姐喊着說。每個人都努力地表現着——正如同當人們特別地等待一位客人的時候所時常表現的那樣——就彷彿他們完全不懷疑某個人的來到似的。

應門開了——「巴爾東先生！」僕人說。

「該死的人！」麥德爾東喃喃地說。「啊，我親愛的先生，你好！有什麼新聞麼？」
「喔，不，」雜貨店老闆說，樣子還和平常一般地粗鹵。「不，沒有什麼特別的。沒有什麼我知道很清楚的消息。你們好嗎，娃兒們？福蘭微爾先生，——高興看到您。」

「斯帕金斯先生來了！」湯姆說，他很久以來便都在看着窗外，騎着一匹「那樣」的黑馬！
和雷細奧的確來了，騎着一匹大的黑馬，一路跳着蹦着，就像一個亞斯雷戲班子裏的配角似的，在一大陣勒着韁繩馭制之後，其間這匹馬鼻子吹着撲撲地響，臀部向後掀着，並且亂踢着，最後這個畜生才同意在離大門大約有一百碼的地方停下了，在那兒，斯帕金斯先生下了馬，並且將他的馬交給麥德爾東先生的馬夫去照管去了。那些寒暄之調全部很合宜地過去了。福蘭微爾先生從他的綠眼鏡後面，態度神祕的莊重的注視着和雷細奧；那一位高貴的和雷細奧卻沈默地注視着泰麗莎。

「他就是奧古斯得什麼什麼大人麼？」當福蘭微爾陪伴着麥德爾東夫人向餐室走去的時候，她對他小聲說。

「喔，不——最低限度不確實，」那一個偉大的權威人物說——「不確實。」

「那末他是誰呢？」

「別作聲！」福蘭微爾說，態度嚴肅地點着頭，表示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由於某些嚴肅的鄭重的理由，卻不能洩露這個重要的祕密。那也許是一個使他自己了解民情的許多大臣中的一個

呢。

「斯帕金斯先生，」快樂的麥德爾東夫人說，「請把女士們隔開來坐吧。約翰，給這位老爺拿一把椅子放在泰麗莎小姐和瑪麗安娜小姐中間。」這句話是對一個僕人講的，他在平時一半作馬夫，一半作園丁；但是因為給斯帕金斯先生一種印象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他被迫着穿上了一條白頸巾和一雙靴子，並且被打扮起來了，週身上下都刷了一道，使他的樣子像一個二等的男僕一般。

那一餐飯是極出色的；和雷細奧對於泰麗莎小姐也最慇懃，每個人都感到非常高興，只有麥德爾東先生是一個例外，他知道他的姻兄，巴爾東先生的性癖，因此便忍受着一種報紙常使我們感到的痛苦，那種痛苦就是當一個旅店的茶房吊死在乾草架上的時候，四圍的隣居所經驗着的，而那種情感是『容易意會而不可言傳的』。

「你近來曾經看到你的朋友，托瑪斯諾蘭爵士麼，福蘭微爾？」麥德爾東問着，斜看了和雷細奧一眼，看一看提到那樣一個大人物在他身上有什麼樣的影響。

「喔，不——最近沒有。前天我卻會到哥波爾東大人了。」

「啊！我想他老人家很好吧？」麥德爾東說，聲音裏充滿着興致。講這話是一點也不必要的，在這時候卻是例外，他在以前是完全不曉得有那樣一個人的。

「嘿，是的；他很好——的確很好。他真是一個好得了不起的人物。我在城裏遇到了他，和他談了很久，實實在在的，我和他是很親密的。可是我不能停下來像我所希望地和他談得久一

些，因為我正在去會一個銀行家，一個有錢人，又是國會裏的一個議員，我和他是很——實在我可以說非常——親密的。」

「我知道你是說謊，」主人很自傲的回答說——其實關於這件事他所知道的是和福蘭徹爾本人一般多的。「他的商業真了不起呢。」

這卻談到一個危險的話題上去了。

「談到營業，」巴爾東先生餐桌的中心插嘴說，「一位你很認識的先生，麥德爾東，在你第一次光臨之前，前一天曾到敝號來訪，而且——」

「巴爾東，我可以麻煩你遞給我一塊馬鈴薯麼？」那個可憐的房主人打斷了話頭說，希望着把他所要講的事預先遏止住。

「那當然，」雜貨店老闆回答說，完全不理解他的妹丈的目的——並且他很明白地說——

「和起了粉的，請你，」麥德爾東又打斷了話頭說；擔心着這一個奇聞的結局，更害怕他再說到「敝號」這一個詞兒。

「他說，他常常說，」在把馬鈴薯遞過去之後，那個像是犯罪的人接着說，「他常常說，你的營業進行得怎樣啊！於是我說，開玩笑地——你曉得我的癖氣——我向來也沒有不照顧我的營業，我想我的營業也將永遠不會不照顧我的。哈，哈！」

「斯帕金斯先生，」主人說，枉費心機地想掩飾他的慌張，「來一杯酒麼？」

「那真愉快之至，先生。」

「會見您，快樂極了。」

「謝謝您。」

「那天晚上我們正談着，」主人接着向和雷細奧說，「一半想表現出他的新相識的談話的才幹，一半希望把那位雜貨店老闆的談說淹沒下去——」那天晚上我們正談着人的天性。您的高見很強有力地使我感動着。」

「也使我感動呢，」弗萊德里先生說。和雷細奧做出一種優美的點頭的姿式。

「請問，您對於女人的意見是什麼呢，斯帕金斯先生？」麥德爾東夫人問着。那兩位年青的女郎偷偷地笑了。

「男人，」和雷細奧回答說，「男人，不管他是處在一個燦爛的，愉快的，類似伊甸園的花團錦簇的平原里，或是處在更貧瘠的，荒涼的，我還可以說，在這樣的時代裏我們被迫迫着我們自己習慣的平凡的地區裏，男人，在任何的情況之下，在任何地方裏——不管他是在寒帶的使人枯萎的疾風之下奔走着，或者在赤道的太陽光線之下焦烤着——男人，沒有女人，一定會——孤寂的。」

「發覺了你具有那樣可敬的意見，我快樂極了，斯帕金斯先生」，麥德爾東夫人說。

「我也快樂極了，」泰麗莎小姐附合着說。和雷細奧表現出他的歡樂的樣子來，那位年青的女郎卻羞得紅了面孔。

「現在，我的意見是——」巴爾東先生說。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麥德爾東插嘴說，決心不給他的親戚另一個機會，「而且我不同意你。」

「什麼！」驚慌失措的雜貨店老闆問着。

「我很抱歉我和我的意見不同，巴爾東，」主人說，態度認真得就彷彿他真正在反駁着另外那一個所提出來的論點一般，「但是我對於我認爲一種非常奇怪的命題的事物是不能同意的。」

「可是我還沒有說出——」

「你永遠也不能說服我，」麥德爾東說，態度帶着固執的堅決。「永遠不能。」

「可是」弗萊德里先生隨着他父親的進攻說，「我不能完全同意於斯帕金斯先生的議論。」

「什麼」和雷細奧說，當他看到這家中女性那一部分人聽得入神的時候，他的態度變得更玄祕，更好辯論了——「什麼！果不是因的終結麼？因不是果的先驅麼？」「那確是個爭論點。」福蘭微爾說。

「的確地，」麥德爾東先生說。

「因爲，如果果是因的終結，而且因先行於果的話，我恐怕你是錯了，」和雷細奧補充着說。

「無疑地，」拍馬屁的福蘭微爾說。

「最低限度，我想那是合適的合於論理學的演繹吧？」斯帕金斯用一種疑問的聲調問着。

「那毫無問題，」福蘭微爾又贊同着說。「那便解決了爭論點了。」

「嗯，也許解決了，」弗蘭德里先生說，「以前我卻不曾理解這件事。」

「現在我也不太理解這件事，」那個雜貨店老闆想着：「但是我想那是對的。」
「他是多末了不起地聰明啊！」當麥德爾東夫人和她的女兒們走回客廳的時候，她向他們小聲說。

「啊，他真是一個可愛的人呢！」兩位女郎齊聲說：「他談起話來像是一個賢哲一樣。他一定會經見過許許多的生活。」

只有紳士們自己留下了，接着是一段靜默，在這時間中，每個人都表現着很嚴肅，彷彿他們都被方纔討論的深邃性完全征服了似的。福蘭微爾，他早已決定了要發現出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到底是誰，他的職業是什麼，於是首先打破了沈默。

「請原諒我，先生，」那一位顯赫的人物說，我臆斷你曾經研究過法律？我自己會想研究它的——的確確我和那種顯赫的職業的某些上等的大人物交情是很深的。」

「噫——不！」和雷細奧說，稍有些猶豫：「不是。」

「但是你卻總在穿着絲袍子，或者我錯了麼？」福蘭微爾謙卑地問着。（註：絲袍子 *Stilk* *Gown* 除字面之意外，又作王室律師服解——譯者。）

「差不多我全生都如此。」斯帕金斯回答說。

問題就是這樣很圓滿地在福蘭微爾先生的頭腦裏解決了：他是一個「就要被委任」為皇家律師的青年紳士。

「我不願意作辯護士，」湯姆說，那是他第一次發言，他環視着桌子的周圍，想發現一個會

注意他的話的人。

沒有人回答他。

「我不願意戴假髮，」湯姆冒險講出另一句話。

「湯姆，我求你別把你自己弄得怪可笑的吧，」他的父親說。「請聽着，並且藉着你所聽到的談話改善你自己，且別再這樣胡說八道吧！」

「是的，父親，」倒楣的湯姆說，自從他在下午五點一刻曾經要過另一片牛肉的時候起，他便沒有講過一句話，而這時卻已經八點鐘了。

「喂，湯姆，」他的好性情的舅父說，「別介意！我和你一樣地想，我也不願意戴戴假髮。我寧可穿起帷裙來。」

麥德爾東先生很厲害地咳着。巴爾東先生繼續着說——「因為如果一個人不理他的營業——」那種咳嗽比以前厲害十倍地又開始了，而且一直到造成這種咳嗽的不幸的原因的那個人驚慌地完全忘記了他所要說的話為止。

「斯帕金斯先生，」福蘭微爾說，又回到他所注意的事上去了，「您可認識拜得福場的德拉芳登先生麼？」

「我曾經和他交換過名刺；的確地，自從那次以後，我便有着一個待奉他的非常的機會，」和雷細奧回答說，臉有一點兒紅；那是無疑的，因為他被誘着承認了這件事。

「如果您有了慇懃服侍那位大人物的機會，您是很幸運的，」福蘭微爾態度非常恭敬地說。

「我不曉得他是誰，」當他們跟隨着和雷細奧走向客廳的時候，他祕密地小聲對麥德爾東先生說。「可是，很顯明地他是法律界的一個重要人物，而且地位很高。」

「那毫無疑問，毫無疑問。」他的同伴說。

這一晚上的剩餘的時間也都在一種最愉快的情形中過去了。麥德爾東先生，因為巴爾東先生沈入酣睡的情況之中，也便從他的擔心中被解救出來了，他是儘可能地和藹和文雅。泰麗莎小姐，如同斯帕金斯所說的，極熟練地彈奏了一曲「巴黎之秋」，並且他們兩個，由弗萊德里先生伴着，嘗試了一陣沒有分音的三部合唱；他們得到一個令人快樂的發現：就是他們的聲音是很美麗地諧和的。實在說，他們卻全唱的第一部；而且和雷細奧，除了耳朵不能欣賞之外，是完全不理解一個音符的；可是他們仍然很愉快地消磨過了那一段時間，已經過了十二點了，斯帕金斯先生才命令着他的樣子像喪車上的馬預備出來——那是一個命令，只有當他們清楚理解到在下禮拜天他將再來造訪的時候，才被遵行。

「不過也許，斯帕金斯先生明天晚上會加入到我們中間來麼？」麥德爾東夫人提示着說。「麥德爾東先生打算帶我們的女孩子們去看啞劇去。」斯帕金斯先生鞠着躬答應了在晚上的時間中要在第四十八號包廂中加入他們。

「在早上我們不願意打擾您了，」泰麗莎小姐迷人地說：「因為媽要帶我們到各種地方買東西去。我曉得紳士們對於這樣的事情是非常討厭的。」斯帕金斯又鞠了躬，並且說他是願意去的，但是在早上，很重要的事情卻使他不能分身。福蘭徹爾含意很深地向着麥德爾東丟着眼色。

——「那是鬧庭的時期啊！」他小聲說。

在第二天上午十二點的時候，就要裝着麥德爾東夫人和她的女兒們在那天出去巡行的馬車，已經停在橡蔭廬的門前了。他們要在一個朋友家裏吃飯，並且在那兒打扮起來去看戲。首先，他們帶着衣匣坐車到那兒，他們離開了那裏，因為先要到陶頓漢廣場街的瓊斯，斯潑金，斯密司公司去買些物品；之後，他們要到邦得街的律梅恩商店去；從那兒再到許許多多的沒有人會聽見過的地方去。兩位年青的女郎一路讚美着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來排遣着車行的厭倦，罵着他們的母親爲了節省一個先令把他們領出這末遠，並且懷疑着他們是否會達到他們的目的地。最後，車子停在一門面骯髒的，貼着紙招牌的，亞麻布商店之前了，這商店百貨俱全，在窗子裏有各種大小不等貼條。有五萬三百條女的皮頸巾，價錢是從一先令一辨士半起，真正法國山羊皮的鞋子，每雙賣一先令九辨士，綠色女陽傘，價錢同樣便宜，和如同店主所說的，「各色物品，」——而且他們更要知道的是——「照價對折。」

「天啊，媽，你把我們帶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了啊！」泰麗莎小姐說，「萬一斯帕金斯先生看見我們的話，他會說些什麼話呢！」

「呀！真是的，他會怎樣說啊！」瑪麗安娜小姐說，對於這種思想感到很可怕。

「請坐，小姐們。第一件物品是什麼？」這商店的逢迎的掌禮官 (Master Of Ceremonies) 問着，他穿着他的大的白的襟飾和正式的領結，樣子就像索美塞特太厦展覽會中一幅不好的「紳士肖像」似的。

「我要看看一些絲衣，」麥德爾東夫人回答說。

「立刻就來，太太。」斯密司先生，斯密司先生在那裏呵。」

「在這兒，先生，」店後面一個聲音喊着說。

「斯密斯先生，請快一點兒」堂禮官說，「當要你的時候，總是找不到你，先生。」

斯密司先生，因此便被迫着儘可能的把事情了結了，很敏捷地跳過櫃臺，使他自己出現在新的顧客之前了。麥德爾東夫人發出一聲發昏的尖叫；正在低着身子對着妹妹談話的泰麗莎小姐，擡頭一看——嚇，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像一些小說家所說的，「我們要拉一張幕布」在隨後出現的那一個場面上。那一個神祕的，

深明哲理的，奇幻的，形而上學一般的斯帕金斯——他，對於感着興趣的泰麗莎，彷彿是他曾經

在小說中讀的，或是幻想着的，可是從來也未預期能看到的，一個穿着藍色絲睡衣和同樣的拖鞋

的年青公爵和有詩意的美男子的具體化了的觀念，這時卻突然轉變成塞繆爾斯密司，一個「廉價

商店」的副手；一個開三禮拜光景那末不長久的商店的下級夥計了。這一位橡蔭廬中的英雄的威

嚴的消失，在這種沒有預料的認察之中，是只能够和一隻在尾巴上拴着一個大桶的偷竊的狗的情

形相等的。麥德爾東一家子的所有的希望被注定了立刻就化了，像一家公司大餐上的檸檬冰一

般；亞爾麥克家(Almacks)對於他們仍然像是北極一般地遙遠；而泰麗莎小姐有着嫁一個丈夫的

機會是和洛船長有着到西北的通躐一般多的機會的。

自從在這一可怕早晨發生的事情以後，好幾年已經過去了。在康貝微爾的原野上，雛菊

已經開了三度；在康貝微爾的山谷裏，麻雀已經作出三次春天的鳴叫了；但是麥德爾東小姐卻依然沒有結婚。泰麗莎小姐的情形比以前更無望了；但是福蘭微爾卻還在他的聲名的最高點，而這家庭對於貴族人物依然有着同樣的偏愛，對於任何「卑下」的事物卻有着逐漸強大的厭惡的情感。

(黃昏的故事：鄒綠芷譯)

奇想與劇本相類。第一卷是悲劇，第二卷是喜劇。這在第二卷裏，是兩。...

一杯茶

英 曼殊斐兒作
陳西澧譯

玫芳費爾，正確的說，並不美麗。不，你不能說她美麗。俏皮麼？唉，要是你把她拆開來……可是爲什麼要這樣的殘忍，好好的把一個人拆開？她是年輕，漂亮，極端的摩登，衣服穿得好精緻，最新出的新書她讀過的真不少，叫人聽了說一驚，她請客是最美妙的不同的配合，一方面是些真正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藝術家——奇奇怪怪的傢伙，她的發現，有些說不出來的駭人聽聞，可是也有些見得了人，也有趣。

玫芳結婚有兩年了。她有一個寶貝的男孩子。不，不叫彼得——是邁克爾。她的丈夫絕對的供奉着她。他們很富，真正的富，不只是舒舒服服的過得去，過得去是討厭的，悶氣的，聽着好像是在說着自己的祖父母的。要是玫芳想買東西，她便上巴黎去，好像你我到磅街那樣的容易。要是她想買些鮮花，她的汽車到麗金街的那一間完美的鋪子前停下，玫芳進了鋪子，眼睛迷茫的，有些外國情調的瞧着，說：「我要這些，這些，這些。給我四把這些。還有那一瓶玫瑰。是的，瓶裏的玫瑰我全都不要。不，不要丁香，我討厭丁香。丁香沒有樣子。」夥計鞠一個躬，把丁香放得遠遠的，好像這話是太對了：「丁香怪沒有樣的。給我那些短小的鬱金香。那些紅的和白的」。她出門上車的時候，一個瘦弱的女店員跟着，搖搖擺擺的捧着一個大白紙卷，看來好像是一個長裙子包着的小娃娃。

一個冬天的下午她在寇松街一間小古董鋪裏買東西。她喜歡這間鋪子。一來呢，常常沒有別人進來打攪你。再則管這店的那個人最樂意伺候她，樂意得簡直有些可笑，無論什麼時候她走進去，他滿臉堆起笑來。他握緊自己一雙手，他是那麼的感激，幾乎說不出話來。奉承，當然是。可也有點兒……

他恭恭敬敬的低聲解釋：「馬丹，你知道我愛我的東西，我甯可自己留着，不想賣給不能欣賞它們的人。他們沒有一種精細的感覺，有這感覺的人太少了……」他深深的喘息着，打開一小塊四方的藍色天鵝絨，用他沒有血色的手指尖鋪在玻璃櫃上。

今天是一個小盒子。他特意爲她留着的，他還沒有給什麼人看過。一個精巧的琺瑯小盒子，上面的釉是細緻極了，好像是放在乳脂裏面燒出來的，蓋子上有一個小人立在開花的樹下，一個更小的人用她的手抱着他的頸。她的帽子，實在比牽牛兒的花瓣大不了多少，掛在一條樹枝上，帽子上緣了綠帶子。在他的頭上浮着一片紅雲，好像是一個保護他們的小天使。玫芳褪下她的長手套。她總是去了她的手套來細看這些東西。是的，她很喜歡它。她愛它……這是太可愛了。她一定得有它。把這乳精色的盒子反覆展玩，一忽兒打開，一忽兒關上；她免不了覺察到她自己的雙手襯在藍天鵝絨上面是何等的美。那掌櫃的，在他心靈的那一個朦朧的角落裏，也許也膽敢這樣的想。因爲他拿起一支鉛筆，靠着櫃臺湊過身子來，他的蒼白沒有血色的手指怯生生的伸近那些紅潤光亮的手指，口中温文的說：「要是太大允許我，指出這位小娘子胸衣上的花朵來。」

「多美！」玫芳欣賞那花兒，可是什麼價錢呢？有一會兒工夫，掌櫃的好像沒有聽見。再一

會她聽到輕輕的說：「二十八金尼，太太。」

「二十八金尼。」玫芳沒有什麼表示。她放下小盒子來；她重新扣好她的手套。二十八金尼。就是一個人很富……她顯出泛泛的表情，她望着掌櫃後面頭上面的一個胖胖的茶壺好像一隻胖胖的母雞。她回答的時候，聲音有些兒含糊：「好吧，給我留着——好不好？我要……」

可是掌櫃的已經鞠下躬來，好像給她留着是一個人所能提出的最大的要求。他當然願望永遠爲她留着。

那扇謹慎的門輕輕喀嗒一聲關上了。她立在外面的臺階上，望着冬天的下午。雨還在下，黑暗似乎陪着雨一同來了，像一陣陣的灰迴旋着下來，空氣裏有一種涼的苦味。新點着的燈看着很憂愁。對面屋子裏的光是憂愁的。它們朦朧的發光，好像在惋惜着什麼。人們很快的走過，藏在他們的可恨的雨傘底下。玫芳覺到一陣奇怪的傷心。她把她的手籠緊緊的按了她的胸；她願意她也有那個小盒子來抱着。當然汽車是在那裏。她只要走過那行人道。可是她還是等着。人生有些時候，有些可怕的時候，當一個人從隱蔽的地方出來，向外一望，真是怕人。一個人不應當讓這些情緒來佔有她的心。一個人應當回家去，吃些特別上好的茶點。正在她想到這裏的一刹那，一個年輕的女子，瘦瘦的，黑黑的，影子似的——她從那裏來的？——站在玫芳的身邊，一個聲音，像啜泣似的，發出來：「太太，我可以同您說一句話嗎？」

「同我說話？」玫芳轉過身來。她看到一個細小的潦倒的人，年紀很輕，並不比她自己大，一雙紅腫的手拉着自己的衣領，渾身打着抖擻，好像她方才從水裏爬出來似的。

「太太——太太」，這聲音結巴的說。「能不能給我喝一杯茶的錢？」

「一杯茶？」聲音裏面有點單純，誠懇的氣息；絕不是一個乞丐的聲調。「那麼你什麼錢也沒有麼？」玫芳問。

「太太，沒有，」是回答。

「多麼特別！」玫芳從昏暗中張望這女子，女子也在張望着她。多麼異乎尋常的特別！突然間玫芳覺得這好像是一個冒險。這好像是杜斯托尼夫斯基一本小说中的故事，這樣的黃昏中的相會。假使她把這女子帶回家去？假使她做一件她常常在書裏面讀到的，或是在戲臺上看到的事，會怎麼樣？這會是多麼的動人聽聞。她已經聽到她自己將來對目瞪口呆的朋友們說：「我就是把她帶回家」。她這種想着，走前一步，對她身畔的模糊的人影說：「同我回家去喝茶。」

那女子吃了一驚，往後退縮了一步。有一會兒她連打抖擻地停住了。玫芳伸出一支手來，摸摸他的手臂，她微笑着說，「我是當真邀你。」她覺得她的笑容是很單純，很和善。「爲什麼不一去？去罷。同我一塊坐我的車回家去，喝點兒茶。」

「您——您不是當真，太太」女子說。她的聲音裏有苦痛。「我確是當真」玫芳說。「我要你去，賞我一個面子。來吧。」

女子的手指放在嘴唇上，眼睛死望着玫芳。「您是——您不是要送我到警察局去？」她吞吞吐吐的說。

「警察局！」玫芳笑出聲了。「我爲什麼要這樣的殘忍？不，我只是想使你緩和，再聽你

——你願意告訴我的話」。

饑餓的人是容易聽話的。當差把汽車門開了，一會兒她們是在黃昏中向前飛馳了。

「好！」玫芳說。她把她的手伸進絲絨吊帶的時候，她有一種勝利之感，她可以說，「我現在捉到你」了，在她瞧着她網來的小俘虜的時候，當然她是出於好意。喔，不止是好意。她是去證明給這個女子看——人生是會有神奇的事情發生——神仙乾媽是真的——富人也有心肝，女人都是姊妹。她衝動的轉過臉來，說：「不要害怕。論理，你爲什麼不能同我回去呢？我們都是女人。若說我比較的幸福，你應當指望……」

幸而這時候車子停下來了，因爲她自己不知道這句話怎樣的說下去，按了門鈴，門開了，用一種美的，保護的，幾乎是擁抱的動作，玫芳把她的同伴拉進門廳去。暖和，溫柔，光亮，香氣，這些東西她是享受慣了，簡直連想也不想的，她看着那一個女子的感受。真是有意思透了。她是像一個富家的女孩子在她的兒童室裏，有許多櫃子好打開，有許多箱子好翻出來。

「來，上樓來，」玫芳說，想開始她的慷慨。「到我自己的房裏來。」並且，她要免得這可憐的小東西被下人們瞪眼望着；她走上樓梯的時候，心裏決定她連瑾妮都不按鈴叫上來，而自己動手脫衣帽。最重要的是要自然！

她們走進她那間美麗的大臥室，玫芳又說了一聲「好！」。屋子裏的簾子放下來了，爐子裏熊熊的火光映在她那些美好的油漆傢具，金面靠墊，黃花藍地的地毯上跳動着。

那女子站在正進門的口子裏面；她似乎是目迷神奪了。玫芳可不在乎這個。

「進來坐下，」她說，把她自己的大靠椅拉到火爐前，「坐這個舒服椅子。來烤一烤火。你顯得非常冷。」

「我不敢，太太，」這女子說，她側着身子往後退。

「喔，我求你。」玫芳向前跑去——「你千萬不要害怕，千萬不要，真的。坐下，等我脫了我的衣帽，我們到間壁那間房去，舒舒服服的喝茶。你爲什麼要害怕？」輕輕的一半推着，她把這瘦削的人體推到椅子裏去。

可是沒有回答。這女子坐在被放下的地方，一動也不動，她的手在她兩旁，口微微的張着。說句老實話，她的樣子有些蠢。可是這一點玫芳可不願承認。她湊近身子對她說：「你要不要去一去你的帽子？你的好看的頭髮都溼了。去了帽子，一個人舒服得多，是不是？」

有一個微小的聲音好像是說：「好吧，太太，」那一頂皺癆的帽子取下了。

玫芳說：「讓我再來幫你脫下你的大衣。」

那女子站了起來。可是她一支手扶在椅背上，讓玫芳拉。這很得費些勁。那一位差不多一點都沒幫她。她好像站立不穩似的，像一個孩子。玫芳心中一個念頭閃過了一下，要是人們求人幫忙，他們也得有一點兒反應，只要很少一頂點兒也好，要不然事情可就真正非常爲難了。現在她拿着這外套怎麼辦？她把它放於地板上，帽子也這樣。她正要在爐臺上取一支香煙，那女子很快的，但是輕輕的，奇怪的說：「對不起，太太，我要暈了。要是我不吃些東西，太太，我要暈倒了。」

「老天爺，我是多麼糊塗，」玫芳趕快去按鈴。

「茶！立刻來茶！馬上來一點白蘭地酒！」

女僕又退出去了，可是那女子幾乎叫出來。「不，我不要白蘭地。我從來不喝白蘭地。我要的是一杯茶，太太。」她哭出來了。

這是一個怪可怕又怪有意思的時候。玫芳跪在她椅子旁。

「不要哭，可憐的小東西，」她說。「不要哭」。她把她的鑲邊的手帕給她。她是在說不出來的感動。她把手圍繞着那兩個瘦削的，像鳥似的肩膀。

現在那一位居然忘記了害羞了，忘記了一切，除了她們倆都是女人，她喘息的說：「我不能再像這樣過下去了，我受不了，我要幹掉我自己。我不能再忍受了。」

「你不用再忍受。我來照看你。不要再哭了。你沒有看到麼，你遇到我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我們喝了茶，你把一切告訴給我聽。我來想一個辦法，我答應你。千萬止了哭。哭是很消耗力氣的。我求你！」

那一位停了哭，剛有時候讓玫芳站起，茶便送進來了。她叫把桌子放在她們倆人的中間。她慇懃的把一切東西放到那一位的碟子上去，所有的夾心麵包，所有的牛油麵包，每一次她的杯子空了，她又斟滿了茶，多加乳精和糖。人們常說糖是很養人的。至於她自己她沒有吃什麼：她抽着香煙，很體貼的眼望着別處，免得那一位害羞。

這一餐輕巧的點心所產生效力實在是大得奇怪。茶桌搬開的時候，一個新的人，一個纖弱的

人，一頭鬆的亂髮，黑黑的嘴唇，深眸子發光的眼睛，懶洋洋的靠在夫椅子裏，望着爐火，點了一支新煙；現在可以開始了。

「未一次你在什麼時候吃飯的？」她輕輕的問。幾位客人大模大樣一團團的談話，要麼是正在這時候門把手轉動了。

「玫芳，我可以進來麼？」這是斐立蒲。

「當然。」

「他進來了。」噢，對不起，」他說，立停了，瞪眼望着，

「沒有什麼，」玫芳笑着說。「這是我的朋友。……」

「司密斯，太太，」那個懶洋洋的人說，很奇怪的極鎮靜，不害怕。

「司密斯小姐，」玫芳說。「我們要談一會話。」

「噢，是的，」斐立蒲說。「好的，」他的眼睛看到地板上的外套和帽子。他走到火爐前

面，背對着火。「今天下午的天氣壞透了，」他很古怪的說，眼睛還是望着那個沒精打彩的人，

「可不是麼？」玫芳熱烈的說。「真討厭。」

斐立蒲露出他那迷人的笑容。他說，「我進來的用意，是要你到書齋裏去一下。行嗎？司密

斯小姐可以原諒我們走開一下嗎？」

那雙大眼睛擡起來望着他，可是玫芳代她回答了。「當然她可以。」他們一塊的走出去了。

他們走開去後，斐立蒲問：「我說。解說一下罷。她是誰？這是什麼一會事？」
玫芳靠在門上笑着說：「我在寇松街把她檢來的。真的。她是真正檢來的。她問我要一杯茶的錢，我把她帶回家來了。」

「你要把她怎樣呢？」斐立蒲叫出來。

「好好的待她，」玫芳快快的說。「非常好好的待她。照料她。我不知道怎樣的照料她。我們還沒有詳細談呢。可是給她看——對待她——使她覺到——」

「親愛的孩子，」斐立蒲說，「你有些發了瘋，你知道。這簡直是做不得的。」
「我知道你是這樣說的，」玫芳回答。「爲什麼做不得？我要這樣做。這不就是一個理由了嗎？況且，在書上常看到這樣的事。我決定了……」

「可是，」斐立蒲慢慢的說，一面切去雪茄上的尖頭，「她是長得怪俏皮的。」

「俏皮？」玫芳吃了一驚，臉上紅起來了。「你這樣想嗎？我沒有想到這個。」

「老天爺！」斐立蒲劃了一支洋火。「她簡直是可愛。我的孩子，你再瞧一瞧。我剛才走進我們屋裏的時候，有一點兒不知所措了。可是……我想你是做了一件錯事。對不起，親愛的，要我說的話太生硬等等。可是若是司密斯小姐要在這裏同我們一塊吃晚飯的話，請你早些告訴我，好讓我先把『衣帽新聞』讀一讀。」
（註，這是說司密斯大約是一個做帽縫衣的女工，要預備一點她能够懂得的談話資料。）

「你這個刁鑽古怪的東西！」玫芳說，她走出了書齋，可是並不走回睡房去。她走到她的書

半重，坐在書桌前。……
可愛！她拿過她的支票本來，不行，支票當然是沒有用的，她開了一個抽屜，取出五張一鎊錢的鈔票，看了一眼，放了兩張回去。把三張緊握在手掌內，她回到她的睡房。

半點鐘後斐立蒲還在書齋內，玫芳走了進去。

她還是靠在門上，眼睛迷茫的，有些外國情調的望着他，說：「我只是來告訴你，司密斯小姐今晚不同我們吃飯。」

斐立蒲放下報紙。「噢，怎樣啦？另有約會嗎？」

玫芳走過來，坐在他的膝蓋上。「她一定要走，」她說，我只好送這可憐的小東西一點錢。我不能勉強把她留下來，不是嗎？」她輕輕的加上一句。

玫芳剛才整了一整她的頭髮，眼睛畫得些少黑了一點，帶上了她的珠子。她伸出手來。摸一摸斐立蒲的臉。

「你喜歡我麼？」她說，她的聲音，和悅的，有一點嗔，使他有些不安。

「我非常喜歡你，」他說，他把她抱得更緊些。「吻我。」停了一會。

玫芳做夢似的說，「我今天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小盒子。定價二十八金尼。我可以買來嗎？」斐立蒲把她在膝頭上上下下的跳動着。「你可以的，浪費的小傢伙，」他說。

可是那並不是玫芳真想說的話。
「斐立蒲」，他把他的頭抱在她的胸前，小聲的說：「我俏皮不俏皮？」

「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自從二十年前亡友徐志摩介紹於國人之後，已經不是陌生疏的名字了。她的小小的幾本集子，爲英國短篇小說開了一條新路，後來的作家很多受了她很深的影響。志摩譯有「曼殊斐兒小說集」，本篇譯者也曾經介紹過好幾篇。這一篇是西澤溼去年譯的——叔華誌。」

「我來當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對妻立體的。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這書房裏，」她說，「這書房裏，這書房裏，這書房裏。」

彼萊麗的房子

英 哈羅 (Henry Harlow) 作
柳 無 忌 譯

這是一所美麗的小房子，在風光明媚的鄉間——在諾曼底的一個旅行所不及的角隅，靠近海邊；一個村莊地方，有菓園與菜田，有牛羊飼食的嫩綠的草地，以及榆蔭幽深的小巷子。

在這兒看到這所小房子，令人相當驚異，因為隣近的一些房子，都是粗陋的農舍或工人的茅屋；而這是一所賣弄風姿的瑞士式小山莊，白刷的牆，細長的法國式窗子，鐵欄曲折的眺臺，與威尼斯窗幔，一所怡悅的小遊邸，直立在一個燦爛的小花園內，四周圍繞着薔薇樹叢，洋海棠花壇，以及連綿如茵的綠草。花園外邊，有一片菓林——成行相對的根節盤錯的老蘋果樹，相向地彎曲着像一些停止在跳舞中間的奇形怪物。然後，轉過身子來，可以俯眺着如羽的菜田與黃澄澄的稻田，有一哩遠近，一直去到大海，去到白巖蜿蜒的風景；海水沐浴着那些小巖，在透明的紫紫綠綠的漾蕩中，那是海自己的無名顏色的閃耀影子。

一塊木牌掛在牆上，牠的油漆得簡陋的字體，證實了我從第厄泊城一個經紀人得到的通知。這房子出租着；我就是坐了長長兩個鐘頭的車子去看牠。現在我站在門階上，打着鈴。這是一個巨大納鈴，懸在走廊裏，牠的下垂的黃銅鈴柄，造得像一根索子與纓繩。鈴聲遠遠震盪在那寂靜的鄉村空氣中。

至少，鈴聲已傳到一所低矮的農家茅舍，從大路下去約一百碼左右。立刻有一男一女從茅舍

內出來，對着我的方向凝視片刻，然後向我移動：一個鰲褐色的老頭子，一個蒼白的老太婆，男人穿着厚棉布衣服，女人戴着一頂潔白的布帽子，圍着一條藍帷裙，兩人走動時跨上農人們負荷重擔的步子。

「你們兩位是萊羅先生和萊羅太太嗎？」我問着，當我們寒暄了一陣以後；我講給他們聽我是從第厄泊的經紀人那兒來看他們的房子。並且，他們一定是在期待着我，經紀人早已說過，他會給他們知道的。

但是使我煩惱的，這個關於生意經的說明似乎有些使他們爲難了；甚至於，我可以想念出，使他們不安，使他們心痛。他們舉起了衰老的臉龐，焦切地望向我。他們互相交換焦切的目語。女人緊握兩手，膽怯地搖動她的手指。男人躊躇着，囁嚅一下，然後含糊地重複說道，「先生，你是過來看房子的嗎？」

「當然啦，」我說，「經紀人已經寫信通知你了？他告訴我，說你今天此刻會等待着。」
「哦，是的，」男人承認着，「我們方纔在等待你。」但是他並沒有進行交涉的意思。他又給他的女人交換一個焦切的目語臉上，露出憂鬱，望向下面。

「你看，先生，」男人起始着，好像他正要說明這情形，「你看……」他又訥訥地，向空中皺着眉頭，像一個人說不出話來。

「也許房子已經租出了吧，」我提議着。

「不，房子沒有租出。」他說道。

「你還是走去把鑰匙拿來吧，」他的妻子最後說道，帶着淒慘的樣子，仍舊向下面望着。他跨上沈重的步子回去農舍。當他不在此的時候，我們默然站在門旁，老太婆老是膽怯地攙動她底緊握的手指。真的，我試着給她攀談一下：我冒昧地談到這兒地位的良好，風景的美麗，她回答着喃喃表示同意，有禮貌地，但是疲乏地，我並不覺得鼓勵着要講下去。

一會兒，她的男人又加入我們，帶了鑰匙來；他們起始靜默地領我穿過這房子。

樓下有兩間精緻的會客室，一間精緻的飯廳，與一間令人喜悅的廚房，廚房裏有一個寬暢的爐竈，用光滑的紅磚砌成。一個瓷磚的煙囪，一些發亮的銅壺與鍋子。會客室與飯廳依照輕鬆的法國式愉快地裝飾，窗子都開向太陽光，與花園內的香氣和綠色。我表示不勝羨慕；由於這漸漸地，我的引導者的態度改變了。從勉強與抑鬱，他們變得對答如流；後來甚至於坦露心情。他們把微笑來回報我的讚嘆，把熱忱的滔滔不絕的答覆來回報我的問話。但是他依然是一種騷動的態度。他們的老手搖瑟着，當他們給我們拉開門，或拉上窗幔，他們的聲音顫動着。在他們的微笑，含有痛苦，好像那些微笑祇是在騷擾的水面上一些片刻的漪漣。

「呀，」我自言自語道，「他們的經濟狀況很窘迫。很可能的，他們把全部財產放在這所房子內。他們興奮着，爲了有獲得一個房客的希望。」

「現在，倘使你高興的話，先生，我們就到樓上去。看看臥房，」老頭兒說道。臥室是幾間通空氣的，愉悅的房間，糊着鮮豔的牆紙，飾裝着印花布窗簾，與普通法國式的臥室傢具。其中一間顯出有人住過的樣子；內有不少物件，私人的物件，一個女人的物件。這是

我們最後探望的一間，朝向前面的房間，遠眺着大海。梳裝檯上有梳子與刷子；寫字桌上有筆，墨水瓶，與一個紙夾；書架中有書籍。鑲框內的照片站在壁爐架上。衣服掛在小房間內，皮鞋與拖鞋整潔地排列在地板上。牀上蓋着一條藍綢的被頭，一個十字架像懸在牆頭，牀側有一張祈禱檯，與一個盛聖水的小瓷瓶。

「哦，」我呼喊着，轉身向着萊羅先生與太太，「這房間有人住着嗎？」
萊羅太太似乎沒有聽見我。她的眼睛遲鈍地釘在前面，嘴唇略為分開。她看上去很疲倦，好像要待我們看完這房子後她纔能寬心。萊羅先生用一個奇怪的姿勢把手揮向天花板那兒，說道，「不，這房間現在沒有人住着。」

我們回到樓下去，訂好了合同。我在夏季租住這房子。萊羅太太給我煮飯。萊羅先生在星期三駕車到第厄泊接我，把我的行李帶過來。

星期三那天，我們在車內默不作聲地坐了半點多鐘，突然萊羅對我說道，「那房間，先生，那個你以為有人住着的房間……」

「我問着，當他停止說話時。」

「我有一個提議，」他說道。他講話時似乎帶着忸怩的神色，但又很固執地，同時凝視着馬的耳朵。

「什麼回事？」我問道。

「倘使你願意不住這房間，不去移動裏邊的東西，我們可以把房租減少一些。你可以保留我們保留牠原來的樣子嗎？」他重複說着，帶上一種奇異地懇求的熱忱。「你祇是一個人。沒有那一間，這房子對你也够大的了，不是嗎，先生？」

我當然立刻就答應了。倘使他們喜歡保留這房間，照牠原來的樣子，那末一定這樣做好了。

「謝謝你，十分謝謝你。我的女人將感激着你，」他說道。

又有二個短的時間我們坐着車子不作一聲。立刻，「你是我們的第一位房客。我們從沒有出租過這所房子。」他自動地說道。

「呀？你們有牠好久了？」我問道。

「我蓋着牠有五六年了。」他說道。於是，略為停頓一下，他又添說道，「我是爲我的女兒蓋着牠的。」

他的聲音低落下去，當他講這話時。但可以感覺出這祇是他要講着的話的開頭。

我邀他繼續講下去，感到興趣地說聲「噢？」

「你看到的，我們是那樣的太，我的女人和我自己。」他驟然打動了話頭。「我們是粗人，我們是莊家人。但是我的女兒，先生，——」他把手放在我的膝蓋上，誠懇地望向我的臉龐，「我的女兒是細美得像綿緞，且細美得像花邊。」

他把身子轉回去對着馬兒，又靜默地駕着車子有一兩分鐘。最後，老是把眼睛釘在馬的耳朵，「他在這地方沒有一個貴婦人比我的女兒還要細美，」他繼續說下去，很快地講着，帶着一種

沈濁的聲調，好像是對他自己講話一般。「她是美麗的，她有最甜密的性格，她有最好的教育，她在女修道院內受着教育，在羅昂的聖心道院。六個年頭——從十二歲到十八歲——她在修道院內讀着書。她懂得英語，先生——你的語言。她在歷史課上得到獎品。還有鋼琴！沒有個活着的人能够像我女兒那樣彈着鋼琴。喂，」他驟然發問道帶着嚴厲的神氣，「一所破爛的田舍對她合適嗎？」他回答自己的問題。「不合適的，先生。你決不會弄髒細美的花邊，把牠放在一隻污垢的盒子內。我的女兒細美得勝過花邊。她的手柔軟得勝過里爾的絲絨。還有，唉，」他嚷了起來，「牠們那甜香的氣味，她的手，聞着她的手多麼好。我老是吻着牠們，聞着牠們，好像你聞着一朵薔薇。」他的聲音跟着回憶消失了，又有一個短期的靜默。一會兒，他又起始了，「我那時有許多錢。我是這一帶最富的農人。我到羅昂去請他們那兒最好的建築師。克萊蒙先生，羅昂最好的建築師，巴黎藝術學院的名師，他給我的女兒蓋了那所房子；他蓋造牠，裝飾牠，使牠配得上二位伯爵夫人，這樣等到她最後從修道院回家的時候，她可以有一個合適的住宅。瞧着這個，先生。世界上最華麗的皇宮，對她會有太好的嗎？」

他已經從口袋內摸出一隻破舊的紅皮夾子，取出一張小的照片遞給我。這是一個女孩子的像，一個面貌嬌柔的女孩子，大概十七歲左右。她的臉很美，有一種在法國習見的非常的美麗，也很甜密與溫柔。老人差不多屏住了他的呼吸，在我諦視這張照片的當兒。「她溫柔嗎？她美麗嗎，先生？」他懇切地問着，露出一種渴望同情的樣子，當我送回牠照片時候。當然！我竭盡我的能力回答着。手指震顫地，他把照片放回夾子內。「這兒，先生，」他說道，從對面的那個摺

袋內抽出一張小的白片子。這是普通的法國式訃聞。一個十字架與白鴿的雕刻下面印着：「依麗——約瑟芬——瑪麗·萊羅。生於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六日。卒於一八九二年八月十二日。給祈禱着。」

「神明的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我給我的女兒蓋那所房子，當牠落成的時候，神明的上帝把她攫去了。我們悲慟得發狂，我的妻子與我，但是那也不能拯救她。也許，現在我們還是悲慟得發狂，」可憐的老人簡單地說道。「我們不能住在這房子內——她的房子，沒有着她。我們從沒有想到把牠出租着。我給我的女兒蓋那所房子，我給我裝飾那所房子，待一切都為她準備好的時候——她死去了。——這不是很難受的嗎，先生？我怎樣能够把這房子租給陌生的客人？但是最近我遭遇損失，我被迫着出租牠，來回債。我不願意隨便把牠租給人。你是一個英國人。哦，倘使我不喜歡你，就是你出百萬英磅我也不願意租給你。但是我高興我把牠租給你了。你將尊敬她的記憶。你允許我們保留那間房子——她的房間。我們能够保存牠，和牠裏邊的東西。像從前那樣。是箇，那間你以為有人居住的房子——那是我的女兒的房間。」

萊羅太太正在瑞士式山莊的花園內等待着我們。當我們走近的時候，她焦切地望向她的男人。他點點頭，大聲說道，「說妥了。先生答應了。」

「媽咪，老太太握着我的手，差不多歇司的里亞地緊扭着牠們。」呀，先生，你太好了，」她說道。她仰視着我的眼睛。但是我不能望向她的眼睛，那裏有一種悲愁，一種嚴肅，一種充滿悲愁的神聖，使我覺得，倘使我向牠們時，我將似犯着一種褻瀆的行爲。

我們成爲很好的朋友，萊羅夫婦和我，在我作他們房客的二個月中。真的，萊羅太太給我做事和照管我的那種熟忱，差不多如母性的一般。他們夫妻二人，像老頭子曾經說過的，最喜歡開談他們的女兒，我也希望我從沒有不樂意聽着。他們的熱情，他們的悲痛，他們對她的想念，佔據着我，使我覺得這些是很美麗，也是很動人的。一些東西好像這個女孩子的黯淡的幽靈，似乎溫柔地，甜蜜地，老是存在這房子內，這所「愛情」給她蓋造的屋子，沒有猜想到立刻當她完成的時候，「死亡」會來臨，把她喚了去。「唉，但這是一種快樂，先生，你把她的房間給我們留下了，」這對老人從不厭倦地重複說道。有一天，萊羅太太帶我到房間裏去，給我看着攸萊麗的美麗的衣服，她的手飾，幾冊裝訂得華美的書籍，那是在修道院內所獲得的獎品。另外有一天，她給我看着攸萊麗的信札，問我是不是她的字跡很清秀，是不是那些信寫得很美麗。她給我看着女孩子在各個年齡所攝的照片；一束她的頭髮；她嬰孩時期的衣服，她初次受聖餐時牧師的證明書；她受聖信禮時主教的證明書。她也給我看着羅昂聖心道院那些和善的女修士寫來的信報告攸萊麗在學業方面的進步，稱讚他的行爲與性格。「唉，想着她已經過去了，已經過去了！」老太太婆慟哭了，帶上一種無助的難以捉摸的神氣，不能相信她的喪失。一會兒，她呢喃着，作出聽天由命的樣子，「神明的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同時把手點在胸前作着十字形。

八月十二那天，她的週年祭日，我跟他們一同去本區的教堂，那裏正做着彌撒祭，爲了使攸萊麗的靈魂獲得安息。和善的老牧師最後跑過來，緊握着他們的手，給她們講着安慰的話。

九月內我離開了他們，回去第厄泊。一天下午，在那裏的大街上我碰巧遇到了那個老牧師。我們停下來講着話。當然啦，是關於萊羅夫婦，他們是怎樣的好人，他們怎樣的悲悼他們的女兒。「他們的愛超過了一切的愛。他們尊敬她，他們崇拜她。我從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愛情，」牧師告訴我。「她死的時候，我十分擔心着他們會失去了理智。他們呆然若失，他們騷亂不知所措，有一個長時期他們幾乎像發瘋着。但是上帝是慈悲的。他們已學習着如何忍痛生活了。」

「這是很美麗的，」我說道，「他們這種神化她的記憶的辦法，他們這種崇拜她的辦法。當然啦，你知道的，他們保留着她的房間，和在裏邊的東西，完全像她生時遺下的那樣。在我看來，要那是很美麗的。」

「她的房間？」牧師問道，帶着漠然的神氣。「那間房子？」

「唉，你不知道嗎？」我驚訝着。「在山莊裏她那間臥房。他們保留着牠像她生時那樣，還有在房內一切她的東西，她的書籍，她的衣服。」

「我不大懂得你的話，」牧師說道。「她在山莊內從沒有一間臥房。」

「唉，我請你原諒。樓上有一間朝前面的房子是她的臥房，」我告訴他。

但是他搖着頭。「弄錯了吧。她從沒有住過山莊。她死在老房子內。她死的時候，山莊方纔落成。工人們正好離開不久呢。」

「不，」我說道，「這一定是你弄錯了；你一定忘記了。我很確定的。萊羅夫婦不知道有多少回數這樣告訴我。」

「但是，老兄，」牧師堅持着。「我不祇是確定，我知道的。女孩子臨死的時候我就在她身旁。她死在田屋內，他們還沒有搬到山莊裏去。山莊這時正在裝飾着。就在她死前的那天，最後的一批家具纔送進去。山莊從沒有人住過。你是唯一的人住在這房子內。我確切告訴你這件事實。」

「哦，」我說道，「那就很奇怪了，那真是太奇怪了。」有一分鐘之久我茫然，我不知道怎樣想。但祇有一分鐘。突然地我喊出聲來，「唉，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懂得了。」

我看到了，我懂得了。突然地我看到了這個美麗的欺騙，那是這兩個遭受打擊的可憐的靈魂所試着加在自己身上的欺騙；他們給自己造出這個美麗的，這個癡情的幻覺。他們爲了女兒蓋起這所房子，當牠快要完成的時候，她正好死去了。他們不能忍受——他們不能忍受——去想甚至於沒有一個短短的星期，甚至於沒有一個可憐的短短日子或鐘點，她曾經住在這所房子內，享受這所房子。那就是他們的悲哀的最後一文錢，而是他們所不能償付的。他們不能對自己那個受到打擊的心承認着這點。因此，虔誠地，恭敬地——有如閉住了眼睛，這樣他們可以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他們在那兒裝飾好一切，他們說道，「這是她的房間。」他們不願自認着，他們不願讓自己停止想着，她從沒有，甚至沒有一個晚上，睡在這房間裏，享受着牠。他們給自己撒了一個美麗的虔敬的謊話。這是一個美麗而虔敬的「以假爲真」的遊戲，像孩童一般，他們可以一塊兒玩着牠。並且——牧師曾說過：上帝是慈悲的。在後來他們得以在自己的美麗的虛偽內混攪着真實，從牠尋找安慰；他們得以忘掉他們的「以假爲真」祇是「以假爲真」。

真」，而把牠誤認爲一個美麗悅人的真理。他們的悲哀的最後一文錢，那是他們所不能付的，沒有被迫着交出。他們獲得允許，可以保留牠；牠成爲他們的財寶，對他們珍惜得像美好的黃金一般。

「虛偽中，真理？不，我以為有些幻覺並不是虛偽——牠們是真理本身對於我們的慈悲的微笑。」

（時與潮文藝壹之二）

（此處原文被模糊，難以辨認，但可見其為一段長文，討論虛偽與真理的關係。）

惠鏡中的人

何以能見清淨的六部分，...

衣升水



患難中的友人

英

森墨塞·毛恩作
亦代水拍譯

已經有三十年了，我細觀察我周圍的人們，還是不大瞭解他們。當然，我不會毫不躊躇地單憑臉相去雇傭我的僕人，可是總覺得好些人卻老是根據了面貌去辨別所碰到的人。通常的結論總是從這些地方得出來的，那下巴的形式，眼睛的神氣，嘴的輪廓。我奇怪，這樣的看法，錯的是否比對的更多。小說和戲劇之所以並不十分和現實生活相附合的緣故，就爲了作家們，也許出於必需，把其中的角色描寫得表裏一致。他們並不暴露出有什麼矛盾的地方，假使自相矛盾之後，倒會使讀者不解了，可是事實上我們之中大部分都是自相矛盾的人。我們是許多矛盾的任意湊合。在邏輯學當中，人們告訴你假使說黃顏色是管狀的，感激比空氣重，就是荒謬；但是實際上也許不調和的真會攪和在一塊兒，也許做成那黃顏色的真是一匹馬和一架車，而感激是在下星期的中間。當人們告訴我，他們往往把第一個印象，當做判斷一個人的根據，我總是聳聳肩，不大相信。我覺得他們若非短視，便是吹牛。至於我，總以爲越是將人們觀察得長久，他們越是迷惑我了。我的最老的朋友可能就是那些我半點也不知道的人。

這些想法原是由於今天早晨讀到報上一條消息而引起的，說是愛德華·海地，般登在神戶過世了。他在日本經商已經好幾年。我不大知道他，他引起我的興趣的原因是爲了一個驚人的故事，要不是親耳聽到他自己告訴我，我決不會相信他會做出這件事來。這事之所以奇怪就在於這

位先生的外貌和動作都表示一種非常明顯的定型，他的確是表裏一致的一個單純的人。小小的個子，不超過五呎四吋高，很瘦小，白頭髮，多縐紋的紅色的臉孔，藍眼睛。我碰到他的時候，大約有六十多歲了。他的服裝很整潔，完全和他的年紀，地位相稱。

雖則般登先生的公司在神戶，他常常到橫濱來。我在那時剛好在那兒耽擱幾天，爲了等一隻船。在不列顛俱樂部裏，我們開始相識。我們一起玩橋牌。他玩得很好，派頭也很大。他不多說話，無論在我們飲酒的時候，或者其他的時候。可是他凡有所說，總很有道理。他很會說一些靜靜的幽默話。看上去他在這俱樂部裏是很兜轉的，當他走了以後，人們說他是這裏最受歡迎的一個會員。翌日我們纔知道原來我們同住在大光明旅館裏，並且他還邀我過去一同吃飯。他的太太很肥胖，年紀已不小，笑容滿面。還有二個女兒。這顯然是一個非常親愛和好的家庭。我覺得般登先生第一件使我感到的特點是他的和氣。在他的溫和的藍眼睛當中，好像有一種使人愉快的東西。他的語音很柔軟；你不能想像他會發怒以致把音調提高；他的微笑是慈愛的。他是這樣一種人，使你立刻會感到他對於人們一定是仁愛的。他沒有絲毫使人覺得討厭的地方；他喜歡打牌，喝雞尾酒，他能夠講一隻極有趣味的故事，年紀輕的時候曾經是一個體育家。他現在很富有，每一個錢都是自己賺來的。我想他所以使人喜歡他的原因就在他的弱小的體格；他引起了你的保護弱小者的本能。你會覺得他不敢打死——即使一隻蒼蠅。

一個下午我坐在大光明旅館的休息室裏。那是在大地震之前，還有皮的大圈手椅。從窗子裏可以望見港灣的大部分，繁忙的來往船隻。巨大的輪船將開到溫古華和舊金山去，或者要到歐洲

去，取道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各國的船隻都有，那些飽經風浪的船隻，大帆船張着有顏色的帆，高聳着船尾。還有無數舢板。這是一幅匆忙而興奮的圖畫，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牠也使我的心靈感到恬適。這兒有的是浪漫的故事，好像你一伸手就會抓到似的。

般登先生走進休息室，一眼瞧見我。他就坐在靠近我的椅子上。

「怎樣，喝一杯嗎？」

他拍了一下手，招呼僕歐過來，要了兩杯香檳。當僕歐去取酒的時候，窗外走過一個人，看見了我，他揚揚手，給我打招呼。

當我點頭回答這招呼的時候，般登先生問道：「你認識端納嗎？」

「我在俱樂部認識的。聽說他是一個專靠家中匯款的人。」

「我想是的。這一類人這裏可真不少呀。」

「他很能打橋牌。」

「他們常是這樣。去年這裏就有這末一個。可怪的是他和我同姓，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好的橋牌手。我想你沒有在倫敦遇到過他吧？他自稱倫乃·般登。我想他一定是某一些有名氣的俱樂部裏的會員。」

「我不會碰到過這樣一個人，也不記得有這樣一個名字。」

「他是一個有本領的牌手。他對於紙牌像有一種天才。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常和他一塊兒打牌，他曾在神戶一個時期。」

「這故事相當滑稽，」他說。「他這人不壞，我很喜歡他，他穿着得很漂亮，彎曲的鬚髮，白裏泛紅的臉色，女人們都打他注意，他並不陷害人，只是有點野頭野腦，也許是喝酒喝得太厲害之故。這些人總有這脾氣，每三個月有一點錢匯給他，他自己賭錢再撈一些，我曉得的，他在這裏就贏去了不少。」

般登先生溫和地輕輕一笑，我已經知道他在賭局中輸錢總是很大方的。他敲敲他的修光的下巴，用那瘦小的手；靜脈管在手背上突起，手掌彷彿是透明的一樣。

「有一次他用空了錢，跑到我這兒來，大約他認我是他同姓的緣故。那天他來找我娶謀一個職業，我有點奇怪，他說家裏以後不再寄錢來了，他急需工作，我問他多大年紀。」

「『三十五歲，』他說。」

「『你以前做過什麼事呢？』我問他。」

「『呃，並沒有做過什麼大事，』他道。」

「我不由的笑將起來。」

「我說道：『我很抱歉此刻我不能爲你盡力。還是再過三十五年來瞧我吧，那時也許我有辦法。』」

「他不走。他的臉有點發青。躊躇了一日，他告訴我近來他打牌不湊巧。他近來沒有賭橋牌，改打了撲克，給人家吃癩。他一個子兒也沒有，吃盡當光。欠人家的錢，一點也還不出。再

也沒有法子賒帳。弄得精光了。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只有自殺。

「我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已經給打垮。他一定喝酒喝過了頭，看樣子有五十歲。那時候娘兒們見了他總該不會動心了吧。」

「那麼你除了打牌之外，還有什麼事能做呢？」我問道。

「游泳！」

「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從來想不到會有這樣荒唐的答覆。」

「我在大學裏當過游泳的選手！」

「我漸次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曉得學校裏都有這種年輕的，使學校得到名氣的英雄們。」

「我也是一個刮刮叫的游泳家呢，當我年紀輕的時候，」我說。

「突然我思得一法。」

般登先生講到這裏停了一下，向我看。

「你熟悉神戶嗎？」他問。

「不，」我說，「我僅僅有一回經過那兒，過了一夜。」

「那末你一定不知道那兒有一個鹽合俱樂部。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游過那個的燈塔，在鶴見的小河邊上岸。大約全程有三里，燈塔附近的水流又很急，所以游水很不容易。於是我告訴我的宗兄，說，如果他能够游過這一段，我一定找一個位置給他。」

「我知道他有一些吃驚。」

「可是你還是『體濟濟』呀，」我說。

「此刻我身體不大行，」他說。

「我不說什麼。我聳了聳肩。他朝我看了一回，就點了點頭。

「好吧，」他說，「你什麼時候要我游呢？」

「我看一看錶。剛過十點。

「『你大約要游一小時又一刻鐘，我在十二點半把汽車開到小河邊來接你，我們一起乘汽車回旅館，等你穿好衣服，然後我們一起吃飯。』

「『算數，』他說。

「我們握了握手。我祝他運道好，他就走了。那天早晨我工作很忙，把一切料理好，趕到河邊剛好十二時半，然而我不必心急；他一直沒有來。」

「是不是他最後改變了主意呢？」我問道。

「不，他並未改變注意，他的確游的，可是當然他早已把自己的身體喝酒胡鬧攪壞了，燈塔那兒的水流太急，他怎麼游得過去。我們打撈了三天，他的屍首纔發現。」

我一時說不出話。我有一些受驚過度。於是我問般登先生一個問題。

「當你答應爲他找事情的時候，你料到他會淹死嗎？」

他輕輕地溫和地笑了一笑，用他的慈愛而坦白的藍眼睛向我看，再用手摸摸下巴。

「嗯，那時候我公司裏實在沒有空位置呀。」

(後記) 森墨塞·毛恩(W. Somerset Maugham)一八七四年生於巴黎。著名的小說家和劇作家。這一篇譯自一九四三年出版的“Cosmopolitans”

(金髮大姑娘：亦代水拍合譯)

目 睹 者

英 參 桑 (William Sansom) 作
王 家 械 譯

這段插曲的發生，我們這幾個目睹者當然是始終在場的，雖則很難斷定我們所看見的一切，是不是最後的真相，或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觀察，是不是有了正確的透視。因為其時天空翻騰着濃煙，此外還有別的因素，也可能使我們發生錯覺。

請你設想一片濃霧迷漫的沼地。黑的泥土蒸發着白的水氣，有的地方，一些小小邱阜，看過去好像霧的密度積聚得更濃；假使數碼之外突然出現一片瞬息即逝的明晰景象，於是你可以看見若干低窪的盆形小潭和小窪窪，當白色的溼霧向它們圍攆去的時候，它們又迅速消逝了。有時霧靜止不動，就成了甯然一片，什麼也看不見；有時那些雲霧又慢慢地舒卷糾結，或是成了漩渦的樣子。有時又成了動得很慢的怪物，一條蜿蜒的長蟲，懶洋洋地搖幌着腦袋在覓食，那是它將百無一失地而毫不在意地吞嚥得到的。

然而這種沼地與我們面前這個災場有一點不同，因為它並不會堆積着燒焦的灰燼。而我們這一片劫後的廣場，卻還充滿着咖啡豆的惡劣氣味。咖啡豆都已脫離了破裂的口袋，堆成了厚厚的邱阜，散佈在數百呎的周圍中。它們受了燃燒，因為這裏有過一場火災，容納這些咖啡豆的倉庫，在數小時前早已崩塌了。在散發着蒸氣的這個棕色咖啡堆之間，忽隱忽現地矗立着一些殘存的頽垣廢礎。救火員已將猛烈的火勢救熄，但危險性還沒有完全消滅。因為在那紫棕色的堆子中

間，仍舊隱藏着火的窠穴，深而無法辨認，冒着濃煙，那潛伏的熱焰，好像在加倍努力，正要尋一個缺口爆發出來，它們那樣死勁地往上衝着。救火夫在這些危險的堆子上面仍舊不斷地灌水。水灌下去的時候，一股蒸氣升起來，與煙相混合，把空氣迷漫得濃濃的。

——這一片災禍的上面，有一個救火員好像飄浮在煙霧之中。如果你在下面望去，你一定以為它真正的騎着蒸氣，兩隻油布褲子裏的膝蓋緊緊夾着雲霧，騎跨在那裏。

——但這是煙霧給我們的幻覺，他實際騎跨在一垛給水氣所遮掩的破牆之上。當煙霧飄開的時候，你也許可以看到那牆一部分，牆有二十呎高，救火夫的位置是危險的，他握着及管的龍頭向下澆射着咖啡豆，依照着冒煙的方向，他忽東忽西的對準着那些潛伏火焰的地方。因此，如果有什麼失錯，那救火員必然摔下牆去，跌到滾燙的咖啡豆裏，或是在峻峻有角的破牆上碰破腦袋。他小心地兩腿夾牢了牆脊。

他俯身前去的時候，看到自己那包裹着厚靴的兩腿。我想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他之不得不把身體前傾，因為水管和它猛烈的回力，老是把他的身體在向後拖曳。他的身子往前傾斜着，好像俯伏在那有力的水管上面，然而他雖是俯伏着，兩隻手同時還得用勁，因為單靠身體的重量尚且不能控制那種壓力。褲子裏面的膝蓋與堅硬的磚面相磨擦已經發青而有疼痛之感。在這個逼窄的牆上，他雖很難移動他身體的地位，但也偶而要稍稍弛鬆一下緊張與疲乏的肌肉，因為處在這種左為難的地位，兩三小時的緊張是十分可怕的。你沒有法子用力太猛，也不是迸發的勇氣所可奏效，卻好像攔着一隻笨重的箱子上樓，你的肌肉因疲勁之久而累增着它的負擔，堅硬的箱角

壓得你生痛，你還可在樓梯轉灣處鬆着一口氣，把箱子沈沈地丟到地下。決定在繼續更上一層之前，先休息和伸一伸你那被壓迫的身子。然而高高騎在牆上是不能休息的。救火員忍受這笨重箱子的苦痛，不是幾分鐘而是幾個鐘頭；如果他完全鬆懈一下，即使一秒鐘，那猛烈的水壓力立刻會使水管迅速一扭，就非常容易脫手而把他掃下牆去。所以這救火員祇能微微的鬆動一下坐位，一面仍舊緊咬牙關，用力控制着水管。

這一會，這一個救火員就是這樣高高坐在煙霧之中，注意着他手裏龍頭所射出的水花，噴到下面一片棕色的咖啡中去，水從龍頭接縫處的隙裂裏流到他手上。水是冰涼的，手冷得發青和發痛。他有一會兒轉過目光，看看緊靠牆下那片平坦的臺階，上面就放着那架替他服務的救火機。管救火機的人正低頭注意着機件。救火員向下喊了他一聲，大約是一種寒暄的措詞，但是那個管機人沒有擡頭。我表示得不够親熱吧，那救火員心中想。還是他仍舊跟我鬧着別扭嗎？救火員想到當天中午他們曾經吵過嘴的。

溼溼的咖啡豆，發出一種濃烈的惡劣氣味，非常難聞的氣味；似乎把呼吸都妨礙了。救火員厭惡地扭轉着鼻孔，一股濃煙鑽進他的肺部，他咳着嗽。然後很苦痛地在堅硬的磚頭上稍稍鬆了一下坐位。這才是最舒服的了嗎？他喃喃地自言自語着。他掉轉水頭，對準了一個冒起濃煙的地方，在白的蒸汽之中，那裏泛着藍色。然後坐定着等待，接着就祇有兩手機械的動作，他的心開始夢想了。他突然想道：我這裏高高坐在每個人的上面，好像一個富翁坐在他的汽車裏，身體斜躺在墊子上多麼舒服，透過溫暖堅厚的玻璃窗，看着兩旁閃過的冰冷世界。我刮光鬍子，手也洗

得很乾淨，我不必走路淌汗，也不必受公共汽車的氣。我可以斜輪着，悠閒地思想。我在行動，但絕沒有任何行動的拘束使我困煩。啊，我一輪着還可以繼續設計我的事業，現在使我如此自由而不受任何紛擾的就是這種事業的恩賜啊。所以我雖輪着，同時還可以在做着準備，保障我未來也不受一切的阻礙和不如意。這地位是永久而十分可靠的。

水管的彈力更大了。管機人一定增加了水的壓力。接着仍舊緩和到先前的程度。完全是陰謀詭計，救火員心中想，如果他再使勁一些，可以把我摔下牆去。他的思想忽又回到剛才的汽車上去，可是他離開了剛才的思路，對於那個商人設想得更遠了。當然，他想，你不能責備他們需要遠離喧鬧龐雜的環境。幹他們那種事情，必須保持着心神的清靜。愈有悠閒的考慮機會，事業的效率也就愈大。然而倘使他們也能去搶搭地下火車，或是在雨中排着行列等待公共汽車，那末他們對於人類一定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他們所謂效率方面的一點犧牲，還是可以得到補償的，他們對於人類有了廣博的認識，對於爲他們企業服務的大衆，發生了一種愛好的感情，事實上也就是得到了生活的效率。

但是或許富人從來不會愛好他們的民衆的吧。或許民衆祇會刺激他們發生厭惡之感，因此把他們的事業轉向不利於民衆的方向去發展。那末，還是讓他坐汽車，跟民衆隔一層距離，讓這富人從遠遠的距離去看他們，如果他有人性的，他自然會愛他們。可是也不然，人與人的距離，豈不最容易產生隔膜的障礙嗎？隔膜使我們互不信任，互相恐懼，這就是仇恨。

仇恨！救火員望下看那管機的人，想到了他們今午的一場吵架，心中想道，他是不是恨我的

「嘿！救火員注視着救火機旁邊的那個黑沈沈的身軀，他正彎着腰，借了他電棒的黃色光審視那救火機上的水力表。這是一個古怪的人，什麼事情都悶在自己肚子裏，難得說一句話，可是今午全把他的本性露出來了。倘若那姑娘逢巧是他的妹子，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呢？是的，他是一個沈靜的人，但從別方面說，他並不是出於天性的沈靜。形容得更確切一點，這傢伙心中常常壓積着一種可怕的力量，在肚子裏沸騰而想爆發出來。我就不喜歡他那種連在一氣的鬼相的眉毛，據說這表示危險的性格。」

救火員忽然又想到了理髮師的椅子。他對於理髮師椅子一向有怪誕的奇想。例如說，他從來不要理髮師給他刮鬚鬚的。他以爲萬一那手執銳利剃刀的理髮師，神經受深刻的人生厭倦之感所困擾，而那赤裸的頸子對他又是一種輕輕的誘惑——也許這理髮師一個心血來潮，突然把刀鋒插進那業已給他緊緊握住的頸子裏去。救火員想到這裏，起了一陣戰抖。於是，他雖則坐在堅硬的磚頭上，立刻挺起背脊，坐得筆直。說不定下面那個管機人就懷着害人的歹念！或許他腦子裏，那種壓積多年的仇恨情緒，像毒瘤的毒質似的沸騰着——這個毒瘤對於那侵犯他妹子的人已經到了時時刻刻懷着切骨仇恨的程度！所以，此刻這個時機，一片猛烈的喧鬧和迷漫的煙霧蒙蔽了一切，正是那毒瘤爆裂的時機！救火員非常明白那管機人是極容易結果他性命的。他祇要他手輕輕一按那救火機上的節水活瓣，一股猛烈的水流便會猝然奔進皮帶管，水力會把他高高舉到空中，離開牆壁，摔到那燃燒的咖啡裏去。他發抖，恐怖地望望下面那個人。接着，他用一個短短的咳嗽矯正了自己的狂想。他所想的情形沒有發生，不是事實。可是，他雖則自己笑着自己，還是不敢低

頭去看。隱藏在他那譏笑的後面，仍舊有一種恐怖之情，使他不敢去看下面或許會看到的東西。在暗沈的夜色之中，突然飛起了一股光亮。這股耀眼的紅光透過煙與霧。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光壓倒了霧，於是這建築的每一個角落，救火機的每一條輪廓，管機人所穿制服上的每一根線條，都驟然清晰起來，好像影戲院裏的放映機突然一開，什麼東西都清楚地映在那銀幕之上。後來我們知道，是在路的那邊，一個汽油箱着了火。救火員的視線集中於下面的管機人。在火光發生的時候，那管機人自然也擡起頭來。各人的形貌都非常明晰。他們兩人互相注視着對方臉容的時候，一團恐怖，窒塞了救火員的喉嚨。因為那管機人臉上露着一個笑容！在他那V字形的濃眉之下，眼睛裏閃爍着兇惡的猶笑，半張着嘴唇，牙齒外露，現出幸災樂禍的快感。你看見過狗的笑容沒有？也就是這個樣子。幽默而惡毒，一種非人的笑容，像醜惡的頑童，而又有露齒欲噬的猙獰樣子。

在這火光耀眼的刹那間，救火員看到三個現象：一是那可怖的笑容，二是在笑容的下面，那人的手放在殺人的節水活瓣機上，三是周圍滾燙的咖啡堆。他突然記起了一次在表演救火機的地方，曾經看見三個體魄壯碩的人，握住了噴水皮帶管靠近龍頭的那一端。有人在救火機上急劇地加強了水力。皮帶管鼓脹而發生彈力的時候，慢慢把三個人擡了起來，兩腳離地。他們可笑地懸掛在空中，力量和體重卻不足把那細長的白色水管拉下地去。

據說每當極大災難降臨之前，必有一個靜止的階段，一種可怕的想像的靜默。被威脅的人，平生第一次地認識了命運的決定。活動的東西都不活動了，時間凝成了固體。而且在每一種危機

之前，似乎總有一個可以選擇的逃避機會。可是到這個時候，遇難者的神經雖竭力找尋逃避之路，他的靈魂卻早已斷定最後決無倖免的餘地。那種呆呆的催眠狀態是絕對的。每一絲筋肉都凝凍了，一方面爲了驚怖，更多的一方面都是爲了內心的認識。然後，在那最後一秒鐘的最後一個階段，逃避的意志又戰勝了一切，於是他們向各個方向——奔，衝，跳。這是逃避的最後行動。例如戲院裏一池子的觀眾，聽到了炸彈下落的嘯聲，而當時擁擠得連伏身臥地的空隙都沒有，於是好像聽見了國歌的演奏，不知不覺站了起來。水手在觸礁之前的一剎那，跳出船去，也是這種心緒。同樣的，我們現在這個救火員，在水壓力還沒有及身之前，忽然從牆上跳了下來。他把手裏的水管丟開，擺過腿來，像下馬似的離開了騎着的牆壁，往滾燙的咖啡堆掉下來。

這就是那天經過的始末。可是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斷定救火機是否真會增加了水力。我們絕沒有看見管機人的手曾經去按那節水活瓣。或許救火員事實上並沒有看見那所謂猜惡的笑容吧？那笑容根本不存在的吧？這當然有很大可能的，在火光突然發生的時候，原不過一種驚恐的表情而已。這是可能的，剎那的驚恐，由救火員的心理作用，就變成了仇恨的微笑；而把消息報告給我們這幾個目睹者的，又是他那不可靠的感官——眼睛。

（時與潮文藝四之三）

三 美國之部

患癩病（註一）的郭老

「因為我們害着病，他們奪去了我們的自由。我們一直服從着法律。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可是他們卻要把我們送到監牢裏去。磨洛岬是一個監牢。這個你們都知道的比如尼烏利，她的妹妹在七年前被送到了磨洛岬去。自從那時以後，他一次也沒有見過她，今後他也永遠看不到她。她不得不永遠住在那裏，直到她死。這並不是她的志願。也不是尼烏利的志願。這是那些統治這地方的白人的志願。可是這些白人是什麼人呢？」

「我們知道的。我們從我們的父親和我們的父親的父親得知了這個。他們初來時好像是羔羊，溫柔地講着話。他們當然得溫柔地講着話，因為當時我們是多而且強的，所有的島嶼都是我們的。如我所說，他們溫柔地講着話。他們可分為兩類。一類請求我們允許他們——仁慈地允許他們對我們傳上帝的道。還有一類請求我們允許他們——仁慈地允許他們跟我們交易。這是開端。在今日，所有的島嶼都變成了他們的，所有的土地，所有的牲畜——一切都變成了他們的。那些傳上帝的道的人，和那些傳『甜酒』的道的人，已聯合在一起，變成了大的頭兒。他們好像帝王似的住在有許多房間的房子裏，由不少的僕人服侍着他們。本來什麼也沒有，他們擁有一切，

而你或無論那個「卡那卡」(註二)如果在挨餓，他們往往冷笑道：「唔，你爲什麼不去做工？那些種植場上不是很需要人手嗎？」

郭老停住不說了。他提起一只手來，用那些生瘡的，屈曲的手指，挺起那戴在他的黑頭髮上的火紅的 Fibrous 花圈來。月光使全場都沉浸在銀輝中。這是很和平的一夜，雖然那些坐在他周圍靜聽他講話的人都像是戰後的殘餘。他們的臉孔好像獅子。有的臉上，在本來生着鼻子的地方，張着一只大口；有些手爛掉了，只剩一段臂樁。他們這三十個人，乃是人類以外的男女，因爲他們身上已印上了禽獸的標記。

他們戴着花冠，坐在那芬芳的光明的夜氣中他們的嘴巴裏發出古怪的聲音來，他們的喉嚨裏難聽的響着，表示贊成郭老的演說。他們是曾經做過人的動物，可是現在他們已不是人了。他們乃是怪物——在相貌和形狀上是一切人物的古怪的諧畫。他們是殘廢毀損得很可憎的，好像是在地獄裏被磨折過幾千年的生物，他們的手，在尚未爛掉時，好像是怪鳥的腳爪。他們的臉是雞零狗碎的，好像是被什麼瘋狂的神道在人生的機構中嬉戲時搗碎毀傷過的。有幾張顏面，已被那瘋狂神塗污了一半；有一個女人，從她的眼睛原來所在地方的一對可怖的黑穴中流出悲痛的熱淚來。有的在感到痛楚，從胸膛裏發出呻吟聲來。還有些人咳嗽着，聲音好像是裂扉。有兩個是白癡，很像兩只在刊成期中被毀傷的極大類人猿——跟他們比起來，普通的類人猿竟可算是「安琪兒」了。他們戴着下垂的金黃色的花冠，在月光中扮着鬼臉，喋喋地說着話。有一個的耳葉已腫漲得像蒲扇那樣大，只要他一動就在他的肩膀上撲擊着；他採了一朵華麗的橘紅色的花來，裝飾在這

異常巨大的耳朵上。

郭老是這些東西的王。而這就是他的國土——一個被野花阻塞着的峽谷，充滿着突出的岩石和懸崖，從那些上面時常有野山羊的叫聲飄送過來。這峽谷三面都矗立着險惡的絕壁，壁上裝飾着熱帶地方的草木所組成的奇形怪狀的帷幔，底部被許多石窟洞穿着——這些就是郭老的子民們所住的巢穴。在第四面，地勢猝然低下去，變成了一個極大的深淵；而在一直下面，可以看到那些較低的山峯和懸崖的頂頂在他們的腳下，奔騰澎湃着太平洋中的浪濤。在天氣好的時候，小船可以在卡拉老谷進口處的岩灘上擱岸，但是天氣必須非常好。而一個頭腦冷靜的爬山者也可以從海灘上爬到卡拉老谷的谷口去——爬到這郭老所統治着的萬山叢中來；但是這一個爬山者的頭腦必須非常冷靜，而且他必須知道那些野山羊走的羊腸小徑。可怪的是。組成郭老的人民的那堆人類的殘餘，怎麼竟能拖着他那孱弱無力的不幸，從那些令人眩暈的羊腸小徑上來到了這難以走入的地方。

「弟兄們」，郭老開口道。

這可是一個扮鬼臉的、類人猿似的百癡，突然瘋狂地叫了一聲，這尖銳的叫聲在那些岩壁間撞來撞去，在老遠的毫無聲息的夜氣中回響着；郭老等候他平靜了，才繼續說下去：

「弟兄們這不是很奇怪嗎？土地本來是我們的，可是看哪，現在土地已不是我們的了。這些傳上帝的道的人和傳『甜酒』的道的人，拿了什麼來交換我們的土地呢？你們——無論那一個，有沒有困了土地而得到這一塊錢——僅僅一塊錢呢？然而土地卻已變成了他們的；他們轉過來告

訴我們，我們可到土地上去——他們的土地上去工作，而我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東西也將屬於他們。然而在從前，我們卻不必工作的。而且，當我們害病的時候，他們還要奪去我們的自由。」

「這種疾病是誰帶來的。郭老？」一個名叫吉洛利亞那的結實的瘦子問道；這個人的臉非常像一個笑面牧神，甚至於會使你希冀在他下面看到一雙破裂的腳蹄。牠們固然是破裂的，可是那些破裂的東西卻是大瘡和青黑色的爛肉。然而這吉洛利亞那卻是他們中間最勇敢的爬山者，他認得所有的羊腸小徑，而領着郭老和他那些可憐的黨徒來到這偏僻的卡拉老谷中的，也是這個人。

「嘔，問得好，」郭老回答道。「因為我們不願在我們從前放牧牛馬的甘蔗田中工作，他們就到海外去招了那些中國奴隸來。而跟着他們，就來了這中國的疾病——就是我們現在害着的。而因此他們要把我們監禁在磨洛岬的疾病。我們都生於高歐島上。我們曾經到過其他各處的島嶼上，到過奧荷，到過毛伊，到過夏威夷，到過檀香山。可是我們老是要回到高歐來。我們為什麼要回來呢？這一定是有緣故的。因為我們愛着高歐。我們生在此地。我們長在此地。我們也將死在此地——除非——除非——我們中間有軟弱的心。這些我們是不要的。他們很配到磨洛岬去。如果有這樣的人，望他們不要留在這裏。明天，兵士們要來到岸上了。軟弱的人可以下去，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將立刻被送到磨洛岬去。至於我們，我們將留在這裏奮鬥，可是你該知道，我們不會死的。我們有快槍。你們知道，那些很狹的小徑，人們不得不一個一個爬的。我，曾在尼伊霍島上做過牧童的郭老，獨自一人可以在那小徑上抵擋住一千個人。這個卡巴雷，從前曾經做過審判官，是一個很有名聲的人，可是現在他已變成了一只被追捕的耗子，跟你我一樣。聽他講

吧！他是很聰明的。」

卡巴雷站了起來。他從前做過法官。曾經進過普那呼地方的專門學校。他曾同貴人們，酋長們，以及保護商民和傳教士利益的外國高級官員坐在一起吃肉。卡巴雷本來是這樣的人。可是現在呢，如郭老所說，他變成了一只被追捕的耗子，一種在法律領域以外的生物，深陷在人類的恐怖泥淖中，以致不知道他究在法律之上，還是在法律之下。他的臉上已沒有顏面了，只有些張不開着的窟穴和一對沒有眼皮的眼睛，牠們在沒有毛的眉毛底下燃燒着。

「望我們不要鬧出亂子來，」他開口說道「我們要求他們不要來管我們。可是如果他們一定要來管我們，那末這亂子和刑罰都將由他們去擔當。我的手指已沒有了，你們看——」他舉起他的殘廢的兩手來給大家看。——「可是我還剩着一個姆指的關節，牠能够堅定地扳動槍機，正如牠那失去了的隣人從前一樣。我們愛高歐。讓我們住在此地，或死在此地，可是不要讓我們被送到磨洛岬監獄裏去。這種疾病並不是我們的。我們並沒有犯罪。那些傳佈上帝的道和「甜酒」的道的的人們，把這種疾病連着那些爲他們耕作偷得的土地的苦力奴隸一道招了來。我曾經做過法官。我懂得法律和公道。我告訴你們：偷盜了一個人的土地，用中國的疾病來使這個人害病，於是又把這個人終身關在監牢裏——這是不合公道的。」

「人生很短促，這裏天天充滿着痛苦，」郭老說道。「讓我們喝酒跳舞，儘量作樂吧。」——從一個石窟中，取出了幾個葫蘆來，傳遞給大家。葫蘆裏盛着「鐵樹」根的烈性的蒸溜物；當這種流質的火，流貫了他們全體而升到他們的腦子裏去時，他們就忘記了從前他們是做過人

的，因為他們又重新變爲人了。那從空洞的眼窩中流出悲痛的熱淚來的女人，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生機勃勃的女人；她撥弄着一只「曷苦利爾」(註三)的弦線，高聲唱着一支半開化人的情歌，彷彿是從原始世界的黑暗的森林傳出來的一樣。空氣中響應着她那柔和地迫切而迷人的歌聲。在一條草席上，按着這女人的情歌的節奏，吉洛利亞那跳舞着。那是顯然無誤的。「愛」在他的一切動作中跳舞着；接着，跟他一同在草席上跳舞的是一個女人，他那肥胖的臀部和龐大的胸脯是跟她那被癩病腐蝕了的臉孔相矛盾的。那是一種活死人的跳舞，因為在他們那正在崩潰的身體中，生命依然留戀着渴望着。那從看不見什麼的眼睛裏流着悲痛的熱淚的女人一直唱着她的情歌，那對跳舞的情人一直在那暖和的夜氣中跳舞着，而那些葫蘆一直兜着圈子，直到他們大家的腦子裏都有回憶和渴望的蛆蟲爬着。於是伴着那草席上的女人，一個苗條的少女也跳舞了起來；她的臉孔是很美麗而毫無損傷的，可是她那些起落着的屈曲的臂膊顯示了癩病的蹂躪。而那兩個白癡，一邊喋喋地發出怪聲來，一邊在一旁奇形怪狀地跳舞着，戲擬着戀愛，正如他們自己曾被人生戲擬一樣。

可是那女人的情歌突然中止了，那些葫蘆都放下了，跳舞者也都站住了：大家凝視着那深不可測的海上，因為在那裏有一枝火箭好像一個蒼白的幽靈似的一閃，直射到那月明的空中去。

「是那些兵士，」郭老說。「明天要打仗了，還是去睡了，準備着吧。」

那些患癩病的服從了他的話，各自向他們的石窟裏爬去，直到最後只剩下郭老一人，一動不動地坐在月光中，他的快槍橫放在膝上，他的眼睛注視着一直下面那些正在攏岸的小船。

把卡拉老谷的裏端選作避難所，是很不錯的。除了知道那可以從背後達到這峭壁上的小徑的吉洛利亞以外，沒有人能够走到這峽谷裏來的——除非由一個刀鋒似的山脊上前進。這條通路，長約一百碼。最闊處也不到十二吋。兩邊都是無底深淵。無論向右或向左一滑腳，人都要跌死的。可是一越過這險道，他就會發見自己已在一地天上的天國中了。一片無邊際的草木沐浴着全體的景色，那些碧綠的浪濤從一壁湧到另一壁，一大團一大團的葛藤從那些懸崖邊上滴下來，而在無數罅隙中洒滿了羊齒植物和氣根植物。在郭老統治的許多個月內，他和他的黨徒們曾跟這些海洋似的草木作戰。那窒息的叢林，連着那些茂盛的野花，已被他們從野生的香蕉，橘子，和芒果這裏趕了回去。在小小的林中空地上，生長着野的「葛根」；在充滿泥塊的石質臺地上，是那些「秦羅」田和西瓜；而在一切空曠的陽光照得着的地方，都是結滿着金色果子的「帕巴亞」樹。

郭老是從下面海濱的山谷裏被趕到這避難所裏來的。如果他還要從這裏被趕出去，他知道更裏面的叢山中還有更可靠的峽谷，他可以率領他的子民們去住。此刻，他躺在他的快槍旁邊，從纏結着的綠葉叢中窺視着下面海灘上的兵士。他看到他們帶着幾門大礮，這些好像鏡子似的反射着陽光。那刀鋒似的險道正橫在他前面。他可以看到幾小點人形正在這險道下面的小徑上爬上來。他知道他們並不是兵士，而是警察。當他們失敗時，那些兵士才會上台。

他用一只屈曲的手親愛地撫摸着他的槍筒，並且把那瞄準器弄得十分乾淨。他已在尼伊霍島上做野牛獵取者的時候學會了射擊的方法；在該島上，他的射擊的本領還沒有被人忘卻。當那些勉力前進的細小的人形逐漸近起來大起來時，他估量着距離，斷定了那跟「發射線」成直角吹過

來的風的偏向力，並且計算着子彈打那些比他所在的平面低得多的「標的」頭上掠過的可能性。可是那並不放射。在他們達到那險道的入口處以前，他並不讓他們知道他的存在。就是這時，他也並不顯露自己，只是從那叢林中講着話。

「你們要什麼？」他喝問道。

「我們要那患癩病的郭老，」率領着那些土著警察的人答道；這個人自己卻是一個藍眼睛的美國人。

「你們得回去，」郭老說。

他認得這個副警長的；因為把他從尼伊霍趕出來，趕過了高歐，趕到卡拉老谷裏，又從這谷裏趕到現在這峽谷中來的，正是這個人。

「你是什麼人？」那警長問道。

「我是患癩病的郭老，」這是所得到的答復。

「那末出來吧。我們要你，無論生擒或殺死，你的頭都可換取一千元。你逃不掉了。」

「郭老在那叢林中高聲笑着。

「跑出來！」警長命令道，可是得到的回答卻是沉默。

他同那些警察商量了一會兒，郭老知道他們正在預備衝過來。

「郭老，」警長叫道。「郭老，我要走過來抓你了。」

「那末，你先仔細看一看太陽和海天，因為這是你最後一次看到牠們了。」

「這很不錯，郭老，」警長諂媚地說。「我知道你是百發百中的。可是你不會射殺我的。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你。」

郭老在叢林中咕嚕了幾聲。

「我說，你知道的，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你，不是嗎？」警長又說道。

「你想要把我送到監牢裏去，就是得罪我。你想要拿我的頭去領取那一千元，也是得罪我。如果你還要活下去的話，就該站在你現在所站的地方。」

「我不得不走過來抓你。我很抱歉。不過這是我的責任。」

「你將在走過來以前死掉。」

這警長並不是懦夫。可是他卻有些猶豫不決。他注意着兩邊的深淵，又向那他不走的刃鋒望了一眼。於是他打定了主意。同他其餘的同伴一樣，他準備着往叢林中前進。

「郭老！」他叫道。

可是那叢林默不作聲。

「郭老，不要放槍。我來了。」

警長回頭去，吩咐了那些警察幾句話，於是就向那危險的路上前進了。他進行得很慢。那彷彿是在一條緊張的繩索上走着似的。除了空氣以外，他沒有什麼可以依靠。那些火山石在他的脚下崩壞了，鬆動的碎片在兩邊一直墮落下去。太陽在他上面照射着，他的臉完全汗溼了，可是他依然前進，直到半途的地點。

「站住！」郭老從叢林中喝道。「再走一步，我就放槍了。」

警長站住了，在那無底深淵上搖擺着身體以求平衡。他的臉色蒼白了，可是他的眼光是堅決的。他舔了舔他那乾燥的嘴唇，然後說道：

「郭老，你不會射殺我的。我知道你不會的。」

他又動身前進了。子彈捲着他旋了半個圈子，他的臉上露着一種怨恨的，驚異的表情，同時他就搖曳着倒下去了。他企圖使自己的身體橫臥在那刀鋒上，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正在這一刹那，他就死去了。在下一刹那，那刀鋒上已空空如也了。於是就來了衝鋒：五個警察以十分堅定的態度成單行從那刀鋒上奔過來，同時其餘的警察就對着那叢林開槍。那簡直是發瘋。郭老接連扳了五次扳機，快得好像放連珠礮一樣。他更換了一個地方，低低地蹲伏在那些在叢林中咬嚼着呼嘯着的子彈底下，向外窺探了一下。四個警察已跟着那警長去了。第五個橫臥在那刀鋒上，還活着。在更遠處，站着其餘的警察，不再放槍了。在那塊赤裸裸的岩石上，他們是毫無希望的。郭老很可以在他們四脚四手爬下去之前，一一送了他們的終。可是他並不放槍。那些警察商量了一會兒以後，就有一個脫下一件白襯衫來，當作一面旗子揮着。由另一個警察跟着，他沿着那刀鋒前進，直到他們那受傷的同伴躺着的處方。郭老並不回答什麼，只是看着他們慢慢地退到下面的山谷裏去，而變成了幾個斑點。

兩小時後，在另一個叢林中，郭老看見一隊警察企圖從山谷的對面攀登上來。當他們愈爬愈高時，他看見那些野山羊在他們前面逃奔着，以致他懷疑了自己的判斷力，就派人去叫吉洛利亞

那來。吉洛利亞那爬到了他的旁邊，說道：

「不，沒有路的。」

「那些山羊？」郭老問。

「牠們是從隔壁的山谷裏來的。可是牠們不能跑到這山谷中來。沒有的。那些人並不比山羊聰明。牠們會跌死的。我們看着吧。」

「他們很勇敢，」郭老說。「我們看着吧。」

他們並肩躺在晨顏花中間——黃色的霍香花從上面飄落到他們身上來，——他們看着那些斑點似的人勉力向上爬，直到他們中間三個人一滑腳，骨碌碌地滾下來，跳過了一座懸崖的邊緣，直落到五百餘呎下面去。

吉洛利亞那格格地笑着。

「我們再不被打擾了，」他說。

「他們帶着大礮，」郭老答道。「那些兵士還沒有開口哩。」
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午後，多數患癩病者都躺在他們的石窟裏睡着了。郭老在他自己的洞口假寐，他那新擦好而裝着彈的快槍放在他的膝上。那臂膊屈曲的少女躺在下面叢林中，防守着那刀鋒似的通路。突然間，郭老被海灘上的一聲爆炸完全驚醒了。在下一剎那，空氣不可思議地被裂開了。這可怖的聲音嚇壞了他。彷彿所有的神道都用手抓住了天上的幕布，好像一個女人撕裂一幅棉布似的在撕開牠來。可是這裂口實在大得很，很快地就來到了近處。郭老害怕地看着上面，

彷彿想到這東西似的。於是在那高高的峭壁上面，礮彈在一陣黑烟中炸裂了。岩石被炸碎了，那些碎片紛紛跌落在峭壁腳下。

郭老伸手揩了揩他的汗溼的額角。他被震驚得非常厲害。他對於礮火是沒有經驗的，這是比他所想像得到的無論什麼都更可怕。

「一，」那前任法官卡巴雷突然想來記數了。

第二個第三個礮彈發着尖銳的聲音飛過了絕壁頂上，在看不到的地方炸裂了。卡巴雷有條不紊地記着數。那些患癩病者都擁到洞口的空地上來。最初他們是很害怕的，可是當那些礮彈接二連三地打頭上飛過的時候，這些癩病患者又安心了，而且開始來欣賞這奇景了。每一個煩擾空氣的礮彈飛過時，那兩個白癡就快活地叫喊着，好像瘋狂的小丑似的跳躍着。郭老逐漸恢復了他的自信。他們並沒有損害了什麼。顯然，在這樣長的距離外放射這樣大的彈丸，他們是不能夠瞄得跟快槍一樣準的。

一問是不久情形起了變化。礮彈開始落在近處了。有一個在下面險道旁邊的叢林中炸裂了。郭老記起了躺在那裏防守的少女，就奔下去看。當他爬進去時，煙還在從那叢林中行起來。他嚇呆了，那些樹枝都被炸裂，炸斷了。那少女原來躺着的，已變成了一個窟穴。少女本身已被裂為無數斷片。那個礮彈是恰巧在她身上炸裂的。

郭老先向外面望了一望，知道並沒有兵士在偷渡那險道，才動身向那些石窟奔回去。這時，礮彈一直在哀吟着，嘆息着，絕叫着而飛過去，山谷被那些爆炸震動得轟轟地雷鳴着。當他跑到

看得見那些石窟的地方時，他看見那兩個白癡正用他們的殘廢的手指抓着彼此的手，在跳來跳去。正在繼續跑着的時候，郭老看見一股黑煙從那兩個白癡相近的地方沖起來。他們倆立即被這爆炸拆開了。一個一動不動地躺着，還有一個卻用手爬着，想爬到洞裏去。他的兩條腿無力地拖在後面，而血正在從他體內湧出來。他混身浴血，一路爬一路好像小狗似的叫着。其餘的癩病患者，除了卡巴雷以外，都已逃到了洞裏去。

「十七，」卡巴雷說道。「十八，」他又說。

這最後一個礮彈恰巧打入了一個洞裏。他的爆炸使藏在那些洞裏的人都爬了出來。但從那個被打中的洞裏，都沒有人爬出來。郭老從那辛辣刺鼻的煙裏進去一看：四個被毀傷得可怕的身體，散亂地橫在地上。其中之一，就是那沒有眼睛的女人，直到此刻她一直沒有停止過流淚。

一到洞外，郭老看見他的人民都很狼狽，已在開始向那通到峽谷後面的叢山深谷中去的羊腸小徑上爬。那受傷的白癡，衰弱地哀號着，用手爬着地面，也想跟他們去；但在那峭壁下的第一座斜坡上，他的衰弱就克服了他，他落在後邊了。

「還不如殺死了他，」郭老對卡巴雷說，後者依舊坐在老地方。

「二十二，」卡巴雷答道。「是的，殺死他是一個賢明的辦法。二十三——二十四。」那白癡看見郭老的快槍對準着的時候，就厲聲地哀號起來。郭老猶豫了一下，把槍放下了。「這是很難辦的一件事，」他說道。

「你是傻子——二十六，二十七，」卡巴雷說，「我辦給你看吧。」

他站起來，拿着一塊沉重的碎石頭，走到那受傷的東西那邊去。正當他舉起手來預備擊下去時，一個礮彈正在他上面炸裂了。就解除了他做這事的必要。同時並使他的計數告了一個結束。

現在只有郭老獨自一個人在那峽谷中了。他眼看他那些走在最後的人民，拖着他們的殘廢的身體越過了高處的懸崖而消失了。於是他轉身跑到那少女被殺死的叢林中。礮火仍舊沒有停止，可是他卻留在那裏不走；因然一直在下面，他可以望見兵士們正在爬上來。一個礮彈在二十呎外炸裂了。緊貼着地，平臥在泥裏，他聽見那些碎片在他身上飛過。一陣藿香花陣雨似的落在他身上。他抬起頭來向下面的小徑上一望，嘆了一口氣。他非常害怕，快槍的子彈是不會使他擔一憂的，可是這種礮火真可惡。每當一個礮彈尖聲叫着飛過去時，他就戰慄着匍匐在地上；可是每一次，他總要重新抬起頭來望着那小徑。

最後，礮火停止了。這個，他推想道，是因為那些兵士逐漸走近了。他們成單行在那條小徑上爬；他一個一個數着他們，直到看不清楚才止。無論如何，他們至少當有一百人左右——大家都來捉患癩病的郭老。他在一瞬間感到了一種高傲的意氣。帶着大礮和快槍，警察和兵士，他們來捉他，可是他不過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殘廢的人。他們爲他懸了一千元的賞格，無論殺死或活捉。他生平從未有過這麼多的錢。這想起來，是很辛酸的。卡巴雷說得不錯。他，郭老，並沒有做什麼壞事。而現在，因爲他染上了這種病，他就值一千塊錢了——但並不是他自己。值這麼多的錢的，乃是他的毫無價值的臭皮囊，無論是被癩病腐蝕了的，或被一個礮彈炸死的。

當兵士們達到那刀鋒似的險道下時，他心想警告他們了。可是他的眼光落到了那被殺害的少

女身上，他就默不作聲了。當六個兵士冒險走到那刀鋒上去時，他就開槍了。接着，那刀鋒上雖已空無所有，他卻並不停止放槍。他放空了他槍內的彈膛，重新裝滿了，再放空牠。他不住地放射着。他所受的一切冤屈在他的腦子裏燃燒着，他被復仇的憤火包圍着了。在下面的全條羊腸小徑上，兵士們也在放槍；雖然他們都平臥在地上，企圖藏身在那些淺坦的窪內，他們還是他的毫無遮蔽的目標。子彈在他周圍呼嘯着，發着笨重聲落在地上；有時偶然有一顆「跳彈」厲聲長吟着穿過空中。一顆子彈在他的頭皮上鑿了一條槽，另一顆貫穿了他的肩胛骨；可是沒有燒破皮膚。

那是一種屠殺，由一人執行的屠殺。那些兵士開始退却了，一邊扶持着他們的受傷者。當郭老一個又一個地射殺他們時，他聞到了一種燒焦的肉的氣味。他先向四週望了一下，接着就發現原來那是他自己的手。槍上的熱正在燒灼牠們。癩病已毀壞了他手上的多數神經。雖然他的肉燒焦了而他聞到了這氣味，可是他並不覺得什麼。

他躺在叢林中，微笑着。直到他記起了那些大礮。不用說，他們又要對他開礮了，而且這次將對準着他伏在那裏使他們大受損失的這座叢林。他幾乎還沒有從這裏移到那峭壁的一堵短肩後面的一個角裏——他曾注意到這地方是沒有礮彈落下來的——轟擊又開始了。他數着那些礮彈。又是六十個，被投入了那峽谷中，那些大礮才停止怒吼。那塊小小的地方都被牠們炸成了坑穴，以致看起來無論什麼生物都不會殘留了。那些兵士也這樣想，因此他們就在那灼熱的太陽底下，又從那羊腸小徑上爬上來了。於是又在那刀鋒似的險道上爭持了一會兒，他們又退回到海灘上

去。

郭老在這險道上繼續扼守了兩天，雖然那些兵士只是對他的退避處放射着礮彈。於是，一個患癩病的孩子帕蒿跑到峽谷後面的峭頂上來，大聲喊着告訴下面的郭老道：吉洛利亞那已在爲他們獵取山羊之際失足跌死了，那些女人很害怕，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郭老把這孩子叫了下來，留了一枝備而不用的槍給他，令他防守那險道。郭老發見他的人民都很沮喪，一大半人是太衰弱了，不能够在這樣難堪的情形之下爲自己搜尋食物，可是大家都在挨餓。他揀選了癩病還不十分深刻的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派他們回到峽谷中去拿食物和草席。他又鼓勵安慰其餘的人，使最衰弱的人也動手來協助建築他們自己的簡陋的避難所。

可是他派去拿食物的人並不回來，他就動身回峽谷去。當他出現在那懸崖上時，六枝快槍同時霹拍地開放了，一顆子彈貫穿了他肩部的肌肉。另一顆擊碎了一塊岩石，一片碎石飛過來割破了他的面頰。在發生這事而他立即跳回去的一剎那間，他看到峽谷中已充滿了兵士。他的自己人已出賣了他。那些礮火實在太可怕了：他們寧願到麼洛岬去坐牢了。

郭老縮回去，從肩上褪下了一條沉重的子彈帶來。他躺在那些岩石中間，等第一個兵士的頭和肩膀慢慢地升起來，完全出現在眼前時，才扳動槍機。這樣接連來了兩次，於是，在停了一會兒以後，突然出現在那懸崖邊上的。不是一個人頭和兩只肩膀，而是一面白旗。

「你要什麼？」他問道。

「我要你，如果你是患癩病的郭老的話，」這是送過來的回答。

郭老躺在那裏驚異着這些不管天坍都要實現他們的志願的「好利」的古怪的固執性：他忘記了所在的地方，忘記了一切。是的，他們要實現他們對於一切人和一切事物的志願，雖然因此而死都甘願。他也不能不佩服他們——他們這比生命更強而逼令一切事物都順從他們的吩咐的意志。他明白了他的奮鬥的無望。對於那些「好利」的這可怕的意思，是沒有什麼可以反抗的。雖然他殺了一千人，他們還是要像海裏的沙那樣對他撲上來，而且愈來愈多的。他們永遠不知道有失敗的時候。這是他們的缺點，同時也是他們的優點。這正是他自己的同胞們所缺少的。現在他明白了，怎樣那不多幾個上帝的傳道者和「甜酒」的傳道者竟能征服所有的地方。那是因為——

「唔，你有什麼話說？你願意跟我們來嗎？」

這是那白旗下面的看不見的人的聲音。他在那裏，像所有的「好利」一樣，正在不屈不撓地對着目的地挺進。

「我們來談談吧。」郭老說

那個人的頭和肩膀升了起來，接着是他的全身。他是一個沒有鬚鬚的，藍眼睛的二十五歲小夥子，細長的身體裹在整潔的隊長制服裏。他前進了幾步，直到被喊立定，於是，他在十二呎外坐下了。

「你很勇敢，」郭老驚奇地說。「我可以像弄殺一只蒼蠅似地殺死你的。」

「不，你不會的，」那隊長回答。

「爲什麼呢？」

「因為你是一個人，郭老，雖然是一個壞人。我知道你的歷史。你殺得很公正的。」郭老咕嚕了幾聲，可是心中是高興的。

「你把我的人弄得怎樣了？」他問道。「那孩子，兩個女人，和那個男子？」

「他們投降了，而現在我是來要你投降。」

郭老不信地笑了一笑。

「我是一個自由人，」他宣告道，「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我所要求的，只是不要來管我，我會自由地活着，我要自由地死去。我決不投降的。」

「那末你的人民比你聰明？」那年青的隊長答道。「你看！——他們來了。」

郭老回轉頭去，眼看他的殘軍走過來。呻吟着，嘆息着，一羣鬼似的行列；他們拖着他們的悲慘走過去了。這是故意要叫郭老嘗到一種更深刻的辛酸味兒。因為他們一邊走，一邊對他咒罵着；那殿後的，走得氣喘吁吁的女巫竟站住了，伸開着她那些皮包骨頭的，怪鳥腳爪似的手指，搖擺着他那醜惡的死神似的腦袋，對他罰了一個咒。他們一個一個地爬過了那懸崖的邊緣，去投降那些隱藏着的兵士。

「現在你可以去了，」郭老對那隊長說。「我決不投降的。這是我最後的一句話。再會吧。」隊長從懸崖上溜了下去。接着，並不用休戰的旗號，他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刀鞘上頂了起來，郭老的彈子就貫穿了牠。這天午後，他們從海灘上用大礮對他轟擊着；當他退避到後面那些更高的難以走入的山谷中去時，兵士們就追上來了。

前後六星期間，他們一直搜捕着他：從一個山谷到另一個山谷，越過那些火山的頂，沿着那些山羊走的小徑。當他隱藏在「郎塔拿」林中時，他們組織了許多鳴鼓為號的巡邏隊；從「郎塔拿」林中和番石榴樹叢中，他們好像追逐兔子似的追逐着他。可是他總會繞轉來，折回來，又逃避過去了。他不會逃到牛角尖裏去。有時逼得太緊了，他那百發百中的快槍就出來阻止他們前進，而他們就把他們中間的受傷者從那羊腸小徑上打到海灘上去。有時候，他那棕色的身體在矮樹中顯露了一下，他們就努力放槍。有一次，五個兵士在山谷間的一條毫無遮蔽的羊腸小徑上看到了他，他們對他放完了他們的槍彈；在那峻險的路上，一蹶一拐地爬行着。後來他們發見了許多血跡，知道他受了傷。這樣過了六個星期，他們才斷念。兵士們和警察都回到了檀香山去，卡拉老谷就讓給了他一個人，雖然時常仍有希冀獲得賞金的人來獵取他的腦袋而送了他們自己的命。

兩年後——也是最後一次。——郭老爬入了一座叢林中，躺下在那些「鐵樹」葉和野薑花中間。他已自由地過了一生，而現在要自由地死去了。一陣毛毛雨開始落下來了，他就拖了一條破爛的毯子蓋在自己的屈曲的殘肢上。他的身上蓋着一件油布的衣裳。他把他的毛瑟槍橫放在胸膛上，戀戀不捨地揩拭着槍筒上的溼汽。他用來揩拭的手上，已沒有手指可以扳動槍機了。

他閉攏了眼睛，因為從他體內的衰弱和他腦子裏的細微的騷亂，他知道自己末日已近在目前了。像一只野獸一樣，他是爬到這隱身處來死的。半意識地，無目的地漂蕩着，他重新過着壯年時在尼伊霍島上所過的生活。當生命逐漸消逝而雨聲逐漸在他耳朵裏模糊起來時，他覺得自己

彷彿又舉起勁地做馴馬的工作：野性的小駒在他底下跳躍着，直立起來，他的腳蹬在下面繫在一起；或者，在馴獸欄的四周發瘋狂地奔着，把那些協助的牧童趕到鐵欄上去。在下一刻鐘，彷彿很自然似的，他發見自己正在那些高地牧場上追趕野牛，用繩索套住了他們而把牠們牽到下面的谷中來。汗水和那打烙印的獸欄中的塵埃，又一度刺痛了他的眼睛和鼻孔。

他那強壯健全的少年時代完全回來了，可是那在目前的崩潰的銳利的痛楚使他醒了過來。他舉起他那些奇形怪狀的手來，惶惑地凝視着牠們。可是怎麼的呢？爲什麼呢？爲什麼他那粗野的少年的時代的健全會變成了這樣呢？於是他又記得了——雖然只有一剎那——他是患癩病的郭老。他的眼臉無力地垂了下來，雨聲在他耳朵裏停止了。一種延長的戰慄在他體內發動了。接着，這也停止了。他把他的頭些微提起了一點來，但牠立即就跌了回去。於是他的眼睛張了開來，不再閉攏了。他最後所想到的，是他的毛瑟槍：他用他那雙拱攏的，沒有手指的手，把牠緊緊地按在自己的胸膛上。

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一八七六年生於美國舊金山，幼年曾爲牧場的工人，賣報童子，十六歲以前，就「幹了上個種不同的職業——做了工，求求學，再做工；」後來在帆船上當過水手，曾到日本海，回加利福尼亞後，做碼頭小工，又在一個織麻廠中工作，在這時期，他就嘗試寫作。舊金山的「呼聲報」徵求一描寫文，他以「日本海上的颶風」爲題應徵，結果得第一名獎，此後他又在各處流浪，找工作。在加拿大會坐過牢——被判爲遊蕩罪。這時他繼續寫些東

西，但卻被編輯先生退回。直到一九〇〇年他的第一部書出版以後，他的天才方始被人普遍認識。他那時典型上已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以後，他的作品震動了整個世界，影響着美國文壇直到現在。他是一九一六年逝世的。

(註一)癩病就是大癩瘋。

(註二)清洋土人自稱之詞。

(註三)Ureide——夏威夷群島的一種四弦提琴，跟西班牙的提琴很相似。

水頭與林軍

英

譯

小兵與將軍

美 梅曉威作
俊 珊瑚譯

小麥已經熟了，但是這裏現在沒有人在收割；坦克的輪跡穿過稻田，一直到它們目前所躲藏在的山岡頂脊的樹叢內，在那裏可以望見中隔林地的對面的小山，我們明天要攻擊它。我們和林地內及小山上的德國人之間，寂無一人。我們知道他們在這裏祇有些步兵和十五至四十輛坦克。但是這一師前進太快了，左邊的友軍還沒有上來，而你這裏一望無涯地可以瞭見的，那些帶有友意的山邱，峽谷，田地和菓園中的農家，和那有個尖尖的教堂鼓樓，有着灰色牆，石板瓦頂的房屋的城市，是個完全暴露的側翼。全都是含着死意的。

這個師並沒有超過目標。它祇是到達了目標，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高地，一絲一毫都沒差。月來星期來一天又一天又一天都是這樣的。沒有人再能記得清那個特殊的一天，而歷史，既天天在被作成，也就從不受人注意，祇是溶入於困累和塵埃的霧團中，有死腐的牲畜的氣味，炸藥所新掀起的泥土的味道，坦克和開路機磨嚙的聲音，自動步槍和機關鎗射擊的聲音，和德國人盒子礮間歇的乾燥的戛戛聲，如一條響尾蛇的喋喋，又有德國人輕機關鎗急速的噴沖的噠噠聲——和老是候着其他的人們上來。

這些又正在另一個記憶中，怎麼的由矮樹的低地，仰攻到高地，又穿經森林，再衝下到平原，繞過也穿過城鎮，有的稀爛，有的完整，復又攻上我們現在所在的邱陵地帶和林地。

歷史現在祇是——吃空了的作戰口糧盒，無人的狐穴，和撿下作偽裝用的樹枝上的乾枯的葉子。也是——焚毀了的德國車輛，焚毀了的美國休門式坦克，很多的焚毀了的德國豹式坦克，和少數的焚毀了的虎式坦克；沿路上、矮樹叢中、菓園裏，死的德國人，德國人的裝備扔在到處，德國人的馬在田地中亂竄，和我們的死的，我們的傷的向後運送，兩個並列地綁在救傷吉普車的車頂上。不過大部分的時候，「歷史」的意義還是——竭力準時到達我們所應到達的地點，而候在那裏等待其他的人們上前來。

在這一清朗的夏季的下午，我們站在那裏，瞭望着明天這一師人所要作戰的地區。這是自登陸以來第一次有的好天氣。天是又高又藍，在我們對面的左邊，我們的飛機正在對付德國的坦克。在太陽光中纖小而閃着銀色的雷電式（P-47）戰鬥機成雙成對地高高而來，先環飛着，然後才落葉般下來俯衝轟炸。它們下來時，愈來愈頭部突大，模樣粗壯，而在俯衝的吼聲中，你看見炸彈爆發時的閃光和煙，又聽到它們沉重的悶響。然後雷電式機上昇，再又環飛，又下來掃射，灰色的煙拖曳在後面，而當它們下衝時，八尊五十裡的機關鎗好像是重槌打在地面。在飛機所衝向的林處，樹叢裏突然一陣非常明耀的閃光，於是黑的煙升起，而機羣又下來掃射，一次又一次地。

「他們幹了一輛鬼子的坦克了，」一個坦克兵說道。「這又少了一輛狗×長。」

「你的望遠鏡看得到？」另一個頭戴面具的坦克兵問我。我說，「樹把它遮了。」

「那是的，」坦克兵說。「我們要是也像鬼子這樣會找掩蔽，不管我們是到巴黎是柏林去，總可以多幾個人到達。」

「祇有家，」另一個說，「才是我願意去的。我要去的就是家。另外的那些地方反正是不許我們進去要的。我們簡直哪個城都不許進。」

「別這樣急，」又一個士兵說。「慢慢來好了。」

「喂，訪員先生，」另一個士兵叫着。「有幾件事情我不懂。你告訴我，好不好？你又不一定要到這裏來，你是來做什麼的？你是爲了錢才來的麼？」

「是嘛，」我說。「發大財咧。成千成萬的錢呢。」

「我還是不懂，」他一本正經地說。「人們不得不來而來，這我可以懂得。可是爲了錢而來，那我可不懂。要給我錢叫我來幹這個，世界上還沒這末多的錢呢。」

一枚延期性的德國砲彈在我們的右上方嘯過，在天空裏留下一抹黑煙。

「這些德國鬼子放射太高了，」那不肯爲錢而來的又說。

正在這當兒，德國砲兵開始射擊我們左方的小山，這那裏這一師三個團中的第一團的某一營俯瞰着下方的城。小山的側邊，好像是在躍入空中，因爲由於多發砲彈的爆炸，它正噴騰着很多黑色的飛泉。

「其次就要輪到我們了，」有一個坦克兵說。「他們觀測我們很清楚。」

「要是他們開始放砲，就去躺在那輛坦克的背後，」那叫人慢着來的坦克兵這樣說。「那裏是最好的地方。」

「龜坦克可不小，」我對他說。「若是你急忙打倒車怎麼辦？」

「我先喊你，」他莞爾道。

我們的一零五（十生的五十）大砲在我們後面開始還擊，德方的射擊便停止了。一架聯絡機在頭頂徐緩地圍圈飛行。另一架已去到右方。

「這小飛機在上面時，他們不喜歡用砲，」那魁梧的坦克兵告訴我。「它們看到了放砲時的閃光，我們的砲就不給他安逸，我們的飛機已追着去。」

我們在那裏呆了一會，但是德方的砲祇是向隔地發射，還是轟的那一營所守的小山。我們並沒有進攻的意向。

「我們往回走吧，去瞧瞧其他的部隊在幹什麼，」我說。五號亦回漲基，派甲車駛去。

「好！」金伯洛（Kimbrough）說，他是駕駛我們乘坐的那輛由德人俘來的機器腳踏車的。「我們走吧。」

我們向坦克隊的人們道了再會，便又穿行麥田，上了機器腳踏車，我在後座，我們又上了瀾漫着為裝甲車輛掀起了灰濛濃霧的道路。我們那側車裝了一大堆的撈什，有武器，攝影器材，修車用具，各色各樣的撈獲的德國罐頭和瓶子，手榴彈，各種的自動槍械，都是金伯洛下士（現在已升了中士）的產業。

這車倒很可用進一幅廣告畫，作為一個裝備優良的遊擊戰士的美夢；但我也時時納悶，要是

我們這樣穿過佔領不確實的地區，而萬一避不了與敵人遭遇的時候，老金究竟將怎麼地施展呢。雖然他是足智多謀的，事事都有辦法的人，但我有時仍不免為他發愁，當我專想到，他得同時射

擊三挺手提機關鎗，很多柄各型式的手鎗，一枝馬槍，又得回過來發射一挺德國輕機關鎗，這要射得準，而不分散他的火力。不過最後我對自己說，他一定是準備在我們更深入敵境時，去把鄉間民衆武裝起來罷。後來事實果真證明，至少在某一場合，他這一套是一些不錯，所以我這遠見的，雖當時我認爲裝備未免太多的夥伴，後來升了一級，我覺得是完全應該的。

我們循路向後，到了我們在下午所佔領的城，我就停在教堂對面的咖啡座。路上儘是裝甲車輛，鏗鏘地、切齒地噓叫着；一輛坦克的噪聲未消，另一輛漸昇地嘶啞，鋼鐵磨札的聲音，又近來了。坦克都已開啓了礮塔，坦克中的人們例行公事般向歡呼每一輛坦克的街童們牽手答謝。有一個戴了頂黑呢帽，穿了硬胸白襯衣，打着黑領帶，着了一套的黑衣服，右手拿了一把花的老法國人，站在路邊教堂前的平台上，用那花非常規矩地舉向每一輛經過的坦克致敬。

「教堂那邊的人是誰？」我問咖啡座的老板娘，那時我們正站在門那裏，看裝甲車過去。

「他有些神經，」她說。「不過極是愛國。他今早從你們入城那兒起就站在那裏，午飯都沒有吃。他家裏人來找了他兩次，可是他還留在那裏。」

「他對德國人也敬禮嗎？」

「噢，不，」老板娘說。「他是非常愛國的人，不過近幾年來有些腦子不好了就是。」

圍着一個桌子，坐有三個兵，放在桌上的一玻璃壺的蘋果酒，已是半空，另外是三個杯子。

「那個黑奴工頭，」中間有一個沒修臉，高高瘦瘦的，喝多了些酒的，在說。「那個天雷打死的臭工頭，他在前線後面六十哩，倒要叫我們一個不留的都去送死。」

「你在說誰？」金伯洛問那兵士。

「那黑奴工頭！那將軍！」

「你說他在後面多遠？」老金問。

「至少六十哩。我們拿死去拚來的六十哩。我們都死完了。他知道嗎？他有一點兒放在心上嗎？那個黑奴工頭。」

「你知道他在後面多遠？他現在離這裏最多是三千碼。」金伯洛問。「也許現在他已頭裏去了。我們剛一忽在路上趕過他的。」

「你這騙子！」那滿臉鬍子的兵說。「你知道什麼打仗？那雷打的黑奴工頭最少在後面六十哩。你看我！我本是跟出名的音樂隊唱歌的——出名的，出名的音樂隊。可是我的女人就偷人。我不必去找證明。她自己告訴我的。我所相信的，就祇是那個！」

他指着對面，那裏那中年的法國人還在向每輛行經的坦克舉花敬禮。還有一個穿黑衣裳的教士，在穿過教堂後的墓園。

「誰是你相信的？那法國人？」另一個小兵問。

「不，我不相信那個法國人，」那曾經與出名的音樂隊唱歌的兵士說。「我是相信那教士所代表的。我相信教會。我的女人不只是一次，而是很多次偷人。我不肯離婚，因為我相信的是天主教。而因此她不肯簽志願書。因此我沒有當上轟炸員。我在轟炸學校都念書了，而她卻不肯簽志願書，而就是現在，她又做偷人。」

「他倒真是能唱，」其中一個兵告訴我。「前天晚上我聽他唱歌，的確唱的不壞。」

「我不能說恨我那女人，」那會和出名的音樂唱歌的兵說。「即使她現在這一分鐘就在偷人，當我們在這樣，剛占了這城的當兒。我不能說恨我那女人，雖是她毀了我的一生，還阻止阻我當轟炸員，不過我恨那將軍，我恨那黑心的黑奴工頭。」

「讓他喊叫去。」另一個小兵說。「他喊了會舒服些。」

「聽着，」那第三個小兵說。「他家裏有糾紛，他自己有心病。不過你聽我來講。這是我第一個進入的城市。總是我們步兵占的城市，不過大多數時間我們是繞過去。可是等到我們回來，兵士們是不准進城了，城裏儘是些憲兵。難道這是應該的嗎我們永也不許進城。」

「將來——」我開口。但那會跟樂隊唱歌的兵又插進來。

「將來，那裏還會有什麼將來，」他說「那黑奴工頭非得把我們每個人都殺死不止。他這樣做，無非是他要想成名，也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人是有人性的。」

「我們上不上前線，他和我們一樣沒有權利的說話，」金伯洛說。「你根本不知道一個師長是幹什麼的；他跟你我一樣要服從命令。」

「好吧。那麼，你設法把我們調回去好了。要是你什麼都知道，你去想法把我們調回去。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要是我在家，說不定什麼都不會發生。也許我的女人永也不會偷人。不過無論怎麼，我現在是什麼事都不在乎。我什麼事都不在乎。」

「那你幹嗎不閉着你的嘴？」老金問。

「我是要閉上嘴，」那歌手說。「我是要不講那天天殺死我們的將軍了。」

那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到前進的師部。離開了那新占領的城中咖啡座裏的小兵們後，我們跟着裝甲車輛，到了它們被地雷、道路阻礙物、和平射礮所阻住的地方。

在師部，有個人對我說，「將軍要會你。」

「等我洗了臉去。」

「不。立刻去。他正在愁你。」

我在一輛旅行車裏找到他，他穿了一襲舊的灰色羊花衛生衫褲，正躺在那裏。他那精神充足時還很美貌的臉，現在是灰暗、緊繃、而無盡地困累。祇有他的眼睛還很有生氣，他用那和藹溫情的聲音說道：「我正在愁你呢？你怎麼這樣晚才回來？」

「我們擠進了裝甲部隊，是繞了大圈才轉回的。」

「走的哪條路？」

我告訴了他。

「告訴我你今天你跟着這和那看見些什麼。」（他說了幾個部隊的名字。）

「我告訴了他。」

「老海，他們都太累了，」他說。「他們該有一下休息才好。即使祇是好好睡一晚上的覺也

是好的。要是他們能有四天……就是四天而已。可是，說來還不又是老話。」

「你自己也累了，」我說。「睡罷。不要叫我擾了你。」

「將官們是決不會累的，」他說。「尤其，決沒有病倒的將官的。我沒有像他們那樣困累。」正說到這兒電話響了，他拿起聽筒，答出第×師師長的密碼。

「是的，」他說。「是的。你怎樣，傑姆？不……我叫他們今晚紫營睡了。我要他們好好睡一覺……不。我在早晨攻擊，不過並不衝鋒。我還是繞過它。你知道，我是不相信衝城的。你該早知道我的了……不。我從那下面過……是的。對的。」

他滑下那鋪着絨氈的壁床，倒掛着的大地圖前，手裏仍拿着電話，我看着他堅實、沒有肚子、穿着灰色毛衣的身子，記起在那師人沒有上戰場以前，他是個多麼漂亮修整的將軍啊。

他繼續在電話裏講話：「傑姆嗎？……是的。你前面惟一的麻煩，祇是那金花菜模樣的東西。你恐怕得繞過它。你知道，會有這樣的話哩……是的。我懂得。要是發生這，而你靠近我們的話，我們全部的礮都可以給你用……是的。完全是的……這很對……不。當然我是真話。不然我決不會說這話……對的……好……晚安。」

他掛起了聽筒。他的臉是疲乏而灰色中泛着油膩。「那是我們左邊那一師。他們打的很好，祇是通過那森林走慢了。等他們趕上我們而趕前去，我們說的是有四天的休息。步兵非常需要休息了。他們能息一息，對我是多麼高興的事。」

「你現在該睡一下了，」我說。

「我得開始工作了別走那些人少的路，你得自己小心。」

「晚安，師長，」我說。「我一早就來。」

誰都以爲這師可以調下休息四天了，第二天人們便紛紛在談沐浴、接寄汽車、美國的紅十字女郎；還說內中一個名叫威特耐，薄痕的，是曾經演過電影的，在一張名叫「無情罪」的影片中露過面。我們都爲着有這希望而十分興奮，也沒有理會那片子是那一年攝製的。可是後來並沒有如此。卻來了一個大規模的德軍反攻，而當我寫這文時，這師人還是在前線。

(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柯里爾 Collier 週刊)

(時與潮文藝，四之四)

保安隊員

美

約翰·史坦培克作
亦代 水拍譯

公園裏的人聲漸漸低落了，叫喊，毆打和衝動的感情，漸漸平息。榆樹下面圍着一大堆人，兩條街以外，有一盞路燈，淡藍色的光，模糊地照亮了他們的輪廓。一種疲倦的靜寂降落在這羣人中間；暴徒裏面已經有幾個開始偷偷地溜跑，消失到黑暗中去了。公園的草地給行人的腳劃成一塊一塊。

密克知道事體已經完了。他也有一種沮喪的感覺。他困乏得好像熬了幾個通夜沒睡，可是這又是一種夢也似的困倦，微微帶一點舒適。他把便帽往眉心裏一扯，別轉身走了，在走出公園的時候，他再回頭望一望。

暴徒當中有人把報紙搓成一條，點了個火舉起來。密克看得見那火焰正在捲着，舐着那雙腳，一個灰色的裸體高高吊在榆樹上。他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黑種人死了之後會變成這種藍色。報紙的火光把那些擡起的頭照亮了，大家很靜，呆着；他們一眼也不雲在看這吊起的人。

密克感到稍微有些懊惱，他不知道點火燒報紙的人是誰。他和站在旁邊半明半暗中一個人說，「這有什麼意思！」

那人沒有回答，別轉身走了。

燒着的報紙熄滅了，公園裏立刻變得墨黑。可是很快就又有一張搓成條子的報紙燒起來，燒

那雙腳。密克又向另一個看客說，「這有什麼意思。他不是已經死了，燒他還會覺得痛嗎？」

那第二個人喉嚨咕嚕一下，眼光並不從燃燒的紙上移開。「幹得好，」他說。「省了國家一大筆錢，也免得卑鄙的律師插進來多管事。」

「我也這麼說，」密克同意他。「免得讓卑鄙的律師插進來，可是這燒沒有意思。」

那人還在注視火焰。「噫，這樣燒雖則沒意思，可也沒有什麼妨礙呀。」

密克對這幅景象看了一回。他覺得無聊，他不想再多看。這種事使他不願意記住，不願意講給人聽，這幅圖畫的清楚的刻劃給他所感到的無聊和疲倦磨滅了。他的頭腦告訴他這是件可怕的重大事件，但是他的感覺卻不這樣。這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半小時以前，他和暴徒們一起叫喊，拚命搶上前去要幫他們一同拉繩子。那時候他覺得胸口很脹，過後纔知道自己流了淚。現在，一切都死寂了，一切變得不實在；黑壓壓的一堆暴徒好像是木頭做的傀儡，呆在那兒，火光照明他們的臉和木頭一般沒有表情。密克感到自己也同樣的僵硬和空虛。最後他還是走了，跨出了公園。

一離開這羣暴徒，他感到寒冷的寂寞佔有了他。他沿着街道急走，希望有一個人這時候會和他一塊兒走。夜街沒有三個人的蹤影，完全空了，和剛纔那個公園，一樣好像是不實在的。兩條發光的電車鐵軌在電燈柱的照明下延長下去。黑色的櫺窗玻璃把半夜的電燈一一地反照着。

密克胸口感到微微作痛。他用手指摸摸，肌肉有些發痛。這纔使他記起，當那羣暴徒衝向關緊的獄室門去的時候，他站在最前列。縱深四十多人的一羣人把他當作撞牆車一樣向前推。那時

候，他不大覺得什麼，現在這點痛也好像就是一點寂寞而已。

兩條橫街的前面，人行道邊掛着一個霓虹燈的招牌「啤酒」。密克立刻趕上去。他希望那店裏還有人，可以談談，打破這個不快的沉默。他希望這些人並沒有參加這次私刑。

酒排間的櫃台裏是一個小個子的中年人，大約就是伙計，他有兩撇鬍子，他的樣子很淒涼，活像一匹年老的耗子，毛髮蓬亂，挺聰明又挺可怕的样子。

密克走進門，那夥計向他點了點頭。他說。「你好像睡游病者一樣，在夢裏走着。」密克很覺奇怪。「我自己也覺這樣，正好像在睡夢裏走路。」

「要不要給你一杯燒酒。」

密克猶豫了一下。「不——我只是口渴。我想喝杯啤酒……剛纔你也在嗎？」

那小個子的人又點了點他的耗子頭。「我也在，我一直看到完，看到他吊起來，斷氣。我猜一定有不少人會口渴，所以我趕回來開店。可是到現在一個商意也沒有，只有你一個。也許我猜錯了。」

「他們過一會也許會來，」密克說。「好些還在公園裏。不過，他們冷靜下來了。有人用報紙點起燒他。這可沒有意思。」

「毫無道理，」那夥計說，他的稀朗的鬍子牽動了一下。

密克拍了幾顆水菓鹽在啤酒裏，深深地喝了一口。「好了，」他說。「我疲倦極了。」那夥計靠在櫃台上湊近他，眼睛發亮地問道，「你一直在嗎——跟他們一同到監獄去過？」

密克又喝了一口，仔細看那杯啤酒，看杯子底裏的水菓鹽發着泡升上水面。「我通通看了，」他說。「我還是第一個走進監獄呢，我還幫他們拉繩子，現在是時候了，公民們應該把法律抓在自己手裏，別讓卑鄙的律師插進來攪什麼鬼花樣。」

耗子頭上上下下點了點。「你說的再對也沒有，」他說。「律師們最會玩花樣，我想那黑鬼一定是有罪的。」

「啊，當然是的，有人說他自己招了呢。」

那頭又靠近櫃台邊。「先生，這件事怎麼開頭的？我到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完了，我稍爲站了一回就回來開店，我怕有人要來喝一杯啤酒。」

密克乾了杯，推過去叫他再斟。嗯，當然大家猜得到這件事會怎樣發展。我那時剛好在監獄對面的酒排間裏。整個下午我都在那兒。有一個人走進來說，「我們還等什麼？」這樣我們就走到街上去了，已經有不少人在那兒，繼續還有人在來。我們大家站在那兒嚷。一忽兒那執行吏出來給我們講話，我們喊他滾。有一個人帶了一枝二十二號來福槍走過來，幾槍把路燈打滅。好，我們就這樣去轟那監獄門兒，馬上給打開了。那執行吏也奈何我們不得，他能够爲了救一個黑鬼，打死這末許多誠實的人嗎？」

三十天

X

X

X

X

「好，」那執行吏高聲叫道，「去找他吧，弟兄們，可別找錯了人，他就在下面第四號裏。」

貝爾「這事真有些作孽，」酒店夥計道。「別的監犯們嚇得多麼利害啊，我們可以從鐵柵裏望得

見他們，我——世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臉色。」

那夥計很激動，給自己也斟了一小杯啤酒，一口喝盡。「也難怪他們啊，要是你也關在裏面三十天，看見一羣私刑暴徒，衝進來，你也會怕他們胡亂抓錯了人。」

「我也是這麼說，看上去真有些作孽，嗯，這樣我們衝進那黑鬼的牢房。他直挺挺的站在那兒，眼睛閉着像吃醉似的。有人猛打他一下，他跌倒就爬起，另外又有人猛打他，他跌跌撞撞腦蛋碰在水泥地上。」密克也靠在櫃台上，手指輕輕敲打那磨光的木面。「我想這下子他已經撞死了，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猜想。我幫人家一起脫去他的衣服，他牽也不牽一牽，我們擡他起來的時候，他也不掙扎。他真的不動，先生。我想他就此死了，第二個人把他打倒以後，他就沒醒過來。」

「不管他，反正是一樣。」

「不，不是這麼說法。我們喜歡做事做得對，他自己找死，他就應該死。」密克一面說一面掏褲子口袋，取出一方撕破的藍色斜紋布。「這是他穿的袴子上取下的。」

酒店夥計低倒頭，仔細看這方布。他昂起頭向密克說，「一塊錢賣給我。」

「啊，不，不賣。」

「好，那麼我給你兩塊錢，你把它扯一半給我。」

密克對他很懷疑地看了看。「你要牠幹嗎？」

「來，把杯子給我！一起喝一杯啤酒。我要把它釘在牆壁上，下面釘一張卡片。顧客們到這

裏來一定高興看看。」

密克把這方布用小刀胡亂切成兩塊，接受了夥計的兩塊錢。

「我認識一個畫廣告的人，」那小個子的人說。「他每天要來這兒。他會給我畫一張小小的卡片來配合牠。」一忽兒他裝得很祕密的樣子，輕輕地說。「這一次你以為執行吏會逮捕什麼人嗎？」

「當然不會。他幹麼要找麻煩呀？今晚上這一羣人當中有好些人會選舉他的。他們一走開，執行吏會來把繩子割斷，把黑鬼的屍骨帶走，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夥計望望門口。「我想我一定猜錯了，不會有人來喝酒，時候不早了。」

「我想該走了。我倦得很。」

「你往南走嗎？我就要打烊了，跟你一塊兒走吧，我住在南面，第八號街。」

「啊，那末離開我的屋子只有兩條街。我住此第六號街，你要走過我門口，怪不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

夥計把密克的杯子洗一洗，解下圍裙。他戴上帽子穿上衣服，走到門口，把紅色霓虹燈牌關掉，屋裏的燈也關掉。兩個人一出門站在人行道上朝公園那頭望。一個警察在一幢房子面前走過，手電燈照照櫥窗。

「看見嗎？」密克說。「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嗯，要是那批傢伙想喝杯啤酒，他們一定去找別家了。」

「我也這樣想。」密克說。

他們在空蕩蕩的街上搖搖擺擺走，朝南拐彎，走出鬧市。「我姓威爾契，」那夥計說。「我到這裏來也只有兩年。」

寂寞又佔據了密克。「真好玩——」他說，停了一會，又說，「我是出生在這城裏的，就生在我現在還住着的屋子。我有老婆，可是沒小孩。我們都是生在這裏的，大家認得我們。」

他們走過了幾排屋子。店鋪落在背後了，現在開始都是漂亮的住宅，矮樹蔥籠的院子，沿街一條條的草地。人行道上的街燈把高高的樹株投下陰影。兩只守夜的狗慢慢地走着，彼此嗅着。

威爾契低低地說——「我不明白他是何等樣人——我是說那黑鬼。」

密克在寂寞的沉默中回答他。「報紙上不是登着嗎？都說他是個壞蛋。好些報紙我都看了，他們都這樣說法。」

「是的，我也看了報。可是你總不明白究竟他是何等樣人，我認識幾個很好的黑鬼。」

密克掉過頭來，像抗議一樣地說道。「是啊，我也認識幾個很好的黑鬼。我和他們一起做過事，他們跟白種人一樣好。——一點不是什麼壞蛋。」

他的熱烈的語氣使威爾契沉默了一刻。過了一回才說，「我猜你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一等人吧？」

「是的，不知道——他光是直挺挺站在那兒，眼睛緊閉，兩手掛在旁邊，於是有人一拳打過去。我以為我們把他擡出去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威爾契在靠人行道邊上去。「你瞧這兒一帶的花園多麼漂亮，一定得化許多錢。」他又走過來靠近密克，肩膀碰到他的手臂。「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私刑。你覺得怎麼樣——在參加過以後？」

密克怕羞地讓他碰他。「什麼也不覺得。」他低下頭，脚步走得快起來，小個子的酒店夥計只有快步才跟得上，街燈慢慢稀少，變得暗得多也安全得多了。「就使你覺得落漠和疲倦，可是也同時覺得滿足。好像做了件舒服的工作——可是又覺得疲倦，想睡覺。」他放慢了脚步。「瞧，廚房裏有燈光，那就是我住的屋子，我的老婆在等我。」他跨上他的小屋子的階石。

威爾契很激動地站在他旁邊。「你要喝啤酒——或是燒酒的時候，請到我店裏來啊，半夜纔打烊，朋友們特別優待。」他急急匆匆地走了，活像一匹老耗子。

密克叫道，晚安。

他繞過屋子，從後門進去。他的瘦小而易怒的妻子坐在煤氣爐前面取暖，她的眼睛擡起來朝門口的密克埋怨地望着。

他的眼睛睜得很大，盯住他的臉看。「你剛才和女人在一起，」她粗暴地說。「你跟那一個女人在一起過？」

密克笑起來了。「你以為自己聰明得很嗎？你算得上聰明人嗎？怎麼見得我剛才和女人一起過？」

她很兇地說道，「嘿，你以為我看不出你的臉色嗎？你的臉色就使我知道你幹過這個。」

「那很好，」密克說。「要是你真是這樣聰明，我就什麼也不講給你聽了，你等明天的報紙看吧。」

他看到她的眼睛裏發生疑惑。「是那黑鬼嗎？」她問。「你也去抓那黑鬼？這裏個個都說去做這件事。」

「你聰明就自個兒去想吧，我什麼也不高興告訴你。」
他走過廚房，走到浴室裏，牆上掛一面小鏡子，密克脫下便帽，看看自己的臉孔。「上帝，她說的對，」他想，「我真有這樣的感覺。」

（後記）史坦倍克(John Steinbeck)一九〇二年生於加利福尼亞州，做過農業工人，木匠，泥水匠，化學師，訪員等工作。他的著名作品是「人鼠之間」和「憤怒的菓實」這裏的兩個短篇，譯自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短篇集「長谷」。

（金髮大姑娘：亦代，水拍合譯）

唱歌班的歌童們

美 薩洛陽 (William Saroyan) 作
胡 仲 持 譯

我國許多古怪有趣的事情中間，有一件就是：我國善良的人們容易從這個宗教轉移到那個宗教，或是從並無特殊的宗教信仰的狀態轉到恰巧碰着什麼宗教，不至於經歷到什麼特殊的損失或是利益，而且無論怎樣，總容易毫無罪過地平穩地過去。例如我自己呢，我生來就是天主教裏的人。可是我到十三歲還沒有受洗禮，這一種情勢，我分明記得，惹得神父非常不高興，迫得他向我家的人們發問：你們是不是發了瘋？我家的人回答道，我們一向是在別地方。——

我十三歲了還沒有受洗禮！神父嚷道。你們是怎麼的一種人？
我大部分呢，我的叔父美立克回答道，我們是務農人，可是我們中間也有着一些開通人。我的受洗禮是在星期六下午，全部手續化費了不滿七分鐘的時間，但是我甚至受過了洗禮，也感覺不到什麼改變。

嘿！我的祖父說道。你現在是受過洗禮了，你覺着什麼長進麼？

在幾個月中間，我想我應該來解釋一番，我感覺着有理智些，這惹得我祖母疑心到我不是害了什麼神祕的病症，就是神經錯亂了。
我想我自己同先前一模一樣，我說道。

現在你可是相信了呢？她嚷道。還是有些疑惑？

「什麼！一句我相信容易的，我說道。但是告訴你老實話罷，我卻沒有知道我自己真是相信了沒有。當然囉，我是想要做基督徒的。」

「喔！那你只要相信就是了，我的祖母說道。你幹你的事情去罷。」

我的事情有幾分古怪，又有幾分簡直使人家不能相信。

我在都拉爾街長老會教堂的唱歌班裏唱着歌。我這麼着，每星期從一個有年紀的基督教女士那兒領一塊美金，那女士名叫白拉發爾，孤獨淒涼地住在一所蓋滿了常春藤的小房子裏，隔壁就是我的朋友潘特洛·柯爾克霍齊安所住的房子。

這男孩子，同我自己一樣，說話是響亮的。這就是說，我們嘩啦嘩啦的咒罵着——當然全是出于天真——這麼一來，惹得白拉發爾小姐或是太太非常傷心，她這才打算着，趁時間還來得及，把我們拯救一番。承蒙拯救，這在我也是無所怨恨的事。

曼味白拉發爾小姐（從現在起，我要稱呼她這個了，因為在我認識着她的時間，她的確是獨身的，又因為我沒有知道她曾經結過婚麼？或是她曾經想到過結婚麼？或是她曾經發生過戀愛麼？——當然囉，在她的早年，而且無疑地跟着一個浮薄的流氓）——白拉發爾小姐，我開始說了，是一個有教養的女人，勃朗甯及其他詩人們的讀者，十分敏感的女人；她走出到她的房子的門廊來聽我們談話，站得很久很久，等限度到了，便叫道，孩子們，你們不要講裝璜的話。

潘特洛·柯爾克霍齊安在一方面似乎是世界上最笨頭笨腦的男孩子，在另一方面——這就是

當然可以，白拉富謨小姐，潘特洛說道。什麼時候都可以。

於是我們走進女士的房子裏去；一面她教着我們，怎樣搬動才不至於把那樂器或是我們自身弄傷，一面我們把鋼琴從吃飯間慢慢兒搬到客廳裏。

現在讀讀那些小冊子看，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好的，姑姑！潘特洛說道，就是這些事罷？

哪哪！現在，女士說道。我要你們唱歌，我來彈鋼琴。

我不會一歌，白拉富謨小姐，潘特洛說道。

胡說，女士說道。當然你會唱，彼特洛。

潘特洛，不是彼特洛，潘特洛說道。彼特洛是我的堂兄弟的名字。

事實上潘特洛的名字是潘太羅，這在亞美尼亞語裏的意義就是褲子。當他初進學校的時候，他的教師不是沒有留心到那名字，就是不歡喜那名字的聲音，他這才在他的登記卡上寫了潘特洛。至於他那堂兄弟的名字，她是有着b這個軟音的裴特洛斯，這在學校裏又轉變爲彼特洛了。這不消說，全是極妥當的，對誰都沒有什麼損害。

那老女士沒有回答他一句話，她坐在椅子上，把脚擱到鋼琴的踏板，沒有對我們指教什麼，就彈起一首歌曲來，以這歌曲的沈悶來看，這顯然是宗教性的。過了一會，她自己開始唱了。潘特洛用了輕輕的聲音，發出一句雖不粗俗總也很褻瀆的話，幸而白拉發爾沒有聽到。白拉發爾小姐的嗓子，即使有些道理，終究並不動人。踏板的咕咕咕咕比她的聲音響得多，鋼琴的聲調並不太

清楚，但是即使如此，也可能知道白拉發爾的聲音並不佳妙。

迦利利，亮晃晃的迦利利，她唱道。

她轉過臉來，向我們點點頭說道，現在唱罷。唱罷，孩子們。

我們既不知道那歌詞，又不知道那音樂，但是通常的禮貌至少卻要求着誠實的努力，我們這才這麼努力着，儘可能地來配合從鋼琴出來的音樂，以及從白拉發爾小姐嘴裏出來的戲劇性的詞句。

在波濤洶湧的迦利利海上，他是風暴的統治者，她唱道。

一共，我們試唱了三首歌。唱完每一首時潘特洛就說道，多謝你，白拉富謨小姐。現在我們可以走麼？

她終於從琴邊站起身來說道，我想這一定可以使你們受益的。如果壞朋友們邀你們喝酒，別轉頭走。

我們可以別轉頭走的，白拉富謨小姐，潘特洛說道。我們肯不肯，阿拉謨？

我肯，我說道。

我也肯，潘特洛說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麼，白拉謨富小姐？

讀讀那些小冊子看，她說道。還來得及呢。

我們會讀的，潘特洛說道。我們一有工夫就讀。

我們離開了女士的房子，到回潘特洛的子房的前天井，開始讀小冊子了。我們還讀不到一

半，女士就出來到門廊裏，用很高很興奮的聲音說道，你們中間那一個是？

我們中間那一個是什麼？潘特洛說道。

他是很惶惑了。

唱過歌的是你們中間那一個？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我們兩個都唱過歌，我說道。

不，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你們只有一個唱過歌。你們有一個有着美妙的基督徒嗓子。

不是我。潘特洛說道。

你！白拉發爾小姐對我說道。尤勤。這是你麼？

阿拉謨，我說道，不是尤勤。不，我想這也不是我。

小弟弟們，過來，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誰？潘特洛說道。

你們兩個，女士說道。

當我們到了那屋子裏，白拉發爾小姐又復在鋼琴邊坐好的時候，潘特洛說道。我不要唱，我

不喜歡唱。

你唱，女士對我說道。

我唱了。

白拉發爾小姐跳起身來。

爾爾你就是這一個，她說道。你必須在教堂裏唱歌。

我不唱，我說道。

爾爾你不許講褻瀆的話，她說道。

我沒有講褻瀆的話，我說道。而且我應許着一輩子不再講褻瀆的話，但是我卻不願意在教堂裏唱歌。

你的嗓子是我生平所聽到的最好的基督徒嗓子，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這不是，我說道。

哪！是的，她說道。

唔！我總之不願意唱，我說道。

你必須唱，你必須唱，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多謝多謝！白拉富謨小姐，潘特洛說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麼？他是不肯在教堂裏唱歌的。

他必須唱，他必須唱，女士執拗地說道。

爲什麼？潘特洛說道。

爲着他的靈魂的利益，女士說道。

潘特洛又復輕輕聲說褻瀆的話了。

現在告訴我，女士說道。你的名字叫什麼？

我告訴了她。

你當然是基督徒？她說道，

我也這樣想，我說道。

當然是長老會教徒，她說道。

這我可不知道了，我說道。

你是，女士說道，當然你是。我要你下星期日在都拉爾街長老會教堂——男孩子唱歌班裏唱

歌。

爲什麼？潘特洛又復說道。

我們需要這好嗓子，女士解釋道。我們必須弄到一些年青的好嗓子。我們必須弄到一些歌

童。下星期日，他必須唱歌。

我不歡喜唱，我說道。我又不喜歡到教堂裏去。

小弟弟們，白拉發爾女士說道。坐下來。我要對你們談談。

我們坐下來。白拉發爾小姐對我們談了至少三十分鐘。

那一番話，我們沒有相信一句，雖然由於禮貌，我們只不過順着她的心意，回答了她的問

話，但是等她請我們在她做禱告的時候，把兩膝跪下去，我們卻不肯照辦。白拉發爾小姐就這一

點辯論了好些時候，於是決定讓我們自在一會兒。於是她又想教我們跪了，但是我們卻不肯照

辦。潘特洛說道，我們來搬動一下鋼琴或是像那樣的別的東西，什麼時候都可以，但我們卻不肯

兩膝跪下去。

也罷，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你們可以把眼睛閉上麼？

爲着什麼，潘特洛說道。

在有人做禱告的時候，把眼睛閉了，這是個個人的習慣，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還沒有人，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但是如果你們應許把眼睛閉上了，那我就來做禱告，但是你們卻得應許把眼睛閉上了。

你打算爲了什麼來做禱告？潘特洛說道。

我打算爲了你們兩個男孩子來做禱告。她說道。

爲了什麼？潘特洛說道。

哦！好的，潘特洛說道。

我們閉上了眼睛，白拉發爾小姐便做禱告。

這總之不能說是什麼小小的禱告。

亞門，她說道。現在，小弟弟們，你們沒有覺着了受益麼？

我們實在是沒有覺着。

唔！我們覺着，潘特洛說道。現在我們可以走麼，白拉富謨小姐？什麼時候你要把鋼琴搬動

了，我們來給你搬。

用心唱歌罷，白拉發爾小姐對我說道。有什麼壞伴當來邀你們喝酒，別轉頭走。

知道了，姑姑，我說道。教堂在那兒，你們知道罷，她說道。

什麼教堂？我說道。

都拉爾街的長老會教堂，她說道。

我知道那地方，我說道。

星期日早上九點半。休爾文先生等着你們，她說道。

嘿！我真好像是給追逼到角落裏了。

星期日，潘特洛同我走到教堂裏去，但是不肯同唱歌班的男孩子們站立在一起來唱歌。他坐

在教堂的最後一排，看着聽着。至於我自己呢，雖然我唱着歌，我一輩子卻從沒有感覺過當時那樣的舒服。

決不再來唱了，唱完之後，我對潘特洛說道。

下星期日，我當然就沒有露臉了，但是這也不行，因為白拉發爾小姐又復把我們叫到她的房子裏，她彈着鋼琴唱歌，要我們也來唱歌。她又做禱告，又敲釘鑽轉腳地決定把我留在男孩子唱歌班裏。我直截地拒絕了。於是白拉發爾小姐決定把這全部事件放在更世俗的基礎上。

你有着很難得的基督徒嗓子，她解釋道。是宗教所需要的嗓子。你本性上是有深深的宗教氣質的，雖然這你還沒有知道。正惟如此，我來請你每星期日給我唱唱歌。我願意給你酬勞。

幾多？潘特洛說道。

五毫，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我們通常唱着四五首歌。這一共要費去半個鐘頭的工夫，可是我們還得再坐一個鐘頭聽牧師講道。總之一句話，這是不上算的。

爲了這個理由，我回答不出話來。

七毫半，白拉發爾小姐提議道。

空氣悶沉沉，牧師又使人討厭，這全是很乏味的勾當。

一塊美金罷，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一分也不加了。

加到一塊兩毫半美金罷，潘特洛說道。

比一塊美金多一分也不行，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他有着全唱歌班裏最好的嗓子，潘特洛說道。一塊美金麼？這樣的嗓子對於任何一個宗教都值得兩塊美金。

我出足了價了，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別的宗教還有呢，潘特洛說道。

這句話，我應當聲明一下，惹得白拉發爾小姐煩惱了。

他的嗓子，她苦痛的說道，是基督徒的嗓子，而且這還是長老會教徒的嗓子。

浸信會肯出兩塊美金來辦到這樣的一個嗓子的，潘特洛說道。

浸信會——白拉發爾小姐用一種——我說出來有些不好意思——輕蔑的口氣說道。他們和長老會教徒沒有什麼不同呢，潘特洛說道。

一塊美金，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一塊美金，你的名字便列在節目上了。

我不歡喜唱歌，白拉發爾小姐，我說道。

哪，你是喜歡的，她說道。你只不過自以為不喜歡。如果當你唱歌的時候，你看到自己的臉孔——嘿！

他有着天使一般的嗓子，潘特洛說道。

我來跟你串通一番，我用亞美利亞語告訴了潘特洛。

這不是一塊美金的嗓子，潘特洛說道。

也罷，小弟弟們，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一塊一毫半，可是不再加了。

一塊兩毫半罷，潘特洛說道，要不然，我們到浸信會去。

就依你，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但是我卻必須說，你價還得真厲害。

等一會兒，我說道，我不喜歡唱歌呢。爲了一塊兩毫半或是多少錢，我是不唱的。

價是講定營了，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我沒有講過什麼價，我說道。講價的是潘特洛。讓他唱罷。

他不會唱，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我有着世界上最要不得的嗓子，潘特洛很驕傲地說道。

他的壞嗓子什麼地方都值不到一毫錢，白拉發爾小姐說道。連一個鎊幣也不值麼，潘特洛說道。

哪哪！我說道，我不去唱——也不要一塊兩毫半，或是多少錢。我用不着什麼錢。

你講定當了，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是的，你講定當了，潘特洛說道。

在白拉發爾小姐的客廳裏，我跳到潘特洛的右邊，我們來角鬪了。基督教老女士竭力來解勸，但是因為無法決定我們那一個是有着天使般嗓子的男孩子的緣故，她卻做起禱告來。這一場角鬪一直繼續到房子裏的傢具，除卻鋼琴以外，大半被打翻了。比賽的結果是平手，兩角鬪者精疲力竭，便仰天躺在地上。

白拉發爾小姐停止了禱告，說道，那麼，星期日，一塊兩毫半。我過了好一會，纔透過氣來。

白拉發爾小姐，我說道，只要潘特洛也唱，我也可以在那唱歌班裏唱的。

但是他的嗓子，白拉發爾小姐反對道，這是可怕的。

我不管這是什麼嗓子，我說道。如果我唱着，他也非唱不可。

我恐怕他把那唱歌班攪壞了，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他必須每星期同我上那兒去，我說道，否則什麼也不幹。也罷，現在，讓我想想看，白拉發爾小姐說道。

她就這個問題作了相當的考慮。

假如他上教堂，站在唱歌班中間，白拉發爾小姐說道，可是不唱歌？假如他只不過假裝着唱歌。

這對於我是好的，我說道。但是他卻應當一直在那兒。
我的酬勞呢？潘特洛說道。

哪哪？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不要希望我也付錢給你。

如果我上那兒去，潘特洛說道，我應當有着酬勞。

對啦，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一塊美金給唱的男孩子；兩毫半給不唱的男孩子。

我有着世界上最要不得的嗓子呢，潘特洛說道。

你應當知足，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你終究是不唱的。你只不過同別的男孩子們站在那兒。
兩毫半是不夠的，潘特洛說道。

我們從地板上爬起來，開始重整傢具了。

好了，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一塊美金給唱歌的男孩子。三毫半給不唱的男孩子。

湊足五毫罷，潘特洛說道。

那裏，依你，白拉發爾小姐說道。一塊美金給你，五毫給你。

下星期日我們上工罷？潘特洛說道。

對啦，白拉發爾小姐說道。做過了禮拜，我在這兒付給你們錢。這事情一句話也不要傳給唱

歌班裏別的男孩子知道。

我們不會對誰提起這個的，潘特洛說道。

這樣，在我的生涯的第十一年，我多少是變了成一個長老會教徒了——至少是在每個星期日早晨。這不是由於錢。這單是由於雙方已經講定當了，而白拉發爾小姐一心一意要我們宗教唱歌。

然而，正如六七分鐘以前，我開始所說，我國一件古怪的事情就是，我們一切人——或是至少可以說我所知道的個個人——能够把我們的宗教轉變一下而不至於對什麼事或是對什麼人有什麼可注意的損害。當我十三歲的時候，我受了洗禮，進亞美利亞天主教會，可是當時我甚至還給長老會唱着歌，我自己甚至漸漸兒懷疑着整個因襲的宗教式型，急於用彎曲的道路來體驗我自己，照我自己的路來和全能的上帝妥協。甚至在我受了洗禮之後，我心裏也有着深深的不快。

我受了洗禮之後，過了兩個月，我的嗓子變了，我對白拉發爾小姐的契約取消了——這對於我是大大的安慰，對於她是可怕的打擊。

至於凡都拉街的亞美利亞天主教會呢，我只有在復活節和聖誕節才到那兒去。其餘時間我總是從這個宗教轉移到那個宗教，而到頭一無害處，因此現在正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的信仰只是：相信着一切宗教，連我自己的宗教在內；但是對於任何人沒有什麼惡意，不管他所信的或是所不信的是什麼，只要如此，他的人格就是好的。

維廉薩洛揚(William Saroyan)是美國新進的小說家，劇作家。生於加里福尼亞州盛產水果和葡萄的鄉區。先代是從小亞細亞的亞美尼亞來的移民。一九四〇年，他出版了一部短

篇集『我阿拉謨』(My name is Aram)內容取材於少年時代農村生活的回憶，富於美妙的幽默和生動的想像。出版之後，紐約月書俱樂部當即選為月書。(本篇就是集中的一部)。

批評家摩萊(Christopher Morley)說，作者是多彩的大藝術家，是散文方面的天才詩人，又是美國青年的代言人。除小說外，薩洛揚又寫過不少劇本，『愛情的古老的甜歌』，『你的一生的時間』，『我的心在高原』等，獲得普立資戲劇獎金。

譯者附記 (時與潮文藝一之二)

...

...

隧道裏的人

美

馬爾茲(Albert Miltz)作
柳無垢譯

下午四點鐘光景，我駛過西凡琪尼亞州高萊城的一座大橋，轉了一個銳角的灣，朝那鐵路大橋下面的隧道進發，我以前曾經在這條路上走過一次，所以知道這條路的情形是怎樣的——等我駛入隧道時，我把車子的速度降到每小時十哩光景。但是就是這樣的度，我也險些兒把一個人撞倒——以前從來沒有經驗過那樣危險的情形。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修補過的碎石路，被整天的雨水浸得溼透，現在是像冰那般滑了。此外，天又很黑——烏黑的天空沙沙地不斷落下來的雨點，再加以沒有車頭燈，簡直不能開車。當我駛進隧道時，一輛乳白色的大貨車正巧從灣子的那一頭疾馳過來。灣子的角度轉得那樣尖銳，他的車頭燈預先沒有給我警告，隧道又短又窄，剛够兩輛車子交身駛過。在我還沒有知道之前，牠就已經在我的前面了，牠的大前輪斜在我的路線這一邊。

我拚命踏住我的煞車。就是一小時十哩那樣慢的速度，我的車子也還是滑斜起來，先是向貨車那邊滑去，可是當我猛轉着手輪時，牠便向牆頭上滑去，車子就此軋住了。貨車拚命地轉過去，擦着我軍車子上的防衛器駛過隧道，離我的車子只有一吋光景。我還能瞧見那青年司機緊張的面孔，嘴巴裏的一口煙草緊繃地鼓起，他的眼睛像黏牢一般盯住在路上。我記得當時我對自己說，我真希望他把那口煙草吞下去，給他悶死了才痛快。

我發動引擎，把速度移到最慢點上：在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看見一個人站在我的車子前面，離內輪約一呎遠。看見他站在那裏，真使我吃了一驚。「老天爺喲，」我說。

我第一個想頭是他在我的車子軋住以後才走進隧道的，我很肯定他以前是不在那裏的。接着我注意到他側着身子站在我前面，右手高舉着，做着喊搭車的姿勢。如果他是剛走到隧道裏來的話，他就應該面對着我——他就不會站在路邊，望着對面的牆頭。顯然的，我碰巧沒有撞倒他，同樣顯然的，他也沒有知道，他甚至並不知道我是在那裏。

這使我心都寒起來。我似乎看見一個人躺着壓在車輪下，而我自己俯身站在他身邊，知道把他壓死的就是我自己的車子。

我喊他說「喂！」他沒有回答我。我喊得更響一點。他甚至連頭也不轉過來。他站在那裏，像是釘在地上一股，右手舉在空中，曲起了大拇指。這真把我嚇壞了。我像畢哀絲所寫的一篇小說裏說的，一個鬼突然從天空下降，在一條黑黑的村道上寂寞地站在他的崗位上。

我的喇叭是一個高響粗厲的好喇叭，我知道隧道會使喇叭聲加倍地高響。我把手按在那小黑鈕上，盡力地緊擠着，這個人要是不跳起來的話，便證明他一定是個鬼了。

哦，他不是鬼——但是他也沒有跳起來。而且也不因為他是個聾子，他是聽見這喇叭聲的。

他就像是一個在沉睡裏的人。喇叭聲似乎只慢慢地喚醒他，就像他整個知覺都已經沉落在他的內心的深淵裏。他慢慢地轉過頭來望着我。他是一個大漢，約摸有三十五歲，口鼻粗大——一張很普通的面孔，一個大而多肉的鼻子，一張大嘴。他的面孔沒有表示出什麼來。我也不能說他

是仁慈或者殘暴，聰明或者蠢笨。就是一個大漢的面孔，被雨點淋溼，呆呆地凝望着我，眼睛上好像有一層薄膜。除了這雙眼睛特別外，早上六點鐘進礦的人，或是從鋼鐵廠或鑄造廠裏出來的做粗笨工作的人，都有這種面孔的。我可以懂得他眼睛裏的這種呆滯的性質的。這不是醉鬼板滯的呆瞪，也不是像我有一次看見的一個瘋女人底瘋狂的虎視。我只能想到一個我會認識的人，他已經因生毒瘤而死掉了，在他臨終的最後幾天，他的眼睛上就像有一層同樣呆滯的薄膜，渺茫而心不在焉的神情，就像在這茫然的凸出的薄膜後面，有一種往事的祕密的回憶，而他的心思就集中在這回憶上。在那隧道裏的漢子底眼睛裏，我所看見的就是這一種表情。

最後他聽見我的喇叭聲了。他極仔細地繞過我的車子走到車門邊來。我以為他對於一輛汽車這樣危險地近着他這件事，至少會表示震驚的，可是他的感情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激動。他慢慢地，仔細地走過來，就像是在等待我，接着低彎着頭到我的車頂下來張望着。「你能够讓我搭一段路嗎？」他問我。

我看見他馬牙般的大牙齒，齒口都已經缺碎，牙齒被煙草染得黃黃的。他的聲音尖銳，帶着鼻音，有一種南方人含糊抑揚的懶聲。在西凡琪尼亞州沒有幾個城市裏有這種口音的。我判斷他是生長在山地裏的。

我望着他的服裝——一頂舊帽子，一件新的藍色工衣，深色褲子，被雨統統淋得濕透了，我從他的服裝上可看不出什麼來。

我一定沉思打量了他好一會，因為他又詢問我了。「我要到韋斯頓去，」他說。「你是不是

朝那邊去的？」

當他說着這句話時，我一直看到他的眼睛裏去。薄膜消失了。現在，它們就不過是普通的眼晴，棕色而水汪汪的。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我實在並不想招收他的——這意外的遭遇把我的神經都弄衰弱了，我要離開這隧道。同時也要離開他。但是我看見他用一種忍耐而近乎卑屈的警視望着我。雨點在他的臉上流下來，他站在那裏，請求搭車，一心一意地等着我的回話。我覺得不好意思對他說「不。」此外，我也很好奇。「爬進來吧，」我說。

他坐在我的旁邊，把一只棕色紙袋放在他的膝頭上。我們開出隧道去。

從高萊到韋斯頓這一段路是我所知道的最難駛行的一百哩光景的山路——爬五哩路上一個山頭，又爬五哩路下山，於是又爬上另一個山頭。山頭就像一條蜿蜒爬行的長蛇般曲折，有一大部份的道路，一邊是崎嶇的峭壁，一邊是一千呎或一千呎以上的深淵。雨；從山邊崩落下來亂散在路上的小石，使車子駛行得很慢。但是在路上四小時光景的時間裏，我想我的旅伴沒有對我講滿六次話。

我時常想法子使他談話。與其說他不肯講話，倒不如說他似乎沒有聽見我更來得恰當——就像他剛講了一句話，他就立刻又沉入內心深沉祕密的深淵裏去了。他坐在那裏，好像一個抽嗎啡中毒變蠢了的人似的。我的談話，這輛破車子的震響聲，不斷地倒下來，都像是一遙遠的嗡嗡聲——這毫無意義的外世界，不能很深地刺進他所居住在裏面的貝殼。

一等我們開了車，我就問他，他站在隧道裏有多久了。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想有好一會了。」

「你站在那裏幹嗎——躲雨嗎？」

他不作聲。我又問他，講得很響。他把頭轉到我這邊來。「對不起，朋友，」他說，「你講

了什麼話沒有？」

「是的，」我回答。「你可知道我險一點兒在那隧道裏把你撞倒了嗎？」

「不——鳴，」他說。他用鼻音說着這個字，那是山裏人方言的特色。

「你沒有聽見我對你大嚷嗎？」

「不——鳴，」他停了一忽兒。「我猜我正在想什麼吧。」

「我猜你是在想什麼，」我自思着。「怎麼一回事，你的耳朵不大大方便嗎？」我問他。

「不——鳴，」他說，轉過頭去望着前面的道路。

我緊逼住他。我要不讓他沉默下來。我似乎就是要使他講話。

「找工作嗎？」

「是的。」

他似乎費力地把這句話講出來的。這不是說話困難，而是在他的內心，在他要講話的決心後面，有什麼東西隱藏着。就像他不能使他自己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發生接觸。但是當他當真回答我的時候，他講得爽直而一貫。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判斷才是。他最初走進車廂時，我真有一點驚

恐。現在我只覺得非常的好奇，稍微有點歉意。

「你有行業嗎？」我竟能想起這問題，自己也覺得很高興。你知道了一個人在什麼行業裏，你就可以知道關於他的好許多事情了，而且時常可以引到深一步的交談上去的。

「我多半的時候在礦場裏，」他說。

「現在我們算是摸到一點頭腦了，」我想。

但是就在那時候，我們開到一段沒有鋪過的路上，泥厚厚的，車轍深陷進去，極難駛行。我得停止談話，看清路線。等我們又開到鋪好的道路上時，我已經失掉他了。

我又想法子使他講話。可是沒有用。他總不聽見我。於是，最後，他的沉默使我羞慚起來。他是一個迷失在自己靈魂裏的人，只求別人不去驚擾他。我覺得自己不斷地侵犯他的私密是錯的。

因此有四小時光景，我們默默的駛行着。在我，這一段時間簡直很難受。我從不曾看見在活人的內心有這樣子的嚴謹的。他直挺挺的坐在車子裏，靠車邊的一只眼睛盯住前面的道路，靠裏面的一只眼睛什麼也不看見。他不知道我在車子裏，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車子裏，他也不覺得從車邊窗簾破縫裏不斷地「沙沙」打在他臉上的雨點。他坐在那裏，就像一塊彫過的石頭，只有從他的呼吸裏，我才肯定他是活着的，他的呼吸沉重。

在這長長的旅程中，他只換了一個姿態。那是當他被一陣咳嗽攔住的時候。那是一陣猛烈乾噪的咳嗽，使他的身子彎成兩半，像一個患百日咳的小孩子。他想法子把什麼東西咳嗽出來——

我聽得見他胸膛裏的痰聲——但是他咳不出來。在他的內心，只有一種難聽的磨擦聲，好像一塊硬冷的金屬擦在他的肋骨上，而他不斷地吐着口水，搖着頭。

那陣咳嗽過了三分鐘才低退下去。於是他轉過來對我說，「對不起，朋友。」那樣就完結了。他又沉默着。

我真覺得不好受。有幾次我真想停下車來，叫他給我出去。我想出十廿個理由來把這段路程縮短。但是我不能那末辦。希望知道這個人倒底有什麼毛病的這一種好奇心，把我弄得精疲力盡。我希望在我們分別以前，也許甚至就當他走出車子時，他會告訴我倒底是怎麼一回事，或是講一些什麼話，好給我一個線索。

我想到他的咳嗽，猜度着這是否是肺癆病。我想到我曾經見過的患離魂病的人，還有一個飽受拳擊的拳手。但是這些情形似乎都和他不合。任何肉體上的東西，似乎都不足以解釋這種陰沉可怕的沉默，和他內心的專集中注的專心。

一小時又一小時的雨和黑暗！

有一次，我們經過一個煤礦的廢石堆積場。雨使堆積場上爆發出許多火焰來；紅色和藍色的小小閃光，像黑鬱鬱的山頂上的鬼火般搖曳着，似乎引起我同伴的注意，他轉過頭去望着這堆積場，但是他沒有講話，而我也沒有說什麼。

又是沉默和雨點！偶然的，一架倒煤機和廢石堆積場裏發散出來的寒冷陰凄和煤煙的臭味；礦工所居住的破爛的木屋裏的油燈。接着又是黑鬱鬱的道路，和朦朧無形狀的山嶺。

我們在八時光景抵達韋斯頓。我疲乏而且餓得發冷。我站在一家咖啡店門前，轉身對着那漢子。

「我們正好趕上了，」他說。

「是的，」我回答說。我驚奇起來了。我沒有預備他知道我們已經抵達目的地。於是我作最後一次的嘗試。「你和我一同喝一杯咖啡好不好？」

「好的，」他回答，「多謝你，朋友。」

「多謝你」這幾個字給我很多的解釋。從他講這句話的表情上，我知道他要喝咖啡，但是付不起錢；他把我的提議作爲一種邀請，而非常感激。我請了他，自己也覺得很高興。

我們走進咖啡店。自從我在隧道裏碰到他以來，他第一次像一個活人，他沒有講話，但是他也沒有沉落到自己的內心裏去。他就不過在櫃檯邊坐下，等他的咖啡。等咖啡來了，他慢慢地喝着，把杯子握在兩手裏，就像在暖手似的。

等他喝完咖啡後，我問他要不要吃一客夾心麵包。他轉過臉來對我微笑了一下。這是一個非常溫文，非常耐性的微笑。他的肌肉粗厚的大面孔似乎光亮起來了，變得了解，甜蜜而溫柔。

這個微笑使我全身都顫抖起來。這個微笑並不會使我感到溫暖——它倒使我心裏難過起來。這就像眼看一個屍體開始在活動起來。我要大聲呼叫起來，「我的天哪，你這可憐的傢伙！」

於是他對我講話了。微笑逗留在他的臉上，我可以看見被煙草染黃了的馬牙般的大牙齒。

「你對我真好，朋友，我真感激你。」

「那算不了什麼的，」我含糊地說。

他不住的看着我。我知道他還要講些別的什麼話，而我很怕聽他。

「請你幫我一個忙，好不好？」

「好的，」我說。

他溫柔地講着。「我這裏有一封信，是我寫給我的女人的，但是我寫得不好。可不可以請你幫我重寫一遍，好使它看來像樣一點？」

「可以的，」我說，「我很高興幫助你呢。」

「我知道你會寫得很好的，」他說，微笑着。

「是的。」

他解開他的藍工衣。在他的厚羊毛襯衫裏，有一張紙用一只別針扣着。他把那張紙交給我。紙頭潮濕而且溫暖，帶着濕衣服的潮味和他身上的些微汗臭。

我叫櫃檯邊的伙計拿一張紙頭來。他給了我一張紙。下面是我抄錄下來的一封信。我照他原來的字句寫錄在下面。

我親愛的妻：

我正在寫此信告汝我離家前未告汝的一些話，我為啥未能在礦裏得一工作是有個原由的。我告汝此因生意清淡。但實情未為如此。

就因鑛場關門時我在高萊橋近邊隧道裏工作公司把山中之河轉道。鑛裏老板說他們不要用在
那隧道裏做過工的人。

這就因為我們所打的石頭發生的。石頭是砂石，都有波瀾質。在隧道裏作工的人在透氣時把
波瀾的細粉弄到肺裏。這把我們弄成病。醫生給我們把名字寫下來。叫砂石病。細粉把肺弄得癆
疥樣，停住透死。

因我家隔城極遠，汝未悉知湯姆·潑萊斯各脫及亨利·麥格克拉許前二日已故去。惟我聞知
時，我去看醫生。

醫生說我得病如湯姆·潑萊斯各脫，故此我有時喀噎。我的肺正快癆疥樣。統共有一百多人
從隧道中得此病。此為一大災，因醫生說，若果公司給我們面具帶，在隧道中裝一通風機，就不
會發生此等情事。故我走了，因為醫生說四個月模樣我就會故去。

我度我或者在他處可找得工做。我會寄送全部錢給汝，直到我不能再做。
我不要我為汝等累。故我走開了。

我想待汝無聽到我信息，汝該到基爾耐命山裏汝祖媽處住。汝可在那處生活，她會照顧汝和
孩子。

我盼汝健，莫使孩子入鑛，莫叫他在鑛裏工作。

莫因我走了思想我莫難過。惟等孩子長大，汝告訴他公司如何待了我。
我想過須時汝應想法再找一個男人。你還是個年輕女人。

你親愛的丈夫傑克·畢脫藍脫

X
X
X
我把替他重寫的信交給他時，他讀了一遍。他讀了好久才讀完。最後他把信摺起來，扣在襯衫上。他的肌肉粗厚的大臉甜蜜而柔和。「多謝你，朋友，」他說。於是，非常溫柔地，他的頭低下一點——「我遭到這樣一件事，覺得很難過。我的妻子是一個好女人。」他停歇了一下，於是，就像對自己講話一般，聲音低得差不多聽不見地，「我真覺得難過。」

當他講這句話的時候，我深深的凝視着他。生命又慢慢的從他的眼睛裏消逝了。生命似乎退隱下去，深深的沉入眼白裏去，就像蠟燭的火焰慢慢的在黑暗裏隱沒下去。在他的眼球上，又蒙上一層呆滯的薄膜。我又失掉他了。他坐在那裏，埋葬在他自己的心裏，在他憂愁陰鬱的沉思裏。

就是那個樣子。我們一起坐着。在我的內心只有默默的感情——對於他的憐憫和愛，還有對於那殺死他的冰酷深刻的憎恨。

接着他站起來了。他不講什麼話。我也不作聲。當他站在門邊時，我看見他穿着藍布工衣的厚厚的闊背。於是他移身走入雨和黑暗裏去了。

註：這一篇小說原名“Man on a Road”，亦即馬爾茲短篇小說選集之一「再會」中郭爾德序裏所提到的「流浪者」。「流浪者」是意譯，現在改譯為「隧道裏的人」。因可不達原名，而又切題一點。
(柳無垢譯：大年夜，遠方書店版。)

魔術

美坡特著

林秀清譯

再說，白朗沙太太，我實在高興在這裏服侍您和你們一家人，因為在這裏什麼都清清白白，以前我可給一個花院子做了許久工——也許您還不懂得什末叫花院子吧？自然啦……不過誰都會聽說到的，只是遲一點早一點罷了。唉，太太，什麼地方有工做我就去什麼地方呀，所以在這個地方，我還是辛辛苦苦的一天做到晚，我看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出奇得簡直叫您不相信，我實在也不想告訴您，要不是爲了趁一邊替您梳頭，一邊也許好替您解悶。您得原諒我多嘴，也算我活該，偏碰巧聽見您對那個洗衣服的女工說，也許是有人在您的襯衫上弄了鬼，害得它們一洗就破。話又說回來，那個地方有一個姑娘，一個怪可憐的小東西，瘦瘦的，可是叫所有來這裏的男人都十分喜歡，您也就明白牠跟開這院子的那個女人不會合得來。她們吵架，那位老板娘算起籌碼來老是欺騙她：您知道，這個姑娘每一次得一個籌碼，一個銅碼子，一到星期末，她就那些交還給老板娘，不錯，就是照這樣的規矩，抽她的份兒。從她掙來的錢裏分下那麼一釘點兒：這是一宗買賣，您知道，也跟別的生意一個樣子——老板娘往往作假說她只交回來了那麼些碼子，您瞧，實在她拿出來的要多得多，可是，讓它們一脫了手，她還能夠怎樣呢？她祇有說，我一定要離開這裏，接着就賭咒啊，哭啊。老板娘就跑來打她的腦袋，她總是用酒瓶子打人家的腦袋，她就愛這樣子打架。我的天。白朗沙太太，有時候那裏亂成什麼樣子啊，一邊是一個姑娘跑下

樓梯，破口大罵，一邊是那位老板娘抓她的頭髮，拉她回來，把一個酒瓶子朝她頭上擡下去。

這差不多總是爲了錢，那些姑娘都欠了那末一身債，她們想走，非先把每一文錢都還清了休想走得了。老板娘和警察所裏人有來往；姑娘們一定得跟他們回來，要不然就得進監牢。唔，她們總是回來的，不是跟着警察，就是跟着老板娘的另一種朋友；她也使得動那些男人替她出力，可是她一概都打賞得很闊，讓我告訴您吧，這樣，姑娘們祇得留在那裏，除非她們生了病；要是病得太利害，她就她們打發走。

白朗沙太太說：「你在這上邊有點兒把我拉痛了」，把一股頭髮弄一弄，「還有呢？」
我真該死——可是這位姑娘，她跟老板娘可真結了仇。她說了好幾次，我在這裏掙的錢比誰也多，就因爲這樣每一個星期都得鬧幾場。最後，有一天早上，她說現在我決意要離開這兒了，她從她的枕頭底下拿出四十塊錢來說：這是還你的錢，老板娘就直嚷起來說，你從哪兒得來的，你——？就誣賴她偷了那些來光顧她的客人。姑娘說，放開手，要不然我要打你個腦漿直流；一聽說，奶奶就抓住她的肩膀，提起膝蓋來，窮兇極惡的踢她的小肚，甚至於踢她的下體呢，白朗沙太太，過後她又拿起一個酒瓶子來劈面就打，姑娘一路跌回她自己的房間裏來。我在那兒打掃。我就扶她到床邊邊去。她坐在那裏，低着頭，按住腰身的兩邊，等到她再站起來的時候，她在哪兒坐過的哪兒就有血。所以一會兒老板娘又走進來，嘶叫說，現在你可以滾出去了，你對我再沒有什麼用處；我不想把她的話一句句都再說過一遍，您明白這太不成話了。她能找出多少錢

就拿走多少錢，到了門口，她提起膝蓋朝姑娘的背後猛可的一頂，她就一跤摔到街上去，過後她站起來就走了，也不管衣裳簡直遮不住身體。

這以後，認識這位姑娘的那些客人老是說妮納蒂哪兒去了？往後許多天他們又一直這樣問，弄得老板娘不能再光是說，我把她趕走了，因為她做賊。不行，她起始明白了自己不該把這位妮納蒂攆走的，她就說，她過幾天就回來的，你們別擔心。

現在，白朗沙太太，如果您想聽的話，我要講到古怪的地方了，我想起這件事情來就因為聽您說您的襯衫給作了法。那一家的廚子是個女的，跟我一樣的是一個有色種，跟我一樣的帶得有不少法國人的血統，跟我一樣的總跟那些畫符念咒的住在一塊兒。但是她的心很硬，她在什麼上都幫老板娘一手，她喜歡着這一套熱鬧，還給姑娘們散播些閒話。老板娘對她比對什麼都信任，現在就對她說：喂，我到哪兒去才找得着那個臭婊子呢？因為老板娘剛要叫警察把她帶回來以前，她已經跑出了百新街了。唔，廚子說，我懂得一種符咒，在這裏紐俄連斯行得通，有色種的女人就用來召回她們的男人；七天之內他們就回來了，很高興住下來，可是他們也說不出爲什麼：連您的仇人也會回到您這邊來，還相信您是他的朋友哩。這的確，這實在是一種紐俄連斯的咒法，他們說就是隔了河也靈驗呢……他們就照着廚子講的做了。他們把這姑娘臥室裏的溺盆從床底下拿出來，他們放了水和牛奶在裏邊，再把她剩下在房間裏的東西，找得出多少就屬和進多少：她刷子上的頭髮，粉撲上的面粉，還有她的一小片一小片指甲，那是他們在她慣常坐着修手指甲和腳指甲的地毯邊上找出來的；他們又把沾了她的血的被單浸到水裏去，從頭到尾，廚子在土

胃愈愈有關；聲音很低，我聽不清楚，可是到了最後，她對老板娘說：吐一口唾沫下去；老板娘吐了，廚子就說，她回來的時候，她就會變成您腳底下的爛泥。

白朗沙太太滴搭一聲合上了香水瓶：「唔，後來呢？」

後來在第七天晚上那兩位姑娘回來了，樣子像害了大病似的，還是穿着原來的衣服，什麼也沒有改，可是很高興在那個地方了。有一位客人說，歡迎你回來，妮納蒂！她剛要開口和老板娘說話，老板娘就說，閉嘴，到樓上去，打扮一下。妮納蒂，這位姑娘就說，我一下子就下來。此後她就安安靜靜的在那裏住下去了。

坡特女士(Katherine Anne Porter)，美國當代第一流文章家，一生盡瘁文學，而先後祇出版「開花的猶大樹」小說集及另一本三個中篇小說的合集而已。多寫作少發表是她從小起就給自己的紀律，故偶有所發表，遂無一不精。「開花的猶大樹」於一九三〇年出版了限印本，立即被收藏家視為珍物，於一九三五年出版普通本後，使著者連獲數種獎金，於一九四〇年收入「現代叢書」後，遂得普遍銷行。女士文章玲瓏透遍，本篇（即出自「開花的猶大樹」集），通篇用女僕粗鄙的談話，但寫出來還是一篇明淨的文章；篇幅也小到不能再小，但輕描淡寫中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嚴重的命運的感覺，因為篇中女子所遭到的「魔術」是什麼是太明顯了。

（明日文藝第一期）

靈泉太照臨下。

每日文藝錄二

用體操者謀中奏捷出來而後發一應電由命並面見說。因際際南交午兩國既疏一盤兩一表不
○平牌仄十與九查者一餘。其時者感儀亦。黃士文常能應發。其誠心應自一開非神廣人

立論新來運來應餘舒。外一式三五出效普戰本對。其誠心應自一開非神廣人
○平牌仄十與九查者一餘。其時者感儀亦。黃士文常能應發。其誠心應自一開非神廣人

其誠心應自一開非神廣人。其誠心應自一開非神廣人。其誠心應自一開非神廣人。其誠心應自一開非神廣人。

四 蘇聯之部

二十六個和一個

蘇聯 高爾基作

秋 白譯

詩篇

我們二十六個人——二十六部活機器，鎖在潮濕的地窖裏，從早到晚調着麵胚，做着薄餅和餅乾。我們這地窖的窗子開在一個洞裏，這洞是在窗子前面掘下來的，四周圍砌着磚石，潮濕得發綠的了；從外面裝上了極密的鐵柵欄，太陽光不能夠透過那蓋着一層模糊的灰塵的玻璃而射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的老板在窗子上裝起鐵柵欄，是爲的要使我們不能夠把他的麵包屑給叫化子，或者我們的一些同伴，沒有工作餓着肚子的同伴，——我們老板說我們是騙子，而他給我們開飯的時候，不給肉吃，祇給些腐爛的腸子……

我們很悶氣，很擁擠，住在這石頭匣子裏；低矮的沈重的屋頂，上面蓋着一層煤烟和蜘蛛網。我們很難受，要惡心，在這厚厚的牆壁裏面，牆壁上滿是花花綠綠的醜醜和霉菌的斑點……我們早上五點鐘起身，總是睡不夠的，大家昏昏沉沉，什麼也不關心，到六點鐘，就已經要坐到桌子旁邊去做薄餅；濕麵胚子預先準備好了，這是我們還睡着的時候另外一些夥計做的。整天的從清早直到晚上十點鐘，我們之中有些人坐在桌子旁邊，用手搓着彈性的麵胚搖籟着不使它發

疆，而另外一些人在這時候用水調着麵粉，整天的，滾水在鍋子裏愁悶的咕嚕着，鍋子裏煮着薄餅；烘麵司務的鏟子兇狠的很快的在爐子底下響動着，把煮好的滑膩的的麵塊扔到滾燙的磚頭上去。從早到晚，爐子的一面燒着木柴，而這工場的牆壁上閃動着通紅的火苗，彷彿是在不做聲的笑我們，極大的爐子像一個神話裏的怪物的畸形的腦袋——它從地底下伸出來，張開着一張大嘴，充滿着明亮的火，對我們噴着熱氣而爐頭上的通氣洞，那兩個烏黑的窟窿，看着我們的沒有盡頭的工作。這兩個深的窟窿，正像眼睛——那個怪物的狠心的兇猛的眼睛；它們總是用那麼烏黑的眼光看着，彷彿看這些奴隸已經看累了，再也不等待他們有什麼人性發現，而祇用智慧的冷酷的輕蔑來看着他們。

一天一天的，在這模糊的灰塵齷齪，——我們自己的腳從院子裏帶進來的，——在這濃厚的薰人的氣味裏面，我們搓着麵胚子，做着薄餅，用我們的汗潤濕它們；我們恨死了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永久沒有吃過自己手裏做出來的東西，我們不吃薄餅，甯可吃黑麵包。面對面的坐在一張長桌子的兩邊，——九個對九個——我們在繼續的許多鐘點裏面，機械的運動着手和手指，我們這樣做慣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於有時候不留心自己的動作了。我們這樣互相地看慣了，以致於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同伴臉上的一切皺紋；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談的，我們就這麼慣了，總是沈默着，除非是罵幾句，——要知道一個人總有什麼該罵的事情，尤其是同伴。然而我們連罵都難得罵的，——一個人有什麼錯處呢，如果他是半死的，如果他像一個木偶，如果他的一切情感都給勞動的煩重壓住了？然而，祇有對於一切都已經說完了，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人，沈默才

是可怕的，痛苦的；對於還沒有開始自己的說話的人呢，——對於他們，沉默是簡單的，輕鬆的……有時候，我們也唱歌，我們的歌總是這樣開始的：工作中間，突然的一個人沈重的嘆了一口氣，像疲倦了的馬似的，他輕輕的唱起一隻拖長着聲音的歌來。那些歌的可憐面又親愛的音調，永久可以使得唱的人的心上的重壓減輕些。我們之中的一個人唱了，我們起初祇是沈默的聽着他的孤獨的歌聲；這歌聲在地窖的沈重的屋頂底下，熄滅了，悶住了，像潮濕的秋天晚上，曠野裏的柴堆的小火光似的。當那灰色的天，彷彿白鉛的屋蓋，蓋在這地上的時候，之後，第二個人跟着那唱的人唱起來，於是，已經有了兩個人的聲音，輕輕的愁悶的在我們這擠緊了的悶氣的洞裏浮動着，突然的一下子幾個人的聲音接住了那歌聲，——它像波浪似的洶湧起來，來得更有力了，更響亮了，似乎是在推開我們這石頭牢監的潮濕的沈重的牆壁……

二十六個人都唱起來了：響亮的早就合唱慣了的聲音充滿了工場；歌聲在這工場裏是太擠了；它撞到牆壁的石頭上去啞着，哭着，輕輕的刺痛激動着心，抓着心上的舊的傷痕，驚醒着那個愁悶……唱的人深沈的沈重的透着氣；有人還突然的打住了自己的歌聲而長久的聽着同伴們唱，又重新把自己的聲音攙和在總的波濤裏來。有人愁悶的喊了一聲：E——閉着眼睛的唱，也許這濃厚的廣闊的聲浪，對於他，彷彿是一條道路，走到遠遠的地方去的道路，光明的太陽照耀着這寬闊的道路，而他看見自己在這條路上走着……

爐子裏的火儘在抖動着，烘麵司務的鏟子儘在磚頭上響動着，水在鍋子裏咕嚕着，牆壁上的火光還是那麼閃爍着，不做聲的笑着，……而我們用別人的字句唱着自己的滯鈍的痛苦，唱着失

掉了太陽的活人的愁悶，奴隸的愁悶。這樣生活着，我們這二十六個人，在這所大的石頭房屋的地窖裏，我們的重壓是那麼厲害，簡直覺得這整整的三層樓的房屋，是直接建築在我們的肩膀上的……

然而除開唱歌之外，我們還有這麼一個好的，我們所愛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這是代替太陽的。這我們這房屋的二層樓上，有一個金繡作坊，那裏面，在許多青年姑娘的女工之中，有一個十六歲的丫頭塔涅。每天早晨，我們工場的草紮的門上所挖的玻璃窗洞裏面，總出現一個小小的粉紅色的臉，碧藍的快樂的眼睛，而響亮的，親愛的聲音就向我們叫了：

——因徒們啲！給薄餅兒！

聽見這清朗的聲音，我們大家都回轉身去，很高興的，很天真的看着那純潔的處女的臉，而她向我們慈善的笑着，我們很舒服的看見那貼緊在玻璃上的鼻子，笑得嘻開了的玫瑰色的嘴唇裏，露着細小的雪白的發亮的牙齒。我們趕緊跑去給她開門，互相的磕碰着，於是她——這樣快樂的美麗的她——走到我們這裏來了，掀起了自己的衣兜，站在我們跟前，稍微偏着自己的頭站着，儘是笑，長長的挺粗的一條辮子，栗色的頭髮，搭在肩膀前面，掛在她的胸口。我們，齷齪的，黑暗的，畸形的人，從下面往上的看着她，——門坎比地板高出四級樓梯，——我們仰起了頭看着她，問她早安，給她講些特殊的說話，——我們這些話句是祇對她說的。我們和她談話起來，聲音都要溫和些，笑話也要輕鬆些。我們對她——什麼都是特殊的，烘麵司務發爐子裏抽出一鏟子烘得最好的通紅的薄餅很敏捷的扔在塔涅的衣兜裏。

——當心不要給老板捉住了。——我們警告她。她很狡猾的笑着，快樂的向我們叫：

——再見，囚徒們！——很快的不見了，像隻小老鼠似的。

不過……然而她走了之後很久，我們還互相很舒暢的談着她，——總是那一些話，昨天，以前，已經說過的，因為她，我們，以及我們周圍的一切，都仍舊是那麽一個樣子像昨天以前一樣……這是非常之難受，非常之痛苦的，如果人活着，而他的周圍一點兒變動也沒有；假使這樣不把他的心完全弄死，那麽，他越活得長久，他周圍的死板，越使得他痛苦……我們平常說起女人來，總是這樣的，有時候連自己聽着我們那些粗俗無恥的話句都覺得很難受；這也是當然的，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女人，也許，也不值得用別種話句去說她們。然而，關於塔涅，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壞話；不但我們之中誰也從來沒有敢用手去碰到她，而且她甚至於從來沒有聽見我們說過一句放縱的笑話。也許這是因為她沒有同我們長久歇在一塊兒，所以會這樣，在我們眼前一閃，彷彿天上落下來一顆星就不見了；也許是因為她很小，很美麗，而一切美麗的，甚至對於粗魯的人，也會引起敬重，此外——雖然囚徒似的我們的勞動使我們變成了滯鈍的牛，然而我們始終還是人，而人是人，活着，就不能夠不崇拜着什麼，無論是什麼罷？比如再好些的人，在我們附近一個也沒有，除開她誰也不注意我們這些住在地窖裏的人；誰也沒有了，雖然這所房屋裏還住着幾十個人。最後，這是一定的最主要的，——我們大家認為她是我們自己的什麼，彷彿她是祇靠着我們的薄餅生存的；我們把給她滾燙的薄餅當做自己的責任，這成了我們每天供養偶像的犧牲，這差不多成了神聖的儀式，一天天的使我們越發和她密切相關了。除開薄餅之外，我們給塔

湟許多勸告，——穿得溫暖些，在樓梯上不要跑得太快，不要搬運沈重的柴捆。她笑着聽我們的勸告，用哈哈的大笑回答我們，從來也不聽我們的話，然而，我們并不因此生她的氣；我們祇要表示我們對於她的關心。

她對我們時常有各種各樣的請求。譬如請求我們替她開開酒窖的沉重的門，替她劈柴，——我們很高興，甚至於以為很光榮的替她做這樣的事，以及她所要的其他的一切。

然而我們之中有一個請她補一補他的唯一的一件襯衫，她就輕蔑的哼着，說：

——還有這一套。怎麼啦！我來……

我們大笑了那個傻子一頓，從沒有再請求她什麼過。我們愛她，——這就什麼都說明白了。人永久總要把自己的愛情放在一個什麼人身上，雖然這個愛情有時候壓迫着他，有時候沾污了他，他可以用自己的愛情毒死親人的性命，因為愛着，就不會敬重所愛的人，我們應當愛塔涅，因為再也沒有什麼人給我們來愛了。

有時候，我們之中有人忽然問，不知道為什麼發起這樣的議論來；

——幹嗎我們這樣寵這個女孩？她又怎麼樣？A？我們太給她那麼的了！

敢於說這樣話的人，我們很快的很粗魯的給他打回去，——我們需要有什麼可以愛的；我們找到了這個，愛了；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愛的，對於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是不可搖動的，像神聖一樣，誰要是反對我們這一點——就是我們的仇敵。也許，我們所愛的并不是真正好的，然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以，我們要把對於我們是貴重的，看做對於別人也是神聖

的。

我們的愛情，并不比我們的憎惡輕鬆些，……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有些驕傲的人說，我們的憎惡比愛情要光榮些……然而，爲什麼他們不離開我們呢，假使是這樣？

除開這薄餅間之外，我們老板還有麵包間；麵包間也在這一所房屋裏，和我們這個地洞祇隔一堵牆；然而麵包司務——他們總共四人——總是離得我們遠遠的，認爲自己的工作比我們的乾淨些，因此，以爲自己比我們要好些，他們是不到我們這工場裏來的，在院子裏碰到我們的時候，還要輕蔑的譏笑我們；我們也不到他們那裏去，老板禁止我們，怕我們去偷了他的乳酪製的麵包。我們不喜歡那些麵包司務，因爲妒忌他們；他們的工作比我們容易，他們的工錢比我們大，他們吃的也比較好，他們那間工場很寬暢很光亮的，他們大家都那麼強壯，乾淨，——我們見着就難受。我們呢，大家都是這麼發黃的，灰色的；我們之中，三個人是生楊梅瘡的，有幾個生着疥瘡，有一個瘋癱病的，身體已經完全彎曲了。他們在過節的日子，穿着西裝上衣，發着響聲的靴子，他們之中有兩個人還有手拉風琴，他們大家都到城市公園裏去逛，——我們呢，穿着些齷齪的破布，腳上是破靴或是草鞋，警察不准我們進公園，——我們會喜歡那些麵包司務嗎！

有一天，我們知道了他們那邊的烘麵司務喝醉了酒，老板開除了他，已經僱了另外一個，並且知道這另外一個——是一個兵，穿着天鵝絨的背心，掛着錶，還拖着—根金鍊條，我們好奇的要看看一看這個漂亮傢伙，於是希望能夠看見他，我們就一個跟着—個的跑到院子裏去。

然而他自己跑到我們工場裏來了，一脚踢開了門，讓那門開着，他站到門坎上，笑着，向我們說：

——上帝保佑！好呀，孩子們！

冰凍的空氣，濃厚的煙霧似的沖進門來，在他的腳底下盤旋着；他呢，站在門坎上，從上面往下看我們，而從他們的金黃的捲得很巧妙的鬚鬚底下粗大的黃牙齒發着光亮。他那件背心的確有點兒特別，——藍色的，繡着花，整個的放着光，而上面的鈕扣是一種什麼紅石頭做的。練條也的確有的……

他很漂亮；這個兵，這麼一個高個子，強壯的，通紅的巴掌，他的明亮的大眼睛很好的看着——親愛的，清朗的。他頭上戴着一頂白的箍得緊緊的便帽，而底下，沒有一點兒斑點的乾淨的衣兜下面，露着尖尖的靴頭，靴子是時式的，擦得發亮的。

我們的烘麵司務恭敬的請他們把門關上；他不愧不忙的關了門，就開始問我們老板的情形。我們互相的打岔着給他說，我們的老板是個壞蛋，騙子，惡鬼，剝皮——一切可以而且應當形容老板的話，不過這裏不能夠寫出來。那個兵聽着，鬚鬚動了幾動，而用溫和的明亮的眼光看着我們。

——你們這裏姑娘們很多……他忽然說了。

我們之中有幾個恭敬的笑了起來，另外幾個就皺起了甜蜜蜜的面孔，不知道是誰給那個兵解釋了，說這裏有九個姑娘。

——你們享用罷？——兵問了，眨着一隻眼睛。

我們又笑了起來，笑聲不很高，難為情似的……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想叫那個兵知道自己是同他一樣的成功的好漢，但是，誰也不會幹這個事，一個都不能夠。不知道是誰承認了這個，輕輕的說：

——哪裏，我們還……

——噫你們是不容易的！——那個兵很自信的說了，釘住着的看我們。——你們怎麼，……不是那麼回事，……你們禁不起，……沒有像樣的神氣，……態度，就是了！而女人總愛人的態度！她要這人的身體是眞正的，……要什麼都整齊，而且她是敬重力量的，……手，看罷，要這個樣的！

兵從口袋裏拿出右手來。袖子是捲上的，一直露到手臂灣，伸出來給我們看……手是白的，有力的，長着發亮的金黃的毫毛。

——脚，胸脯，什麼都要堅硬……再則呢，人要穿得「登樣」……所謂漂亮，這東西是要的……我罷，婆娘們都愛我。我不找她們，不誘她們，她們自己掛到頸項上來，接二連三的……

他在一個麵粉袋上坐了下來，很長久的給我們講着婆娘們怎麼愛他，他怎麼勇敢的對付她們。後來，他就走了，等到那門咕哩一下在他的後面關上了，我們就長久的沈默着，想着他和他的談話，這樣一個簡單的可愛的傢伙，——來了，坐了，說了。我們這裏是誰也不來的；誰也不和我們這樣談天，這樣親熱的……我們大家儘是談着他，談着他將來在金繡女工那裏的成功，那

些女工在院子裏碰見我們的時候，或者，很生氣的癆着嘴唇，避開我們，或者，向我們直衝，彷彿在她們的道路簡直就沒有我們。我們永久祇是看着她們好玩兒，在院子裏是這樣，她們走過我們的時候也是這樣，她們——冬天戴着些特別的帽子，穿着皮襖，而夏天，戴着有花的草帽，手裏拿着五顏六色的洋傘。可是，我們互相之間，這樣談論姑娘們，要是她們聽見了，簡直要氣得發瘋，羞得發瘋。

——可是，他不要把塔紐史卡……也弄壞了！——烘麵司務忽然間很擔心的說了。

我們大家沉默了，被這句話驚嚇了。我們不知道怎麼的忘記了塔涅；那個兵的寬闊的形象似乎把她遮住了。後來開始了熱烈的爭論；一些人說塔涅不肯幹這類的事的，另外一些人說她鬥不過那個兵的，最後，還有些人說，要是那個兵去糾纏塔涅，那就打斷他的肋骨。最後，決定留心着那個兵和塔涅，警告那個小姑娘，叫她當心他……這樣結束了爭論。

過了一個月，那個兵烘着麵包，同金繡女工逛着，時常跑到我們這工場來；然而關於他在姑娘們身上的勝利並沒有談起。而祇是時常捲着他的鬍鬚，很潤溼的舐着舌頭。

塔涅天天跑到我們這裏來要「薄餅兒」，像向來一樣的快樂，可愛，對我們很親熱，我們嘗試着和她談起那個兵，她叫他是「瞪着眼的小牛兒」，還有些別的可笑的綽號，這使得我們安心了。我們驕傲着我們的小姑娘，看着那些金繡女工湧到那個兵那邊去；塔涅對於他的態度，似乎把我們大家的地位都擡高了，我們彷彿跟着她的態度，自己也輕蔑的對付那個兵起來了。而她，

我們是更愛她了，每天早晨更高興的，更慈善的歡迎她。

然而有一天那個兵稍微喝了些酒，跑到我們這裏來了，坐了下來就笑，我們問他笑什麼？他解釋了：

兩個女的爲着我打起架來了……李弟卡和葛魯史卡……她們怎麼樣把自己抓得那個樣，A？哈哈！一個抓別一個的頭髮，捺倒在茅草間的地上，騎在她身上……哈哈！臉都抓破了，……扯斷了……拚命！爲什麼婆娘們不能夠好好的打架？爲什麼她們總要抓！A？

他坐在凳子上，強健的，這麼乾淨的，高興的，坐着，儘是哈哈的笑。我們沉默着，我們不知道爲什麼，這一次覺得他討厭。

——「嗯，不行，我在婆娘們身上的運氣這麼好，A？拚命！眼睛眨一眨就行！見鬼！他的雪白的，手，蒸着發亮的毫毛的，舉了起來，又落在腳膝上，很響的在腳膝上拍着，他那種驚奇得舒暢的眼光看着我們，彷彿他自己的確誠意的詫異着，爲什麼他在女人身上這樣僥倖。他的胖胖的通紅的臉，很自滿的很幸福的放着光彩，他儘在潤溼的舐着嘴唇。

我們的烘麵司務很用力的生氣的用鏟子敲着爐腔，忽然間譏笑的說了：

「拗斷裸把小杉樹不算什麼大氣力，你拗斷一棵大松樹看……」

「這是，你這是給我說的？——那個兵問。」

「給你……」

「什麼？」

——沒有什麼……去了！

——不行，你等一等！怎麼一回事？什麼松樹？

我們的烘麵司務不回答，很快的用鏟子在爐子裏工作着；把煮好的薄餅塞進去，撥着已經烘好的，把它們很響的甩在地上，給那些用蔴繩在穿着它們的小孩子。他彷彿忘記了那個兵，忘記了和那兵的談話。然而那兵忽然間不安甯起來了。他站了起來，跑到爐子那邊去，不顧自己的胸口會碰在鏟柄上的危險，當時鏟子正在空氣裏忙亂的揮動着。

——不行，你說出，哪一個女的？你欺侮我……我？無論哪一個女的也逃不過我的手掌，不行！而你給我講這種欺侮人的話……

他的確像個真正受了欺侮的樣子。他大概除開弄女人的本領以外，再也沒有可以敬重自己的理由了；也許，除開這種能力之外他也再沒有什麼活潑的生命，祇有這種能力使他覺得自己是個活人。

有這麼一種人，對於他們生活裏面最有價值的最好的東西，是他們心上或者身體上的一種什麼病症。他們永久帶着這種病症，祇靠這種病症過活，吃着這種病症的苦頭，而用這種病症營養自己，他們向別人埋怨着這種病症，這樣使得親人注意他們，這樣博得別人對於自己的同情，除開這個之外，——他們是什麼也沒有了。假使奪掉他們這種病症，把他們醫治好，那他們就要不幸福了，因為他們喪失了唯一的生活資料，——他們那時候就成了空虛的了。有時候，人的生活是那麼貧乏，以致於不由自主的，他不能够不寶貴自己的罪過，而靠這種罪過來生活；可以說，

人的罪過時常是由於煩悶。

那個兵受了欺侮了，衝到我們的烘麵司務身上去，叫着：

不行，你說：是誰！

說？——烘麵司務突然回轉身來，向着他。

唔？

塔涅，你知道她罷？

唔？

就是了！試試看……

我？

你！

她？這在我；呸！

我們看罷！

你看得見！哈哈！

她把你……

一個月的時期！

你這個吹牛的丘八？

兩個禮拜！我給你看！誰？塔尼卡！呸！……

——唔，走開些……你打擾我！

——兩個禮拜——就行！ah，你……

——走開，我叫你！

我們的烘麵司務忽然間發怒了，揮着鏟子。那個兵驚奇的從他那邊倒退了過來，看看我們，沉默了，輕輕的，惡狠狠的說：「好罷！」——就從我們這裏走出去了。

在爭論的時候，我們大家沉默着，很注意的聽着他們爭論。然而等到那個兵走了之後，我們之間開始了熱鬧的高聲的談論和吵鬧。

不知道是誰，向烘麵司務叫着：

——你鬧了亂子了，帕威爾！

——做你的事情，知道就够了！——烘麵司務發怒的回答。

我們覺得，那個兵給人家傷了他的心，而塔涅危險了。我們覺得這個，而同時，我們大家都被熱烈的，對於我們很舒暢的好奇心佔領了——究竟怎麼樣，塔涅鬧得過那個兵嗎？差不多大家都深信的說：

——塔尼卡？她抵抗得住的！空手是抓不住她的！

我們非常想要試一試我們「上帝」的堅固，我們緊張的互相證明着，說我們的「上帝」是堅固的「上帝」，在這個衝突裏一定會勝利的。最後，我們還覺得我們反那個兵似乎太少了，他會忘記這個爭論，我們還應當好好的激動一下他的好勝心。從這一天起，我們彷彿過着一種特別的

神經緊張的生活，——那從來沒有這樣生活過。我們整天的互相爭論着，彷彿大家都更加聰明了，話說得更好，更多了。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同什麼鬼賭東道，我們所下的注——就是塔涅。當我們從麵包工人那裏知道了那個兵開始「吊我們的塔涅卡」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難過得好受；生活得那麼有趣，甚至於沒有注意到老板利用我們的興奮給我們每天添了十四舖德麵胚子的工作。我們不知道怎麼的，做工也不覺得累了。整天的，塔涅的名字不離我們的嘴。每天早晨，我們特別忍耐不住的等着她。有時候，我們設想着她這麼一走進來——已經不是從前的塔涅了，而是另外一個人了。

可是，我們一點兒也沒有向她說起那個爭論。絲毫也沒有問她。仍舊對她很好，很和愛，然而在我們的態度裏面，已經有了什麼新的，同我們以前對塔涅的情感不相干的東西，——這新的東西就是尖銳的好奇心，尖銳的而又冷酷的，像一把鋼刀……

——弟兄們，今天到期了！——有一天早晨，烘麵司務在上工的時候就這麼說。

他就是不提，我們也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始終慌亂起來了。

——看看她……立刻就要來了！——烘麵司務提議。有一個人表示可惜似的喊着：
——難道眼睛看得出什麼嗎？

我們之間又開始了熱烈的吵鬧的爭論。今天，我們總算要知道這寶具有多麼乾淨，多麼不受齷齪，在這寶貝裏面裝着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在這一天早晨，我們不知怎麼的心不定，像是第一次覺到了；我們的確在玩着一個大把戲，我們這「上帝」的清潔的試驗，可以結果是在我們眼裏

消滅了這一上帝一的。所有這些天，我們聽見那個兵努力的不斷的在追着塔涅，然而不知爲什麼，我們之中誰也沒問她；她對於他是怎樣的態度？而她，每天早晨繼續的按時按刻的跑來要薄餅，仍舊是向來的樣子。

在這一天，我們也很快就聽見了她的聲音：

——囚徒們！我來了……

我們慌忙放她進來，她進來之後，同往常大不相同，迎接她的是沉默。大家的眼睛都看住了她，我們不知道要同她談什麼，要問她什麼。我們這一堆黑暗的沉默的羣衆，站在她跟前。她大概也驚奇着這不習慣的迎接她的態度，——突然間，我們看見她臉色發白了，她心上是在不安起來了，彷彿在這地方慌亂起來了，而且壓住了的聲音問：

——你們這是什麼……這樣子？

——你呢？——烘麵司務憂鬱的向她說，眼睛儘看着她，一動也不動。

——我怎麼？

——沒，沒有什麼……

——唔，快點兒給我薄餅……

——她向來總不催我們的……

——來得及的！——烘麵司務說，他身體不動，眼睛不離開她的臉。

——那時候，她就突然的回轉身去，走出了門外。

烘麵司務拿起了鏟子，鎮靜的沉默着，回到爐子那邊去；

——這就完了！……噫，這丘八！……下流東西！……

我們像一羣羊子似的，互相磕碰着，跑到桌子那邊去，沉默的坐下去，萎靡的做起工來。很快的，有一個人說，

——也許還……

——唔唔！說罷！——烘麵司務叫着。

我們大家知道，他是個聰明人，比我們都聰明些。我們懂得了他的叫喊，這是深信那個兵的勝利……我們憂愁，不安……

十二點鐘，——吃中飯的時候，——那個兵來了。他像向來一樣，乾淨而漂亮，也像向來一樣的筆直的看着我們的眼睛。而我們不好意思看他。

——唔，規矩的先生們，你們要我給你們看看丘八的勝利罷？——他說，很驕傲的笑着。——那就到那個茅草間去窺縫裏看……懂了？

我們走出去，互相的沖撞着，湧到茅草間板壁罅縫那邊，對着那個院子的。我們沒有等很久。一忽兒，很急忙的脚步，擔着心事的臉，那塔涅走過了院子，跳過一些溶化的雪和着污泥的水窪，她跑過了酒窖的門，不見了。之後，不慌不忙的，吹着口嘯，那個兵也到那邊去了。他的手插在口袋裏而鬚鬚動着……

下着雨，我們看見雨點落在水窪裏，水窪給雨點打着，發鏗了，潮溼的天氣，灰色的——很

煩悶的一天，屋頂上還堆着雪，而在地上已經發現了烏黑的污泥的斑點。而屋頂上的雪上面，也蓋着一些灰黃的齷齪齷齪的污點。雨下得慢慢的，聲音很沉悶。我們等着，又冷又不舒服……

那個兵先從酒窖裏出來；他慢慢的走過院子，動着鬍鬚，手插在口袋裏——和向來一樣。

——之後，塔涅出來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放着高興的幸福的光彩，嘴唇在笑着；她走着，像在夢裏似的搖搖幌幌的，不穩定的脚步……

我們不能夠鎮靜的忍受這個。大家一下子奔到門那邊，跳到院子裏，——兇惡的，高聲的，野蠻的向她噓着，叫喊着。

她一看見我們，抖擻了一下，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腳底下就是污泥，我們圍住了她，幸災樂禍的，一刻也不停，用粗俗的字句罵她，向她說些無恥的話。

我們并不高聲的罵，也不慌忙，看着她反正跑不到什麼地方去，她給我們圍住了，我們可以糟塌她，要多少是多少。不知爲什麼我們沒有打她。她站在我們中間，頭旋來旋去，這邊那邊的，聽着我們的辱罵。而我們——越來越兇的，越來越多的，把我們話句裏的齷齪和毒恨向她扔過去。

她臉上的紅暈退下去了。她的碧藍的眼睛，一分鐘以前還是幸福的，睜得很開了，胸口沉重的呼吸着，嘴唇抖擻着。

而我們，圍住了她，向她復仇，因爲她掠奪了我們，她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把自己的最好的東西都化費在她身上，雖然我們這點兒最好的東西——是叫化的幾個小錢，然而，我們二十六

個，而她也是一個，所以我們給她的痛苦，再也抵償不了她的罪惡！我們是怎樣的侮辱了她呵！……她一直沉默着，一直用那種野獸似的眼睛看着我們，她整個身體在發抖。

我們笑着，叫着，喊着……還有些什麼人也跑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之中一個人扯了一下塔涅的袖子……突然的，她的眼睛發着光；她不慌不忙的舉起手來整理一下頭髮，高聲的，但是鎮靜的直對着我們的臉說：

——ah, 你們這些倒霉的囚徒！……

她一直向我們走來，這樣簡直的，彷彿在她跟前就沒有我們這些人，彷彿我們并不攔着她的道路。所以，我們之中的確誰也沒有在她的路上。

走出了我們的包圍，她，并不向我們這邊回過身來，仍舊是那麼高聲的，驕傲的，輕蔑的說：

——ah, 你們這些昏嚶蛋……賤嚶胎……

就這麼去了，筆直的，漂亮的，驕傲的她。

我們呢，留在這院子中間，在污泥里，雨裏面，在這沒有太陽的灰色的天的下面……

後來，我們也沉默的走進自己的那個潮溼的石頭裏，像以前一樣，太陽永久不照到我們窗子裏來，而塔涅再也沒有來過了！……

(海燕·學藝出版社)

學 恨

蘇聯 蕭洛浩夫作

「……若不學會用全副心懷去痛恨敵人，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見國防人民委員長斯大林同志所下五一節命令中）

在戰爭中，樹木也像人一樣，各有各的命運。我看見一大段被我們軍隊砲火砍伐過的樹林。不久以前，有一部分德軍被逐出甲鄉村後，在這個樹林裏建築工事，想在這裏固守，可是死神卻把他們連同樹木一塊砍光了。在轟倒了的松樹下，躺着無數殞硬了的德國兵士，他們的殘肢斷體在碧綠的鳳尾草中腐爛着，甚至被砲彈炸裂開的松樹發出來松香氣味，都不能把這種窒人的腐屍惡臭掩住。好像連鑽有許多孔窟，其邊緣上燒成了褐色的泥土都散播着屍臭氣味一樣……

死神在我軍砲彈轟成的這塊林中隙地上赫然無聲地主宰一切，惟有佇立在這塊隙地中央的一株白樺樹，却像有神靈保佑一般，巋然獨存，微微的風吹得它那被炸片擊傷了的枝幹搖幌不停，吹得它的光滑黏韌的嫩葉沙沙作響。

我們經過這塊隙地走着。在我前面的一個紅軍傳令兵把手輕輕地撫摸着這棵白樺樹幹，帶着真正驚訝的神情，發出溫柔的聲調問道：

「你這棵可愛的樹呵，你怎樣在這裏保全住了呀？」

被礮彈轟死的松樹竟好像被砍斷了的一樣倒落地上，只剩下在斷口上蓋滿針葉，流着松油的下半截了；但是橡樹遇着這樣的慘事時，卻完全是另一樣的情形。

初春時節，一顆德軍礮彈打在一條小溪邊的老橡樹上。它一半被礮彈轟穿的好像張着一張大口似的洞穴弄得乾枯起來了；它的另一半被炸得彎倒水中，可是春天到來時，它又欣欣向榮，滿蓋着嫩綠的葉子了。被殘傷了的橡樹下半邊枝杈，恐怕直到今天還浸在淙淙的流水中，可是上半邊的枝杈卻還是極力向着太陽伸張它的光亮的汁液飽滿的葉子……

中尉格拉西莫夫，身軀高條，背微偻，肩膀寬闊，微微翹起，好像鷹翼一般。他坐在掩蔽壕門口，詳細講着今天的戰鬪情形，本營部隊擊退敵人坦克攻擊的情形。

他的瘦削的臉上現着安靜的，幾乎是很平淡的神色，紅紅的眼睛，微微的瞇着，顯然是疲勞過度了。他說話的聲調低啞啞咽，間或把他的骨節粗大的十指交握在胸前，這種手勢是與他的雄偉的體格，奮勵剛毅的貌容很不相配稱的，卻絕妙地把他內心的苦悶和沉痛的愁思一一傳達出來了。

他忽然停住不說了，他的臉色也突然改變了：暗黑的兩頰蒼白起來了，頰骨下露着兩顆硬核在那裏遊來遊去，而那雙注視前面的眼珠閃出簡直駭人的不可撲滅的恨火，使我不由地轉過頭來向着他注視的方向，只見從我軍陣地前線上沿着樹林有三個德國俘虜兵和一個在後面押解他們的紅軍兵士在那裏走着，紅軍兵士身上穿的夏季軍衣已被太陽晒得退色發白了，頭上的軍帽歪在後

腦窩上。

紅軍兵士走得很緩慢，手裏持着的槍很平勻地搖晃着，槍上的刺刀鋒映着太陽光線閃出一道道的白光。這三個德國俘虜兵也在緩慢地走着，懶懶散散，很像不願意似的拖着脚步，腳上穿着的短短的馬靴染滿了黃泥。

走在前面的那個德國俘虜兵是一個中年以上的人，腮頰瘦削。滿嘴長着濃密粗硬的黃鬍鬚，——當他走到掩蔽壕前面時，把他猙獰的眼光向我們方面偷視了一下，隨手整理一整理掛在腰邊的鋼盔後，就轉過頭去了。於是格拉西莫夫就一躍而起，用狗叫一般的聲音向那個紅軍兵士厲聲斥罵道：

——你怎麼，和他們散步不成？加快脚步，趕快押過去，聽見沒有！……

他大概還想叫罵幾句，可是怒氣把他噙咽住了，急急轉過身來，連忙衝下土梯，跑進掩蔽壕去了。當時在場目睹這種情形的政治指導員，看見我的驚異的眼色，就低聲向我說道：

——這是沒有辦法的，受的刺激太多了。他被德國人俘虜過，難道你不知道麼？你找個時間和他談談吧。他在那裏受到的痛苦真多得很，從此以後，他就簡直不能看見活的希特勒黨徒！當然正是活的，至於看着死的卻沒有什麼，我可以說，甚至是很高興看着的。所以他一看見俘虜兵，或者就連忙閉上眼睛，坐在那裏臉色發白，滿額出汗，或者就轉過身子，連忙走開了。——政治指導員坐近我的跟前咕咕地說道：——我會和他一塊打過兩次衝鋒，他的氣力真像牛一樣，他那時的情形須得親眼看見……各種各色的神情我都看見過的，可是他那種舞起刺刀和槍托的神

情，真令人看着害怕！

夜間德軍重砲隊開放着驚心動魄的砲火。從遠方傳來有準則的、平勻的砲聲，過幾秒鐘就在我們頭上星光照耀的天空中聽到嗚嗚的砲彈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一轉瞬就看見我們後面大路附近閃着黃光，發出火焰，接着就是一陣霹靂般的轟炸聲。白天曾有無數運載軍用品往前線的卡車在這條道路上絡繹不絕走着。

在前後砲聲之間，森林重現靜寂的時候，就聽見蚊蟲嗡嗡地在那裏唱着，鄰近水淖中被砲聲驚醒了的蝦蟆膽怯地互相叫喊着。

我們躺在胡桃樹叢下，格拉西莫夫折下一根樹枝拿在手裏趕着蚊子，徐徐地說着自家的經歷。我把這次談話就我所記憶得的轉述於下：

——戰爭以前，我在西西伯利亞一個工廠中當機械匠。去年七月九日被徵入伍。我家裏有妻子，兩個小孩和殘廢父親。當然，在送我起行的時候，我的妻子照例不免的哭了一場，臨別時，她說道：「努力保護祖國和我們，那怕犧牲性命，總要使我們獲得勝利。」我記得，當時我笑着向她說道：「你到底是我的什麼人，是妻子呢，還是家庭宣傳員呢？我是一個大人，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呵，至於講到勝利，不管法西斯蒂怎樣咬緊不放，我們會把他們的喉管割斷，剝取出來的，你放心吧！」

我的父親當然剛強一些，可是也免不掉一套訓辭的，他說：「維克托，你要知道，格拉西莫夫

夫姓氏，不是一個普通的姓氏。你是工人底後裔，你的曾祖就已經在斯托洛甘諾夫底工廠裏當工人；我們家裏人已經幾百年來替祖國製造鋼鐵，你到戰線上去，也應當是鋼鐵一樣。現在政權是你自己的，它在戰前就培養你做後備軍官，你應當努力殺敵阿。」

「爸爸，一定做到的。」

我到火車站去，順便跑到區黨部一趟。我們的區委書記是一個專講理智而乾燥無味的人……我想既然我的妻子和父親在送行的時候，都不免一套宣傳的話，那末區委書記不消說，是不能放過機會來講他幾十分鐘大道理的。事實上恰恰相反。書記說：「格拉西莫夫，你坐下吧，我們來照老習慣在動身前靜坐一會兒圖個吉利吧。」

我們默坐了一會，隨後他站起來，我就看見他的眼鏡有點溼潤潤的……我想着，現在真是無奇不有！書記也就說道：「一切都明白清楚的，格拉西莫夫同志。我記得你還光着頭，豎起兩隻耳朵，帶着兒童團的紅領帶的時候，我記得後來你成了青年團員，我也知道你在十年中作共產黨員的情形。去吧！無情地去殺這般德國鬼子，黨對你是有莫大希望的。」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黨書記接了吻，真奇怪，當時我覺得他一點也不像以前那樣乾燥的人了……

他這種親熱懇切的看待，使我覺得無限的爽快，走出區委時，我是又快樂，又興奮。接着我的女人又叫我大大地開開心來。自然送丈夫上前線無論什麼女人都不會覺得快樂的；當然我的女人也因為悲愁有點失措，本想說幾句重要的話，可是腦海中好像起了一種旋風，把她的意思都吹光了。火車已經開動了，她伴着我坐的車子向前走着，握着我的手不放，急忙說道：

「你要留心，保重身體，不要在戰線上傷了風呀。」笑話，笑話，——我向她說道，——不管怎樣也不會傷風的。那裏氣候好得很，甚至是很溫和的」。我一面覺到離別的痛苦，一面聽到我的女人可愛又可笑的話，又使我快樂起來了，一面就掀起了我心中對於德國人的憤恨。我想着，你這個不講信義的鄰人敢碰到我們身上來，好吧，站穩些吧！我們要把你砍個精光！格拉西莫夫沉默了一會兒，傾聽着陣地前線突然發生的機關槍的對射，隨後又突然停止了。他就繼續說道：

「開戰以前，我們工廠裏收到了從德國運來的機器。當裝置這些機器的時候，我常撫摸着每一個零件，不願釋手，仔仔細細看着它。不消說，這些機器是靈巧的手作成的。我也讀過不少德國作家寫的書，並且很愛讀它，不知不覺對德國人民發生了一種敬意。固然，有時候想到這個勤奮而有天才的民族，竟在自己國家中忍受最卑鄙的希特勒制度，就不禁替他們可羞，可是這終究是他們自家的事情。不久西歐戰爭爆發了……」

於是我就坐車往前線了，心裏想着：德國人的技術是很高的，軍隊也還不錯。鬼東西，同樣的敵人打仗，打他個頭破血流倒也有興趣。我們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也不是豆腐做成的。當然，我也沒有希望這個敵人會是誠實的，當你同法西斯蒂周旋的時候，還能希望什麼誠實，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與像德國軍隊這樣一批沒有人心的野獸去打仗。好，這一點以後再說……

七月尾，我們部隊開到了前線。二十七日清早開始參加作戰。起初，新上戰場，多少有點害怕，他們用迫擊砲很厲害地逼攻我們，可是傍晚時我們有點習慣了，就給了他們一個打擊，把他

們趕出了一個小鄉村。在這次戰鬪中，我們活捉了十五六個俘虜兵。當時的情形還歷歷在目：這些俘虜兵被押解來的時候，嚇得臉色發白，我的戰士們這時已從戰鬪興奮中冷靜下來了，各人爭先拿東西給俘虜們；有的拿來一盒菜湯，有的拿來香煙，有的請他們喝茶，拍着他們的肩膀，叫他們作「同志」，並且說道，同志們，你們打仗有什麼目的……

有一個基幹部隊的戰士看着這種動人的景象，忍不住說道：「你們同這些朋友倒客氣得不錯。在這裏他們都是同志，你們去看看吧，在那裏，在戰線那裏，這些同志幹的什麼，他們怎樣對待我們的傷兵，怎樣對待和平的老百姓。」他的話好像在我們頭上潑了一桶冷水，說完了就走了。

不久，我們就開始進攻，真的，我們就看得足夠了……燒成了灰燼的鄉村，無數被打死的婦女、兒童和老頭子，弄得殘缺不全的被俘紅軍戰士底屍體，被強姦後虐殺的婦女、少女和幼女。

特別是有一個幼女，使我永遠不能忘記：她年約十一二歲，看來她是在往學校的路上，被德國人抓去，拖到菜園子裏強姦以後，把她殺死了的。她躺在壓倒了的馬鈴薯藤上，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簡直是一個小孩，周圍地上亂拋着淋漓血污的課本和教科書……她滿臉被軍刀砍裂得駭人，她手裏緊握着打開了的書包。我們拿一件雨衣蓋住她的屍首，繞在周圍沉默地站着。停一會，戰士們也就沉默地走開了。我記得，我當時站在那裏，好像瘋狂了似的，口裏喃喃唸着：「巴爾科夫，坡羅潤慶合著。自然地理。初級中學教科書。」這是我望着一本躺在那裏草地上的教科書唸着。這本教科書是我熟悉的，我的女兒也在五年級念書……

這是發生在離盧仁城不遠地方的事情。而在斯克維拉附近的溝壑中，我們又碰見了一個虐殺被俘紅軍戰士的殺場。你想必看見過屠坊吧？這個地方很與屠坊相像……在溝中長有幾棵大樹，樹枝上滿掛着血肉模糊的半截身軀，手脚頭顱都砍斷了，上半截剝去了皮……在溝裏有一堆，堆着八個被殺死了的人，身軀肢體四分五裂，簡直像一堆大塊砍碎了的肉，無從辨認究竟那一塊是屬那一個屍體的，肉堆上面疊着八頂軍帽，很像一疊菜碟子一般……

你以為我所看見的情形是可以用語言說得完的麼？不能！沒有這樣的語言可以來形容這些情形的。這須要親身去看。總之已經說够了！格拉西莫夫沉默了半晌。

——這裏可以抽煙麼？——我向他說。

——可以抽，不過要把手掩住。——他回答說，聲音啞咽。他也就抽着煙繼續說着：

——你懂得麼，我們看够了德國鬼子幹的一切罪惡以後，也就不由的兇狠起來了，這是自然而然的呵。我們大家都懂了，我們對敵的不是一一些人，而是一些酷嗜人血的瘋狗。原來現在德國人殺人強姦，殘害我們的人民正是如同他們以前製造機器那樣精心熟慮的。後來我們又退卻了，可是，打得真拚命！

我的連上幾乎所有的戰士都是西伯利亞人。然而我們真是拚死保衛了烏克蘭的土地。我的許多同鄉人都葬身在烏克蘭的戰場上，但我們殺死的德國鬼子也就更多。我們雖然退却了，德國人也就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格拉西莫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話的聲音較爲柔和些了，他接着說道：

——烏克蘭的土地真好，天然景緻真美麗！每個鄉村，我們都覺得是自己的家鄉一般，也許是由於我們在那裏慷慨地流了自己的鮮血。俗語說得好，鮮血是會使人親近起來的。每放棄一個村莊，心裏難過極了，簡直心痛得好像刀割一般！大家走着，連彼此間都不顧盼一眼。

……那時候我沒有想過，我會落到德國人手裏做俘虜，然而竟發生了這樣的不幸。九月間我第一次帶花，可是沒有離開隊伍。二十一日在坡爾塔瓦省德尼索夫卡附近的戰鬥中我又帶了花，並被俘虜了。

德軍坦克突破了我們的左翼，大批部隊跟在坦克後面衝來了。我們且戰且退衝出重圍。這一天，我的連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我們兩次擊退了敵人的坦克衝鋒，擊毀了敵人六架坦克和一架鐵甲車，約莫有一百二十個希特勒黨徒僵臥在玉蜀黍田中，隨後，他們調來了迫擊砲隊，我們不得已放棄了我們從正午一直堅守到下午四點鐘的那塊高地。這天一清早就熱得厲害。天上沒有一點雲彩，太陽炙得人簡直呼不出氣來。砲雷好像冰雹似的打來。我記得，當時戰士們口渴得嘴唇發黑了，找不到半滴水喝。我下口令，簡直喊得嘎嘎不成聲了。當我們沿着一條土坑跑過去時有一個砲雷落在我面前炸裂着。我似乎看見有一團黑土飛向天空，此外就一點不知道了。砲雷底碎片擊穿了我的鋼盔，第二塊碎片打在我的右肩上。不知道我究竟暈死了多少時候，但甦醒過來時，聽見有什麼人底脚步聲。擡頭一看，只見我躺着的地方不是我原來跌倒的地方。身上的軍衣已經沒有了，臂上有人在急忙中給我綁了一下。頭上的鋼盔也不見了，也有人給傷口綁了一綁，可是綑帶沒有扣緊，末端懸在我的胸前。起初一瞬間，我以爲是我的戰士把我擡走了，在起行時

給我綁裏着的。當我極力擡起頭來時，很希望會看到自家人。可是走向我面前來的，不是自家人，而是德國人。正是他們的脚步聲把我驚醒過來的。我當時看見他們很清楚，好像一幕清晰的電影一般。我就把手向四周一撈，在我的身邊什麼武器也沒有；不要說手槍和步槍，連手榴彈都沒有。我的槍枝和圖匣大概是我們的人取去了。

「死期到了」，我腦海中閃了一下這樣的念頭。我當時還想過什麼？如果你是爲了寫小說需要的話，那就請你自己隨便加上幾句吧，我當時是什麼也沒有來得及想到的。德國人已經離得很近，我很不願意躺着死。你懂得麼？我簡直是不願意躺着死，我覺得我不能躺着死。我就竭盡全身力氣，兩手撐在地上跪起來。當他們跑到我跟前時，我已經站立起來了。我站着，身是搖晃不停，我害怕馬上又會跌倒地上，躺着被他們刺死。我記不清任何一個人底面貌。他們站在我的周圍說着笑話。我說道：「喂，狗東西，殺吧，殺吧，不然我就會跌倒的呵。」有一個德國人就用槍托向我頸上一擊，我就跌倒地上了，可是馬上又站起來了。他們哈哈笑着，有一個把手一擺，叫我往前走。我拖脚走着。滿臉沾着乾了的血糊，頭上的傷口還在不斷地流着溫熱而黏稠的鮮血，肩上痛得擡不起手來。我記得，當時我很想躺着，什麼地方也不去，可是我還是往前走……我一點也不想死，更不想當俘虜。我拚命制住頭昏作嘔，向前走去，那末，自然我是活着，並且還能够行動。唉喲，我當時口渴得多麼厲害呵！口裏乾燥得開罅了，而且向前拖着脚步的時候，總覺得眼前有一幅黑幕擺動着。我當時差不多失掉了知覺，可是一頭走一頭還是想着，「只要喝够水，稍稍歇一歇，就立刻逃跑！」

在一個叢林邊上，把所有我們被俘虜的人集合一塊，排成隊伍了。這都是我鄰近部隊底戰士。我只認出兩個人，是我們這一團第三連底兵士。大多數被俘的人都是受了傷的。一個德軍中尉說着，口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向我們問道，你們當中有沒有政治委員和指揮官。大家都不作聲。他就再說了一句：「政治委員和指揮官前進步。」沒有一個人走出隊伍來。

這個軍官在隊伍前面緩慢地走過一遍，挑出了十五六個像猶太人面貌的人。他向每個人問了一句：「你是猶太人麼？」不待回答就命令他走出隊伍來。在挑選出來的人們中，也有猶太人，也有阿爾明尼亞人，也有簡直是俄國人，不過臉色稍暗，頭髮稍黑罷了。把所有這些人引到一旁，當着我們面前用自動槍掃射把他們打死了。隨後趕忙搜查了我們一遍，把我們的皮匣子以及一切什物用品通通奪去了。我從來不把黨證放在身邊皮匣子裏，因害怕失掉；我把它放在褲頭裏面口袋裏，搜查的時候，沒有被發現。人總算是一個奇怪的動物：我明確知道，我的生命已是一髮千鈞，即令不因企圖逃走而被槍殺，也橫豎會在路上被殺的，因為出血太多，決難跟上其餘的人的；可是當搜查完後，我的黨證仍在身邊沒有被發現，我竟歡喜若狂，連口渴都忘記了！

德國人把我們列成了行軍隊伍，押着向西方走去。道路兩旁有很多護送兵監視着，此外還有十來個乘摩托車的兵士，把我們趕着用快步走着，我已經是精疲力竭了。兩次跌倒地下，我都急忙爬起來走着，因為知道，只要在地上多逗留一分鐘，隊伍走過去了，就會把我射死在路上的。走在我前面的一個軍士，就是這樣被打死了。他的腿上帶了花，哼聲不停地勉強拖着腳走，有時痛得叫喊起來了。走了約莫一公里遠，他就大聲說道：

我不能再走了。同志們，告別吧！他就隨身坐到路上。

有人想隨手把他扶着站起來，可是不一步，他又坐到地上去了。當時情景，好像在夢中一般，我還記得他的蒼白到極點的青年面貌，緊蹙着的眉毛，淚流滿眶的眼睛；隊伍走過去了。他落在後面了。我回頭瞟了一眼，只見乘摩托車的兵士駛近他跟前，坐在車上，掏出手槍，放到他的耳邊開了一槍。當隊伍走到了一條河邊時，這般德國鬼子還打死了幾個落伍的紅軍兵士。

我已經看見河岸了，看見河上被破壞的橋樑和陷在渡口旁邊的卡車，忽然仆面跌倒地上了。我當時喪失了知覺沒有呢？沒有。我伸直身子在那裏躺着，滿口都是泥土，我憤恨得咬牙切齒，嚼得口裏的沙子噉噉地叫着，可是站不起腳來。我的同志走過我的身邊。其中一人低聲說道：「站起來走吧，不然他們會把你打死的呀！」我就用手來撕着自己的嘴，捶着眼睛，想藉清楚來添加力氣，站起腳來……

隊伍已經走過去了，我聽見駛近跟前來的摩托車響聲。我終於掙扎着站起來了！不回頭去看那個乘摩托車的兵士，我拚命拖着腳走，搖搖晃晃，好像醉漢似的趕上隊伍，跟在末排走着。河水被駛過這條小河的德軍坦克和汽車弄得混濁不堪了。但我們還是把這溫熱褐色泥漿大喝了一頓，我們當時覺得它比最好的泉水還甜些。我拿水潤溼着腦袋和肩膀。這就使我覺得輕爽得多了，力氣也漸漸恢復過來了。現在我已經有希望不會跌倒和躺在路上的了……

剛一離開河邊，我們就遇見一隊德軍坦克，向我們迎頭駛來。領頭的坦克機師一看見我們是俘虜，就加足瓦斯，用全部速度衝入我們的隊伍。前面幾隊人被車輪衝倒壓碎了。步行的和乘摩

托車的護送兵看見這幕情景反倒哈哈大笑起來，向那些從坦克門窗裏伸出頭來的坦克手們叫喊了幾句，並擺了幾擺手。隨後又把我們列好隊伍趕在路旁走着。不消說，德國人真是善於取樂的呵……

在這天晚上我沒有企圖逃走過，因為我知道，我出血太多，沒有力氣，同時防衛我們又極嚴，是絕對無法走脫的。可是後來我拚命咒罵自己爲什麼這晚沒有設法逃走。早上押着我們通過一個村莊，在村莊裏駐有德軍部隊。兵士們都紛紛擠到街上來看我們。護送兵逼迫我們用跑步穿過村莊。自然，當着開往前線的德軍部隊面前是要把我們糟踏一下來給他們看的。我們被追趕着。誰跌倒了或是落伍了就馬上被槍殺了。傍晚時，我們就走到了俘虜營。

一個新種機站底院子，周圍架着密密的鐵絲網。在院子內有無數的俘虜，肩碰肩地在那裏擠立着。護送兵把我們交給了俘虜營底守衛兵，這般守衛兵就用槍托把我們趕進鐵絲網的圍牆裏。假使用地獄來比喻這個俘虜營，那還是遠不夠把它的醜惡情形形容出來的。沒有廁所。人們都是就地拉屎拉尿，站的地方，躺的地方都是屎滓尿汁，臭氣薰天。身體衰弱了的人就簡直躺着不起來。每晝夜只給一次飲食。一口碗水，一點點生粟米或霉爛了的葵米，這就是全天的伙食。有時候簡直整天不給一點食物……

兩三天後，下起大雨來了。俘虜營裏污泥沒膝，人們在裏面走着，一步一步，簡直拖不出腳來。早上，溼透了的人們身上發出熱氣，恰像溼透了的馬一般，而傾盆的大雨，還是淋着不停……每天晚上死掉的總有幾十個人。我們大家都因飲食不足日益衰弱下去了。我呢，還加上傷口

到第六天時，我覺得肩上和頭上的傷痛得更加厲害。傷口流膿腫脹來了，隨後就發出了惡臭氣味。俘虜營旁邊有幾間集體農莊底馬廐，在裏面躺着許多受有重傷的紅軍兵士。有人告訴我，在傷兵那裏有一個醫生，早晨我就向一個守衛軍士請求允許我去找這個醫生看看。這個軍士說着一口很好的俄國話。他回答道：

「去，去找醫生吧，他也是俄國人，定會立刻給你治療的。」

大當時我沒有懂得他是有意戲弄我，我就大喜跑往馬廐那邊去了。一個一等軍醫在門口接着我。這個人可說是已經不可救藥了。瘦得皮包骨，疲弱不堪，忍苦受難，把他弄得半個瘋子了。傷兵們躺在糞草堆上，充滿馬廐中的惡臭把人窒得喘不過氣來。大多數人底傷口已經生蛆，手能動彈的，還可用手指或小桿子去挑蛆蟲……旁邊不遠就堆着一大堆來不及運走的死了的俘虜兵屍首。

「你看見麼？」——醫生向我說道。——「我有什麼辦法幫助你？我沒有一根綑帶，一絲藥品！請你走出去吧，走出去吧！你去把綑帶撕下來，在傷口洒上一撮灰。在這裏門旁有一堆新鮮灰，拿一些去吧。」

我就照他的話作了。這個軍士在門口迎着我，張開嘴笑着說道：「喂，怎樣？醫治你們兵士的醫生真不錯呵！他給你醫治了麼？」我想忍氣吞聲地走過去，他卻一拳打到我的臉上，大聲叫罵道：「你這個畜生，敢不回答我的話麼？」我被打倒了，他就用腳向我的頭上和胸脯上亂踢了

半天，一直踢到脚疲了才止。這個德國鬼子，我到死都不會忘掉他的，不，決不會忘掉的！他後來還毒打過我好幾次。只要一從鐵絲網裏看見我，就命令我走出去，就一言不發，咬緊牙關來痛打我……

你問，我怎樣熬出性命來了嗎？

戰前，我還沒有學做機械匠的時候，在喀馬河當過搬運夫，搬起鹽來，我總是攆着兩包，每包一百公斤。力氣總算是足夠了的。而且我的身體很強健，可是主要的，還是由於我不願意死，抵抗的意志強得很。我當時想着，我一定要回到為祖國而戰的戰士隊伍中來，我也就果然回來了，我一定要報復敵人，報復到底！

這個俘虜營似是一個分配俘虜的營房。過幾天後，把我解到了離這營房約莫一百公里遠的另一營房裏。那裏的情形與分配營全無二樣：周圍立着許多高柱子，柱上密密地架着有刺鉤的鐵絲網，大家住在露天下，頂上沒有一絲遮蓋。發給的飲食也是與分配營一樣，稍有不同的，就是間或不發生粟米，而給一碗爛麥煮的粥，或者拖來一匹死馬，讓俘虜兵自己去分食馬屍。爲了不會餓死，大家都吃着腐臭的馬肉，成百的人被毒死了……又加上在十月裏天氣冷起來了，細雨淅淅，下個不停，早上已經降着霜，我們冷得要命。我從一個死了的紅軍兵士身上脫下了一件上衣和軍大衣。但還是不夠禦寒，至於飢餓，我們已經習慣了……

監視我們的是一般搶劫成性發飽了橫財的兵士。所有他們的性嗜脾氣好像是從一個模型裏鑄出來的，真無異於被重洗過來的窮兇極惡的驢驘。你嚇，他們怎樣取樂呢？某天騎車有一個上等漢

定鐵絲網，叫翻譯說道：

——馬上要發給你們飲食。從左邊發起。

上等兵說完走了。凡是能走動的人都紛紛奔往左邊團膳口，擠立在那裏等着。幾百個凍得發抖的半死半活的人站在僵骨的北風裏，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站着，等着。

忽然出現了幾個德國兵士，很快地跑到右邊，經過鐵絲網拋來幾塊割碎了的臭馬肉。於是這一羣餓得要命的人們都爭先奔往檢取那幾塊落在污泥中的馬肉，擁擠不開，跌成一團……

這般德國鬼子就張開嘴哈哈大笑，隨後就向人羣開放機關槍，放了一長排子彈。只聽得一片叫喊聲，呻吟聲。人們紛紛向左邊逃走，傷的死的倒滿地上……俘虜營營長帶着翻譯走到鐵絲網前笑不可禁地說道：

「發給飲食的時候竟敢擾亂秩序，真是可惡。再發生這樣事情的時候，我就會下命令把你們這般俄國豬狗一律槍斃！快給我把傷的死的擡走！」擁擠在營長後面的德國兵士簡直笑得打滾。營長這種「怪聰明」的手腕，是我們非常愜意的。

我們忍氣吞聲地把死人擡出營房，埋在不遠的一個土坑裏……在這個營房裏打人也是常事，或用拳頭，或用棍子，或用槍托。打人只是爲的消遣取樂罷了。我的傷口收縮起來了，後來，大概由於受着寒溼和毆打，又重新裂開了，痛不可耐。可是我還是活着，且沒有喪失逃出苦海的希望……夜裏我們簡直躺在污泥上睡覺，連草蓆都沒有敷上一根。大家都擠在一團重重疊疊地躺着。整夜裏翻來擠去鬧個不停；時而頂下一層睡在污泥裏面的人喊冷，時而睡在上面的人也叫冷。這

不是睡覺，而是受活罪。

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好像做着一場惡夢一般。我的身體日益衰弱起來了。現在甚至一個小孩都可以把我打倒的。有時我看着自己的乾瘦如柴的一雙手，不由的驚駭地想道：「我怎樣能逃走呢？」於是我就咒罵自己，爲什麼頭幾天沒有設法逃走。卽令被打死了，也免掉現在這樣的痛苦。

冬天到來了。我們每晚掘開雪，睡在冰凍的地上。營房裏的人一天一天減少了……終於向我們宣佈了，說是過幾天後，派我們去做工。大家都活躍起來了。每人都懷着一個逃走希望，雖然希望很薄弱，但總想也許可以逃脫的。

這天夜裏靜寂寂的，可是冷得厲害。快到天亮時，忽然聽見轟轟隆隆的大礮聲。環繞我周圍的人都動彈起來了。當聽到第二次轟隆聲時，忽然有人大聲說道：

——同志們，我們的軍隊在進攻呀！

一下子發生不可想像的事情：全營的人好像聽到口令一般，一致站立起來了！連本來躺了好幾天的人都爬起來了。到處聽到熱烈的喋喋聲和嗚咽的哭泣聲……我旁邊有人像女子一般抽咽着……我也……我也……格拉西莫夫用斷斷續續的聲音迅速說着，沈默一會，他斂一斂神，比較安靜下來了，繼續說道：我當時也淚流不止。冷風吹着，在臉上結成一串一串的淚珠……有人低聲唱起國際歌來，我們大家都用細弱的、啞暗的聲音附和着。崗兵開放機關槍和自動槍向我們掃射，聽見有人喊「口令」：「臥下！」我把身體貼到地上臥着，緊縮，好像要縮成一個小點。可是，這時

的眼淚不只是由於歡喜，而且是爲我國人民自豪。德國人可以把我們這些手無寸鐵，飢餓殆斃的人殺死，可以磨難我們，可是決不能摧毀我們的精神，而且是永遠摧毀不了的。我敢說，他們真打錯了人！

這天晚上，我沒有能够聽完格拉西莫夫中尉底敘述，他應司令部底急召走了。可是過幾天後，我們又晤見了，在一個土窖中有點霉氣和松油氣味。格拉西莫夫坐在長凳上把粗大的手指又着放在膝上，我望着他，不由的想道，大抵他在俘虜營裏的時候慣於這樣的叉着手指，默然坐在那裏，半天不動彈，愁鬱地冥想……

——你問，我怎樣逃脫的？我就說給你聽吧。在我們聽見礮聲的那晚不久後，把我們押去作工了，建築某個地方的工事。天氣乍暖，凍解冰消，下着雨，我們被押往營房北方走着。又重演着來的時候的情形：精疲力竭跌在地上走不動的人，都被他們打死，拋在路上……

有一個人被一個德國軍士打死了，只是因爲他在路上隨手檢了一隻凍壞了的馬鈴薯。我們通過一段馬鈴薯地走着。一個海軍中的頭目，烏克蘭人甘澈爾檢起了這這可恨馬鈴薯，想把它藏起來。這個德國軍士看見了就一聲不響地走近甘澈爾背後，瞄着他的後腦窩放了一槍，卽下令停止前進，站好隊伍。這個軍士把手向四面一指說道：「——所有這些都是德國國家財產，你們中間誰敢擅自拿取一絲一毫，便要就地槍決的。」

沿途我們通過一個村莊，許多婦女從窗戶裏看見我們，就拿着麵包塊和烤熟的馬鈴薯拋給我

們。有些人檢起了一兩塊，大多數的人都沒有來得及；護送兵就向兩旁窗戶開放排槍，並命令我們快步通過。可是小孩們，還是一點不害怕，紛紛向前面跑着，跑過幾條街後，把麵包和馬鈴薯放在路上，我們也就順手檢起來。我檢到了一隻很大的煮熟了的馬鈴薯，把一半分給了同排走着的人。我們連皮吃着，我有生以來還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馬鈴薯。

要我們建築工事的地方是在一個森林中。德國人大大加強了防衛，發給了我們鐵鏟子。我想着：不，決不替他們建築工事，而要破壞他們的工事！

這一天傍晚時分，我下了決心：從我們掘着的土坑裏爬出來，左手拿着鐵鏟，走到一個守衛兵跟前，我預先察看了，其餘的德國人都在土坑裏，在附近監視我們這一組的，除了這個守衛兵外，再沒有旁的人了。

——我的鐵鏟柄斷了……你看吧，——我嗚嗚地說着，走近到這個兵士的跟前。一剎那間，我腦海中閃了閃念頭，假使我的力量不夠，不能一下子把他打倒，那我的性命就完了。這個德國人大概從我的面容上有點察覺了。他擺了一擺肩膀，取下自動槍，我就連忙舉起鏟子，向他臉上一鏟。因為他戴着鋼盔，我是無法打破他的頭顱的。我的力氣總算還够，德國人沒有叫喊一聲就仰面倒在地上了。

我就拿着自動槍和三根裝滿子彈的彈帶，放腿跑着。不一會，我跑不動了，沒有氣力了，無法可想！停下來，喘了一喘氣，就拖着腿彳亍于地走着。在一條溝壑後面，樹林稠密得多，我就急忙向那裏走去。踉蹌跌倒，我又爬起，不知道跌倒過多少次……可是漸漸走進森林深處了。

我疲倦得喘不過氣來，忍不住暗自啜泣着，我還是盡力爬過一個山崗，走進茂林去了，這時已聽見後面發出的隱約的自動槍聲和叫喊聲。現在已經很難捉獲我了。

天色漸漸昏暗了。即令德國人發現了我的踪跡，追逼而來，那我就給他們一陣自動槍彈，只留下最後一粒給自己……這個念頭鼓舞了我的勇氣，我就走得慢些和謹慎些了。

我隱在森林裏過夜。離我約莫半公里遠，有一個小村莊，可是我害怕聽見德國人，沒有到那裏去。

次日，有游擊隊員偶然找到了我。我在他們的土窰裏躺了約莫兩個星期，身體漸漸強健起來，氣力增加了。起初游擊隊不很相信我，雖然我把俘虜營裏，勉強繞在軍大衣裏面的黨證取給他們看，還是不能消解他們的猜疑。後來，我開始參加他們的戰鬪行動，對我的態度就立刻改變了。我就從那時起，開始記上我打死德國人的數目，直到現在我仔細地登記着，這個數目漸漸增加，快到一百了。

一月間，游擊隊把我送過了戰線。我在軍醫院裏躺了將近一月。把嵌在肩上的破雷碎片取去了。至於在俘虜營裏染上的溼氣病和其他種種病症，決定到戰爭完結後再來醫治。軍醫院叫我出院後，回家去休養幾時。我在家裏住了一星期，再不能住下去了。這裏的一切都令我思念不已！不管怎樣，我的地位是在陣地上，直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在土窰門前告別了。格拉西莫夫沈思地望着鮮紅太陽照耀着的林間景色說道：

「……學會認真的打仗，也學會認真的恨，認真的愛。戰爭是這樣的一塊礪石，把人們的一切情感都磨得銳利起來。看起來，愛與恨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並存的，正如俗語所說，「水火不相容」，可是這兩種尖銳的情感，卻在我們的心裏親和地共處一塊了。我痛恨德國人，使我的祖國和我個人遭受的一切慘痛，同時我深愛我的祖國，決不願讓祖國受德國人底踐踏。這就是命令我，也就是命令我們大家與德國人拚命到底的情感。正是這兩種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就引導我們達到最終的勝利。如果我們心中藏着對祖國的熱愛，直到最後的一息，那末，在我們的刺刀上就始終會帶着莫大的恨心去刺殺敵人。如果這是說得過於深奧了的話，那就請你原諒吧。可是，我始終會這樣想着的。」——格拉西莫夫這樣結束了他的說話。他從我們相識以來第一次在臉上顯着微微的笑容，如嬰孩般的天真可愛的笑容。

我也第一次看見這個三十二歲的中尉，這個雖然他經憂患，而身體還是強健如鐵的人，兩鬢上卻長着閃耀奪目的銀髮。憂患竟把他的鬚髮洗滌得這樣雪白。當着有一根白色的蜘蛛絲從他的帽緣上黏到他的鬚上時就完全隱沒得無影無踪了，雖然我曾努力去察看它，但無論如何不能把它發現出來。

〔小說集「在偉大搏戰的疆場上」佚名譯〕

蕭洛浩夫(M. Sholokhov, 1905—)哥薩克人，在蘇聯內戰告終時即參加了頓河流域的反富農鬪爭。一九二三年開始寫作，一九二六年，開始寫巨著「靜靜的頓河」(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二八年，第二卷一九二九，第三卷一九三三，第四卷一九四〇年)。他曾做過教員，裝卸工人，石

匠，會計。氏又有長篇「被開墾的處女地」。因為他的文學上的偉大成就，曾得列寧勳章，斯大林文藝獎金，被選為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爭一起，他即刻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本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譯編的小說集，譯者姓名未詳。

蘇聯文學的偉大成就，曾得列寧勳章，斯大林文藝獎金，被選為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爭一起，他即刻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本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譯編的小說集，譯者姓名未詳。

蘇聯文學的偉大成就，曾得列寧勳章，斯大林文藝獎金，被選為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爭一起，他即刻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本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譯編的小說集，譯者姓名未詳。

蘇聯文學的偉大成就，曾得列寧勳章，斯大林文藝獎金，被選為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爭一起，他即刻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本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譯編的小說集，譯者姓名未詳。

蘇聯文學的偉大成就，曾得列寧勳章，斯大林文藝獎金，被選為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爭一起，他即刻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本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譯編的小說集，譯者姓名未詳。

蘇聯文學的偉大成就，曾得列寧勳章，斯大林文藝獎金，被選為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爭一起，他即刻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本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譯編的小說集，譯者姓名未詳。

旗。

蘇聯 卡他也夫作

在一個海島底深處隱約看見幾間石板砌成的屋頂。有一個教堂底三角尖塔凌駕其上，塔頂豎着的黑色十字架高聳入陰霾的天空中。

岩石峭峻的海岸邊，好像毫無人踪。周圍幾百公里的大海上似乎一片汪洋毫無所有。然而，這只是「好像」、「似乎」罷了。

有時在遼遠的海中隱隱約約現出一兩艘軍艦或運輸船隻底微影。這時在海岸邊就好像夢寐中的幻景，好像小說中的神怪奇談，有一塊巨大的花崗石輕輕地靈活地自己向旁邊移動着，現出一個洞口。三尊遠射礮平均地、徐徐地從洞口下面昇起來，昇到高過水平面時便向前面伸着，一會兒又停住了。這三根長得駭人的礮身靈活地隨着敵艦的運動轉動着，好像被磁石吸引着一般。

海岸邊斷崖上鑿有幾間深遠的石洞，裏面駐有人數不多的礮台防軍，一切軍需品也都放在那裏。礮台司令和政治委員住在石洞裏狹窄的壁龕中，外面有木牆和倉房隔開着。壁上鑿有兩個床位，他們在床上對坐着。中間放着一張小棹子，棹上點着一盞電燈。燈光映着轉動着的風窗好像飛電一般閃耀着。乾燥的風吹動着棹上的單據。有一枝小鉛筆在盞有許多方格的地圖上滾來滾去。這是一張海上地圖。礮台司令剛剛得到報告，在第八格中有敵人魚雷艦出現。礮台司令點了

破口上飛出閃耀刺目的杏黃色的火團。接連三次破聲，震得海水和石壁都搖盪起來，聲浪擊得人耳鼓發痛，好像鐵球滾大理石似的嗚嗚叫着的破彈，接二連三地向遠方飛去。過一兩分鐘水上傳來的應聲告訴我們，破彈已在那裏炸裂了。

破台司令和政治委員坐在那裏默默無言地互視着。形勢是很顯然的；海島被包圍了，交通綫已被割斷了；一個多月來，很少的幾個勇士保衛這個被圍困了的海島，抵禦着不斷地從海口和空中來的攻擊；炸彈經常猛烈地炸到石崖上；水雷快艇和戴着陸戰隊的小艇從四面八方闖來；敵人想用衝擊戰術佔領海島。可是，這個花崗石的峭壁卻一絲不搖地在那裏屹立着；敵人只好向海上遠方退走了；整理隊伍，聚集力量後又舉行新的攻擊；敵人百方覓隙突進，但始終是無隙可乘。過了一些時日。

彈藥和糧食漸漸減少起來了，倉庫漸漸空虛起來了。破台司令和政治委員成天的在那裏瞧着單據，極力設法節省。他們想把彈盡糧絕的可怕的一秒鐘遷延下去。可是這一秒鐘却毫不留情地接近起來。最後的一齣終於揭幕了。

怎樣？——政治委員問道。

怎樣，怎樣，通通完了。——破台司令答道。

那末，你就這樣寫上吧。

破台司令從容地打開值日簿，看了一眼錶，整整齊齊地寫着：「今天從清晨起各尊大砲不停歇地同時開放着，到下午五點四十五分鐘時發出了最後的一砲。破彈告罄了，儲糧只够供給一天

了。」

他把這本用繩穿着，加蓋火漆印，很像賬簿的厚厚的日記簿翻起來後，拿在手掌上放了一會，好像秤一秤它的重量似的，然後把它放到架上去了。

——政治委員，事情就是這樣，——他臉上不露笑容地說道。

有人敲門。

——進來吧。

值日員穿着一件光亮亮的雨衣，水滴滴地走進房來了，他把一隻不大的鉛筆筒子放到棹子上。

——拋信筒麼？

——是的。

——誰拋下來的？

——德軍驅逐機拋下來的。

礮台司令扭開筒蓋，用兩個指頭伸入筒裏取出一張捲在裏面的紙條來。他讀完這張字條後，緊緊地皺着眉頭，在這張單紙上，用藍墨水和一目瞭然的粗大筆，畫寫着幾行半通不通的俄文：

「蘇聯礮台和礮隊司令官先生：你們已被完全包圍了，你們已經彈盡糧絕了，爲了避免無益的流血，提議你們繳械投降。條件如下：礮台司令和軍官率同全體礮台防軍保持礮台底完整和秩序，離開礮台，不帶武器，到教堂附近廣場上集合投降。按中歐時計早上六時正，應在教堂塔上

扯起白旗。若遵照辦理，我就答應保全你們的性命。否則一律處死。投降吧！

德軍陸戰司令海軍少將愛維爾沙白爵士

礮台司令伸手把投誠條件交給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看完後，向值日員說道：

好，你去吧。

值日員走出去了。

——他們想看見教堂上扯着旗子。——值日員走出後，礮台司令沉思着說道。

——是的。——政治委員說道。

好，他們會看見旗子的。——礮台司令一面說着，一面穿着軍大衣。——在教堂上扯起

一面大旗來吧。政治委員，你想怎樣，他們會看得見旗子麼？一定要使他們看得見。這面旗要做得愈大愈好。來得及麼？

——時間還够，——政治委員一面說着，一面尋找軍帽。——還有一整夜的功夫。我們不會遲誤的，來得及縫好的，弟兄們會趕忙作的。這面旗子一定會縫得很大很大，這是我可以擔保的。

礮台司令和政治委員擁抱着接了一個大吻。他們吻的這樣緊，正像兩個密友的接吻，兩人都聞得被海風吹得粗糙的嘴唇皮上的風塵氣味了。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互吻。他們急急忙忙，他們知道，以後再沒有時間來發揮自己的情感了。

政治委員走到倉房中把列寧塑像從座上捧起，把塑像下面的一塊紅絨巾取出來。然後他又站

到凳上把掛在牆上寫有口號的羽毛布取下來。

敵台防軍士兵們整夜縫着旗子，把它縫得幾乎比倉房底面積還大些，是用海員用的粗針硬線把他們自己海員箱匣中凡是適用的材料通通找出來一塊一塊鑲成的。將近拂曉時，旗子已經縫好了。

於是士兵們大家都刮了最後的一次臉，穿着乾淨的汗衫，頸上掛着自動槍，衣兜裏都裝滿了子彈，先先後後沿着梯子走上去了。

天色微明，有一個值日官走到愛維爾沙白爵士住的倉房前敲門。愛維爾沙白沒有睡覺，他穿着衣服躺在床上，聽着敲門聲，他就站起來走到梳裝台前，在鏡子裏望了一望自己的容貌，拿着花露水擦了一擦眼下的皺紋，然後才叫值日官走進房來。值日官興奮得喘不過氣來，極力抑住自己的呼吸，舉手向長官致敬。

——教堂上扯起了旗子麼？——愛維爾沙白手裏玩弄着象牙骨的小刀柄，惶急地問道。
——是的。他們投降了。

——很好，——愛維爾沙白說道——，真是好消息。好得很。吹哨子叫大家到甲板上去。

過一會，愛維爾沙白手裏拿着望遠鏡，跨開兩隻腳站在望樓上。天色剛明。這是一個昏暗的、寒風拂面的晚秋的清晨，他在望遠鏡裏望見天邊有一個小小的花崗崖島。它構互在灰色的平凡的大海，波濤陡立千遍一律地模做着島岸峭壁的形式。茫茫大海都像花崗石彫成的一樣。

教堂頂上的三角尖塔凌駕在隱隱約約的漁村上，塔上的黑色十字架高聳入陰霾的天空中。一

面大大的旗子掛在塔頂尖樑上飄揚着。在昏暗的早晨，它顯出暗黑的顏色。

可憐蟲，——愛維爾沙白說道，——大概他們把自己的被單都拿來了，才纔成一面這樣大的白旗。無法可想，投降也有不便利的地方哩。

他下了一道命令。

陸戰隊乘坐的小艇隊和水雷快艇隊齊向海島駛去了。海島漸漸增高起來，接近起來。現在普通的肉眼也能看見在教堂近旁廣場上有一羣海軍兵士站立着。

在這一瞬間，出現了紅豔豔的太陽，懸在水天交接的遠處，上緣伸入在濃煙似的雲帶中，下緣接着齒形的大海。幽鬱的光線把海島照得明亮起來了。教堂塔上的旗子變成了紅色，紅得像剛出熔爐的鐵一般。

——鬼東西，真好看得很，——愛維爾沙白說道，——太陽把一面白旗映成紅色了。可是我們立刻就使它變成白的。

狂風驅着巨浪。巨浪撞上峭壁。峭壁鏗鏘響着，好像黃鐘一般。清脆的聲音震動着充滿水花的空氣。水響着，叫着，嘶着。忽然奮着浩浩蕩蕩的沖撞力直撞到一個暗礁上，就好像衝出破口的礮彈，急飛而返，炸碎為沸泉一般的雨點水塵，飛起高空被太陽照得紅豔奪目。

陸戰隊的小艇衝到了岸邊。德軍兵士紛紛跳入沒及胸膛漂着泡沫的水中，把自動槍高高舉起，涉水向岸上走去。躍上石岩，滑足落水，再躍再滑，這樣顛顛躍躍地向礮台奔去。他們已經跑上斷崖了。他們已經從大開着的礮門中走進去了。

從四方八面向島邊衝去。新派去的陸戰隊又一列一列地沿着溼滑的峭壁爬上去。傘兵好像萱草花似的紛紛落到漁村底屋頂上。礮火轟天，炸聲動地。

在這個礮火地獄裏，有三十個蘇聯海軍兵士在教堂壁柱下掘好了戰壕，把所有的自動槍、機關槍向東南西北四方八面團團地擺着。在這個可怕的最後時刻，他們中誰也沒有求生的念頭。關於生命的問題是已經解決了的。他們都知道，只有死的一條道路。可是他們想在臨死的時候儘量多殲滅一些敵人。這就是他們的戰鬥任務。而他們也就把這個任務完成到底了。

可是力量是太相懸殊了。

爆炸槍彈把教堂牆壁上的磚頭泥層打碎得像雨點一般落到三十個戰士們底身上，他們滿流着汗水和鮮血的臉孔，被煙灰染得烏黑了，他們撕破穿着的海軍外套，取出棉花來塞住身上的傷口後，又復繼續射擊着，直射到最後的一息；三十個蘇聯海軍兵士就是這樣英勇地先後戰死直到最後的一人。

在他們的頭上飄揚着一面巨大的紅旗，這面紅旗是他們親手縫成的，是他們用海員用的粗針硬線把他們自己海員行匣中凡是適用的紅色材料通通找出來一塊一塊鑲成的。這面紅旗是由海員們珍藏着的無數塊留作紀念的紅綢巾，紅色三角巾，赤色毛圍巾，紫色的煙包，綠色的氈子，朱紅色的背心等等鑲成的。鮮紅色的國內戰爭史第一卷底布封面和深紅色緞子上繡着的列寧和史大林底肖像——這是庫依貝舍夫城底少女們贈送的禮物，大旗嵌在這與火焰般的十錦旗的當中。

這面火一般的紅旗聳入高空，在雲霧中飄揚着，招展着，熾燃着，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巨人

旗手掌着它突過戰鬪的煙雲前進，前進，向勝利前進。

林淡秋譯。〔小說集「在偉大搏戰的疆場上」，佚名譯。〕

孫色爾卡他他夫(V. Kamyev, 1897—)蘇聯著名小說家，長篇「時間，前進呀！」有林淡秋

譯本。「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有曹靖華譯本。曾因文學上之偉大成就得列寧勳章。一九一

五年加入紅軍，參加戰役，直到一九二〇年。蘇德戰爭爆發後，他在前線軍隊中工作，本篇

採自莫斯科外國文書館出版局的中譯小說集。

口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

寫水軍領袖的。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

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

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

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

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

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

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

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

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

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

說是根據一件真實戰事勝寫的。作者說。十個俄國軍兵士被德軍殺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

一個哥薩克女人的兒子

蘇聯 西蒙諾夫作

一九二二年晚春，哥薩克謝爾格、維爾施科夫終於請假回到故鄉了。他參加過三年的國內戰爭並經歷了一年的搏力梭格列普軍校生活，而他現在才二十歲。少年時代是有無數的事物使他感到生活上的愉快。四年前，他離開哥薩克村時，還是個小孩，現在歸來時，已是個成年的男子和哥薩克了，這在他外貌上是有充分事實來作證明。第一，他在加斯托爾諾附近一次戰鬪中因斬獲十一名白匪而榮膺了勳章，第二，他雖然年輕，但鬍鬚卻長的差不多和布將雷一樣，第三，在軍大衣上已繡得有紅角袖章，這一切證明，他已經不是從前的謝寥沙，而是排長維爾施科夫同志了。清晨，他一下車後，即沿着自己的哥薩克村徒步行進，一點不着忙，好像個真正成年男子似的，但他卻很想拋掉這套沉着的外貌，一口氣跑回家去。在一條熟路的拐角上，當他已遠遠望見自己家屋的綠色房頂時，有三位村上的老人攔住了他的去路。他們年紀很大，幾乎是村中最老的人了，——其中一個先前還參加過土耳其戰爭。維爾施科夫還在幼年時代就記得他們，彷彿他們的相貌一點沒有改變，——他們現在的相貌，與十五年前他所知道的一樣。三位老人攔住了他的去路。他們胸上全都掛着兵士佩帶的喬治勳章。維爾施科夫所驚奇的，不只是這些勳章，而且還因為他們全穿着禮服。當他一走近他們時，老人們突然「立正」了，並由其中最老的一位，囁着喉嚨，高聲說道：

閣下，慶賀你榮歸故里。

老人行過軍禮後，馬上就向維爾施科夫握手接吻。這是種空前的敬儀，維爾施科夫明白了，現在他已被老人公認為成年的哥薩克了，滿村的人也都以自己同鄉當了指揮官而自豪。他同老人們一塊沿哥薩克村的街道莊重地走着，捲好煙捲後，他就含在嘴上使勁的抽。祇在離家三步遠的地方，他一看見他的母親依舊穿着他還記得的那件舊短褂，雙手藏在圍巾裏站在臺階上，他就突然三步兩腳的跳上臺階，把她緊抱在自己寬闊的懷中，領受那久別重逢的母愛。

二十年之後，一九四二年的早春開始了。哥薩克村的街上，馳來了一輛滿濺污泥的綠色小汽車，在熟識的臺階前停住了。副官跳出來開了車門。從車裏走出了一位穿上校軍大衣的人，身材不高，體格壯健，有了相當年紀。他的髮業已灰白，在風塵僕僕的黑色面孔上，眼睛似乎顯得更加藍了。上校在向副官打了一個手勢要他在汽車上等候，自己就跛跛顛顛的拖着傷腳走上臺階。他打開了外門，進到客堂，在敞着的門前呆站了一下，就悄悄地向那個背起坐着織衣的女人走去。

媽媽。

女人轉過臉來，驚叫了一聲，就從座位上跳起來，默然無語地撲到他的胸前，他同她這樣地站了許久，沒有寬衣，也沒有脫帽，只是用手撫摸着她那業已有點老得發抖的頭。以後，他又把她扶到凳上，疲乏之地脫下軍大衣後就與她並排坐下了。

他從西伯利亞直接參加戰爭後，已經五年沒有回家了，此刻他仔細而帶憂鬱地望了望這幾年

來不知怎麼一下子傷後已被剃光，現已生出了一層粗硬的灰白短髮。臉色變蒼老了，消瘦了，變緊了。他的頭髮在時更剛毅，更倔強了。他們面面相覷的坐了很久。後來母親掉過臉去。哭了。維爾施卻永遠不會回來了。

他沒有安慰她。他知道，米哈依爾是她的愛子，一切的安慰都會是徒勞無益的。這種損失他到現在還是悲痛萬分，當他一憶及這種損失時，他弟弟米施的英姿，他最後一次看見他時的形貌：消瘦的、黝黑的，愉快的面孔，晒褪了色的軍服，深及腿彎的長統皮靴，手裏拿着軟條樹枝的情景，就立即呈現眼前了。

——我們定能突圍，——米施說。上校同志，我們突得出去的，——隨即就用軟條樹枝敲了敲長統皮靴，彷彿突圍對他並不算怎麼一回事。

維爾施科夫望了望母親，就記起基也輔來了。他帶着自己的一師人最後退出了基也輔。那時還是九月末的夏天。灰塵，悶熱，死神已如此逼近，似乎已是在劫難逃了。他自己是最後渡河的，渡河後，他就在河岸上靜聽乘夜經各渡口和淺灘零星渡過河來的各指揮官的報告。這是整個戰爭中最艱苦的時日，並不是所有的指揮官都盡到了自己的天職。有的遺棄了武器，有的幾乎把人員全丟掉了。維爾施科夫，平常是很老成持重的，但此時他也不是那麼鎮靜了，稍有不如意的事情，他對人說起話來，不是暴躁，就是冷酷，有時甚至很粗魯。

——人在那裏？——維爾施科夫往前一撲，向一個受過震傷而面筋時常抽動的准校營長質問道：『全丟了。』

——我個人已經戰到最後一粒子彈，——准校吃吃地說。——你看，我軍服上全都打的是窟窿。我是一面打，一面酒水過來的。

——你的人在那裏？人，人，——維爾施科夫倔強地重複着：——人失掉了。人在那裏呢？——不知道，——准校望了望維爾施科夫那對兇獍的碧藍眼睛說，並準備對付當前的一切……

然而維爾施科夫忍住了，雙手交在背後，緊緊的握着，邁了三步，不待轉過身來，說了：

——交法庭。

——下一個是砲兵連連長中尉作報告。

——人在那裏？——維爾施科夫問。

——除陣亡的，全在這裏，——中尉安然回答說，他以為大概這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大砲呢？大砲在那裏？在這裏還是在那裏？——

——在那裏，——中尉說。我們無法把牠渡過河來，沒有力量。上校同志，我來向你說明

此時，說話的聲調已經有點不安了，由於維爾施科夫的監視，開始發起急來。

維爾施科夫把身子一轉。

——你既沒有力量拖砲，那末，我也就沒有力量和你說話了。交法庭裁判。

他周圍的人從沒見過他這樣的情形。此時，因基也輔悲慘事件，他失掉了通常對人的和藹態

度。無論是胆小怯懦，還是驚慌失措，或碌碌無能，他都絲毫不加以寬恕。他不寬恕別人，同樣，也不寬恕自己。米施恰巧此時，他的弟弟也來謁見了。全師都清楚知道，破兵連連長，維爾施科夫上尉，是上校維爾施科夫的弟弟。但他們似乎都不願旁人知道他們的關係。我始終保持一種正式的、淡然的、莊重的態度。

——上校同志，維爾施科夫上尉到了，——他聽見背後的聲音，一回過頭來就看見米施那種疲憊、污垢、但同時卻又像平時那樣快樂的面孔……

維爾施科夫釘了弟弟一眼，上尉的樣子是極爲狼狽的。飛機帽根本沒有了，軍服也撕壞了，滿身油污，雙手都有擦傷和血痕。維爾施科夫生平第一次感到可怕了。他覺得，彷彿米施也一定和旁人一樣，是一個人突圍洶過來的，既失掉了人，又丟掉了破。他想，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末，任憑什麼力量也是無法拯救弟弟的。他在默然注視米施的一剎那間，所有最近幾分鐘或幾點鐘內所必然要發生的一切都在他腦海中閃爍着。現在就要問他，破在那裏，米施定說，在那裏，於是就要把他交法庭，就會槍斃他，因爲這種罪行是應當槍斃的。從此以後，他，維爾施科夫，終生成爲可詛咒的人了，他再也不能去見他的母親了，因爲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向她解釋清楚，爲什麼他只能這樣處置，爲什麼他會槍斃自己的弟弟米施，——槍斃這個他從前曾舉在手裏，第一次弄到馬上，並爲全家所痛愛的弟弟。

——上尉同志，你的人在那裏？——維爾施科夫力持鎮靜地問道。當然，也祇有他和深深知

道他的米施，才覺察到他那發顫的聲調。維爾施科夫終於開口問話。當他聽着這發顫的聲調時，他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恐懼。——在這裏。左邊一公里的地方，——米施愉快地回答說。

「哪，你的破呢？你會對自己的勇氣感到自豪嗎？」米施問他。當他聽着這發顫的聲調時，他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恐懼。——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不會使你失望的。——這是當他聽着這發顫的聲調時，他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恐懼。——維爾施科夫深深的噓了一口氣，沉默了幾秒鐘，講不出話來。當參謀長察明破兵連確已全部渡過河來時，維爾施科夫才說：——他首先就變着腰走進他暫時居住的那所小屋。——很好。上尉同志，請到我處坐坐吧，——他首先就變着腰走進他暫時居住的那所小屋。——這是從前漁夫住的。——維爾施科夫平素一笑臉便回去了。——

——在這裏，他才默不作聲的盡情擁抱了自己的弟弟。他這種熱情的動作，使對方幾乎忍不住痛而要叫出聲來了。以後，當維爾施科夫鬆手坐下時，米施也在他的對面坐下了，在三個月戰爭以來，他第一次向他哥哥使了個眼色，親密地說：——

——上校同志，是嗎？

維爾施科夫說：——我……

——當然呵，——維爾施科夫說：——我……

——請抽煙吧。——

——以後又接連是在敵機轟炸，在灰塵滿天與死亡逼臨的情況下所度過的流血的可怕的行軍。他最後一次看見米施是在一個他們必須從那裏突圍回到本部隊中去的小樹林中。他把米施擺在最

危險可怕的地方，——讓他作後衛隊，以便藉該部輕敵的掩護，來實現拚命突圍的企圖。他像童年耶蘇復活節時那樣把弟弟擁抱了三次，用晒破了皮的嘴唇熱烈地吻了他後，才放開手。那時米施也和往常一樣，拿樹條敲着長統皮靴，笑嘻嘻的說道：

——不要緊。上校同志，我們定能突圍。我們突得出去的：讓我去吧。

此後，維爾施科夫就沒有看見他了。他自己帶着部隊突圍回到了自己方面來。可是他受了重傷，人們把他放在雨衣上擡出樹林，當他一甦醒過來，就問：誰突出了圍，誰陣亡了，而人們告訴他說，他的弟弟沒有突圍出來。爾後他恢復了健康，很久都不敢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母親，因為她總覺得，幼子在長子部下服務她要放心些，而他也感到自己在母親面前的責任，最好自己陣亡，而讓弟弟活着去見母親。但結果恰巧相反：自己倒還活着，而米施卻……

母親並沒有安靜下來，只簡單地擦擦眼淚，頓入常態，這時，維爾施科夫，就趁她收拾掉子的機會，開始問她，現在本村和鄰村中，還有些什麼年高望重的熟人存在。母親仍然是平素那種沉默寡言的習慣，並沒有問他，為什麼要打聽這些消息，而卻整晚孜孜不倦地告訴了他，誰死了，誰還活着，誰又搬家了，每個老哥薩克的生活怎樣，誰的兒子和什麼時候當兵去了。他聚精會神地聽她說，並反覆地問，有時還把某人的姓名寫到了日記簿上。次日清早，他的副官就坐起汽車，按着二十個地址沿門拜訪，並敦請某某老人今晚惠臨同村謝爾格、伊萬諾弗赤、維爾施科夫上校家一敘。

晚上，維爾施科夫的院內驟然熱鬧起來了：滿院都是繫着的馬蹄聲，主人光着頭站在臺階上，恭恭敬敬地迎接來賓。維爾施科夫同來賓們互爲寒暄後，照例，並沒有立即談及正事，而是首先請客入席，飲過一巡，又飲了第二巡。母親親自給客人酌酒上菜，她總是傲然自得地瞧着自己的兒子，在她看來，全鄉叟老的光臨，格外證明兒子之有名望，這比他的勳章和高等官級還要榮譽些。

當飲完第三巡後，維爾施科夫就站起來，以此表示他要通知老人們的這件事情的重要，咳嗽了一聲，接着就說，他是被派到此地來編制哥薩克志願師的，大家派他來作這件事情，因爲他本人是哥薩克，師編好後，該師就由他，維爾施科夫負責指揮，他知道哥薩克的規矩習慣，所以他特請各長者前來襄助，共同發起這件事情。

老人們在表示意見前，大家沉默了一會，咳嗽了一陣，思索了一番。然後來賓中一位最老的——從前當過軍人的特勞費姆、伊里奇、葉洛痕站起來，莊重地撚了撚他那違反自然規律還沒開始蒼白的黑鬍子說：

——我們幫助你，我們中間，誰做得到，誰加入。我一定加入。祇是你得設法，不要讓醫生用他們的聽筒來玩弄聰明，用他們的委員會來舉行檢查，反而把事情弄壞，就行了。這就是我們大家的請求。至於幫助一舉——我們定歸是要幫助的。

葉洛痕認爲話已說完，就坐下了。別的人也沒有多說話，因爲問題已經明白，已經確定了，何況棹上還有很多沒有吃完的酒菜，既然有這樣好的機會，他們都恨不得立即再來喝上幾巡。

維爾施科夫的身體結實得像他父親和祖父一樣，喝了酒，也不醉，帶種好奇的心情望着老人們。這是個多麼奇怪的民族，怎的也不顯老。要在他們的黑鬚中織上幾根蒼白鬚子，在他們的黑髮中再添上一根斑白頭髮，這絕不是幾年，而是要上十年的功夫才能辦得到的。老人們的姿態，使維爾施科夫回憶起童年和幼年時代來。他雖然早已慣於指揮部屬，現在卻不由得奇怪起來，他居然能與諸位長者並肩抗禮同席聚餐。他記起了，在他幼年時代，一個青年哥薩克，如果沒有真正服完軍役，是不能算作哥薩克的；祇有當過兵後，大家才認為他是成年人。嚴竣的教育，深信你起初當過兵，以後就什麼都能作，未受過兵士鍛鍊，你就不能算作完人，這是哥薩克老人們所規定的法規。如果一個青年哥薩克在服軍役前喝了酒，按照村老的判決，人們就能鞭打他，祇有你首先去服軍役，然後才有權玩耍。只有一種情形例外，即當三聖節和聖母節組織盛大的賽馬和其他的競賽時——這天如果誰得勝了，即令他是個青年，老人們也首先向他施禮，晚間並請到家，同席共飲，維爾施科夫還記起了，有次，這樣的榮幸落到了他頭上，當時他與長者們同席並坐，該感覺到多麼興奮。雖然從那時到現在，中間已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但這種腦海餘波至今猶在。使他興奮的，是這些老年人的姿態，其年齡雖高，但腰幹還沒有彎屈，眼睛那麼年輕，臂膀那麼結實。似乎全部人民的力量都隱藏在他們背後似的。他想真好，要是在他師裏多有些這樣的老人，而且必須在編制部隊時設法使他們不受什麼醫生聽筒的干涉，那就妙不可言了。

近幾星期來，哥薩克村裏到處都在傳說，說什麼來了一個上校準備在這裏編制哥薩克志願師，這上校是個本地的哥薩克，有許多人還知道他和記得他。

他是誰呀？

謝麥沙、維爾施科夫。

那個維爾施科夫？

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的兒子。

誰要是不記得謝麥沙、維爾施科夫，

誰就還會記得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或者他父親伊萬、

謝米諾維赤、維爾施科夫，

他是個馳名的人物，一九二〇年被白黨殺掉了的。說什麼來了個

熟識的同鄉，他已經當了上校，

說什麼決不會是別人，

一定是他，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的兒

子，他來此編制新師，大家都感到一種快活，

就是那些上了年紀和對於戰事早已疏遠了的人們也

重新燃起了參戰的願望。

維爾施科夫師在庫班參加了第一批戰鬪。

那時德軍已佔羅斯托夫並正向斯塔弗羅波爾、阿馬

維爾、克拉斯諾達爾推進。這是庫班塵土滿天的八月時光。有一半的黃穗地還沒有收割，

菓園的樹枝被沉重的蘋果壓得快拆斷了，瓜田裏長滿了西瓜，這一切已經就使人目不忍觀。而在此開花，結實，收穫的時候離開斯地，自然特別使人心疼，使人難堪。他們總是在作後衛，總是留在最後與德寇撕殺，使其他部隊得以脫離德軍，他們從早到晚當步兵一樣，浴血苦戰，夜間就快馬加鞭自行逃走，早上又突然在德寇意料不到的地方動行開始戰鬪。他們在古施弗斯西亞、青河列茨卡亞、馬洛羅斯卡亞附近都作過戰鬪。夜裏就騎起馬來悄悄

地，也不唱歌，通過哥薩克各村莊。

該師除頓河人外，還有許多庫班人，而哥薩克們時而在這個哥薩克村，時而又在另一哥薩克村勒住馬，從鞍上彎下腰來，默無聲息地擁抱那低聲嗚咽的女人。他們在經過故鄉時，也沒有三個隊隊落伍。這些時日維爾施科夫發覺了人們中間一種空前未有的抗德怒火，當然，這種怒火並不是突然出現的，而只是現在，抗戰兩年來的現在才有的。他們仍舊是難恤自己的房屋和家庭，但這種憐恤現在總比獻身疆場的願望要薄弱些。他們在與房屋和家庭告別時並沒表示躊躇，從來沒有打算另尋出路。在他們看來主要的是手執武器再接再厲地繼續作戰。

在第一批戰關中受到損失的各團，近來在他們經過哥薩克村時補充了好幾百志願軍。常常有兒子投入父親所率領的部隊，也有父親投入兒子所率領的隊伍。父親和叔伯並不在兒子指揮的騎兵連上當個普通的哥薩克爲恥。當時很多親戚和同鄉要求把他們編成一個連或一個排，而維爾施科夫照例是不拒絕這樣的請求的。

在古施弗斯克亞附近的戰關中，第三騎兵連連長彼得·莫爾脫溫涅夫陣亡了。晚間，當他屍首在戰場上找着時，他那在本連充當機關槍手的父親米哈依爾、謝敏諾維赫在兒子屍旁站了許久，到大家準備安葬時，他說：「莫言悲痛，莫言哀哭，莫言哭泣。早氣，當戰馬奔馳時，我自家來葬埋。」他把他兒子的屍體一放在自己健壯的肩膊上，就彎着腰走去。完全無異於，雖不見兵士們對他的悲劇，而是帶着父親的關懷，而朝謝敏諾維赫。夫人莫爾脫溫涅夫並沒有反對，但爲了免於意外就派人去注視着老人的行動。老人莫爾脫溫涅夫走過村邊，一到那山溝斜坡上的菓園，就把兒子的屍體往一棵蘋果樹下的地上一擱。於是從容不迫

地，用那毫不顫動的手摺捲了一枝煙捲，開始吸起來，吸完之後，就把煙頭扔在地上用皮靴使勁的踏了踏。然後就從套裏抽出自己的工兵鍬，開始挖起墓穴來。他一點也不草率，挖的很精緻，很深，完全是個真坎，絕不像兵士們趕急挖出的那樣，而是帶着父親的關切心情掘成的。老人莫爾脫溫涅夫葬好兒子後，就在墳墓樹上刻了三個記號，將工兵鍬放進套裏，在胸前劃了三次十字，就邁步歸隊了。他沒有痛哭，沒有抱怨，也沒有和人說及兒子的事。早晨，當預測在哥薩克村附近要發生激戰時，連上就委任了護馬員，以便把戰馬牽遠一點，牽進林裏去隱蔽起來，維爾施科夫經過第三騎兵連陣地時恰巧碰見了莫爾脫溫涅夫。

——什麼？

——他們又派我當護馬員。請你說聲吧，不要派我這樣的工作。我不能作護馬員。

——爲什麼？——維爾施科夫問。

——因爲昨天德寇打死了我兒子。我不能作護馬員。現在我要爲全家復仇。上校同志，請你說聲吧，不要派我這樣的工作，否則我就丟掉馬匹不管，自去作戰了。

——當時他的表情，竟是這樣的倔強，就是從來沒容許過自由行動的維爾施科夫，也立即原諒了他那種「否則我就自去作戰」的說話，並命令再不要派莫爾脫溫涅夫當護馬員。

維爾施科夫在自己人們中看到了倔強的表現，他感覺自己也是這樣。有時他雖在責備自己部下的指揮官，說在戰鬥中不應白白地去冒險，但他又感覺到，他同他們這樣談話時並不是出於至

誠，出自心願，而且帶幾分勉強。他知道，是應當這樣向他們說，但自己又不願意說，因為憐恤自己和擔憂自己生命的心情，這個月來業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而且他也深切知道，旁的人也會消失這種心情。

該師在克魯泡特金和克拉斯諾達爾間，似乎已經完全被敵人包圍住了。爲了保全其餘的兩團人，就得犧牲一團或至少半團人。維爾施科夫來到了團長的指揮所，並在那裏逗留了一整天。這天要比旁的天數更可怕。此時德寇雖沒有很多的步兵，可是，七十輛坦克很快地突破了我們的工作後，就接連幾個鐘頭在該團陣地周圍縱橫奔馳。

還在清晨，團長就在維爾施科夫的身旁陣亡了，維爾施科夫通常來到各部隊時，是從不干涉自己部屬活動中的細節的。但這次，雖已委任了新團長，實際上，還是他在親自指揮作戰。他要在這生死存亡的日子，盡其所能地貢獻一切。當傳令兵和指揮官還能到來的時候，他就親自與他們談話，下命令，而他那種鎮靜的態度，對於他的部下，可以說比他的命令還貴重些。當電線還沒全被切斷時，他就用電話來激勵戰士。到了這些聯絡全部斷絕，該團陣地，從夜間安放的戰鬥警戒起直至指揮所爲止，全被踏成平地，德寇的坦克已沿着這塊平地吼着爬來，這時，維爾施科夫就準備好做他在這種情況下所能做到的最後一點，——利用師長平素享受不到的權利，親自去與德寇搏鬥的權利，爲國捐軀。他扣上了領扣，也同所有旁人一樣，腰上揣了兩個手榴彈，就走出指揮所底掩蔽部，來到暴露陣地上的一個小戰壕中。周圍的軍官和戰士們誰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爲希望已是很少的了，而且大家都明白，師長甘願像士兵那樣效死疆場，而不願平平常常地

犧牲。

戰爭中的每日也常常有這種偶然現象，雖是敵人的坦克就在維爾施科夫戰壕的左右兩翼橫衝直闖，他卻安然無恙！夜晚，他把這一團人帶出了戰場，繞至邁科普，去追趕已經退了很遠的其餘各團。

秋末，該師又轉戰於摩茲多克附近的沙土地帶了。該處四周都是重疊起伏的沙丘，或哥薩克通常所謂的沙濤。很少下雪，氣候也就特別冷，這裏，師團據有堅固的防禦陣地，大家都覺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什麼大事似的。德寇業已氣衰力竭，再不能前進了。雖然他們依舊向前猛攻，雖然他們的坦克依舊忽東忽西，以圖突破我們的防地，但同時卻已不像從前那樣：前進，前進他們已不可能了。

師團在這裏的沙壩上慶祝十月革命。進攻雖沒有開始，但戰爭行將到來的氣氛業已感觸到。靜寂籠罩了一切，然而按各種徵候看來，靜寂就快要被突然迸發的霹靂震破了。維爾施科夫決定在深夜來慶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

他們把「多特熱」牌汽車上揭下來的寬大篷布，鋪在兩個沙丘的中間，並在上面擺設了近來為慶祝十月革命節從發給近衛軍的燒酒份中儲下來的燒酒，以及由各處尋得的適於節日用的菜食。維爾施科夫命令在篷布的两端擺上兩輛汽車，並將車上的燈扭亮。四條大黃色電光照直射到篷布和密集坐着的哥薩克身上。各團團長，連長，鬍鬚蓬蓬的哥薩克志願兵，隊中年紀最老的，——凡不妨害戰事而能參加的人，全都參加了。北面五、六公里的前線地帶雙方照常在進行射

，火雷不時照耀着漆黑的天空。

聚在這裏的人們，誰也沒有這樣的過過節日。滿天飛舞的雪花，一片片的飄到酒杯裏，爲了不至僵凍，間或就有人用手掌拍打，或者突然跳起來踏踏着麻木了的雙腳。但是會議上的快樂情緒和莊嚴精神並沒有因此減少。他們首先舉起杯來慶祝十月革命節，預祝未來的勝利，接着又憑弔陣亡的將士，然後——照例又使士兵們休息了幾分鐘，他們什麼都談到了，談到了行軍，談到了宿營，談到了頓河家鄉和庫班故里的哥薩克村落，似乎，這種談話是不會完結的，因爲值得回憶的事和值得記念的人在皆是。

當大家都散歸原地時，維爾施科夫還在自己掩蔽部近旁的新鮮雪地上皮鞋作響來回踱了很久。汽車頭上的燈已經關熄了。兩個哥薩克正在捲篷布。維爾施科夫想，自從開戰以來，該不知親眼見過多少建築得不堅固的房屋，住慣過多少掩蔽部和拋棄過多少掩蔽部，經過多少次的宿營、行軍，而將來還不知有多少次。真奇怪，這種感覺並沒使他感到痛苦和沮喪，恰巧相反，倒是因爲變動很大，地方，城市，陣地一切都在變動，而師團卻在向前邁進並仍舊是個堅強的師團，而他，維爾施科夫定會把這個像是在他身上業已根深蒂固而不能與之分離的師團引向勝利底盡途而感到了某種安寧。他雖是一個自尊自負的人，此刻也不願升遷，願意把自己這一師人指揮到底。

我會見維爾施科夫是在二月底，那時羅斯托夫和塔干羅格間還在進行激戰。他那當年冬十一月深夜的預感終於實現了，該師已沿着它先前退却的道路打回頭來，現已渡過頓河，而在頓河西

岸，在烏克蘭邊界上進行戰鬥了。維爾施科夫剛從某團回來，他脫下外裝，坐在桌前，像往常一樣，忘記摘下高頂皮帽。此時恰是當天進攻的命令已下，但還沒接得頭批戰鬥消息，司令部裏暫時還籠罩着一種稀有的，等待的沈寂，此時正好來想別的與當天緊急事務無關的事情。於是維爾施科夫就背靠着椅，不在意地用手指敲着桌子沈思起來。

——你在沈思什麼？——我問。

——不知怎樣說才好？一下子連什麼事都想到了。我記得，不久以前，當我們收復了古施弗斯克亞，並在那裏宿營時，晚上我一人走進了從前莫爾脫溫涅夫親自在那兒埋葬騎兵連長莫爾脫溫涅夫的菓園。你還記得吧？從前我曾向你說過。我們回到古施弗斯克亞時，老人莫爾脫溫涅夫沒有和我們同來，他還在青河列茲卡亞附近戰鬥中就受了傷，而被送到傷兵醫院去了。我代替他到菓園去找到了那棵砍過三個記號的蘋果樹，並在他兒子的坟上默默地站了許久。在這一剎那間，我真像他們——活着的以及陣亡的戰士的父親。現在我覺得，當我一想到自己的師團，各團的人數雖然縮小了，但它還是非常強大，——比它從前參加第一次戰鬥時還強大。現在它是由所有生存的和陣亡的戰士，是由在它隊陣中戰鬥過和現在尚在它隊伍中戰鬥着的戰士來組成的。它之所以強大，不僅由於現有的活人力量，而且也由於陣亡了的死人力量，——他們英勇精神的力量，他們浩然殉國的力量。當你沿着埋葬我們烈士的土地歸來，當他們的坟墓已遠落在我們的背後，——這就鞏固着我們的戰鬥精神，迫使我們去拚死鬪爭。你以為怎樣？

他不等着我的回答，又沈思了一下。接着就突然發笑地說：

「不久，我接獲了母親的一封信，由於我的驕幸引起了不少的风波。我們這裏不知誰在休假歸里時到她那裏去過（我沒有弄清這個亂談家是誰）在她面前誹謗我。此後，她就給我寫了這樣的一封信：「賽廖沙，我聽人說，你雖然是個大官有時不應去的地方也去鑽。你要注意，我堅決禁止你這樣作：」當我接到這封信後，曾給參謀長看過。大家都笑了。他大概也給各團長講過。現在我到團部或想上連上去，團長都不許。我說：你有什麼權利不允許。他卻回答說：

——完全有權利，上校同志，因為連你母親也禁止你這樣作。

你知道，我們哥薩克，父母的命令一出就要執行的！他們就這樣的不許我到連上去了。

維爾施科夫又微笑了一下：在這一微笑中我感到，此刻他是多麼願意看看自己的故鄉，看看那坐在同樣木棹旁邊的母親，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

（小說集「成熟」，佚名譯。）

西蒙諾夫(K. Simonov)現在蘇聯最享盛名的年青作家。他的第一個劇本「從我們城市裏來的人」曾得斯大林獎金，第二劇本「俄羅斯人」發表後不但使他馳名於全蘇，而且馳名於全世界了。此劇又得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第二獎。戰事發生後，他經常在前線，他又為各報寫了不少短篇和報告文學。此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詳印的小說集。

春 天

蘇聯

吉洪諾夫作
佚 名譯

一棟房屋荒廢得不堪設想了。它經受過轟炸，有些地方的玻璃和窗櫺被氣浪沖去了；它也受到了礮擊，有些地方的角樓和頂層被火燒壞了。在冬天來它弄得塵垢不堪了，水管子凍裂了，澡盆裏和洗臉臺結着灰藍色的厚冰，在涼臺上堆集了一堆一堆的髒雪，地板上有許多由於冬季裏人們直接在上面劈柴壓成凹痕，壁牆薰得烏黑了，冷風和溼氣到處沖入。

大家熱烈地親自修理着這所房屋，不辭勞苦，不畏艱辛。伊萬、尼古拉維奇並沒有人要他來參加這種粗工的、而且如果有人忽然請他這位外科醫生來作粗工，他自己也會覺得驚訝的吧。這所房屋是可以把他收拾好。來開辦一個軍醫院的。房子是很好的，是很固的，可是要把他收拾好，就需要很多的人力。大家都忙得一塌糊塗，特別是政治委員，簡直廢寢忘餐。

房子裏人頭擠擠、這裏有木匠忙着，那裏有油漆匠忙着，可是這些人也並不是木匠和油漆匠。他們都是軍醫院裏的工人：醫生，看護婦，女救護隊員，衛生夫。大家挽起袖子在那裏擦着，洗着，鉋着，漆着，刷着。開着的窗戶裏傳來街上的鬧聲，冬季後重新開駛的電車轟隆地響着，汽車嗚嗚地叫着，天空中擔任警戒的飛機壓托在遠處嗡嗡地鳴着，礮隊的轟擊不斷地響着。這天早晨伊萬、尼古拉維奇向一個滿身沾着石灰的女衛生夫問道：——那裏可以找到卡托寧

丁。她告訴了他。他就沿着寬闊的樓梯，隨後又沿着狹窄的，扶手又冷又黑的小梯子走了許久，才走上屋頂。屋頂是很平坦的，寬敞的，盡頭上還有一個小亭子。從那裏差不多可以看見全城景色。在紅色屋頂的滄海中聳立着一些孤獨的尖托，遠景顯着半綠半藍的春色。所有屋頂都堆滿了冰凍的垃圾，上面露出一些木板頭和各種廢物。

卡托寧醫生拿着鐵鍬在那裏鑿着這堆帶着綠色的髒冰壳，鑿起的冰沙向四面飛起，發出尖銳的聲音。醫生毫不住手回頭；伊萬、尼古拉維奇也就默然看着他那兩隻有勁的手一上一下，不一會卡托寧挺直身子，把鐵鍬插往冰裏，拍一拍掌，就轉過身子來。他並不覺得奇怪的，瞥了伊萬、尼古拉維奇一眼說道：

「我們要在這裏住，要在這裏工作哩。可是要趕快把這些骯髒東西弄乾淨才好。」

他往掌上吐了一吐，就又開始像一個礦工那樣的熱烈鑿着冰堆。伊萬、尼古拉維奇把手操在背後，時而望着他，時而望着下面的城市，望得這樣仔細，好像初次看見它似的。其實他是屢次到過這個屋頂的。從前有個時候，這裏開過飯館，又快樂，又嘈雜……

卡托寧此刻工作得非常起勁，既不回頭，也不直腰。伊萬、尼古拉維奇頂起脚尖輕輕地離開了。他額上的皺紋變得更深了，他神色焦急地抖着肩膀。

次日他走到倉庫裏，隨手指着堆着工具的遠遠的角上，向經管員說道：「給我這個……這個……叫鐵千鈞吧，或者鐵錘，鐵耙，反正你知道收拾屋頂需要的那些」

工具……

——醫生，可是你的手呢，——經管員說道。——這個工作你不值得去作吧？沒有你，我們總可以作好的。

什麼？——伊萬、尼古拉維奇叫道。請你不要掛慮我的手，我自己會掛慮的。把工具給我吧。我已經和政治委員說好了，一切都不成問題的。

於是他就肩上荷着鐵千觔，手裏拿着鐵錘作長途旅行走往房頂上去了。在那裏，他選定了卡托寧對面的一個角上。

在這個角上堆成了一座灰黑色的冰山，把種種色色的廢物凍結在一塊。甚至一張破椅底腳豎在那裏好像肉膏中插着的骨頭一樣。他開始慢慢地用鐵千觔試鑿着，起初手痛得很厲害。由於力氣用得不對，很快就疲倦起來了。

於是他就用鐵千觔鑿成了幾級梯子，走到冰堆頂上，拿鐵錘把堆上的垃圾、雪團、冰塊往下拋。鏟了約莫兩句鐘之久，忽然他的鐵錘碰上了一件硬東西，原來有一個彫刻像底頭側躺在雪底下。

他大為驚訝，蹲到脚後跟上望着這個大理石彫像底頭，好像一件奇物似的。也的確是很奇怪的，在一堆無法形容的髒雪中，竟發現一個美人頭，後窩上梳着髮結，顯出一副姣好而略帶倜儻神色的面容。

——真的呀！——他擦了一擦額頭說道。——告訴人家，人家都不會相信的。好吧，繼續作下去吧。

他現在更小心地在那埋着彫像的地方鏟着雪，鑿着冰塊和硬似石頭的垃圾。他跑到樓下去吃過飯，開過會，和同志談過話，可是他很奇怪地覺得他腦海裏總是縈迴着房頂上這尊石像，其實是不值得這樣的。他每天都到房頂上去工作，某次有一個衛生夫拿着鐵鏟走到他跟前來接替他，他把手裏的鐵千觔一擺，氣憤憤地說道：

——要作的地方多的很，你到卡托寧醫生那邊去吧，這裏我一個人可以對付得了的。

有一次他自己卻爬下冰山，走到卡托寧醫生跟前，輕輕地扯一扯他的袖子。

黑，伊萬、尼古拉維奇，有什麼事情？——卡托寧問題。

——有件小事情想請你指教……

——我們今晚不是就要開會討論麼，——卡托寧開始說道。

伊萬、尼古拉維奇連忙打斷他的話：

——不，不是這回事，我要請你指教的，就在這裏不遠，只有一兩步，請你費心……

卡托寧跟着他走過房頂，走到他作工的那個角上時，只見在髒雪裏豎立着一尊妙好的石像軀幹，旁邊炙得焦黑的牆把它反襯得特別白淨可愛。

你覺得這是一尊什麼石像，——伊萬、尼古拉維奇問道，——你看，我在這裏無意中成了一個考古學者了……

我想這是一尊維涅爾愛神的彫像，卡托寧好像一個考古專家的神氣說着，向後退了兩步，把手掌放在眉頭上遮住太陽光線，向石像注視了一會。

——我也這樣想，伊萬、尼古拉維奇說道。

你看，從來讀過的書上都說涅維爾是從海上浪濤，海上泡沫產生的，這裏呢，天知道，是從什麼產生出來的，而且生她的不是什麼節甫司神，而是一個手拿鐵千觔的老外科醫生，終究還是把她生出來了……你看阿，我的工作快完了……

你的工作竟作得這麼快，——卡托寧帶着羨慕的神情說道，——是的，你這裏有一尊維涅爾像，我那裏呢，什麼也沒有。

這一天，伊萬、尼古拉維奇很覺疲乏，可是帶着滿意的笑容慢步在各層樓上走着，到處修理工作都進行得非常迅速。他隨處都關心注意。他走在一個地方站着和兩個臉頰通紅的看護婦談論地板上的凹痕，這兩個看護婦發明了一種泥膠來敷平地板，他勸她們在泥膠中加上一些乳香油。他又從一個着慌的女衛生夫手裏接過那隻大油刷子油刷着門楣說道：

——你刷的不對，你看，要從上而下平勻地一直刷到底，你卻刷出一條一條的痕來了，要平勻些，平勻些呢。

他走到一間整潔的新油漆的房子裏高叫道：

——做得不錯，淺藍色，動人得很。這是誰想出來的？

——一個臉色紅潤的年輕的女救護隊員大聲回答道：

——外科醫生同志，沒有旁的顏色的油，只好刷上淺藍了。

——我不是指責你，——他說道，——相反的，我覺得好得很，主要的，只要清潔乾淨就好

了……
晚上他坐在一間小小的醫生餐室裏吃晚飯時說道：

——真奇怪，春色這樣動人，竟好像酷暑地一樣。你看。到街上去散散步使人覺得很恰意的了。人們歡樂了，臉色不是那樣青黑了，小孩子在街上玩耍着，一不小心，就會被他們的滑輪撞到地上。姑娘們都笑容滿面。連傾倒了的房屋也不像冬天那樣令人討厭。更用不着說空氣了……在不久以前的我們一個辦公室裏，天花板上髒得一塌糊塗，有一個老太婆在那裏放着一張圓桌子，圓桌子上放上一張小桌，小桌子上又放上一架小梯子，她拿着一塊掉布爬到梯子頂上，擦着天花板上的彫刻紋，好像在馬戲團裏演的一幕把戲似的……

房屋日益清潔整齊起來打了。看來打掃工作是有成效的，在床鋪前已經放着新油好的小桌子，窗戶已經洗得白亮亮的，澡盆已經恢復它雪白的本色了，洗臉臺上已經響着淙淙的水聲，大家都喜形於色，回憶着，起初他們是怎樣被這所撥給他們的荒廢得可怕的房屋嚇到了。

近來外科醫生害着失眠症。本來春天時節他總是醒得很早的，現在呢，簡直完全不能合眼了。躺到天色放曉的時光，他就起床，穿上衣服，洗好臉人，拿着一塊麵包，洒上一撮鹽，吃下肚去，免得空着肚子抽煙；然後他就捲了一枝香煙抽着走上房頂去了。

他爬上欄杆，好像小學生一樣，懸起兩隻脚在那裏坐着。望着他發掘出來的那尊維涅爾石像，紫色的晨光把她照得通紅。昨天下午他已經把堆在那裏的最後一點垃圾都清除乾淨了，現在這尊石像是這樣靜穆地站在座子上，好像沒有經過這個不管人或石像都毫不憫惜的嚴酷的冬天一

樣。

晨光把廣大的城市都浸沒到紅豔豔的海澤中，好像在這個一望無際的樓房叢集中忽然出現了一個宏大無比的巨燈似的。城市顯出這樣的青春，這樣的健壯，這樣的宜人春色，伊萬、尼古拉維奇立時覺到一種不可克服的，想運動的慾望。他就輕身躍下欄杆，大步在房頂上來回走着，但總是回到石像跟前，站在那裏望着她，他覺得她就會睜起眼睛來笑着，笑他這種可笑的感覺，笑他這樣笨拙，笑他當着人們還在酣睡的時候就這樣倉忙地走着。

這天早晨是這樣的美好，他在那裏坐着，走着，抽着煙，想着心事：想着人生，想着城市，想着戰爭，想着他在血漉漉的手術棹上救出了性命的人們，想着他近來清除着污穢垃圾，拿着鐵鎚、鐵鍬、鐵千鈎，鏟着雪，鑿着冰塊的情形。

他停在石像面前低聲說道：

——你知道麼，人是多麼強有力呵，天地間再沒有比人底自由意志更強的東西；人是多麼聰慧呵，建築了這樣的城市，造出了這樣的彫像，而竟一個可鄙的濁物想來毀壞這一切，鬼東西，讓他來試試吧，看看究竟誰贏誰輸！

——觀賞自己勞動底成績吧，——身後發出他所熟悉的政治委員底聲音。——醫生，彫像好得很，你竟被他迷惑了麼？爲什麼這樣早爬起床來了？

醫生與政治委員併肩走着。他由於政治委員這樣偶然聽到了他的心事，甚覺侷促不安，爲要撇開政治委員風笑他的話就說道：

笑話，這裏怎麼辯談得上迷惑呢，她的肩膀是歪曲的，而且手腕子斷脫了……

——那末你是用一種專家眼光看她吧？

——當然是用專家眼光，——伊萬、尼古拉維奇這樣說着，就挽着政治委員底手從房頂上走下去，這時政治委員高興得很，因為他已經知道可以比預定日期早兩星期把這個新軍醫院修完開幕的。

（小說集「在偉大搏戰的疆場上」，佚名譯。）

吉洪諾夫(Nikolai Tikhonov, 1896—)蘇聯詩人，小說家，以戰時詩作，曾獲斯大林文藝獎金，一九四一年詩集「百首集」出版，其中包括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九年所作之詩，小說「戰爭」寫第一次世界內幕，中國有節譯本（茅盾譯，文化生活出版社，現已絕版）。戰爭爆發後，他在「真理版」發表短篇，後收在「蘇維埃人的特徵」（一名「列寧城的故事」），一小冊內，本篇即為其中之一，本譯文係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中文譯本，譯者姓名未詳。

穿過火網

蘇聯

V·伊凡諾夫作
曹靖華譯

我們繞過了鐵路的基地，讓過了火車，然後沿着小路，橫穿過圍貼着河的森林。

礮兵連連長和紅軍士兵們，在清潔的小房子裏休息着。我的來臨把連長催醒了。那時我有點不好意思驚動他，可是從隣村裏傳來的不斷打擊着吊在樹上的鐵軌的「鏘，鏘，鏘……」的聲音，即刻把我的不好意思的心情矯正了。

警報發了。

紅軍士兵們經過了小房子，順着月光照成了白色的小土路，向礮兵連裏急走着。朦朧的反映着月光的他們的鋼盔，在樹叢裏閃了一下就消失了。大概是出於好意，一路同我談着文學的政治指導員馬良遜，把我引到礮兵連裏，介紹我認識了礮兵連連長亞雷什金。這是一位青年，他二十二歲。他的官銜是中尉。不久以前，他在礮兵學校畢了業。月光映出了他的面孔的輪廓，我就覺得他是北方人，或者甚至是西伯利亞人。我問了他。不錯，也真是這樣的。亞雷什金是烏拉山人，生在脫伊熱夫斯克六十公里的地方，是農人。

現在亞雷什金戴着鋼盔，耳機，胸前掛着他同觀測所及礮兵營指揮點取聯繫的電話筒，從他的小木房裏裝着很長的電線，他使用這電線非常的靈敏，不糾纏，也不絆腳。總之，他的周圍裝置得非常複雜，人們配合着這種裝置，真是訓練得使人吃驚。說一句話就足夠證明這事的，真正

在幾秒鐘之間，當你還沒來得及瞟一眼的時候，排礮就一排一排的發射出來了，準確而且非常一致的排礮，一排一排的發射出來了。真正的在一轉瞬間，周圍放射的礮煙，還不會消散的時候，大礮已經又裝好了，人們已經趕緊把礮彈拿來裝上了，已經「呼呼」的響着，致命的火點，照耀着雲端，閃了一下光，法西斯的飛機就在那雲裏偷偷的向莫斯科飛呢。

亞雷什金站到指揮官的崗位上，望着天，他無論如何總是不能把那開始了幾次的一句話說完。

他打斷了話，聽着通知他的關於敵機逼近的話。而且背着槍，站在不遠的一位偵察兵，大聲的對全礮兵連喊着：

「聽見敵人轟炸機的聲音，在地上空響的！」

真的。我們聽見了這忽隱忽現的聲音。敵機展開着黑翼，翼下裝着準備向我們的家庭，房屋，學校和醫院投擲的炸彈，盡力的不使人聽見和看見他，偷偷的向我們的偉大而強有力的莫斯科飛行着。

探照燈向南邊探照起來了。

黑暗的密雲，雲邊發着白色。探照燈的光線，在裏邊搜索着，尋找着。

口令在喊着。亞雷什金給測算兵們指示着射界。他們手中拿着小書本，坐在距大礮不遠的地方，在小小的手電筒的燈光下；喊着：「有了。」可是過了一小會，礮口對準了目標，士兵們裝上了礮彈的「信管」，礮彈就是配合着這信管的度數，在給牠指定的高度的上空裏爆炸的……於

是亞雷什金的年輕的，嘹亮的聲音，就在森林的空地上響起來了；

「發射！」

發射呵！現在才第一次的明白了這字的一切意義呢。

地在抖顫着。空中發着一股火藥氣和灰塵氣，這氣味強烈得入到骨髓裏了。這一切——六發排礮——繼續了幾秒鐘，就在這幾秒鐘裏，礮隊的人們來得及退了空彈壳，把白的長礮彈，裝進礮膛裏，就又往雲裏注視起爆炸的結果來了。

指揮官亞雷什金改換着射界。

他們不讓敵機往敵人所想的地方飛。照政治指導員馬良遜的話說，就是「給他們佈置起了帶刺的火網，」他們就盡力的改變着方向，好從別的縫隙裏鑽過去。也覺得是這樣的，瞧着敵人的轟炸機在火網後面的。礮彈的爆炸使他躲閃着。法西斯舵手的臉，又駭又氣的苦喪着。他改變方向。他奉命無論如何要把彈投了的——於是他就往莫斯科衝起來了！

「三十三射界！」我聽着亞雷什金的聲音。

礮跟前又是在大聲的重複着測算，很長的彈體。又在暗暗的發着光，地又在發着抖。排礮在頻繁的發射着。帶刺的火網，到處都在包圍着敵人。死神到處都在威脅着他，他支持不住了。

「停止火力！」聽到亞雷什金的聲音。

寂靜。

敵人逃跑了。

紅軍士兵們用杯子從桶裏舀着水，澆着彷彿被礮火燒紅了的乾地。馬良遜說：

「現在他們個別的來着。從前他們大羣的來着，可是，他們明白大羣的飛行，我們打着更方便些，於是就改變策略了。」

「每天得去捉摸他們的策略呢，因為……」亞雷什金說着，可是這時沒有讓他把話說完。大概是電話筒裏有人問他話的吧，因為他大聲的對電話筒說：

「你聽見了沒有？敵機的聲音，在我上邊的天空裏響呢！」

於是，剎那間，森林後邊的高射礮，開始向在我們頭頂上飛的敵機射起來了。礮彈的爆炸，照耀着雲端，飛機在拐着彎，我們的高射礮，用火的鞭子照他的屁股上抽着。法西斯向西方飛去了。

張在莫斯科周圍的「帶刺的火網」，這次也沒有衝過去。

我們向東方——向莫斯科望着。

高射礮手們的心，一定是很滿意的。在東方沒有火光，沒有爆炸。

這些高射礮手都是誰呢？

就是中士柯爾尼洛夫的礮兵班。這是他，是柯爾尼洛夫保障了聰明器械的卓絕的速度，供給牠了火力的優越的紀律。他同礮兵連長一樣大的，二十二歲了。在入伍以前，他在工廠裏當實驗助手。現在他熱愛着自己的礮兵班。比方，他昨天病了。他的體溫很高，可是他依然去工作去

了，好像平時一樣的工作。他的助手們也都不愧為中士的助手。紅軍士兵德明吉，是一個優秀的信管裝置手，雖然軍醫院解除了他的工作，可是他依然來同自己的官長站到一再工作。大個子的有力的紅軍士兵魯斯特，毫不間斷的裝着大礮……

或者他舉另一個礮兵班——賈魯金中士的礮兵班來說吧。在戰前，賈魯金是列寧格勒一個工廠的眼鏡匠。他佔了職業的光了。他很快的學會了礮術，主要的是在乎他能很快的傳授給別人，而且很愛教導別人。所以他那班裏的從前是建築工人，而現在當信管裝置點的紅軍士兵費裴拉季，能够很卓越的學會了自己的工作。

在礮兵連陣地上，一過鐘一點鐘的過去了。

牠一點鐘一點鐘的在天空裏佈置着法西斯的飛機所竭力要穿過的「帶刺的火網。」

礮兵連不但是開着阻塞的礮火，而且牠還想打擊顯然的目標呢。可是敵機很怕探照燈。只有一次我們看見在地平線上交織的光線，那裏邊是敵機。可是那時打起來很遠，而且敵機當時已經被我們的夜間的驅逐機包圍了的。

「他再不會在我們的領空裏喧鬧的，」指揮官亞雷什金說着。「他們會把他打下來的，都放心吧。」

警報解除了。

火車在路基上安然的開行着，車頭在呼呼的喘着氣。

在我們面前的，又是一條白色的道路，雖然月亮沒有了。小河發着一股青草味。金花草堆，

在田裏發着黑色，一位守衛的集體農民，在路上喊着我們。曉得了有政治指導員，他就恭敬的說：

「把那狗東西打退了嗎？謝謝，同志們。」

政治指導員馬良遜又談起話來了。他談的是文學。

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微妙的風趣，這風趣是說明着他是近於文藝的。我開始問道——他在戰前是幹什麼的，爲什麼他這樣的愛好而且精通文藝。

「你是誰？」我問道。

我所聽到的回答，真令我吃驚起來。

「我是候補哲學博士，」政治指導員馬良遜用低微的聲音對我說。

我吃驚的望着他。天已經發亮了，銅盔下的他的面孔，滿漲着灰塵，是黑黝黝的，眉毛彷彿都長野了。他的眼睛往下望着。他背着手，走着，有點不好意思的用低微的聲音談着自己。他在畿輔大學當過三年副教授，在那兒教辯證法唯物論。後來很愛文藝，於是在一九四〇年寫了關於文藝的學位論文。這論文很被稱讚，並且被介紹出版，而他自己被聘到哲學研究所做研究員。後來他入到軍隊裏，在政治指導員預備班畢了業，就到了野戰砲隊裏，在那裏照料馬匹，並且給紅軍士兵們講授文學。

「你瞧吧，可是現在我們給敵人佈置起火網來了，」他補充着說，而在他的聲音裏我聽見了當全體人民談起敵人時候的那種鋼鐵的音調。

（曹靖華譯：夢。蘇聯文學叢書之三。中蘇文協出版。）

伊凡諾夫(V. Ivanov, 1895—)幼年喪父，由小學出來，就到馬戲院當演員，稍後由叔父幫助，入農業學校，一年後，棄學經商。一九一二至一八年，作排字工人。一九一六年開始寫作，曾得高爾基不少指示與鼓勵。他是蘇聯文壇上有聲望的老作家，代表作「一四六九號鐵甲車」和「游擊隊」是早期作品，「巴爾霍的科」發表於一九三九年，聲譽更甚，曾得紅旗勳章。

文苑...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蘇聯... 游擊隊... 鐵甲車... 巴爾霍的科... 聲譽更甚... 曾得紅旗勳章...

平安恩惠。

老 爺 爺 人

蘇聯 V. 格羅斯曼作
曹 靖 華 譯

關於老人謝明，都說他是村裏最沉靜的一個人。他不喝酒，不吸煙，從來都不抱怨鄰居。連一次也不會聽見他同自己的老婆吵過嘴。他的聲音很溫和，很低。他的行動也是溫和的，靜悄悄的。他自己說：

當德國人開始來的時候，有一位鄰居準備到游擊隊裏去；

「老爺爺，到游擊隊裏去吧，」對他打着笑談說。

可是他答道：

「放槍和殺人，不是我所幹得來的。」

「你是擁護德國人的嗎？」鄰人費吉克問着他。

「怎麼會擁護德國人呢，」謝明回答道，「他們是不講道理的。不過我能算什麼軍人呢？我的性情不是那樣的。馬我都捨不得用鞭子抽呢。我的心軟得很。」

老太婆費里波瓦袒護着丈夫說：

「他總是招呼着蜜蜂。於是就成了這樣寧靜的人了。蜜蜂不喜歡那火性的人呢。」

「對的，不喜歡的，」老頭子肯定着說。「比方我們的主席普洛柯菲吧，蜜蜂受不了他呢，

——他是嚷嚷鬧鬧，慌慌張張的冒失鬼。」

正說到這兒的時候，主席自己來了。他腰裏帶着兩個手榴彈，肩後背着步槍。

「談什麼呢？」他問道。

「你是很莊重的人，」謝明說道。「我們一輩子也沒有流過血。我親連雞子都不敢殺，都

得講鄰居殺的。」

「你瞧着吧，老爺爺，」主席對這話回答着。「對德國人別太好心腸了吧，這你要在老百姓

面前負責呢。」

於是他就大步的順着街走去了。

老人只搖了搖頭。而老太婆對主席簡直氣得呸了一口唾沫。

……德國人在村裏駐紮了差兩天三個月，起初這裏來了德國軍隊的先頭部隊。他們把村子搶

得一乾二淨。女人們都入到空了的黑漆的茅屋裏哭着，回想着母牛。屋裏的短皮襖，繡花的襯

衫，女人的上身棉短衣，被子，枕頭都不見了。白天女人們和老頭子們都聚在一起，咒罵着德國

人，數着自己的苦。

謝明不作聲，聽着憤激的言談，嘆着氣。他受德國人的害並不比別人少。他們毀了他的心愛

的蜂房，搶去了存的蜂蜜和麥子。連那一張他睡了幾十年的老床，也叫一個紅眼睛的下級軍官裝

到卡車上運走了。

晚上老頭子們都站到神像跟前，在黑漆漆的空了的茅屋裏祈禱着神。夜裏老太婆哭着，老頭

子安慰着她。

「呵，哭什麼呢？」他說。「大家都遭着這霉運呢，全體人民都受着苦呢。我同你是孤零零的，上了年紀的，對付着過吧。」

十二月的時候，德國師司令部開來了。前站選了鐵屋頂的好房子給將領住，招集了女人們粉刷牆壁，洗地板，強迫男人們用紅磚敷房子前面的便道。命令老人謝明從院裏到菜園裏的廁所跟前，敷一條磚路。一個下級官氣謝明敷衍不認真，於是兩次的命令他重敷。老爺爺生平第一次的用不中聽的話罵起來了。

醫生搬到謝明的房子裏了。這是一個帶着禿而且小的腦袋的瘦人。把謝明同他的老婆子趕到冰冷的門洞裏住去了。夜裏他們冷得睡不着，就聽見醫生用呱呱的聲音，打着電話說：

「喀麥什瓦哈！喀麥什瓦哈！」

他要求火車箱運傷兵的。傷兵和凍傷了的人很多，可是火車差不多是不開了……游擊隊把路破壞了。「大概是普洛柯菲在努力幹的吧。」老人想着。

醫生用沙嗓子嚷着他跟前的人，而且每分鐘都叫着勤務兵作各種各樣的事情。勤務兵怕他怕得要死。每一次進到屋裏的勤務兵，臉色變得蒼白的甚至令謝明都可憐起他來了。醫生吩咐謝明劈柴火生爐子。他很高興，有時夜裏他把勤務兵叫來，吩咐把謝明趕出去劈柴火。

「爲什麼俄國人不干活？俄國人睡覺睡得太多了。」

於是謝明就在德國人的窗子下邊的黑暗裏，劈起劈柴來。他愁眉不展，沈默寡言起來了，有

時成幾天連一句話也不說，連咬氣也停了，一聲不響的好像石頭一般。老婆婆提心吊膽的望着他：老頭子可別要瘋了吧？

有一次夜裏他對他說：

「費里波瓦，你曉得，那野獸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他把牛殺了，把蜂房也弄毀了——這由他去吧。可是這東西傷了我的心。野獸還不傷人心呢。我想他們不是人，可是我現在看見：這些不是野獸，而是比野獸還壞呢。」

「你祈禱一下上帝吧，會輕鬆一點呢，」費里波瓦對他說。

「不，」老頭子說，「不會輕鬆呢。」

早晨，隣女迦麗哭得淚人兒似的來了。向裏邊坐着主任醫生的那道門，偷偷的望了一下，她就低聲的說起自己的寓客來。他家裏住了五個參謀將校。

「白天夜裏，好像狗熊似的吃着，喝着。喝醉了——就吵着，吐着，光着身子，不知羞的在

我面前走着。可是現在冷起來了，老爺爺，你甚至不相信弄到什麼地步了！都在被窩裏糟塌起來了！從前小便到地上，可是現連床都不起來。然後把弄髒了的襯衣一脫——拿去洗吧。我說：我不洗，最好把我殺了吧！就打起我來了。殺了我吧，我說，我不幹，我不受這侮辱——我就從院裏走了。他們是什麼人呢——是人呢，還是野獸呢？」

說明什麼也沒有回答。苦痛和恥辱的黑雲，把村莊籠罩着。覺得人生的末日到了，太陽停止照耀了，令人窒息起來了。精神上的屈辱，比飢寒，比一切都更可怕了。

兩人這幾天裏，在老養蜂人的心靈裏，起了什麼變化呢？當那個醫生夜裏想聽斧子聲音的時候，他默然的起來，戴上帽子，就去劈柴火去了。斧子在上凍的劈柴上叮噠的響着。有時老頭子直一直腰來，想喘一口氣。那時師部的醫生，就走到窗子跟前，細看着爲什麼斧子不響了。片刻間，勤務兵就從門口裏跳出來，用驚惶的聲音說：

「俄國人，劈吧，劈吧，俄國人！」

「將軍完了。前線場臺了。俄國人嗒……嗒……嗒……將軍完了。」

後來，有一個小商人，從哈爾柯夫來了。他談着煙草，麵包，豌豆的價錢，談着德國士兵間的傷寒病，就附到老頭子的耳朵上，悄悄的說：

「有傳單的，聽無線電說紅軍回頭了。有三十個城已經從德國人手中奪回來了。馬牛就到這裏來了。」

老人聽了消息，鑽到地窖裏，挖出了一盒蜂蜜，把牠交給小商人說：

「爲着帶來的好消息，拿去吃吧。」

那天晚上，醫生的勤務兵來了，匆匆忙忙的收拾着東西。他解釋着，用手向波爾達瓦方面揮着。交通兵來了，很快的摘了電話。聽不見槍聲，可是德國人簡直像在火力下聚集起來了似的。

滿手裏拿着東西，在街上跑着，跌到雪地裏，喊着。女人們看見有幾個哭着的勤服兵。他們喘着氣。凍硬了的手指，拿不住軍官的重箱子了。他們剛剛走到村邊上，已經精疲力盡了，可是當時應當步行着由曠野走呢。沒有汽油的汽車，在雪地裏停着，軍官們都坐到雪車上走了。在第一次德俄大戰裏當過義勇軍的老頭子們，都對女人們解釋道：

「一定是我們的軍隊抄德國人的後路了……」

師司令部連夜走了，自動步槍兵佔領了村子。滿長着棕色鬍子和黑鬍子的人，鼻子上的皮都脫了，臉都凍壞了，他們用狗叫似的話說着，出去到了街上，用自動步槍向空中射擊着。夜裏，他們調戲着姑娘們和年輕女人們。

黎明時候，戰鬥開始了。老頭子們和老太婆們都鑽到地窖裏了。從那裏聽見了陣陣的機關槍聲，破彈的炸裂聲，轟隆隆的響着。女人們叫着，孩子哭着，可是老頭子們卻大模大樣的說：「呵，沒有什麼可亂嚷的。這是我們的軍隊用三吋口徑的破打的。」

謝明坐在地窖裏的一個擱放着的洋鐵桶上想着。

「怎麼呢，謝明？」日俄戰爭中得過獎章的康拉特老頭子問他說。「連你這樣寧靜的人也得聽打仗了。」

謝明沒有回答。轟隆隆的響得使女人們都用頭巾把孩子們蓋起來了。忽然間，聽見有模糊的人聲。

「我們的，我們的！」迦麗喊道。「誰跟我去？」

「我去，」謝明響應着。

他們從地窖裏出去了。已經黃昏了。巨大的太陽，沈沒到被火光映成玫瑰色的雪地裏去了。院中間站着一個執着步槍的紅軍士兵。

「善人們，」他低聲說，「幫一下忙吧，我受傷了。」

「我的親人！」迦麗喊了一聲，就向傷兵撲去了。她抱着他，就連忙把他帶到地窖裏去了。謝明向前去了。

「你替我們流血的，我們的好朋友！」女人說着。「現在我們叫你躺着，烤一烤火。」

槍聲從水井那面傳來了。德國的自動步槍手，向房子跟前跑來了。他看了受傷的紅軍士兵和抱着他的女人，就走着開起槍來。那士兵突然發重起來，就開始從扶着他的女人手中往地下溜着。德國人又開了一槍。迦麗倒到地下了。

謝明不記得一根沈重的木棒，怎樣到了他手裏。他生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心情的。猛烈的憤怒，洗刷了近幾月來屈辱痛苦的隱恨，爲着自己，爲着別人，爲着千千萬萬的老幼男女的憤怒，爲被敵人侮辱的國士的憤怒，好像火焰似的把他包圍了。他把木棒高高的舉到頭頂上，向德國人走去了。他這長着雪白頭髮的高大雄偉的養蜂老頭子——偉大祖國戰爭的活生生的化身，在走着。迦麗士尖聲叫喚着。第一個人頭顱滾到地上了。第二個人頭顱滾到地上了。第三個人頭顱滾到地上了。

「站住！」德國人喊了一聲，就端起自動步槍來。可是這老人帶着可怕的力量，用木棒向他

打擊着。這時士兵們來到院裏了。在一切人前邊走着的，是一個手中拿着手榴彈。穿着黑色皮短衣的人。這是集體農場主席普洛柯菲。他看見了一種可怕的景象：被打死的躺在房門口的德國人的屍體和手中拿着木棒的被火光照得異常顯明而沈靜的養蜂人。

（曹靖華譯：夢。蘇聯文學叢書，中蘇文協出版）

格羅斯曼(V. Grossman)生年不詳，亦為蘇聯當今有名之年青作家。戰前曾寫過一個長篇「斯傑潘，科爾丘金」，甚得好評。戰爭發生後，他即赴前線，曾在被圍之斯大林格勒多時，寫了不少短篇。又有小說「生命」及長篇「人民是不朽的」，皆轟動一時，「老人」原載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紅旗版」，小說「生命」亦有中譯（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黨 證

魏聯

W·瓦希列夫斯基作
曹 靖 華 譯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她匆忙的，急促的遞着子彈。頭髮從頭巾下露着。亞列克塞不扭頭的貼到機關槍上掄了出句：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機關槍在響着，子彈帶在蠕動着。克迦匆忙的抓着另一條彈帶，拿在手裏預備着。

「克迦！」

「有。」
「再去打電話去。去告訴上校去，聽見了嗎？把一切都告訴他。」

她由灌木叢裏爬着。到小山後邊就跑起來，跑到屋裏了，到了電話跟前。

「我要城裏，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給我接上，接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電話響了一下。克迦折着手，撲到窗子跟前。灌木叢後邊，排槍在響着，射擊着。她又用抖

顫的手拿起電話筒來。

「親愛的，奧洛弗喀叫電話的……奧洛弗喀……親愛的，親愛的，我要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親愛的，親愛的，你要明白，奧洛弗喀在叫電話的。奧洛弗喀呵！要城裏的……不論什麼

電話都可以，要城裏！」

「我盡力辦，你等一等。」電話筒裏的聲音突然說着。克迦克服了戰慄，她聽見遠遠的地方，

有接電線的聲音及女電話生的入耳中聲的口音，頑強的重複道：

「城裏……城裏……城裏……」

「喂，奧洛弗喀！」

「我在這裏，奧洛弗喀，奧洛弗喀……」

「這城裏的線斷了，在修理的，得等一等。」

她無力的放下了手。

克迦從屋裏跑出去了，到灌木叢跟前，用肚子爬着。她到了自己人跟前了。亞列克塞把那出着汗的，煙薰了的臉，從機關槍上轉過來。

「怎麼樣？」

「交通斷了。在修理的。」

他咬着牙。

「克迦，你瞧一瞧——葛里沙那面什麼也聽不見了。」

她從右邊爬到小山上。一個年輕輕的邊防軍，臉朝地躺着。她小心謹慎的用嘴脣挨了挨青年的臉蛋，臉蛋還有點發暖。她把手伸入到衣服下邊——心不跳了。

「死了，」她對亞列克塞說。

「九個，」他說道。「遞子彈來，克迦。」

她遞了子彈。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往對面看着：那兒是一條窄窄的小河和一道小橋。在橋那邊，在綠色的背景上，爆發着射擊的紅色的小火光。那是德國人。

「遞過來，小克迦，把子彈遞過來……」

他們藏到灌木叢後邊，躲到茂密的野草後邊，緊貼着地，躺着。連續不斷的，猛烈的向對面打着。德國人在距他們二三百步遠的地方都臥下去了。

克迦機械的遞着子彈，機械的數着：是的，九個。可是葛里沙還不在數呢……很近的旁邊，有人在呻吟着。現在已經不是九個，而只是八個。

「克迦，再去試一試，再試一試，或許修好了。」

她跳起來，跑去了。

「奧洛弗喀……奧洛弗洛說話的……親愛的，親愛的，請給我接城裏……」

「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克迦擲了電話筒，跑轉去了。

「亞列克塞，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過兩點鐘我們就沒有了，小克迦。」

她匆忙的計算着。七個。是的，七個……

「小克迦，把手帕拿去，看普拉東怎麼了。」

她爬到灌木叢後邊，用手帕把打傷了的手繫起來。

「你從這兒爬開吧，你受傷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小克迦，不要緊。」

「克迦！」

她聽見了自己丈夫的聲音，就向他撲去了。

「你聽着吧，克迦……」

他沒看自己的妻子。他沒有把眼睛離開橋那邊的爆發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

「你會不會從做棚裏把汽車開出來？」

她往後退了一步，彷彿有人到她胸口上打了一下似的。

「你會不會？」

他不看她。他往那開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裏望着。

「是的。」她低聲的說。

「你聽着的嗎。克迦？」

「是的。」

「公文在櫃子裏。一切文件都裝到汽車裏。開到城裏去。交給上校。你明白嗎？」

「亞列克塞，我留下……我不能夠……」

「克迦，快些！明白嗎？快些！過一分鐘就許遲了。公文——櫃子裏的一切。明白嗎！克迦

……」

「是的。」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她。她不敢挨他的伸着的取新的機關槍子彈帶的手。

「坐上汽車，開足馬力，拚力的趕。帶上手槍，聽見了嗎？記着，克迦，七顆子彈——最後

一顆留着，以備萬一，明白嗎？」

「是的……」

她悄悄的往灌木叢裏爬着。突然他又喊起來。

「克迦，等一下，把我的黨證帶上，把一切人的都帶上。把黨證都帶去。」

她拿上紅色的小本子。後來從一個人跟前爬到另一個人跟前。五個人——五個人都把自己的

黨證給了她。

「把那些人的也帶上。」

她把陣亡的人的衣兜都搜了搜。這不是呵，小小的紅本子。

「你記住，克迦，——把汽油預備好，萬不得已時——把汽油澆上去燒了……記着第七顆子

彈……快些去，克迦，快些……」
現在，他終於望了她一眼。灰色的，可愛的眼睛……她覺到對這個人有一種絕望的，猛烈的，瘋狂的愛情。

「小亞列克塞……」

「沒有關係，不要緊，克迦。你快些去。這也就是愛情，克迦。」
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咬着嘴唇。小心的謹慎的爬着，覺得梆硬的紅色的小本子，在胸口上摩擦着。

後來……她跑起來了。房子後邊是做棚，做棚裏是一輛大卡車。

「這也就是愛情。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用乾嘴唇重複着。她把車開到路上了。

她俯到方向盤上。路是坦平的，光滑的。克迦開足了馬力，風在耳朵裏嘯着。

綠色的樹木，白色的房子，都在閃灼着。她飛馳着，向前飛馳着，低聲的重複着亞列克塞的話……

「快些，或許太遲了。」

到岔路上，把車停住問着路。因為她不曉得這一帶……第一次來到這裏的。六個月的別離以後，只過了一個晚上和一夜。亞列克塞……

終於跑進來了。有人繼續推，繼續。繼續繼續繼續。

給她指着路。她艱難的上着樓梯。一層，兩層。呵哈，好長的樓梯呵……一道門，兩道門，

三道門……軍人，警察，滿都是人，綠色的帽子。一望見邊防軍戴的綠色的帽子，心都收縮了。

她走到棹子跟前就說：

「司令官亞列克塞吩咐我送公文來的。」她交了文件反包，公函。棹子後邊的人，一切東西都依次收了，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放起來。

「現在你坐下休息休息吧。」

她想說她不累，可是兩隻腿打起彎來了。她艱難的坐到椅子上。槍聲和卡車的摩托聲，還在腦子裏亂響着。

棹子後邊的人，拿起電話筒來。

「請接奧洛弗喀。」

克迦等待着。

「接奧洛弗喀，奧洛弗喀，快些！」

她等着，那位也在等着。眼裏充滿着一種熱望，她緊緊的，緊緊的捏着手指，企圖在他眼裏看出什麼東西來。

「是了。是了。」

他慢慢的放下電話筒。

「什麼，什麼？」

他從棹子後邊出來，把她的冰冷的，捏得緊緊的手指，握到自己手裏來。

「奧洛弗喀沒有回話。」

「再不能通話了麼？」

她覺得她的手是多麼冷起來，兩腿是多麼冰涼起來，渾身是多麼冰涼起來了。

「親愛的，勇敢的你呵……怎麼辦呢？戰爭……德國兵到奧洛弗喀了……」

歌詞好像回聲似的，好像往日的回憶似的，飛到腦子裏了——這是誰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呢？黑眉毛，亮眼睛的亞列克塞呵，心愛的，可愛的，可愛的，可愛的亞列克塞呵！

只可惜那海闊天空的人間的自由，

天空的可愛的太陽，世上的愛情……

她已經能抑制自己了。

「我去了……我要到區黨部去了。」

人家給她指了路。

又是寫字棹，又是坐到棹子後邊的人。她的心又收縮起來了。他像誰呢？唉呀，是的，像葛里沙，像年輕輕的首先陣亡的葛里沙呵。

「我送黨證來了。」

她送黨證來了。……

「……」
克逸把身子一挺，用確信的聲音說：

「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同志的黨證。」
秘書站起來了。黨證在寫字棹上放着十個紅色的小本子，好像鮮紅的血斑似的，在綠色的呢棹墊上，閃着光芒。

（曹靖華譯：夢，中蘇文協叢書。）

瓦希列夫斯喀 (W. Wasilevska, 1905—) 著名波蘭女作家。她的長篇小說「虹」得斯大林文學獎金第一獎（一九四二年），「虹」有曹靖華譯本，並附有長文介紹這位作家，可參看。

錄。

其文與... (一) 大同二年... (二) 一... 並開... 文... 卷... 下...

... (M. Wainwright, 1906) ... 中...

(曹... 中...)

其... 因...

... 小... 被...

... 河...

...

...

五 法國之部

聖母的賣解人

法國

法郎士作
徐蔚南譯

法國路易王朝時，有個可憐的賣解者，是貢比月地方人，名叫巴那培，他在各城市間轉帳表演武藝與巧技。

逢到晴朗的日子，他將一張破舊的地毯鋪在公共的廣場上，然後用那極古的賣解者相傳下來的愉快的演講，一點不加以改變說了一遍，便把小孩子與游閑手都吸引來了。他裝出一副奇特的樣子，把一張白鐵的盆子頂在鼻尖上蕩漾。最初看客們還裝作無哈希奇，但是當他把頭向下，雙手按在地上，身體倒豎起來，把六個銅球拋向空中，為陽光照得雪亮，待球落下，便用雙腳去接受；或者當他把身體向背後彎曲，直至脚跟與頸背相接，身體簡直變成一個圓圈，就在這姿態裏玩弄十二把刀子時，喃喃讚美之聲便從觀衆的嘴裏吐露出來，而銅板也像雨一般落在那張地毯上了。

正像大部分靠機智吃飯的人一樣，貢比月的巴那培為生活而掙扎。他是眉毛上流着汗水，才能獲得他的飯食的；他是十分辛勞。況且他又不能常常如他所願那

麼做去。要演出他漂亮的本領，也需要和暖的太陽與白晝的時光的。這正如要樹木開花結果必須太陽白晝一樣。到了冬天，他便像那死了似的落盡葉子的樹木。冰凍的地皮對於賣解者是太爲難了，有如蟋蟀在凜冽的季節裏又餓又冷。但因爲他生性純厚，他忍受了他的不幸。

他從來沒有思想過財富的起源，也沒有想到人類的的不平等。他堅信人生要是須吃苦的話，未索的生命一定會補償的。這個希望支持了他。他不願像盜賊惡漢那麼把靈魂出賣給惡魔。他從不罵咒上帝的名號：他是生活得光明磊落。儘管他沒有老婆，他決不貪圖鄰人的妻室的。因爲女人原來是壯士的仇敵，像聖經所記參孫的歷史就是一證。

實際上，他生性不喜肉體的歡樂的，叫他戒酒比叫他制慾爲難得多。原來他只要身邊有幾文，在天氣逐漸炎熱時，他總喜喝一杯。他實是一個敬畏天主而十分敬重聖母的好人。凡過教堂，他總是到堂裏去跪在聖母像前祈禱道：

「聖母啊，請監視着我的生命，直到我死時候還叫天主高興，並且當我死了後，請惠我以天堂的歡樂哪。」

二

一個陰慘落雨天之後的晚上，巴那培正趕着路程，他憂鬱着，彎着背，臂下挾了舊地毯的包裹，其中包着他的球與刀。他正期望着會遇到什麼倉房，因爲他雖則可以不吃夜飯，卻需要睡眠的。他在路上看見一個教士，正和他同走一個方向。他便向教士規規矩矩行了個禮。因爲他們脚

步走得一樣快慢，他們便互相談話起來了。

教士說道：「旅客啊，你周身穿着綠衣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許是要在宗教戲曲裏擔任什麼丑角吧？」

巴那培回答道：「善良的神父，全然不是的。像你所看見的我，名字是叫巴那培，賣解便是我的行業。要是每天有飯吃，那再沒比這種行業更愉快的了。」

教士說道：「朋友，請你留心你的說話。沒有一種生活能比教會的生活更愉快的。教會的生活是忙於讚美上帝，聖母以及諸聖的生活，教會生活真是對於天主的一首永久不息的讚美詩呢。」

巴那培答道：「好神父，我承認我說話像個蠢漢。我的行業全然不能與你的相比。鼻子上頂着一根杖，杖尖上頂着一個銅板而作跳舞，也許算有點兒功績，但是這種功績並不是自己的呼聲所可及的。好神父啊，我願像你那麼，天天歌唱我的日課，尤其是歌唱最聖潔的聖母日課，因為我對聖母是特別的崇敬哪。如果可以過教士的生活，我寧願拋棄賣解的生涯的，從沙亞松到枇杷，有六百個以上的城市與鄉鎮都知道我賣解的名聲的呢。」

教士爲這賣解者的單純所感動了，他有的是辨別力，他便立刻認爲巴那培就是聖經裏所說到的，在地上得有和平的善良之輩，因此說道：——

「朋友啊，你跟我來吧，我允許你進教會，我便是堂中的長老啊，荒漠中指引埃及的瑪利亞的人叫我在你的途中，引導你到救度的路上去哪。」

如此這般，巴那培便成爲一個教士。在教堂中，他接受了宗教的競賽，大家都要在對聖母的

禮拜中，在聖母的光榮中，各人盡其上帝所賜予的知識與技能而比賽熱誠。六歲時聖母在長老這方面，他遵照學者的規矩，寫述關於聖母品德的書籍。

莫利史相公運用其熟練的手腕，把這種講義鈔錄在羊皮紙上。

亞歷山大相公在紙上描繪精美細緻的圖像，他表現天國的王后坐於所羅門的寶座之上，四匹獅子踞坐在她腳邊，頭上光輪四周飛翔着七隻鴿子，這就是聖靈的七種貢獻：畏懼、憐憫、知識、力量、教訓、了解與智慧。還有六個金髮的貞女作伴，那就是：人道、聰慧、退隱、柔順、貞潔與服從。

聖母脚下還有兩個裸體的人像，是純白的，作懇願之狀。這是他們爲了自己靈魂的康健而祈求聖母全能的監護的，我們可以保證這種祈求不會落空。

與這一頁相對的另一頁上，亞歷山大相公描繪着夏娃，如此墮落與救度同時可見。夏娃，那個被貶的妻子，瑪利亞，那個純化的貞女。

更進而使閱者爲之驚嘆的，就是此書還畫着活水的井、泉源、百合花、月亮、太陽、關閉的花園。歌中之歌告訴過我們那是天國之門、上帝之城以及這一切都是聖母的象徵。

麥薄德相公也是瑪利亞最寵愛的孩子之一。

他整日雕刻着石像，他的鬚眉頭髮都蒙上一層石灰。他的眼睛老是睜大着，流着淚水。但他的力量與愉快之情卻一無減色，不管他年紀大了，顯然極樂國的王后仍愛好這年老的僕人的。麥薄德表現聖母坐於寶座之上，在她額上有圓光的珠圈。他細心地要把聖母的衣褶蓋藏着雙腳。先

知會說到聖母道：「我們的聖母是像一個緊閉的花園。」

有時他將聖母雕成一個孩子，充滿着優美，彷彿是說：「從我在母親胎中的時候起，你就是我的上帝。」

在這修道院中，還有製作臘丁文的讚美歌的詩人們，他們或作散文，或作韻語，以頌讚貞女聖母，在詩人中間，還有一個從比加地來的相公，他會把有韻詩文以及俗語方言，歌唱我們聖母的神奇。

目擊着這種讚美聖母的競爭以及辛勞所獲得的光榮的收成，巴那培對於自己的愚蠢與單純，不禁鬱鬱不樂了。

他在教堂中露天的小園子裏孤寂地散步時，嘆息道：「啊啊！我是多麼無用，不能像我的同道那麼，有價值地讚美聖母。我對於聖母是以全個心來崇敬的哪。啊啊！啊啊！我只是一个粗人，工藝一點也不會做，聖母啊！我也得盡點力啊，既不能說教，也不能按着規則寫書本，也不能虔誠地繪畫，也不能誠敬地雕刻聖像，也不能照着拍子做詩，我一無所貢獻，真是可憐哪！」

她如此嘆息以至於憂傷。但有一晚上，教士們在空暇中互相聊天之時，他聽到了其中一人說述有個虔敬的人，只會念亞弗瑪利亞的名字。這個可憐的人輕蔑着自己的愚蠢，但當他死後，從他的嘴裏吐出五朵玫瑰花來，以榮耀亞弗瑪利亞五個文字。他的聖神便表示出來了。

他聽到這個故事，巴那培又一次驚奇聖母的仁慈了。然而那個幸福的死亡的教訓並不能使他安慰，因為他的心充滿着熱情，他期待增加天國聖母的光榮。

如何達成此種功德呢？他在搜尋，但總尋不出一條路來。一天他更憂傷了。一個早上，他一覺醒來，忽的充滿愉快，趕快到聖堂裏去，在那兒他逗留了一小時餘。飯後，他又回進聖堂裏去了。

從那時起，他天天到了這空暇時候，他總是到聖堂裏消磨許多時間，當此之時，別的教士正做着自由的或機械工作。他的憂愁消失了，他也不再嘆息了。

如此奇特的動作引起了教士們的驚奇。

他們互相詢問巴那培相公是何因緣，會如此頑強地耽於隱遁的呢？

長老對於他宗教的孩子的行爲，是不准有一件漏過他的眼睛的。這原是他的責任。他便決定要監視巴那培到聖堂裏去的情形。有一天巴那培照例又到聖堂裏去了。長老與另外兩個年老的教士從門縫中去張望他在堂裏做的什麼。

他們瞧見巴那培在聖母台前，頭向地，足向天，他用着六個球十二把刀子在演藝，聖母的光榮中，他獻演這種技藝，從前就靠這種技藝而獲得他洋溢的名聲的。那兩個老教士因爲不能認識這個單純的人以其智巧對於聖母作貢獻，便不禁怒鳴起來，反對他這種瀆神的行爲。

長老看見巴那培靈魂如此天真無垢，不勝驚奇。但他歸結說，巴那培發了瘋了。他們三人預備趕快去拉他出聖堂時，卻見聖母從台階上走下來了，以她的碧青衣服的皺褶，抹去了巴那培額

上滴下來的汗水。

長老將臉貼在地上說道：

「心地單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能見上帝。」

那兩個老相公吻着大地，答道：「阿門！」

(徐蔚南譯：時代的智慧，生生出版社)

法朗士(Anatole France)一八四四年生於巴黎，所作歷史小說極具價值。文筆之冷靜與優美，顯示其拉丁民族古典的精緻。其微笑的諷刺，溫和的懷疑，在其作品中跳躍出來，叫人感到無窮的趣味。

法朗士(Anatole France)一八四四年生於巴黎，所作歷史小說極具價值。文筆之冷靜與優美，顯示其拉丁民族古典的精緻。其微笑的諷刺，溫和的懷疑，在其作品中跳躍出來，叫人感到無窮的趣味。

法

牆

法

沙特耳作
荒蕪譯

（沙特耳是法國的青年作家，同時也是哲學家。他曾寫過一部很出色的小說「厭煩」。本篇選自他的短篇小說集。——譯者）

他們把我們推入一間雪白的大房裏，我的眼睛由於光線的刺激，開始眨巴起來。最後，我看到一張桌子；桌後有四個人——四個文官——正在察看文件。他們把其他的囚犯安放在房的後方，所以我們得走過整個房間去加入他們。有好多囚犯我認識，別的準是新來的。我前面的兩位很漂亮，圓頭；他們很像，我想。——法國人。身材較小的一位一直在興奮地扯提着他的褲子。前後經歷了將近三點鐘的時間：我累透了，頭腦空空洞洞的，不過房間很暖，我覺得這一點多少總還適意，因為我們冷得直抖了二十四點鐘了。

看守人把囚犯們一個一個帶到桌子前面，那四個人隨即訊問他們的姓名和職業。他們多半問得不過細——東問一句，西問一句：「你曾經參加過軍火工廠的怠工運動嗎？」或者「九號早晨你在那裏，你作什麼來？」

他們並不聽回答，或者至少是不像在聽。他們靜默一會兒，眼瞪着前面，隨即開始書寫。他們問湯姆，他參加國際聯隊是不是真的。湯姆不能否認，因為他們在他的背心袋裏搜到了證件。他們並沒問余昂什麼，可是寫下了他的名字之後，他們又寫了好久。

「我的哥哥喬士才是無政府主義者。」余昂說：「你們知道很清楚他已不在此地了；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對於政治從來不感什麼興趣。」他們不答覆。余昂繼續說：「我什麼事也沒幹過，我不願代人受過。」他的嘴唇抖着。一個看守人使他住口。輪到我了：「誰讓這話。誰讓這話。」

「你的名字叫柏普勞伊比厄達嗎？」
我說「是的。」

那人看了看他的文件，對我說：「羅曼格利斯那兒去了？」

「我不知道。」

「你把他藏在屋裏，從六號藏到十九號。」

「沒有。」

他們隨即寫了一會，於是看守人叫我出來。湯姆和余昂站在左右兩名看守人的中間，正在走廊裏等候着我哩。我們一同被押走。

湯姆問一個看守人道：「下一着呢？」

「什麼？」看守人說。

「剛才那算盤問呢還算審判呢？」

「那是審判。」看守人說。

「那麼，他們要把我們怎麼辦呢？」

看守人懶懶地說：「等你們到了囚房裏，他們會讓你們知道判決的。」

作爲我們囚房用的房間，從前是醫院的地窖。房裏到處透風，冷得緊。我們昨夜抖了一夜。白天也不見好。前五天我是在一個大教堂的地下室裏過的，那是一種中古時代的地牢：因爲室少人多，他們把囚犯們關得到處都是，我對於我那間地下室無話可說，我雖然不冷，但孤寂得很。這味道到後來難受極了。在地窖裏我卻有了伴侶。余昂不大說話；他受了驚並且太年青了，沒有許多話說。不過湯姆是很好的伴兒，他的西班牙話也說得很好。

地窖裏有一條長凳，四床墊蓆。當他們領了我們回來時，我們坐下靜候着。過了一會，湯姆說，「我們不免一死了。」

「我也那麼想。」我說，「不過我以為他們不會加害於那個小伙子的。」
「他們抓不到他的錯。」湯姆說，「他祇不過是一個兵士的弟弟罷了。」

我望望余昂。他好像沒聽見。

湯姆繼續說：「你知道他們在薩拉高沙幹些什麼事嗎？他們把人們橫排在馬路上，然後把卡車從他們身上碾過去。這是一個摩洛哥的逃兵告訴我們的。他們說那是爲了節省軍火。」

「可是並不節省汽油。」我說。我覺得湯姆討厭；他不當告訴我們那個。

「有幾個軍官在馬路上巡迴着。」他繼續說，「他們手插在口袋裏，吊着香煙，監視着那一切。你會以爲他們會把那些人結果掉，可是你想錯了。他們卻讓那些人慘叫個點把鐘。那個摩洛哥人告訴我們說，他第一次看見幾乎要作嘔。」

「我想他們不會在這裏玩那一套吧！」我說，「除非他們果真缺乏軍火。」

這間房由四個通氣洞和他們在天花板左方開的一個圓洞來透亮，從圓洞裏能望見天。也就從這個平素用一道閘門關閉的圓洞，他們汲取地窖中的煤。洞口之下堆了一大堆碎煤，原來是作醫院取暖之用的。可是從開戰時起，他們便疏散了病人，煤不會動用過。又因為他們忘記關上閘門，所以常被雨淋。

湯姆開始打起寒戰。「天爺，我凍死了！」他說。「又打起寒戰來了。」

他起身開始作柔軟體操。他的襯衫，隨着每一個動作，裂開在他的白而多毛的胸膛上。他仰面躺着，把兩腿高舉在空中，剪來剪去。我看見他的肥大的臀部顫動着。湯姆的身體很結實，不過太胖了。我想到了不久便要插進那堆肥肉裏的子彈或刺刀尖。假使他瘦點的話，倒不致使我難受得那麼厲害。

我並不十分冷，不過我的肩膀和手臂都麻木了。我時時覺得彷彿失落了什麼東西，於是我四處尋找我的外衣；這時才突然記起他們並沒有給我們一件外衣。頗為糟糕的是，他們把我們的衣服全拿給他們的兵士穿了。祇把我們的襯衫，和醫院病人在夏天穿的那些棉布褲子留給了我們。過了些時，湯姆起身，喘着氣在我身旁坐下。

「你暖和一點嗎？」

「天爺，一點也不，可是我喘不過氣來了。」

約摸晚上八點鐘，來了一位軍官和兩個法朗基（佛朗哥的黨徒——譯者）。軍官手持一張紙條。他問看守人：「那三個叫什麼名字？」

「司坦波克伊，比厄達和米爾巴。」看守人說。

軍官戴上眼鏡，看看名冊。

「司坦波克——司坦波克。告訴你，你被處死刑。你將在明天早上槍斃。」他又看看名冊。

「另外兩人也一樣。」他說。

「那是不可能的。」余昂說。「不是我。」

軍官驚奇地注視着他。

「你叫什麼？」

「余昂米爾巴。」他說。

「那麼你的名字也在這裏。」軍官說。「你被判決了死刑。」

「可是我什麼也沒作。」余昂說。

軍官聳聳他的肩頭，轉身對着湯姆和我。

「你們是巴士克人嗎？」（一種虔信舊教的民族——譯者）

「誰都不是巴士克人。」

他露出厭煩的神色。「他們告訴我說有三個巴士克人。我不願意浪費時候跟在他們後面跑。

那應自然嘍，你們不需要牧師了吧？」

他們並不注意回答的話。他說，「一個比利時人不久就來，他已經得到准許，來和你們過

夜。」他行了一個軍禮，走將出去。

「我告訴你的怎麼樣？」湯姆說。「他們很客氣。」
「是的。」我說，「不過對於那個小伙子可很糟糕。」
我是出於一種正義感才說這話的。但是我不喜歡那個孩子。他的臉太窄了，他的容貌因為恐懼和痛苦而變得歪扭。三天以前，他只是一個孩子，頑皮得很可喜，但現在他好像是個老妖怪了。我以為，即使他被釋放，他也不會再顯得年青了。我倒很願意能向他表示一點憐憫，但我又討厭憐憫——我怕透了那種東西。他什麼話也不再說，變成了死灰色的，手和臉都是死灰色的。他又坐下，大睜兩眼看着地。湯姆是個好心眼的人，他想拉拉他的手臂，但是那個小伙子用力地擺開他的手，做了一個鬼臉。

「別管他。」我低聲說，「你瞧他要哭了。」

湯姆不大情願地聽從了我的話。他很願意安慰安慰那個孩子，因為這樣他便有點事情可作，不會想到他自己了。但這事使我感到厭煩。我從來不曾想到過死，我從沒機會去想，可是現在機會來了，沒有別的事情可作。

湯姆開始談話了。「你有沒有『幹掉』過什麼人？」他問我。
我沒回答。

他開始向我解釋從八月起，他殺了六個人——當時的情形他記得不十分清楚了。我能看出他不想去記。我自己並不十分了解死；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很受罪。我想到射擊，我幻想熱辣辣的子彈穿過我的身體。這一切離實際都很遠，但我非常鎮靜。我們有一整夜的時間好去理解這個問題。

題。過了一時，湯姆停止了談話。我斜瞟他；我看見他也變成死灰色，顯得很悽慘的樣子。我跟自己說，「苦惱來了。」

時間已是夜晚，一點微明透過通氣洞，煤堆成了烏黑的一大片；從天花板上的圓洞裏，我已經看到了一顆星——夜是清冷的。

門開了，進來兩個看守人。他們後面跟着一個漂漂亮亮的人，穿着一件褐色的制服。他們敬了禮。

「我是一個醫生。」他說，「他們委派我來幫助你們消遣這種難堪的處境。」他有一種悅耳的文雅的聲音。

我對他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聽你們隨便吩咐。我將盡我的能力使你們在最後的幾點鐘內不太難受。」

「你爲什麼單到我們這裏來呢？還有許多別的人哩——醫院裏滿滿的。」

「他們派我到這裏來的。」他含糊地答道。「啊，你們要抽煙吧？」他趕緊附加說。「我有香煙，我還有雪茄。」

他把英國煙和 Pilsens 敬給我們，可是我們拒絕了。我直瞅他的眼睛，他好像很窘。

我對他說：「你不是出於同情心才到這裏來的。而且我認識你。我被捕的那一天，我看見你

跟幾個法西斯在營房庭院裏。」我正要說下去，那時突然發生了一點使我吃驚的事——我對這位醫生突然不感興趣了。往常我和一個人一談開頭，我從來不讓他安靜。然而我完全沒有談話的意

思了。過了一小會，我又抬頭望望，他正好奇地向我瞪着。兩個看守人坐在一牀草墊上，柏德羅，高瘦的一個，捻弄着他的手指。另一個時時播搖他的頭以防瞌睡。

「你要亮嗎？」柏德羅突然問醫生說。

他點點頭。我想他所有的智慧和一截木頭的差不多，不過他並不刁惡。注視着他的突出的藍眼睛，我以為他之爲非作歹，純粹由於缺乏想像。柏德羅出去拿回來一盞油燈，把他放在長凳頭上。燈光並不亮，但聊勝於無。昨夜他們是把我撇在黑暗裏的。不久，我向燈光映在天花板上的光圈注視了一會。我給迷住了。隨後我突然醒來，光圈消逝了，我感覺得一種重極的東西把我壓倒。那不是死亡的思想，也不是恐懼的思想，而是無名的東西。我的兩頰發燒，頭腦中發痛。

我自己搖幌了一下，望望我的兩個同伴。湯姆把頭埋在雙手裏。我能看他的肥胖的白頸項，余昂的情形不妙，大張着嘴，鼻管在搖動。醫生走到他跟前，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好像要安慰他，但是他的眼光仍然冷冷的。隨後我看見那個比利時人的手從余昂的肩膀上悄悄地滑到他的手腕。余昂毫不在意，讓他作去。於是他從容不迫地用三個手指來捏住余昂的手腕。隨後退後一點，把背轉對着我，但我俯身向前，看見他取下余昂的錶，看了看，然後才放下那孩子的手。

幾分鐘後他垂下他的無精打采的手，走過去倚身在牆上。以後他又好像突然記起了什麼重要的事，從衣袋裏掏出日記簿，寫下了幾行。

「王八旦。」我憤怒地想，「他不來把我的脈便罷，否則他的醜臉會挨我的拳頭的。」

他沒有來，但我覺得他在看着我。

我抬起頭，直瞪着他的面孔。

他用一種泛泛的聲音說，「你覺得這裏很冷嗎？」

他好像很冷，面色都青了。

「我不冷。」我回答。

他並沒有停止看我，但我很快地懂得了。於是我把手遮住臉；但我週身都給汗溼透了。在地窖裏，在仲冬時節，在怒吼的寒風中，我出了汗。我把手指插到頭髮裏，頭髮也給汗浸溼了。同時我注意到我的襯衫溼了，黏着身體。我流汗至少流了點把鐘，而竟毫無所覺。但這卻沒瞞過那個比利時畜牲。他看見汗水從我臉上滾下來，並且想：這簡直是一種病理的恐怖狀態；然而他的感覺很正常，他並且以這種感覺自傲，因為他是覺得冷的。我想走過去，把他的臉打平，但是我還沒有動步向他走去，我的羞憤都消失了。我又漠然地坐到長凳上，祇好用手帕揩揩頸子，以滿足自己，因為現在我能覺得汗從頭髮上滾到頸子上，並且很不舒服。但不久我就停止擦汗，因為擦也無用。我幾乎能從手帕裏絞出水來，同時我仍在出汗，我的臀部也在出汗，我的褲子黏在長凳上。

小余昂突然說起話來，「你是醫生嗎？」

「是的。」比利時人說。

「罪要受……好久？」

「噤，什麼？不久。」比利時人用一種父親似的聲調說，「一時就過去了。」

他好像在保證一個病人安全似的。

「可是別……別人告訴我……他們有時需要兩發子彈。」

「有時候。」比利時人聳聳肩說，「有時第一發碰巧沒有打中主要的器官。」

「那麼他們必須重上子彈，再瞄準嗎？」

他想了一時，於是粗聲粗氣地附加說：「那一定要費一些時候。」

他怕極了受罪，所以祇想着那個。那是由於他年青。我，我什麼也不大想的，而且使我冒汗的並不是害怕受罪。

我起身走向那堆碎煤。湯姆吃了一驚，憤然地注視着我。我激惱了他，因為我的鞋子咯咯吱吱的。我不知道我的臉上是不是和他的一樣，滿露着恐怖之色。我看見他也在冒汗。天空是壯麗的，這個角落卻沒有亮光，我祇要一抬頭就能看見大熊星。但是它和往常不大一樣。前天晚上，我從大教堂的地下室中，可以看見大部天空，而白天的每一點鐘都給我帶來許多回憶，早晨，天空顯得蔚藍而嚴峻的時候，我想起大西洋的海岸；中午，我看見太陽，於是我記起色微的一個酒館，我在那裏喝過馬札尼刺酒，吃過鯉魚和橄欖；午後當我身在樹蔭下，我想起展延在半個阿瑞那斯上面的陰影，而另一半則閃爍在太陽光下。像這樣反映在天空裏的一切地上的景象，看起來簡直是痛心的，但是現在，我可以儘量看了，天空對我毫無意義。這樣倒還好些。我走去在湯姆近旁坐下……一些時候過去了。

湯姆用一種低聲談着話。他總是要談話的，否則他的思想便糊塗了。我以為他是跟我談的

可是儘並不望着我。無疑地，他怕看見我的本像，死灰色而又在冒汗。我們兩人一般一樣，所以彼此相對，比鏡子更壞。他望望比利時人，那個有生氣的人。

「你明白嗎？」他說。「我不明白。」

「我也開始用低聲談話。我望望比利時人。」

「什麼事？」

「我們將要遭遇到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我不明白。」

「湯姆身上有一股怪味。我好像對於氣味比平常更敏感。我嘲笑了。」

「你不久就會明白了。」

「不很清楚。」他固執地說。「要我勇敢，並不費事，不過我至少得明白。聽我說，他們將要把我們帶到庭院裏——好。兵士們將要排列在我們面前。會有幾名兵士呢？」

「我不知道。五個或者八個。不會更多了。」

「好吧，就算八個吧。別人會命令他們『瞄準』，那我就會看見八支來福筒指着我。我想我將希望退入牆壁裏去。我將盡力擠入牆壁，而牆壁也將抗拒我，像在一場惡夢裏似的。這一切我都能想像得出。哦，我但願你知道，我是多麼容易就想到這一切啊。」

「够了。」我對他說。「我們也有想像。」

「那一定很痛苦。你知道他們瞄準你的眼睛，你的嘴，要把你打得不成人形。」他惡毒地附加說。「我已經感覺到那些創傷了。我的頭，頸子已經痛了點把鐘。不是真痛，可比真痛更厲害。」

「那一定很痛苦。你知道他們瞄準你的眼睛，你的嘴，要把你打得不成人形。」他惡毒地附加說。「我已經感覺到那些創傷了。我的頭，頸子已經痛了點把鐘。不是真痛，可比真痛更厲害。」

「那一定很痛苦。你知道他們瞄準你的眼睛，你的嘴，要把你打得不成人形。」他惡毒地附加說。「我已經感覺到那些創傷了。我的頭，頸子已經痛了點把鐘。不是真痛，可比真痛更厲害。」

「那一定很痛苦。你知道他們瞄準你的眼睛，你的嘴，要把你打得不成人形。」他惡毒地附加說。「我已經感覺到那些創傷了。我的頭，頸子已經痛了點把鐘。不是真痛，可比真痛更厲害。」

「那一定很痛苦。你知道他們瞄準你的眼睛，你的嘴，要把你打得不成人形。」他惡毒地附加說。「我已經感覺到那些創傷了。我的頭，頸子已經痛了點把鐘。不是真痛，可比真痛更厲害。」

——這種痛苦是我應該在明天感受到的那一種。那之後呢？」
我十分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想假裝不明白。至於說到痛苦，我自己的身體上，也一樣能感覺到，就像無數的小切口。我沒有辦法，可是和他不同，我不十分重視這件事。

「那之後，」我粗聲粗氣地說，「你會把潘公英營養得更茂盛些。」
他開始自言自語。他的眼睛從不離開比利時人。後者假裝沒有聽見。我知道他來幹什麼的。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一些事，使他感到興趣——他是來查看我們的肉體的，來看看幾具活受罪的肉體。

「那就像一場惡夢。」湯姆說。「你希望想想點什麼，你一直覺得你已經想到了，你就快要明白了，但隨後你能想到的跑走了，溜開了，消失了。於是我告訴我自己說，什麼都沒有，但我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有些時我幾乎想到了……以後又消失掉。我又重新想到痛苦，槍彈，槍聲。我發誓我是個唯物論者，我不會發瘋。但是有點不對頭。我看見我的屍首；那倒不難瞭解，不過看見屍首的是我，而且是親眼看見的。我得想想——想想我永不會再看見任何東西，永不會再聽見任何聲音，世界是爲了別人而存在的。一個人生來不是爲了思想那個的，柏普勞，你相信我，從前也有過守候整夜，等待着什麼東西的事。但是那個什麼東西和這個不同，這個把我們的腑臟都扯出來了，而且，柏普勞，我們自己，事先又不能有所準備。」

「你想要我給你叫一個接受懺悔的牧師。」我問他。
他不回答我；我注意到，在他用一種無精打采的聲音叫我柏普勞時，他頗有願意作見證人的

意思。我倒不在乎，顯然地所有的愛爾蘭人都像他那樣。我模糊地覺得他身上有股尿騷的的確，我並不十分同情湯姆，我不明白，為什麼因為我們死在一塊，我就應該更歡喜他。和別的人一起，情形也許兩樣，比方說和羅曼格利斯一起。然而置身在湯姆和余昂中間，我感覺孤單。但我富頗孤單。和雷蒙在一起，我也許會被軟化。不過在這時，我是非常嚴峻的，我想繼續保持那種態度。

他繼續胡亂噉咕。他的談話顯然在於防止思索。我自然同意他的。就死絕非自然，但我既然要死，則在我看來，一切都不是自然的。碎煤堆，長凳，柏德羅的骯髒面孔——不過我討厭我同湯姆想的竟是同樣念頭。而我也知道整整的那一個長夜裏，每五分鐘，我們是同時繼續想着同樣的事物，同時繼續冒着汗，打着寒戰的。我斜瞟瞟他，我看見他第一次顯得有點異樣。他把死亡掛上了臉。我的自尊心受了傷害；二十四點鐘以來，我和湯姆肩並肩同住在一塊，我聽着他的話，我跟他說話，我知道我們沒有相同之處，但是現在我們卻像一對孿生兄弟，祇不過因為我們要一塊兒死而已。湯姆拉住我的手，眼望着別處。

「拍普勞，我奇怪，……我奇怪假使一個人完全不存在。」

我把手抽開。我說，「看看你的脚下，你這個豬糞。」他的兩腳之間有一灘水，水滴從他的褲子上往下滴。

比利時人走近他，假作開心地問道，「你覺得不舒服嗎？」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湯姆粗聲說，「不過我不害怕，我發誓我不害怕。」

比利時人記着筆記。我們望望他；小余昂也望望他。我們三個都對他望，因為他是個活人。他有着一個活人的所有的姿勢和顧慮。他在地窖裏打着冷戰，正像活人們必然要打戰的那個樣子。他有一副發展得很好，營養得很好的身體。我們其餘的人，我們再也意識不到我們的身體——無論如何跟他是大異其趣的。我想摸摸我的褲子襠，但我不敢。我看看比利時人躬起他的雙腿，自由控制着他的肌肉——而且他能想到明天。我們三個是毫無血色的鬼，我們望着他，我們像吮血鬼，吸吮着他的生命。

他終於走到小余昂跟前。他摸着他的頸子，爲了職業上的原因呢？還是他有一種善意的衝動呢？假使他是善意的，那也是那天夜裏唯一的一次。他的手愛撫着小余昂的頭和頸子，那個小伙子眼睛釘着他，讓他作去。忽然余昂捉住了他的手，好奇地望着。他用他自己的雙手——兩隻灰色的手爪——握住了比利時人的那隻肥滿的手，那手沒有什麼好看。我不知道跟着會出什麼事，湯姆一定也奇怪，可是比利時人更莫名其妙；他慈祥地笑了。

過了一時，那個小伙子把那隻肥而且大的手拉到嘴邊，想咬一下。比利時人趕快擺脫了他自己，顛蹶地退回牆邊。他驚惶地對我們看了一時。他一定突然明白，我們不是和他自己一樣的人。我開始笑了，於是一個看守人跳了起來。另一個則仍睡着，大張着翻白眼的眼睛。——

我同時覺得又疲乏又興奮。關於黎明時要發生的事——關於死亡——我不願再想。不會想出什麼結果的，我應該祇想字眼兒，或者一種空虛。當我一開始想到別的事物，我就看見來福槍筒對我瞄準。我想我已經受過了二十次的死刑了，而且有一次我以爲死刑確實執行了的。我一定是打

了三時盹。他們把我拖到牆壁跟前，我抗拒着，我請求他們原諒。我一驚而醒，望望比利時人。我怕我在睡夢中叫出聲來，可是他正在摸着他的小髭——他不曾注意到什麼。如果我願意的話，我相信我能睡一時覺。我有四十八點鐘沒睡覺了，我完蛋了。但是我不願意白費去兩點鐘的生活時間，黎明時他們會來叫醒我。我就會瞌睡朦朧地隨着他們，就會一聲不響地縮作一團。我不想那樣。我不想死得像一條狗。我要理解。可是我害怕我會作惡夢。我起身走來走去，同時爲了分心，我開始思索過去的生活，我想起一團亂雜雜的回憶。有好的也有壞的——至少我從前是那麼想的。我想起許多面孔和許多故事。我又看見那個新入黨的小傢伙的面孔。他是在伐崙西亞被殺死的，我又看見我叔父的面孔——羅曼格利斯的面孔——我想到許多故事。我怎樣在一九二六年閉了三個月；我怎樣幾乎餓死。我想起我在格蘭那達海岸上度過的一夜。我有三天沒吃飯，我氣極了。我並不想死。那念頭使我微笑起來。我是多麼熱狂地追求着幸福，女人，自由。爲什麼？因爲我想解放西班牙。我在公共集會上演說，我認真地作着一切事情，彷彿我是個神人。

在那時，我覺得好像我前途有無限希望。我想「那真是一個彌天大謊」，我的生活一文不值，因爲一切都完了。我奇怪我怎會到處亂逛跟姑娘們胡調的。如果我早就想像到我會這樣下場，那就莫想讓我動動我的小指頭。我的生活前途，完結了——像一條口袋紮住了口，然而，口袋裏面的一切卻都沒有完結。我一時真想去判斷生活。我真想說「那是一種美麗的生活」，但是那不是一个個人判斷得了的，那祇是一種輪廓而已。我在走向永生的途程上，實留下許多蹤跡，而

我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也不懊悔——有許多事情我也許應該懊悔的，我對馬扎尼刺酒的愛好，或者我每年夏季在卡狄茲附近的一個小灣裏洗的澡，但是死亡毀滅了一切。

比利時人突然起了一個聰明的想頭。「朋友們，」他對我們說，「我保證——自然，祇要軍管局同意——能給你們帶個信——給你們的親人作個紀念。」

湯姆呻吟道，「我沒有親人。」

我沒有回答。湯姆等了一時，隨後奇異地看着我，「你沒有信給康差嗎？」

「沒有。」

我厭煩這種溫柔的體恤。那是我的錯。我昨天晚上說起了康差。我應該什麼也不說的。我跟她同居了一年，昨天傍晚我真願割去我的手臂，祇要我能跟她同過五分鐘。那就是我所以談到她的原因。那願望簡直無法抗拒。但是現在我甚至不想再見她了——我沒有話和她說。我甚至不願擁抱她。我對我自己的身體，起了一種恐懼之心，因為它變成死灰色，因為它出了汗；而且我不敢說，是不是對她的身體也有一種同樣的恐懼之感。當康差聽見了我的死訊她會哭的。也許她會一連幾個月都無心再活下去，但必須死的仍然是我。我想到她的美麗的，溫柔的眼睛，當她看着我的時候，她的靈魂會離開她的身體，向我走來。但是我想到都已經完結了：假如她這時看着我，她的眼光會停留在她的眼裏，不會打動我——我是孤單的。

湯姆也是孤單的，可是跟我情形不同。我兩腿跨坐在長凳上，他帶着一種微笑注視着長凳。他好像受了驚，伸出他的手，仔細地撫摸着木頭。隨後他迅速地縮回手，打着寒戰。假如我是

湯姆，我絕不高興撫摸長凳，那準是愛爾蘭的一種小花頭，但我也覺得一切的事物好像都老了，顯得模糊，比平常稀薄。看長凳——油燈——碎煤堆——我可看够了，一看見它們便覺得我就要死。自然，關於我的死，我不會想得很清楚，可是我到處都能看見它。它隱在物體之內，出現在事物傾斜的態度上，若即若離地，就好像人們在垂死者的病榻旁邊，切切私語似的。湯姆在長凳上撫摸的正是他的死亡。

在我當時的處境中，假使有人來對我說，我可以安然回家，我的性命得救了，那也祇能使我感到冷漠，一個人一經失掉永生的幻想，等幾點鐘和幾年是相差無幾的。就某點論，我對任何事都不關心。我由於身體的關係很平靜，但那是一種可怖的平靜。我用這對眼睛看，我用這對耳朵聽，但是我已經不是故我。我的身體自動地冒着汗，顫抖着。我再也認不出它來。我不得不看它，摸摸它，以便得知它會成什麼個樣子，可是它卻好像是旁人的身體。有時候，有如乘飛機俯衝，我覺得有種滑行，下墜的感覺，或者我覺得心跳。但那並不能使我安心；凡是與身體有關的事都有一種兇惡的感覺。大部時間我的身體是安寧而靜止的，除了一種迫人的重壓之外，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記得好像附在一種大型的毒蟲身上。有一個時候，我摸摸我的褲子，褲子是溼的。我不知道是汗溼的還是尿溼的，但是我蹲在煤堆上作為一種預防。

比利時人掏出他的錶看看。他說，「三點半鐘。」

這個無賴，他這樣作準是故意的。湯姆跳了起來。我們還不曾留意時間怎樣過的。我們被圍在黑暗而又沒有定形的夜裏。我記不起來夜是怎樣降臨的了，

小金昂開始哭泣了。他絞扭着他的手，他哀求。「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他高舉兩臂，跑過地窖，隨後撲到一張草墊上，哭起來。」

湯姆悲哀地望着我，他甚至不想去加以安慰了。實際上也不值得。那個小伙子比我們吵鬧得厲害，但是他確實很少做作。他像一個病人，藉發熱以抗拒病魔。當熱退時，病勢更爲嚴重。

他哭着。我知道他很抑鬱，他並不是在想着死亡。有一秒鐘的工夫，可是祇有一秒鐘的工夫，我也想顧影自憐地哭起來。可是結果適得其反。我驟瞠那孩子，我看見他的瘦削的，抽動的肩頭，於是我覺得我失卻了人性；我不憐憫別人，也不憐憫自己。我對我自己說：我愛死得大方。

湯姆站起來；他正站在圓洞下面，候着天亮。我很固執。我想死得大方，我想到的就祇有這件事。但是，既然醫生把時間告訴了我們，我特別覺得時間在溜過去，一點一滴地淌走。

「天仍然黑暗的時候，我聽見湯姆的聲音：「你聽見他們嗎？」

「是的。」

人們在庭院裏走動。「他們在幹什麼呀？他們不能在黑地裏斃人。」

「過了幾分鐘，我們再聽不見什麼了。我對湯姆說，「天亮了。」

柏德羅起身熄了燈。他對他的同伴說：「我凍死了。」

地窖變成灰色，我們聽見遠方鎚打的聲音。

「開始了。」我對湯姆說，「他們一定在後面庭院裏動手幹了。」

湯姆向醫生要了一根紙煙。我不想要任何煙或酒。從這時起，他們便要不停的開槍了。

「你明白嗎？」湯姆說。他想再添說點什麼，但他閉住了嘴。他望望門。門開了，一個中尉帶了四名兵士走進來。湯姆丟掉他的紙煙。

「司坦波克呢？」

湯姆並不回答，柏德羅把他指給了中尉。

「余昂米爾巴呢？」

「他在那邊，草墊上。」

「起來。」中尉說，余昂動也不動。兩名兵士抓住他的肩膀，扶他站起來，但他們一鬆手，他又倒下了。

兵士們猶豫了。

「覺得難受的，也不祇他一個。」中尉說：「你們兩人把他抬出去就成，他們會在那邊安排一切的。」

他轉身朝着湯姆；「喂，走罷。」

湯姆走了出去，左右各有一名兵士，另外兩名跟在後面；他們捉住那個小伙子的肩窩和腿，抬着他。余昂並沒有暈過去。他大張着眼，眼淚順着兩頰往下流。當我想出去時，中尉止住我。

「你是伊比厄達嗎？」

「是的。」

「你在這裏等着，他們立刻就來叫你。」

他們走了出去。比利時人和兩個看守人也走了出去，我又孤孤單單的了。我不知道我會遭遇到什麼事情。但我甯願快快了事。我聽見間隔得很均勻的槍聲。每一次的槍響都使我戰慄。我想叫喊，我想扯我的頭髮，但我祇把雙手深深插入口袋裏，因為我想作得舉止大方。

一點鐘後，他們來叫我，把我先放在一間小屋裏，屋裏有一股雪茄煙味，並且燙熱得難受。有兩位軍官坐在圈椅裏正在抽煙。膝頭上放着文件。

「你叫伊比厄達嗎？」

「是的。」

「羅曼格利斯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審問我的那位又矮又胖。他的眼睛躲在眼鏡背後，是很嚴厲的。他對我說：「這邊來。」

我走近他。他起身抓住我的手臂，他用這麼一種眼光瞅我，使我簡直想鑽進地縫裏去。同時他用盡力量捏我的肌肉。捏的並不疼痛，那祇是一種手段——他想懾服我。他又認為把他的臭氣噴在我臉上也屬必要。我們就那樣呆了些時，我幾乎想發笑了。要嚇一個將死的人是需要更厲害的法門，光那樣是不成的。他猛烈推開我，又坐下。他說，「我們用你的生命抵換格利斯的，告訴我們他在什麼地方，我們就會釋放你。」

這兩個人身飾繡帶，手持馬鞭，足登長筒皮靴，然而這是必死無疑的人，當然比我死得遲一

些時，但也不會遲得太久。他們把時間消磨在尋找水牌上的人名上，追蹤去拘捕他們，幹掉他們。他們對於西班牙的前途和其他的問題，有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的小小活動在我看來是又可怪又可笑，我不明白他們的觀點，照我看，他們好像是發了瘋。胖的那一個繼續瞪着我，用他的馬鞭敲着靴筒。他所作的每一個姿勢都是打算要留給你一種狂暴的野獸的印象。

「那麼——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格利斯在那裏。我想他是在馬德里。」

另一位軍官舉起了一隻雪白的怠慢的手，這種怠慢也是造作出來的。我看穿了他們一切的怪癖，我覺得奇怪他們竟能找到對於這種無聊舉動也感興味的人。

「你有一刻鐘好想。」他慢騰騰地說，「帶他到倉庫去，一刻鐘後再帶他回來，如果他仍然拒絕答覆，我們就立刻斃掉他。」

他們明白他們作的是什麼。我會候了一夜；候過之後，他們叫我再候一個鐘頭，聽着他們槍斃湯姆和余昂，而現在他們又把我關在倉庫裏。這個辦法一定是他們從昨天晚上起就想出來了的。他們以為我們的神經到後來一定要崩潰，他們希望就這樣結果我。

但是他們錯了。在倉庫裏我坐在一張矮凳上，因為我覺得很虛弱，於是我開始思索，但不是思索他們的建議。自然我知道格利斯在什麼地方。他正藏在表兄的家裏，離城祇有四公里。我也知道我絕不會洩露他的藏身之地。發生在目前的是如此明白的事情；所有那一切都是瞭然了

的，明確的，而且再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我祇想能夠明白我的行為的原因。我寧死也不告發格利斯。爲什麼呢？因爲我已不再對他關懷了。我對他的友誼已經在黎明時死亡了，同時死亡的還有我對康差的愛情，以及我自己的生活的慾望。我無疑地仍舊敬重他。他很堅強。然而我之願意代他死，卻並不由於這個原因，他的生命並不比我的更有價值；一切的生命都沒有價值。他們就要把一個人靠牆豎着，向他開槍，把他打得死死的了。不管是我還是格利斯，或者別的什麼人並沒有多大關係。我明白他對西班牙比我更有用，但我並不會有負於西班牙，而且一切都不關重要了。我雖然還活着，且能以告發格利斯而保全活命，但我拒絕那樣作。我覺得那很滑稽。我就是固執，我想。我必須要那麼冥頑不靈嗎？

一種奇異的高興控制了我。他們來領我到那位軍官面前去。一隻老鼠從我們腳下跑過，使我覺得有趣了。我轉身對兩位法朗基之一說：「你看見了那隻老鼠嗎？」

他沒有回答。他無味得很，裝作嚴肅的模樣。我想笑，但我忍住了，因爲我恐怕假如一笑起來，再也無法打住。那個法朗基捲着他的小鬍子。

我又說了，「你一定要剝掉你的小鬍子。」

我覺得很奇怪，一個活人竟能讓毛髮長得蓋臉。他給了我頗爲狠心的一踢，我閉起口來。

「怎樣？」那個胖軍官說，「你想好了嗎？」

我好奇地看着他們，好像他們是稀有的昆蟲一樣。我對他們說：「我知道他在那裏，他藏在墓地裏的一個地道裏或者掘墓人的一間小屋裏。」我說那話祇是開一個玩笑。我想看見他起身，

勒緊腰帶，像煞有介事地下命令。

「莫萊士，去，從洛卜茲中尉那裏調十五個兵。你，」那個胖子說，「如果你告訴我們的當真，我祇要說一句話就完成了，但是如果你要我們，可就够你受的。」

他們匆忙地出發，我在一個法朗基的監視之下，靜靜地等着。一想到他們忙亂一團的樣子，我就忍不住時常發笑。我自覺變得麻木，墮落，毒惡。我想像他們掀起懸懸欲墜的大石塊，打開地道的一道一道的門。我揣想那幅情景，好像我是別的什麼人。這位犯人，決心要充「英雄」——而莊嚴的，長着小鬍子的法朗基——那些身穿制服的人，在墳墓間跑來跑去；真是滑稽得厲害。半點鐘後，那個矮胖子獨自轉來了。我以為他回來是要下令槍斃我的；其餘的人一定留在墓地裏。

那軍官朝我望望。他好像並不怎麼喪氣。

「帶他到大院裏和其他的人們一起。」他說，「戰事結束後，他的命運將由一個特別的軍事法庭去決定。」

我覺得我不十分明白。我問他，「那麼他們不槍斃我了嗎？」

「勿論怎樣現在不槍斃了。」說過之後，他便不再看我。

我還是不明白。「可是爲什麼呀？」他聳聳肩膀，不回答，於是兵士把我帶了走。大院子裏不少的囚犯——女人、小孩和幾個老頭兒。我開始在院中溜圈子。我糊塗起來了。

中午，他們在食堂裏給了我們點飯吃。許多人問我。我早應該知道他們的，但是我沒有回答。

——我壓根兒不知道我是在什麼地方。

傍晚時，他們又送來十名囚犯。我認出了麵包師蓋西亞。他說，「天，我沒料想到還看見你活着。」

「他們判了我死刑。」我說，「但他們後來又變了主意。我不知道爲了什麼。」

「他們兩點鐘時逮捕了我。」蓋西亞說。

「爲什麼？」蓋西亞是不關心政治的。「我不知道，凡是和他們的想法不盡相同的，他們都要逮捕啊。」……

(文陣新輯之三)

失 鳴 鳥

法國 密萊 (Pierre Milleville) 作
黎 烈 文 譯

瑪洛自從七月間跟那叫做費多·契利洛維赤的漢子走着，已經三個月了。大部分時候，契利走在她前面，肩膊掛着他的手風琴，瑪洛提着其餘的東西；很少的東西。沒有一件衣裳；差不多僅只提着他們在農家乞來的東西，她唱歌，他奏手風琴得來的東西。再不然便是偷來的東西。契利是一個會這一手的傢伙。他也會唱歌，有着相當漂亮的低沉音；可是他唱的和瑪洛唱的兩樣，她唱的是一些俄羅斯歌。俄羅斯歌和波希米人⁽¹⁾的歌不同，常常有着莫明其妙的雄辯的成分，正像一篇悲壯的，或是憂鬱的演講一樣，並且敘述着一個完整的故事：草原上的農民們的深刻而永恆的貧困，一個以死結束的戀愛，一個彷彿想把農民們從這種貧困，從地主們由來已久的專制，從俄羅斯人或波蘭人手中解放出來的英雄；或者，反過來，是一個瘋狂的舞曲的熱烈的歡愉。在茫無際涯的俄羅斯，也像在這廣闊的烏克蘭一樣，一切都會唱歌，甚至連沒有生命的東西，如塔形柏、落葉松，在風吹過的時候也都會歌唱。得着風的同意，這些塔形柏和落葉松彷彿想要和人們的顫慄一致，或者想要給人們提供意見，把這些多音性，把這種將各部分聲音結合起來的藝術暗示給人們。這種藝術使得二、三、四種聲音調和起來，交織起來，混合起來，正像要達到一種戀愛的融和一樣；而其餘感到嫉妬的聲音便出來干涉，恰似等着輪到自己的，或是想要立刻參加進去的男子和女人。

這事發生在革命之前若干年。可是這類事情在一定還依舊存在着。人們可以改變某一些舉動，甚至拋棄某一些意志，但不能改變感受性上不自覺的憧憬……這是舊俄羅斯時代，在那時代有一個沙皇，王而兼神，人之王，靈魂之神；在那時代，這些人，這些靈魂，都按照千年的習慣，生活在豐饒的烏克蘭的取用不竭的沃土上，他們已不是農奴，但卻始終服從地主。那些俄國鄉紳，在家庭裏和他們的女人與孩子，在外面和他們的同輩，都祇用法國話來交換他們的思想；於是，他們雖然近在咫尺，但由於這種神祕的難以了解的言語，卻和其餘的人隔得那樣難以置備地遙遠，他們竟像是一些神聖的人物，除掉用着人類的言語發佈命令以外，其他都不屑於使人了解；而他們除非在獵狩的時候——使所有懂得獸類的習性並知道如何殺死牠們的人們打成一片的獵狩的時候，也很少發布命令。可是這些鄉紳和農民卻被兩種東西結合着，被福音書（是新的，不是舊的，這和盎格盧、薩克遜人不同，因為舊的是猶太人的約書）和一種宗教（那儀式來自俾占斯^①），而地主和農民彼此同樣對它毫不了解的宗教）結合着。自從那至少在表面上是感化了西方文明的兩世紀以來，這是俄羅斯的鄉紳成了自由主義者，並且對待人們慈善起來了。鞭子不再使用了。可是他們把自己看成另一種特殊的人物；而那些「人們」呢，也安分守己，並且通常懷着一種尊敬的服從。

可是瑪洛和費多並不如此。瑪洛，因為她是波希米人；在她和「他們」之間，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費多呢，因為他連本地人都不是；他是一個浪蕩漢，一個流氓。據他自己說，他是遠遠地從耶路撒冷朝拜回來的。農民們卻彼此悄悄地說：「他的耶路撒冷，誰都知道啦；那就是監

費多對於這些倒滿不在乎。他是一個淫蕩的、樂天的傢伙，他不做工；他不是一個依附着土地的奴隸：他是一個撒野、偷竊、沒有羞恥的人。而瑪洛卻正受着這種性格的誘惑。她就因這緣故跟隨了他，而將瑪狄洛夫伯爵的領地魯沙和她的丈夫阿西普拋下。因這緣故並且也因着「流浪」的緣故。因為她是生在那永恆的流浪之中。流浪的堅強而是不可抗的需要重又攔住了她。

她這樣將阿西普拋下，並不是第一次。差不多每年春天，她都又感到這異常激烈的欲望。可是這卻是她第一次跟隨一個和她自己血統不同的人：說來說去，這費多·契利洛維亦還是一個基督教徒。一個和這愚蠢的畜生阿西普一樣、和牛一般愚蠢的烏克蘭人。她還不曾十分明白過來的時候。便已感到內咎。這已不止是一個過錯：這卻是一個違犯了她的種族的法律的罪行。她並不懷念在魯沙的，她和阿西普生的兩個小孩。同樣也不懷念她和兩個、和好幾個波希米人逃走時生下的另外兩個小孩。那兩個小孩留在部落裏，照例成了那部落的公共合法的所有物。所有的女人都孕育一些小孩，並且哺養他們，待到他們能够走路，能够用着他們的小腿跑路時，情形便不再一樣了。幼小的動物長大的時候，便把牠們的母親忘記，而牠們的母親也忘記牠們。

烏克蘭的土地雖是無限的平凡，但卻異常肥沃，蓋滿植物，它並沒有全部開闢。它那廣大的地面沒有足夠的居民。農民們差不多到處讓一半土地荒廢着，生着長長的亂七八糟的野草和巨大

的茴香，雖已過了開花的時候，但那些茴香還有新鮮的香味刺入鼻孔，尤其是在早晨和傍晚。一些乳牛和食用牛在那地方放牧，野草把牠們的胸腹部遮沒了；牠們被一些長着短角的、比食用牛較小的雄牛守護着。如果有人想要走近去，那些乳牛和食用牛都集成半圓形，而雄牛立在前面保護牠們；兩隻細長的陰沉的眼睛，已經在額上，那像是一道巨盾的短鬣底下顯出發怒的樣子。由於謹慎的緣故，瑪洛和費多離開了那日積月累變得一邊寬闊的道路。因為從秋天的雨水開始，和在春季融雪以後，一些載重的車輛在路上掘下深深的痕迹，而農夫們的犁便避開那些痕迹，從旁邊通過。俄羅斯的農民是不看得那樣近的；土地太大了，他們不會注意到左右兩旁少去二三公尺的地方，他們沒有想到結果這會使得若干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化爲無用。

麥子割下疊成草堆已經一月了。午後的天氣還是溫暖的。到晚邊便涼爽起來。可是瑪洛和那漢子每天晚上可以睡在一個已經打過麥的草堆上，那裏也有一些廣大的種着甜蘿蔔的田地。這已經不再像魯沙一樣了，耕作不同，平原的表面也不同。整個地方屬於一些烏克蘭的大地主，有時候屬於一些波蘭人，有時候屬於一些有勢力的猶太人。那些猶太人起初是一些製糖的人或鍊糖的人，結果終於獲得廣大的土地，從那上面以較廉的代價得到他們的工業原料。在別的時候，那些甜蘿蔔會成爲瑪洛和那流氓的一種養料，可是他們現在瞧不起那些甜蘿蔔。

收成不壞，農民們都很寬裕，於是窮人成了上帝的賓客；大家都不拒絕給流浪者一片麵包，一杯茶，一瓢湯。假使第二天少了一隻家禽，是誰拿去了呢？狐狸，草原上的禿鷹，或者那兩個過路人嗎？算了！大家都得生活呀……

那一對男女繼續向西方走去。不曉得是什麼東西驅使他們跟隨着太陽的行程。從世界開始以來，人類便是這樣。秋天來了，同時那的溜、通紅、熱得差一點的圓球，便一天早過一天地埋入地平線下；同時天空變得陰暗，像要下雨，夜晚比較悠長，潮溼而且寒冷。早晨，草上有着薄霜。

甚至風景都改變了。土地不像過去那樣平坦，它現在微微起伏着，正像一個遠遠感到風來了的海一樣。田地比較窄狹，並且耕作比較精細。人們時常說着德國話。那地方有着一些蘋果已經成熟的果園。並且居民也比較多了。而一個地方的人越多，他們便越不愛客。因為他們生活比較困難或是需要比較衆多的緣故，他們變得比較吝嗇。在村莊和鄉野地方，圍牆都較高，較堅，而門也較厚，並且開着的時候少而關着的時候多。有一天傍晚落着不停的毛毛雨，瑪洛覺得那因走路而流出的汗在身上凍結起來。

兩個月前，她就知道自己懷孕了，而她對於這事毫不感到驚異。當一個女人跟着一個漢子，當她睡在他的身旁，睡在一張床上或是睡在上帝的土地上，這是一件必然會要發生的事。她毫無有對那流氓談起這事。可是那掛着手風琴的漢子，由於她的一天天增加的疲倦，和一些其他的徵候，雖沒有談起這事，雖什麼也沒有問過，卻已經看出她是懷孕了。因為那一帶地方的人比較不大好客，男的便得常常在晚上作着踰垣的行徑，而女的便得找那些女人看手相，賺幾個小錢。

有一天，一部雙輪手車從他們身旁經過：一個波蘭人把身子伏在車槓上，在前面拖着；他的女人坐在車箱內，兩個小孩到睡在一些包裹上，並且完全睡熟了：原來這是一個佃農搬家。車上

還有一些傢具和廚房的用具，最後，是一件笨重的羊皮大衣微微露出車外。那流氓讓車子走在前面。和瑪洛一樣赤着雙腳的他，隨後便走了近去。靜寂得正像一個幽靈一樣！他輕輕地，輕輕地扯着外套一端。包着鐵皮的車輪格拉格拉地響着，車軸吱呀吱呀地叫着。波蘭人，他的女人和那兩個睡着的小孩，大家什麼都沒有聽到。沒有睡着的人的眼睛，呆呆地注視在前面的路上，是什麼也不能看到的。輕輕地，輕輕地，大衣掉了。那始終沒有一點聲響的流氓把它拾起來，消失在路旁的長長的野草裏了。他連向瑪洛使一個眼色都沒有。這是毫不需要的。她已習慣了，認識那種把戲了。不說一句話，她走去和他會合着。

他喜氣洋洋：瑪洛！這是暖和的，一件大衣。她看到那流氓將它穿上，毫不覺得意外。他既是男子，因此他便是主人！可是她心裏想晚上他們在露天下面的時候。他們兩人可以一同睡在那件大衣底下。那件大衣相當大，可以够他們兩人蓋的。

他們果然一同蓋了那件大衣；他們底下墊着一個草束，上面蓋着那件大衣：這真舒服呀！疲倦得要命的瑪洛，睡得濃極了，尤其是在天大亮的時候。她是被十月杪的這種黎明時的寒冷凍醒的。還完全睡得糊裏糊塗的她，舉手想把羊皮向自己身上拉去。她再也抓它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而那漢子也不再睡在那兒了。他已帶着那件大衣和瑪洛賺來的幾個小錢，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這是一個聰明傢伙；他並不想把一個玩够了的女人再拖在一塊，這女人不久便會有一個小孩。而當她喂養小孩時，背上掛着一個娃娃的她，對他再也不會有多大用處。

瑪洛並不尋找他。這正像她自己結的果實一樣；這也是必然會要發生的事。然而，她繼續着

她的行程，那一帶地方的景象不知不覺地又改變了。土地起伏得更加厲害，丘陵比較高大了，地面嶙峋而且骯髒；全是黑的，但這並不是產麥之區的動人的、漂亮的黑色。一些過路人對她說：「這是產煤的地方！」這是產煤的地方，或是產另一種東西的地方，在她都是一樣。可是當她求人佈施，或是想給人看手相時，警察便來干涉。一個巡警對她說：「這裏，乞食和流浪都是禁止的。你祇要到礦山去應徵就行了；那裏什麼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工作。」

一些工作！這話比一下耳光還要使她難受，這話像受着一下刀砍似的創傷。她是一個波希米人。波希米人是不做工的。以前，她曾編過柳條，填過椅子，賣過草藥，算過命。可是這不是一些工作；這是一些可以隨意拿起，隨意放下的技藝；這是一些職業，幾乎更可以說是一些自由男女的消遣。可是把手伸出來並且說道：「使用它們吧，我把自己獻給一個主人。」這即是願意接受奴隸的身分。如果瑪洛能够和她的部落會合，或是像以前一樣，被她的部落找到了呢？可是這次她的部落不能找到她了。瑪洛既沒有劃下一些認識的記號，也沒有在路旁下一些代替記號的小棒。那些小棒記着一種言語：我在這裏，我往那邊去，我屬於某個遊牧隊。她不能這樣做，因為這次她跟隨的不是一個她的同種族的男子；而把這種記號，這種言語，洩露給一個外邦人，這會是對於波希米人的法律的一種侮辱，一種罪行；這樣的一種褻瀆，是她的部落，是任何一個波希米人不會原諒的。這會是無可饒恕的棄絕。

在這帶產煤的地方，已不再像在草原一樣，這裏的人口比較繁密，並且是以另一種方式分佈起來的。人們再不聚居在一個大領地的四周，而在那領地之外便是渺無人煙的空地。他們現在集

合在一些幾乎和城市一樣的大村莊裏，這些村莊是由一些簡陋的小房子造成，可是這也是由一切所謂「文明」造成；一些商店，一些有着塗金的球形屋頂的寺院；而寺院旁邊便是一些酒店，此外還有一些門額上標明「警察局、法院、監獄」等等字樣的建築物。這些人，錢比在草原上賺得稍微多一點，可是因爲一切都比较昂貴，他們的生活也過得比較壞。他們清晨出門，正像一匹家畜被趕出畜舍一樣，而傍晚便回到一些可憐的獸穴裏，或是一些和營房一樣的地方。他們不再僅是一星期喝一次酒，而是每晚喝酒。在那蒸製私酒的猶太人的店裏，出售着用公賣酒瓶盛着的燒酒。因爲他們的生活比較艱苦，他們便彼此各不相顧。而憲兵和警察檢查着「證明書」。當你既沒有證明書又沒有在煤礦工作，當你連礦廠的證明書都沒有時，那便會作爲無業遊民，關進監獄。

人家叫瑪洛去做的便是這種礦山的工作。啊！她是寧願餓死都不肯去的！可是她的臉貌，她的花花綠綠的長裙，使人瞧出她是一個波希米人了。一個猶太人看出在她身上有利可圖了。他對她提議要他在他的酒店裏做事。她接受了。在她想來，這比到礦山去還好一點。

她在這酒店裏做了四個月，這酒店兼營膳食，開設在一個聳立着一架巨大的起重機的礦井附近。她惋惜着那把她拋棄了的流氓嗎？是呀，因爲這件大衣的緣故；她並不是惋惜她失了一個男子或是一個愛人，他和所有他的同族的人一樣；一個骯髒的傢伙，不過，在這飲食店中，他們人數較多。他們人數越多便越是粗野，而他們肉慾的要求也越是厲害。她非使得他們滿足不可；這是她的職務的一部分。而因爲她是一個波希米人，人家便叫她唱歌。她的歌使得這些男子鼓舞，

卻不會使得他們感動；於是他們異常粗野地想要得到她；當男子們集在一塊時，全部感覺的激動都變成男性的嫉妬的發作。瑪洛心裏想道：「我還從來不肯給阿西普唱過呢！」

沒有，她從來沒有願意給他唱過：這真古怪啦！現在，當她想到這事時，她是很正經地想着，毫沒有要笑的意思。可是以前呢！連她和這傻瓜結婚，也是很古怪的。他們結婚已經十五年了，當時她僅祇十四歲（嚇！這正是留在魯沙的，她的大女兒達妮亞的年齡呢），而阿西普也僅祇十七歲，這蠢東西當時比她純潔得多呢！

……那時她隨着她的部落來到了魯沙；她的部落依據那構成一種權利的古老的風習，每隔兩年，在同一個季節，在六月的同一個日子，到那地方來紮下帳篷……嚇！十五年後，她也是在六月間，和那流氓費多一起走了呢！也許這並非出於偶然；這是她那不可抗的本能每年將她拋上道路的時候。

農民們和她的部落相處得還不壞。若干世紀以來，遊牧者和家居者之間，便像接枝的樹木一樣，發生了一種異體同生。遊牧部落在瑪狄洛夫伯爵的產業上，有着它的指定的地位。部落的首領，流浪者之「王」，跑去拜會那俄國鄉紳；這是一種尊敬的拜會，但並不顯得卑屈。因為他是「王」；因為他的祖先和他的族黨的祖先都從來沒有做過農奴。他們是一些自由的人，永遠是一些自由的人！

「……無論如何，在他們和猶太人之間，我還是喜歡他們。」瑪狄洛夫伯爵說，這是爲的表

示他的寬容；而他的寬容祇是由於所謂「事情既是這樣，便是這樣。」由於遺傳，由於習慣所造成……「在他們和猶太人之間，我還是喜歡他們；猶太人也是一些遊牧者，可是比較討厭，因為他們會定居下來，並且變成富翁。這些人卻不變成富翁，他們偷竊，不錯，但這是看得見的。對於另一批人，這卻看不見，或者這還是被許可的呢……波希米人嗎？他們即是一些沒有成功並且不去企圖成功的猶太人。在這上面我是感謝他們的。」

這些波希米人是一些鍛冶工，他們鑄造首飾正和鑄造馬鞍和轡頭一樣熟練。他們在馬匹上是很內行的；他們擅於買馬或偷馬；可是他們從來不偷瑪狄洛夫家的馬；這是爲着報答他家容留他們。他們間或也是些泥水匠和磚瓦匠。他們也會修補鍋子，不知道是什麼趣味把他們引到金屬上面，正像蜜蜂趨向花粉，鎧蟲趨向牛糞一樣。女人們便到有柳樹的地方，將柔軟的枝條割下，用來編製籃子。老太婆們便給姑娘婦人看相——有的也給男子看相，推算關於愛情、小孩、收穫、牲畜、戰爭或是和平一類事情。他們有着一一些草藥和丹藥。年輕的女人們又會舞蹈、唱歌。而瑪洛那時已經長成婦人，雖還不會特殊屬於同族的任何一個男子，但已不是處女；她有着一種彷彿來自天空的聲音，像是夏末秋初時候雲雀的聲音，像一隻，單單一隻雲雀，那樣高高地向太陽飛去，在人們看來，那像僅是爲着歌唱而生存似的雲雀發出的聲音。

……阿西普是一個古怪的傢伙。在十七歲的時候，他便接替了他父親的位置；他父親是被一匹雄牛用角撞死的，而兒子卻肯定地說那牛是「出於無心」。於是兒子靜靜地和他看守着的食用牛、奶牛、小雄牛、小雌牛等等一同生活。這些畜生像是了解他，而他也了解牠們。當這些畜生

病了的時候，他用不着遊牧人的藥品來給牠們醫治。他是懂得照顧畜生的。可是音樂，可是無論什麼音樂的聲音。不單是烏雀的歌唱，連傍晚時候風吹着沼澤上面蘆葦的聲音，也使他感覺愉快。他簡直成了一個音癡。他張開大嘴，好讓耳朵聽得更加清楚。瑪洛的歌聲使得他熱狂起來。

當部落快要動身的時候，他在晚邊把瑪洛邀到他的草房內，他把從去年秋天留下的一些核桃、蘋果拿給她吃，甚至還備有四兩燒酒。她起始唱着歌，隨後便醉了並且睡着了。阿西普沒有碰她一下！這不是他所求於她的。可是第二天早晨，當她醒轉來並且要去和那遊牧部落會合時：「先唱一個歌再說了！」阿西普說。

可這瑪洛一聲不響。阿西普等着她回心轉意；看到她毫不改變時，他便走出去了，同時把門帶關，將那用來從外面關閉草房的巨大的門門上。她要唱了歌才能出來。他的想頭就是這樣！瑪洛抓破了他的臉和手臂，那毫無關係。他這樣將她關了三天三夜，從「黑廚房」裏拿東西送給她吃。可是瑪洛比他還要固執。她看不起他，她絕不開口。

在「黑廚房」裏，大家馬上知道阿西普房裏關着一個女孩子。他把她關了好久，卻說沒有對她幹過男孩子們對女孩子們所幹的事，這是不能使人相信的。不久就聽到這宗醜事的瑪狄洛夫伯爵夫人，也確信這是不可能的事。她具有宗教心。她認為留意她的「部下」的品行，留意她的農民們的良好風習，是她的義務。因此阿西普應當予以「補救」。她把這意思告訴了神父。神父隔着長鬚抓搔着下巴。

「唉！唉！當然啦，當然啦。人是不應當生活在罪惡裏的。可是那女孩子不是正教徒。我祇

能給正教徒舉行婚禮，不是嗎！當然啦，當然啦。這些波希米人，這都是魔鬼的種子。既不是正教徒，那麼我怎能給她舉行婚禮呢？」

「我們可以先讓她入教！」伯爵夫人這樣決定着，她不肯在異議之前卻步。神父始終躊躇着。他們把這事報告了瑪狄洛夫伯爵。他聳了聳肩膀：

「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他用法國話對伯爵夫人說，「我看見一隻麻雀就忍不住要把牠捉住。我的法國保姆告訴我：『這是很容易的，祇要先拿點鹽放在牠們的尾巴上就行！』小孩子們是一直相信別人告訴他們的話的；我有好多年都老老實實地想要拿點鹽放在麻雀的尾巴上。自然我永遠沒有捉到過一隻麻雀……而對於男子和女人也正和捉麻雀一樣！我們老是想拿點鹽把他們捉住，但是老是不成功。你想拿點鹽把這女孩子捉住關在籠裏：這會和拿不勒斯國王的兵士一樣。你記得起來嗎？』給他們穿紅的，給他們穿綠的，他們還是要跑的。」隨你的意思去做吧。讓這女孩子來信奉我們神聖的宗教吧；把她嫁給這蠢東西阿西普吧；這不過在我們的領地上增加一個戴綠帽子的丈夫罷了。有些丈夫是不容易對付的，那便要弄出些討厭的事來。可是我知道這男孩子；他生得太蠢了，不會有什麼問題。那麼，那麼……隨你的意思去做吧！」

當他說出了他的理由，——而這常是一些相當好的理由，——他總像彼拉多⁽¹⁾一樣的收束。最後，等他拿到了將收獲物換來的錢，他便跑到巴黎和蒙特卡羅⁽²⁾去把它輸掉。

那麼，人家要瑪洛入教，而瑪洛也聽憑人家擺佈。這事在她看來像是一樁惡作劇。像是這些人的一種任情的舉動。人家給她施行洗禮；又一齣笑劇。人家叫她和阿西普舉行婚禮；最後一齣

笑劇。在她的眼中，除開她的部落的婚禮以外，再沒有真正的婚禮。在她的部落裏，當女孩子自由地享樂過自己之後，他們的領袖，他們的王，便將她確定地配給一個男子。阿西普自己對於儀式也不很注重。他不過想道：「等到她要一直住在我家裏的時候，她便會唱的！」可是瑪洛從來沒有唱過；既不肯給他唱，也不肯給魯沙的任何人唱；她恨了他，她恨了那領地上所有的人，恨了這些農民。正如伯爵所說，阿西普是個大傻瓜。他祇照顧着他的牲口，同時對她和她給他生下的兩個小孩都很和善。

而現在，她卻非給這些畜牲唱歌不可。可是這與阿西普在一塊時不同。這些豬獮一經享樂過之後，便和她沒有任何關係……

然而她卻還記得那第一個；一個貨車夫，也許是立陶宛人呢。他進來時已經醉了，他那巨大的鞭子掛在頸上，一邊肩頭是鞭柄，另一邊肩頭是那長而重的，結成辮子的馬鞭，尾端是一撮打擊的繸子。他又喝了一些酒。他聽到瑪洛唱歌；他的眼睛閃光起來。他凝視着她，拿出一張五盧布票子給她看，隨後指着樓板說：

「那麼，上去好麼？」

這完全出乎她的意外。她看着她的東家亞伯拉罕，他只對她做了一個樣子。一個決定的樣子，意思是說：「怎的？你是來做這事的嗎！」她上樓了，貨車夫跟隨着她。奇怪的是她僅祇記得起這個人來。其餘的人，在她的記憶裏，只是一些影子罷了。並且他們所有的人，幾乎，是祇

有一個影子。

可是當她的身孕太明顯的時候，當她現得笨重，醜陋的時候，亞伯拉罕便把她的工錢算清，將她逐出門外。

這時她便想起了阿西普。她之想起了他，並不完全是因為他的緣故，而是因為她的部落會要再來魯沙的緣故。這個旅行隊，這個部落的小組；在遊牧人當中，生活是多麼幸福啊！並且是那樣的簡單、容易！瑪洛彷彿看到了她那常是懷着身孕的母親，背上掛着一個小孩，身後還拖着一兩個。小孩子們增加着種族的人口，而誰也不會追究他們的來源——一直到女人舉行婚禮的那莊嚴的時候；從那時起，她便成了一個主人的產業。人們甚至不會向女人查問，她們那些五顏六色的花花綠綠的裙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她們手裏的錢是誰給的。一切都屬於小組。小組有着部落的法律，那神聖而永不變更的，來自遠古的，傳統的，嚴厲的法律。這是一個遊牧的祖國，這裏一切都為大家所有，有一個代代相承的首領統率着。阿西普是一個外邦人。一個將她從部落裏偷出來的外邦人，並且他之偷她還是出乎無意呢。這便是她現在原諒他的原因。他愛他的小牛，他也愛小孩，愛她和他生下的那兩個小孩。她現在對他感到一種寬容，當她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她會一直對他感到這種寬容。

她在一個傍晚，感到了最初的陣痛。那時她在一個已經有點和魯沙——她對那地方，無論如

何還感致一種隱微的愉快——相似的地方，一個有的耕作着，有的荒廢着，有的作着牧場的地方。爲了免得在露天底下生產。並且由於害怕寒冷和夜晚——冬天已經到來，凍結着的厚雪，在腳底下發出響聲——瑪洛看到了一間有樓梯可以上去的草房，便爬了上去。草房下面是一個氣味濃厚的畜廄。一些乳牛在那裏躺着反芻。因爲有牠們住在那裏，因爲有牠們所睡的微微發酵的乾草，空氣便顯得稍有暖意。她感着痛楚，但不發出叫聲；人家會趕跑她呢！一隻大肚子的母貓，在她周圍徘徊着，同時發出一串不安的，痛苦的鳴聲。瑪洛想要把牠趕跑。而那畜生，牠也想將那闖入者逐開。牠在這草房裏，不是在那自己家裏嗎？好久以前，牠就選定了這地方來生小貓；這種準備不是隨便可以放棄的！……瑪洛自怨自艾地急想得到和緩，便不再和那母貓計較。她退到閣樓的最遠的角落裏，隨後便受到一陣人類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可是她始終不發出叫聲。

天剛亮時，小孩生下了。瑪洛自己接了產。這是一個男孩子。差不多在她的手可伸到的地方，她看到那母貓在喂着六隻小貓，並且發出甜蜜的鼾聲。牠也分娩了，牠也一樣，可是牠已減去了痛苦，脫離了累贅，感覺着幸福；將自己的身子環抱着那些剛剛開始的生命。

「噠噠！」波希米人輕輕地叫着，「噠噠！」

這不過一剎時罷了。她重又倒下去，瞌睡濃得不堪；當她醒來時。生命重又顯得冷酷、橫暴、頑強，她覺得口渴，啊！口渴！她已經開始發熱了。初生的嬰孩睡在她的身旁，那小小的身體赤裸而又骯髒，雖然有着從乳牛們升上来的微溫，但早晨的嚴寒已經透入草房。瑪洛本能地拿她的額巾包着嬰孩，可是她做這事時並沒有懷着溫柔的心緒；她不覺那母貓一樣……

下面有了一些男子和女人的聲音，還是擠牛乳的時候。母豬以一個輕捷的動作，從一個方形的洞口，跳到畜厩裏去了。男子和女人看到牠都哄笑起來。過了一刻鐘，牠一面爬上來，一面舐着嘴唇。牠肚子吃得飽飽的。重又抱着牠的小貓睡下，給牠們喂奶。牠重又舒服地發出鼾聲。

瑪洛對這幸福的畜生，突然感到一種猛烈的憎恨。而她呢，她呢！爲着緩和這發熱時的可怕的口渴，爲着得到一杯母貓吃飽了的熱牛奶，她什麼代價不肯付出呢？叫喚嗎？人家會趕跑她，流浪的女人。人家會趕跑她，她和她的私生子，而那私生子會要死去。可是爲什麼要讓他活着呢？……無意地——或者幾乎是無意地——她把自己的手指伸向那樣脆弱的小頸……可是不行，不行！那會被憲兵抓到監獄裏去。並且她的部落的法律也不准許她這樣做！還是將他帶到魯沙去好些。在這事上，領地是和部落有點相像的。領地上亂七八糟的男女的苟合，正和遊牧隊裏男女的苟合一樣，由這類苟合生下的孩子，任何人也不會留心打聽誰是父親。這是未來的工手。自從廢除農奴以來，地主們實際沒有失掉那以「魂靈」^①計算的習慣。烏克蘭的土地有着足夠的東西養活所有的人。如果它的養料稍嫌簡單、粗糙，至少它總不虞匱乏；它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

可是這是很遠的事，這一切！對於瑪洛，卻祇有着這急迫的，強烈的需要；喝水，立刻喝水！爲着止住口渴，她可以不惜任何代價。她試着去咬那結在包頸布的一角裏的麵包皮片。她的乾枯的嘴唇不肯聽從她的意思。她吐了。天快晚時又是擠牛奶的時候，乳牛們都哞哞……地叫着。那母貓又跑下樓去，受着上次一樣의 接待，吃喝得飽飽的。

「而我呢，我呢？」瑪洛想道。「我呢，他們卻讓我餓死嗎？」

她因爲身體發熱、怨恨、憤怒的緣故，精神錯亂起來。那六隻眼睛還沒有睜開的小貓，滾成一個單一的圓球，正像牠們還沒有生下地來，還在母貓的腹內一樣。牠們睡在離她很近的地方

瑪洛伸出手去，把牠們全部捏死了。全部，捏了一隻又捏另一隻。

她覺得報復了，滿足了。夜晚到來了。她非常吃力地站立起來，又倒落下去。她和這種暈眩戰鬪着，重又搖搖幌幌地站立起來。憑着一種堅決的意志，她達到了那方形的洞口，她把腳伸下去，起初踏在畜廐裏喂草的梯形木架上，隨後降入食槽內，跟着便滾到牛們睡着的稻草上。在黑暗中，她把一匹乳牛腳踢了起來，並探索着牠的乳房。她長久地饕餮地啜飲着。

好像飢渴的滿足使她回復了人性似的，她想起了睡在樓上的嬰孩，於是她去給他喂了奶。母貓回來之後，把牠的小貓舐了好久，還不能懂得牠們已經死去。隨後，牠絕望地叫着，睡在那些屍體旁邊，把牠那些無用的奶頭送給牠們。牠重新站立起來，用着牠那雙發光的眼睛，彷彿在黑暗中尋覓那將牠的小孩子弄死了的什麼東西或是什麼人。

「畜生！」瑪洛殘酷地咕嚕着。

她又感到了饑餓和口渴，於是再下到畜廐裏去。當她轉來時，那母貓已經找到了一個溫暖的活的東西，那東西使得牠寧靜了下來，並且也許還使牠受了騙呢！這小人兒，這赤裸裸的細長的肉體，牠把牠的兩隻前腳擱在那圓滾滾的小柱上。瑪洛嗅着了牠的舉動，她發出一個狂怒的叫

喊：「不要動我的，滾開，不要動我的！不要這樣！」

她抓着那畜生的頸皮，她把牠向那洞口猛烈地摔下。

三星期後，瑪洛回到了魯沙。她走進阿西普所隸屬的第二租地的「黑廚房」。在那些大領地上，有三種廚房：「白廚房」在地主們的住所附近，專給他們預備膳食；「黑廚房」是給那些與工作地方相隔不遠，可以回來的，直接附着於地主家或租地上的工人們用的；末了，尤其是在從事收穫或有重大工作的時候，還有「灰廚房」。這「灰廚房」正確地說來並不是一個廚房，因為這是隨着工作的方便，到處預備膳食的。但在這時候並沒有「灰廚房」，這不是那樣的季節。

牧牛人阿西普，這時坐在「黑廚房」裏，和別的人一樣，正把他的調羹放進白菜湯內。

瑪洛兩手捧着一條舊的披肩，披肩裏有一個東西在微弱地啼哭。她瘦得非常可怕；她覺得自己身體沒有力氣支持了。可是遊牧人種的血液在她身上並不是毫沒用處的。遊牧人都賦有一種使人難以相信的抵抗力。如果他們找不到東西吃，他們可以空着肚子等待若干時日，並且繼續着他們的行程，瑪洛起先把那披肩放在一條還有空位的，靠牆擱着的長凳上，隨後便像說着一件發生得非常自然的事情一樣，以一種坦率的聲調說道：

「看哪，阿西普，你歡喜小孩，這裏又有一個呢！」

阿西普把含着白菜和麵包的嘴停住不動。

「謝謝，瑪洛。」他和善地回答。

這是一個悟性遲鈍的人，他通常正像我們夢想什麼一樣的想着，當我們所有的思想並不是思想，而祇是一些沒有關聯的相繼出現的意象的時候。這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除開每個星期五晚上，他喝酒的那天以外，幾乎從不說話，即使說話，也僅祇說着他自己的事情。而且，瑪洛送給他的禮物，也正合他的看法。他把小孩子們看得和他養大的那些小牛沒有多大區別；小孩子即是一些將來要用兩腳走路的小動物。況且他是非常喜歡那些小牛的。

可是，在「黑廚房」裏，有不少的人並不像他一樣着想。那裏有人交頭接耳地議論着，說出不平的話語，尤其是在男人中間，他們以為應當維護男性的體面與尊嚴，總而言之，他們以為阿西普應當先把瑪洛結結實實地搥一頓再說。女人們對於這事比較沉靜。他們不喜歡在男人面前聽到關於妻子的貞節和小孩的合法與否的議論。她們祇願意隨後在她們自己中間談論這類問題，那時她們會要毫不留情地說一個痛快。可是這是一些和男子們沒有關係的事；他們在這上面從來祇會說些蠢話，他們對於這種事情毫不理解。

祇有那女廚子肯出場干預這事。以一種實際的方式；一張長着花白鬍鬚的男性大臉，因為由她分發食物而具有權力的男性大臉。爲着了結這事，她向那包裹瞥了一眼，同時簡截地問道：

「男孩子還是女孩子？」

「男孩子。」瑪洛回答，也沒有再說別的什麼。

「好的。他已經發臭了。應當把他洗洗。你爲什麼把他帶來這裏呢？……無論如何，我們對於不再擡下去的人，應當感到滿足。吃吧！你！吃了再照顧小孩。應當讓他養成等待的習慣。」

阿西普也客氣地等着瑪洛吃完東西。一個花匠的幫手格萊哥·伊瓦洛維亦冒失地問他道：

「究竟你爲什麼要娶這樣的女人呢？」

「這不是我的過錯！」他僅只這樣回答。

他再也記不清楚了；他沒有辦法解釋。

他便是這樣出於無心地渴望着那使人幸福的心的寧靜。對於個人和民衆，幸福卽是不去回憶。一切回憶的人，他們永遠是不幸的。而那些自以爲「有教養」的個人和民衆，恰恰耽於回憶。於是便發生了可怕的事。於是便發生了革命，一種革命，這一直是由那想恢復一個大家以爲存在過的，將是公正的事物的希望開始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於是誰都可以把它們放在別的事情上面。

……瑪洛站起來了，吃飽了。她跟隨着那走在她前面的阿西普：他始終不發一言，不給他任何責備。他把她領到地的盡頭，他所住的兩間房子。那房子靠近他的畜廄，靠近他的牲口，人們可以從那裏聞到牲口的氣味。他開了門。她進去了。

在外面，在這張門的門檻上。在亮光底下，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他有着一雙明澈的，藍得發綠的眼睛，一頭長長的、幾乎成了赭色的，金栗色的頭髮。他坐在一塊粗木板，剛剛用刀子拙劣地彫出了一隻馬頭。現在，他正在一支簫笛上挖着一些洞。他的臉貌像阿西普，可是有着一副較爲活潑的眼光，一隻有決斷的下巴。這是她的兒子，瑪洛的兒子，阿西普·阿西波維赤。因爲他向她走來，她便退開一點。

在房子裏面，也有着她的第一個孩子，她的女兒達妮亞。她差不多有十四歲了。已經長成了，已經顯得漂亮了。這個女孩子，是一個真正的波希米人。她生得體態輕盈，有着栗色的頭髮，端正的身材，皮膚白裏透紅，兩眼若有憂思。瑪洛對她笑了一笑。

「這是達妮亞。」阿西普說，「她已經長大了，不是嗎？」

「是啦！她已經長大了……」

瑪洛一面瞧着那唯一的，可以從她身上認出了她自己來的達妮亞，一面突然唱起歌來：

雲雀！雲雀！

你飛得那樣直，那樣高，

你在天空，使人再也看你不到……

這是爲的去吃那日頭；

你一面吃一面歌唱。

可是你掉下來，你掉下來。

你落在地上，你沉默着，

人家再也不會聽到你的歌唱！

阿西普像在十六年前那樣，用他的口和耳朵傾聽着。達妮亞帶着一種奇怪的樣子聽着：飛上去，飛上去，爲着吃那日頭！那亂髮遮到眼睛上的男孩子也聽着，那頭髮幾乎成了赭色的，眼睛藍得發綠的男孩子。

可是僅僅只有這一次。以後瑪洛永不再唱了。由於對阿西普的憎恨，或是對在那邊的，在那產煤地方的，立陶宛的貨車頭的憎恨嗎？這祇有她自己知道……可是那有着幾乎是赭色頭髮的男孩子，有時，離得她遠遠的，一直跑到沼澤邊，帶着他的蘆笛；他想起那隻歌來；他不能做到，他搖着他那遲鈍的腦袋重又開始着。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永遠沒有了。

日子是日子，季節是季節。年歲呢？這是屬於天文學的範圍。民衆和個人是不能知道年歲的。祇有曆書計算年歲……

●波希米人(Les bohmiens)即吉卜賽人歐洲的流浪民族。

●俾占斯(Bygance)是君士坦丁堡的古名。

●「黑廚房」(La cuisine norse)是俄國地主家給農民和工人們專用的廚房。

●拿不勒斯王國(Royaume de Naples)是意大利未統一前的一個王國，擁有今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島的土地。

●彼拉多(Ponse Pilate)是羅馬人派往猶太的巡撫。耶穌被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捆绑着去交給巡撫彼拉多，要求彼拉多治他以死罪。彼拉多知道耶穌無罪，很想開脫他，但為衆人所阻。「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衆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嗎？』」（見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至今歐美人士常用彼拉多來譬喻不負責任的人。

●蒙特·卡羅(Monte Carlo)是摩納哥(Monaco)公領地的小邑，歐洲著名的賭博地方。

⑦「魂靈」係指俄國農奴時代的農奴，可以參看果戈理的名著「死魂靈」(魯迅譯，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

(譯後記)這篇小說的作者 Pierre Milie 是法國現代有名的小說家和童話作家，生於一八六四年，最初以創造一個叫做「巴納服」的殖民地兵士的典型出名，作品有「巴納服和幾個女人」(Barnavaux et quelques Femmes, 1908)，「路易滋和巴納服」(Louis et Barnavaux, 1912)等。其他著作尚多，大致說來，他的長處是：文字婉緻，意味雋永。這裏譯出的「失鳴鳥」(L'oiseau qui s'est tu)發表在「巴黎評論」(Revue de Paris)一九三九年第二十四期上面，那時他已是七十六歲的高齡，還能寫出這樣清新而饒有詩意的作品，可見他的創作力的豐富，這篇小說可以和普式庚的名作「波希米人」媲美。早幾年，我更將梅里美用法文翻譯的「波希米人」轉譯成中文，登在「譯文」上。現在讀着「失鳴鳥」，感到相同的興趣，便抽空譯出，作為對於那些永遠追求自由的，而頻年在希特拉的魔掌底下，已經再沒有自由可言，都成了「失鳴鳥」的波希米人的一種懷慕。作者 Pierre Milie 自從那美麗的國家——法蘭西——淪陷後，就見不到他的消息。不知道這位八十老翁現在是否健在？我們在這裏祝他平安！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永安。

六 德國之部

在廳子裏

德國 斯托姆 (T. Storm) 著
巴 金 譯

下午舉行了小孩的洗禮；現在是傍晚了。受洗的孩子的父母陪着客人們坐在寬大的客廳裏，這一家的祖母也在裏面；別的人也都是一些近親，不過祖母是這些人中間最長最老的。孩子是依着老祖母的『巴巴拉』這名字命名的；本來她應該有一個更漂亮的名字，因為『巴巴拉』唸起來太古老了，對這個美麗的小孩是不合適的。可是她不得不叫着這個名字；她的父母喜歡這樣叫她，不管朋友們怎樣反對。不過老祖母卻一點也沒有想到，她這個久經試驗的名字的效用會值得人懷疑。

牧師在他的職務完畢以後不久就走了，單剩這一家人在一起；現在又講起那些陳舊的、親切的、常常講過的故事來，並且一直講下去。他們彼此都是知道的；年長的人看見年青人長大，年老的人又看見年長的人變老；大家都講了最有趣、最可笑的小孩的故事；祖母講的故事卻沒有別一個人知道。只有她一個人的事情沒有人能夠講出來；在她幼年時所有這些人都還不會出世，除了她自己以外，知道一點她的幼年故事的人，都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

在衆人這樣談論着的時候，夜漸漸地來了。這廳子是朝西的，一道霞光穿過窗戶射進來，映

在油漆的粉白牆上，成了淺紅的顏色。過後這霞光也消失了。在這種剛剛開始的靜寂裏，從遠處傳來了一種含糊的單調的聲音。有幾個客人側耳傾聽着。

「這是海。」年青的主婦說。

「是啦！」祖母說。「我以前常常聽見的；多年前就是這樣的了。」

沒有人接下去講話。窗外狹小的天井裏有一棵菩提樹，現在枝上的麻雀也開始靜下來了。這家的主人捏起那個靜靜地坐在他身邊的妻子的手，把眼光定在油漆剝落的古老的天花板上。

「你在想什麼？」祖母問他道。

「頂板裂開了，」他答說。「架子也往下墜了。廳子太老了，祖母：我們得把牠翻造了。」

「廳子還不算十分老，」祖母說。「我知道得很清楚，牠是什麼修建的。」

「修建？那麼以前這兒是什麼呢？」

「以前嗎？」祖母跟着唸道；過後她靜了一會，就像一座沒有生命的塑像似地坐在那裏；她的眼睛回顧着一個過去的年代，她的思想縈繞着那些實體早已消失了的東西的影子。她又說：

「這是距今八十年前的事；你的祖父同我，我們後來常常講起的——在那時候廳子的門並不通進一間屋子，卻通到屋外一個小小的遊樂園裏去；不過門也不是這道門，舊的門是有玻璃窗的，人走到門前，就可以從這門窗看見下面的花園；花園比門低三級，臺階兩旁各有一道中國式的欄杆。下面有兩個花壇，被一些矮矮的黃楊樹鑲邊似地圍繞着。花壇中間一條鋪着白蚌殼的較寬的路，通到一座菩提樹編的涼亭，亭前兩棵櫻桃樹中間懸着一個鞦韆架；涼亭兩側，依着高牆有幾

株包紮得很小心的杏樹。——夏天裏正午時候，你外曾祖便在這兒用很有規律的步子，走來走去，或是去翦掉花壇裏寶幢花和荷蘭鬱金香的小枝，或是在白的小樹幹上包上樹皮。他是一個嚴正的、精細的人，舉止帶着軍人氣味，他的一對黑眉毛配着一頭粉塗得白白的頭髮，使他臉上帶了一種高貴的神彩。

「從前有一回在八月裏的一個下午，你祖父走下花園的小小臺階；可是那時，他離做祖父的時候，還很遠呢。——現在我這雙老眼還彷彿看見你祖父慢慢地向着你外曾祖走去。他從一個乾淨的繡花的信袋裏取出一封信，文雅地鞠了一個躬，就把信遞給你外曾祖。他是一個漂亮的年青人，有着一對柔和的、親切的眼睛，他那黑的毛囊配着健康的臉頰和珠灰色布外衣顯得很好看。你外曾祖讀完了信，便點點頭，又和你祖父握了手。他一定滿意你祖父，因為他平素很少有過這樣的動作的。後來他被人喚進屋裏去了，你祖父又走下花園裏去。」

亭前鞦韆那兒坐着一個八歲的女孩；她的膝上放了一本書，她正用心讀着，她那明淨的金色捲髮垂在她的發熱的臉頰上，陽光炎熱地照在髮上。

「那個年青人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她把頭一仰，讓頭髮披到後面去，她答道：『巴巴拉。』」

「巴巴拉，你當心；你的捲髮給太陽晒化了。」

「小女孩伸手去抹頭髮，年青人笑了起來——這是一個極溫和的微笑。——『這倒不必了，』他說：『來，我們打鞦韆吧。』」

「她跳起來說：『等等，我得先把書藏好。』她拿着走進亭子裏去了。等她回來時，他想抱她上去。『不要，』她說，『我完全可以自己來。』她便爬上了鞦韆板，一面叫道：『快來吧！』——你祖父便搖起鞦韆來，他的毛囊時左時右地在他肩頭跳來跳去；鞦韆架帶着小女孩在陽光裏上下舞動的，她的明淨的捲髮吹得離開了太陽穴飄起來。她老是覺得昇得不够高！可是鞦韆帶着響聲在菩提枝頭飛過時，忽然從樹欄中飛起一羣小鳥向兩旁飛去。熟透了的杏子便跟着落下。

「那是什麼東西？」他拉住鞦韆問道。

「她笑了，她笑他會問這句話。『那是伊利鳥（註），』她說。『牠從前倒並不這麼害怕的。』他抱她下鞦韆來，他便到樹欄那兒去；深黃色的菓實躺在矮樹中間的地方。『你的伊利鳥請你吃的！』他說。她搖搖頭。揀了一顆漂亮的杏子放在他的手裏。『給你的！』她輕輕說。

「你外曾祖回到花園裏來了。『牠現在小心了，』他微笑道。『牠不會再失掉牠們了。』過後他便談起商業上的事務來了，兩個人一塊兒進了屋子。

「晚飯的時候，小巴巴拉可以坐上桌子一道吃了；是這個親切的年青人替她要求來的。——不過這也並不是完全照她想望的那樣辦的；因為客人坐在上面她父親旁邊，她只是一個小姑娘，只好坐在下面跟那個最年青的書記坐在一起。她很快地吃完了飯，便站起來偷偷地溜到她父親的椅子背後。可是她父親正起勁地跟那個年青人談着帳目和折扣的事，因此年青人便沒有功夫注意到小巴巴拉了。——是啊，是啊，這是八十年以前的事了；可是老祖母還記得很清楚當時小巴巴拉十分着急，她沒有辦法對她的好父親講得明白。鐘敲了十下，現在她應該道晚安去睡了。她走

到你祖父身邊時，他便問她一句：「明天我們打鞦韆嗎？」小巴巴拉又是很滿意了。——「他真是個老愛小孩的人，他。」「你外曾祖說；可是事實上他自己也是很溺愛他的小女孩的。」

「第二黃昏時你祖父就動身走了。」——「空十八年過去了。冬天小巴巴拉常常站在玻璃門前，呵氣到結了霜的玻璃上面，然後從窺孔裏看下面積雪的花園；一面想起美麗的夏天，燦爛的樹葉和溫暖的陽光，想起常在樹欄裏造巢的伊利鳥，又想起那一次熟透的杏子怎樣滾落地。過後她想起一個夏天的日子；最後她每想起夏天，總是單單想着那一個夏天的日子。歲月就這樣地過去了；小巴巴拉現在比那時大了一倍，事實上她不再是小巴巴拉了；可是那一個夏天的日子還像一個光明的點子似地留在她的記憶裏。」

「後來有一天畢竟真的又來了。」——「什麼呢？」孫兒含笑問道，「夏天嗎？」

「是啊，」祖母說。「是啊，你祖父。他是一個真正的夏天的日子。」

「那麼以後呢？」他又問道。

「以後，」祖母說，「就是一對新婚夫婦，小巴巴拉變成了你的祖母，現在她還坐在你們中間講從前的老故事呢。——不過事情還沒有這麼快。起先得舉行婚禮，並且你外曾祖還僱工來修造這個廳子。這麼一來花園同花木都沒有了；不過這對他沒有什麼不便，以後他在正午吃飯的時候也有鮮花看的。廳子修好以後，婚禮便舉行了。這個婚禮是很快樂的，賀客們在事後許久還講起牠來。——你們坐在這兒的人，你們現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可是卻一定沒有參加過這個婚

禮，不過你們的父親同祖父，母親同祖母，還有一些別的人，他們多少可以講一點的。當時的確還是一個安靜的、謙虛的時代，我們也不想比皇帝陛下同大臣們懂得更多；誰要去管政治，我們就說他是一個政客。既然有了一個鞋匠，人就不必自己去製鞋。女用人的名字還是叫「特林娜」同「斯丁娜」，各人照着自己的身份穿衣服。現在你們都留起像貴人同紳士那樣的鬚鬚來了。那麼你們想做什麼呢？你們都想管人嗎？」

「是的，祖母。」孫子說。

「貴族同大人先生們不是生來做這種事情的嗎？那麼他們又該做什麼呢？」

「呵——貴族——」年青的母親說，她用了驕傲的、深愛的眼光看着她的丈夫。

「這個丈夫微笑了，他說：「他們逍遙自在，祖母：要不我們都做男爵，就是德國全是平民，我就是這點意見。」

天、祖母並不答話；她只說：「我的婚禮舉行的時候，沒有人談起國家大事；我們談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我們也很快活，就同你們如今在你們那種時髦的交際場中一樣。在席上大家講了一些逗趣的謊語，做了一些打油詩，到端上末尾食品來時，大家又唱起「鄰舍先生，祝你康健，酒杯空了」以及別的許多現在不唱了的美麗的歌；你祖父的朗朗的、次中音的歌聲老是比別人的聲音響亮。——當時的人彼此還是十分客氣；爭論同叫嚷在我們這快樂的宴會中是很失禮的。——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不過你祖父是一個溫柔和平的人。他不在這世界上已經很久了；他比我走得很遠，現在是我應該跟去的時候了。」

祖母停了片刻，沒有人講話。她只覺得兩手被人捏住了，他們大家都想留住她。一個和平的微笑浮上了這年老的可愛的臉龐；過後她望着孫兒說：「他的遺體就放在這廳子裏，你那時還只六歲，就站在棺材旁邊哭。你父親是一個嚴厲冷靜的人。他說：『孩子，不要號了，』就把你抱起來，又說：『你看，一個好人死了，他的相貌就是這樣的。』過後他自己偷偷揩去了臉上的一滴淚珠。他對你祖父是十分崇拜的。現在他們都過去了；——今天在這兒廳子裏我卻抱着我的曾孫女行洗禮，你們給她起了你們老祖母的名字。但願上帝使她也過着像我從前那樣的幸福滿足的日子。」年青的母親跪在祖母的面前，吻着她的纖柔的手。

孫兒便說：「祖母，我們想把這個老廳子拆毀，再來修改一個遊樂的花園；小巴巴拉也在那兒。太太們都說，她很像你；她也要坐在鞦韆架上，陽光也會照着她那孩子的金色髮髮；說不定在一個夏天的午後，祖父又會從那中國式的臺階走下來，說不定——」

祖母微笑了：「你真是一個空想家，」她說，「你祖父也是的。」

〔當代文藝第二號。〕

從 T. Storm 的「蜂湖同別的夏天的故事」中譯出。我譯斯托姆的小說，這是第四篇了。以前譯的三篇都編在「遲開的薔薇」裏面。翻譯這小說並沒有什麼用意，我並不想勸人多讀斯托姆的小說，不過我喜歡牠們。雖然我到現在還沒有把德文唸好，可是我也學着翻譯一點東西。只是拿這拙劣的試譯來佔了雜誌的寶貴篇幅，我心裏有點不安罷了。——譯者。

(註) Irtshh 鳥名。我翻過動物學辭典，查不出牠的譯名，只好照牠的讀音譯作「伊利鳥。」

伐魯克怎樣訂了婚的

德國 G. 亞柏斯作
林爾譯

阿爾諾·伐魯克有着許多漂亮的東西：動聽的姓名，黃色而豔麗的領帶，金絲鳥，短髻，吉他琴以及其他各色各樣的物件——這個阿爾諾·伐魯克，是米克費特父子所經營的木材行里的一個夥計，年齡二十四歲，頭髮棕色，眼睛碧綠。鼻子，嘴巴和顴頰卻很平凡，沒有特徵。

阿爾諾·伐魯克是一個天真的，正直的，忠誠的，謹嚴的，無私的，歡喜躲藏在家裏的善良漢子。但非常愛害羞的。

在今天，這個阿爾諾·伐魯克卻變成奧別魯恩赫姆鎮上特傳的主人翁了。

是的，那是必然的事情；他訂過婚了。他和會計官飛利浦·波德哈爾特的長女庫麗斯迪妮·波德哈爾特訂了婚的。

在奧別魯恩赫姆鎮上所有到了結婚年齡的青年羣中的那個最害羞的阿爾諾·伐魯克——到底是怎樣訂了婚的呢？那個對姑娘連跳舞也不敢要求的，一天起碼要紅臉二十次以上的，任何場合都忸怩而退避的漢子嗎？奧別魯恩赫姆鎮上的人們，沒有誰能了解這奇蹟。但是，事實是非常明確而真實的。阿爾諾·伐魯克在星期日的黃昏，竟和庫麗斯迪妮·波德哈爾特小姐公開的戀愛起來了。

他在星期一十二點鐘便對庫麗斯迪妮的雙親提出求婚。於是，星期二的那一天，在奧別魯恩赫姆及其附近所發行的廣告新聞上，登載了他們的訂婚啟事。

這事實，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了——這是非常確實的。但是——但是，怎樣會發生這事實的呢？奧別魯恩赫姆的人們都互相詢問起來了。

是的，怎樣會發生這事實的呢？

奧別魯恩赫姆鎮的人口，在當時是九千七百三十四人。因此，關於這事件，就有九千七百三十四個意見。然而，這還不對，這樣說是不正確的。因為嬰兒們還沒有意見。而且，奧別魯恩赫姆的人們，總有很長久的時間是停留在嬰兒那樣狀態里的。但是，關於阿爾諾·伐魯克到底是怎樣和庫麗斯迪妮訂了婚的問題，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在奧別魯恩赫姆鎮上流傳着卻是實在的。

請想一下看吧：庫麗斯迪妮，波德哈爾特今年芳齡三十，比她的婚約者大六歲。她呢，在精神上是在奧別魯恩赫姆的最高處的。因此，即使是在這美麗的鎮上比阿爾諾·伐魯克更有勇氣的青年們，也都對她表示敬而遠之的。她可以說是醜的嗎？那也不見得，然而絕不是美人。只有星期日在教堂里的時候，她會戴起架鼻眼鏡來。於是，那些歡喜跳舞的男子們，便說她是隔着架鼻眼鏡來調查他們是不是全體都到教堂裏來的了。當庫麗斯迪妮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是常被人們所喜愛的。但當她在孤獨的時候，卻並不這樣被人歡迎了。所以估計庫麗斯迪妮是決不會和男人結婚的這一點，在奧別魯恩赫姆人們的意見上，卻完全是一致的。因為：第一，準備向這牝貓求婚的男人，無疑是一個瘋狂者。第二，縱然有這麼瘋狂者抱有這目的，恐怕在那最後的一瞬間，也會變得不安起來而要抱頭鼠竄的吧。

然而這是一個啞謎。阿爾諾·伐魯克和庫麗斯迪妮，波德哈爾特的訂婚啓事確實登載出來了。

這羔羊尋到她，倒是具有獅子一樣的勇氣的。而且，這荒暴的牝狼還那麼天使般的溫存地說着「好呀」的呢！

聽取藥劑師關於這事件敘述半小時的意見後。區裁判所的推事說：

「嘿，鬼也不曉得呢。」

他對這事件仍然和以前同樣不能理解。

「請聽我想像的意見吧！」

醫生嚷着。於是，其他常來的客人們便以非常的耐性諦聽起來。

「哼！」地主格林肯別爾克說。「雖然那意見是非常正確的，但是——」

於是全體開始提出抗議了。

人們對於這婚約的流言曾騷擾了三個星期。這時候，商人洛洛夫家裏失物了。於是人們的話題便自然地移過失盜的問題上來了。如果沒有這盜竊事件的話題，奧別魯恩赫姆鎮的人們，關於這婚約怎樣締結的原因，結果也許能夠探聽得出來的吧？然而恰巧發生了這盜竊事件，這便使奧別魯恩赫姆的一般人們，沒有再想起談話別的話題來了。

如果我現在對奧別魯恩赫姆的人們再談及這婚約來，他們會不會普遍的感覺到興趣呢？這我卻不得而知了。也許他們會這樣說：「哦，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當然，那是對的，因為那確實是兩年前的舊話了。）是的，他們原來就是那樣一種人。

然而，那與我毫不相干。因為我要說起這故事來，並不是爲了要博取奧別魯恩赫姆人們的喜

悅，而是爲了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們的。對了，我就是那樣的人呢。因此，關於這故事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我首先非要在這裏加以說明不可。

那是這樣發生的：

我那時是一個司法官的司補。住在奧別魯恩姆鎮的那個正直的區裁判所的推事家裏。所以，凡是能够激動這鎮上人們的事件，也多少可以激動我底心。這樣，我也和其他的人們一樣，非常渴望能知道這奇異的婚約到底是怎樣發生的。於是我開始獨自思考起來了。當然，事情的經過只有庫麗斯迪妮和阿爾諾兩個人是曉得最清楚的吧？——那麼，向庫麗斯迪妮詢問嗎？這未免是太過於冒險了。這樣我便轉向阿爾諾方面開始探試。我和他結交了友情。非常深厚的友情。這友情一直到他對我傾吐了這個秘密的那個夜晚爲止，一共延續了三個星期。在那一夜，我們的友情便突然冷淡下來了。——我原是這樣非常沒有良心的傢伙呀！而且，最感抱歉的是，我竟在這裏把這秘密公開地洩露出來，更是沒有良心的事情呀！——那個善良的阿爾諾的祕密竟被這樣暴露。就是連我自己也深深感到羞慚的呢。但是，我應該怎樣才對呢？像這樣總歡喜暴露祕密，實在是出於我們的宿命的劣根性呀。

最初在心裏隱藏着祕密，不久終把祕密吐出。詩人是難於緘默的，詩歌已經暴露一切的隱密。

哥德在「西東詩集」的「查基·納梅」里，曾經這樣歌唱的。所以，伐魯克呀，你給我以宥恕吧！我自己深知我的可恥的行爲。而且，我把你和你的夫人的姓名，竟一點也沒有加以變動，更要請你首先宥恕的呀！但是，要更改你們倆個人的姓名實在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再沒有比你們所稱做「阿爾諾·伐魯克」和「庫麗斯迪妮·波德哈爾特」那樣更有特色的名子了。然而，爲着多少也可以彌補我的罪惡起見，我想在這裏給你一個忠告：「以後絕對不要再和詩人交際的啊！」就是我自己也遵守這格言的呢。

好吧，那麼，就這樣開始這故事吧。

要想從阿爾諾·伐魯克那裏去探聽出祕密來，實在是需有非常的忍耐的。無論怎樣的千辛萬苦，無論怎樣狡猾地佈置圈套的陷阱——阿爾諾伐魯克總是躲避了我。他並不是已經注想到，我在怎樣地企劃着陰謀，不，他決沒有注意到！但是，他總是很少說話，而且總是對我那麼客氣而疏遠的，我簡直無法可以從他那裏套引出一句祕密的話來。只有在他喝了酒高興的時候，才能把這傢伙加以自由的支配。但是，這樣的事情是決不會有的。他只有每年一度的在萬壽節的那一天才會喝醉。僅僅只有這麼一天！然而，什麼事情都歡喜與人相反的我，卻總是偏偏在這一天不喝酒。可是，爲着要捕獲獵物的獵人是應該不惜任何犧牲的！

這樣，我就在那個值得慶賀的節目，爲了國王和祖國的緣故，便和阿爾諾·伐魯克在一起喝酒了。我們並排的坐了下來；然後，我說像今天這樣情形是非常愉快的，要爲他而乾一杯了。

「喂，阿爾諾，我們乾一杯吧！」

「學士先生，我乾杯！」

「阿爾諾。我們應該交換兄弟之杯才行呀，不對呀？來吧，讓我爲你再倒一杯！」

像我這樣有學問的第一流人物，具有光榮的最高級的人物，竟向他伸出要求兄弟情誼的手來，在夥計的阿爾諾，多少是有着半本能的，半意識的，以及若干得意的感覺。我原是普羅士王國的司法官司補，教會法和民法的法學士，鎮上最高人物的推事和鎮長的門紙牌的對手，奧別魯恩赫姆鎮上第一個善迷婦女的多情郎，而且又是第一等的大酒量家！而這偉大的人物向他要求交換兄弟之杯的！

阿爾諾被我灌了一杯。我們交換了兄弟情誼的杯子。然後，我叫了一瓶香檳酒。這家酒館的主人對我是有着無限的信用的。阿爾諾喝着，漸漸地醇醉起來了。我也開始有點醉意，當然我酒醉的程度要比他好得多，無論是在內心或是外表上，我的動作都很有禮節的——這是由於習慣的緣故。

「阿爾諾！」我說。「這次，我們爲那位和你訂婚的小姐的健康而乾杯吧，爲你所崇拜的庫麗斯迪妮小姐祝福來吧！」

「好好！」阿爾諾說着便喝了下去。

「聽我說啊，阿爾諾，我呢，也曾懷着預備向庫麗斯迪妮傾吐戀情的念頭的呢，你曉得嗎？」

「不呢，這樣的事情，我全然什麼也不曉得呀。」

於是，在這裏我開始彙彙地謊言來了：什麼庫麗斯迪妮給予了我極深刻的印象呀，我爲戀情而

苦惱呀，在黯黑的夜間中孤寂地散步呀，以及其他欺騙的謊言。

「啊，阿爾諾，我只是欠缺了勇氣呀！你卻怎麼會有那樣的勇氣的呢？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曉得呢。不管與別魯恩赫姆的人們是在怎樣說着，你實在是一個非常優越的人物呢。」

「你真是這麼想的嗎？」

「確實是這樣想着的！無論誰也不會意料過你竟會有這樣勇氣的吧？全鎮上爲這事情簡直沸騰起來了。當你公然披露婚約的時候，連我也完全驚異了呢。」

「唔——真的——那是非常異乎尋常的事情。」

「不再來一瓶嗎，呃？——萬壽節一年只有一度的呀？——喂，茶房！——請繼續講下去——到底，你怎麼會發生這事情的呢？」

「您真是一位好先生，您真是！那麼讓我講那件事情吧。但是，你必須要答應我一個約言，答應我不把這事告訴任何一個人！」

「我嗎？——要告訴誰呢？——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對我真是一種侮辱！我能够保守你的祕密，不是非常簡單明瞭的事情嗎？」

「呵呵，請原諒我吧！——我絕對沒有人敢侮辱的意思呀！」

「好吧，阿爾諾，我起誓當人們談論到這事情的時候，我絕對不再開口的！我來起個誓——

但是，我應該以什麼來對你起誓呢？」

「算了吧，那沒有關係的。」

「那麼，我以我的曾祖母的骨頭來對你起誓吧！——你認爲那個够神聖嗎？」

「當然，我認是神聖的。」阿爾諾說。他咳嗽着，又端起酒灌下去，並且把椅子拉到我身邊來，輕輕地囁囁着。

「實際地說起來，我對這樣的事情是全然沒有責任的！」

這事情是我早已預料到的，但是，我裝做非常驚異的樣子，繼續追問下去。

「什麼？沒有責任？那麼，責任在誰的身上呢？」

阿爾諾經過沈思後回答說：

「這是說——實際上——我應該有責任的。」

這次我倒真的驚異起來了。我說：

「那麼，實際上還是你有責任嗎？」

「是的——這是說——如果正確地說，我是沒有責任的。」

「呃，什麼？——如果正確地說，你是沒有責任，可是，如果實際地說，還是有責任？」

「對了，是那樣的。」阿爾諾說。「因爲，對那樣的事情我全然沒有加以考慮過，所以我是

沒有責任的。但是，因爲我喝得過多了，所以，責任還是在我身上的。」

「什麼，阿爾諾？你喝醉了嗎？」

「沒有，我決沒有喝醉過。只有在節日我才會醉。」

「那麼，你是爲了要鼓起勇氣才喝的嗎？」

「勇氣嗎？不，不是的。我本來就全然沒有什麼勇氣的。——恰恰與這相反！」

「那麼是不安嗎？——因為你不安於向女人傾吐戀情嗎？」

「也不是。並不是不安。——那是——因為我困惑了的緣故。」

「困惑？——但是，阿爾諾。你應該沒有困惑的事情吧？你有非常多的收入呢。你既有財

產，又不負債，而且還有很好的地位——」

「並不是那樣單純的屬於外表的困惑。——那是屬於內在的困惑！」

這男子漢愈來愈神祕起來了。一種內在的必要迫使他這樣做的嗎？那到底是什麼呢？我橫立在心理學上的啞謎的前面了。

「親愛的阿爾諾，對不起，我簡直愈弄愈糊塗了。你不能再稍微詳細地說明一下嗎？」

「好吧，那麼我就全部告訴你吧。那是由於這樣的緣故。」

——那緣故是這樣的：

庫麗斯迪妮是歡喜在木板上燒烙作「焦畫」的。（她原是這麼一個在一切無趣味的事情上用功夫的女人。）她為着選擇一塊適用的木材，到阿爾諾所服務的那家米克費父子經營的木料行的製造廠來了。阿爾諾·伐魯克依照她的吩咐非常小心地鋸着木板，並且和庫麗斯迪妮約定第二天在那可紀念的日子裏將親自送到她家裏去。但是她又囑咐他必須要等待她的雙親和兄弟們出去以後的下午才能來。據說那是因為這塊要烙印祝辭的木板，是預備在聖誕節的時候作為禮物贈餽給她母親的，所以不能讓她家裏任何人發現這秘密。

「三點鐘吧，再不然的話請來得更早點吧！」庫麗斯迪妮說。「還有，請在我住的那條街上走來走去，一直等到我家裏的人出去了為止。如果家裏人拐灣到另條街角的時候，那麼請你立刻按門鈴吧。因為這樣才是最安全不過的。」

心地善良的阿爾諾當然完全答應下來了。

第二天，阿爾諾在二點半鐘便到了雅戈布街上了。他等了又等，但沒有一個人從那裏邊出來。於是他便走進相反方面的一家食堂，在那裏可以窺見對面那家大門的窗邊坐下來，喝了一杯咖啡。於是他一個人一面坐着，一面開始思考起來了，這樣經過短暫的時間後，突然想起他是怎樣被安排在惶恐的情形下的事情。他剛才幾乎完全忘卻了庫麗斯迪妮所說的話：「在木板上應該烙上什麼美麗的格言才好呢？請你也想一下吧。或者讓我們在一道商量吧。」是的。應該怎樣回答才好呢？於是他掏出筆記簿來，努力在記憶裏搜索各種各樣的美麗格言。

「幸福和玻璃，

都是容易破滅的東西！」

呸！這簡直是傻話！這決不是祝賀用的言辭。

「上帝啊，降臨於人間。」

賜你以幸福！」

這比較像樣點，但也不適當。因為庫麗斯迪妮希望一個什麼特別的美麗的句子，並不願意抄襲任何人家都可以找得到的那樣通俗的格言。於是阿爾諾便想了又想，但什麼也沒有浮泛到心頭

上來。他要了一杯啤酒，立刻就喝完了。接着又要了一杯。——也許這樣可以有好思想浮上來吧？——對面的那家大門還沒有打開嗎？他不時向窗外窺望。

三點鐘敲過了。三點半——四時。——阿爾諾·伐魯克靜坐在那裏浸沉在思考中，並且時時刻刻在筆記簿上寫着格言。他漸漸興奮起來了。但他所寫的格言。沒有一句是特別的。他開始感到非常羞慚，接着又喝了幾杯啤酒，想藉酒的力量抑止這不安的情緒。但這完全是徒然的。

終於在四點半鐘左右，對面的那家大門打開了。會計官飛利浦。波德哈爾特走了出來，接着順次地跟了出來的是費德烈克。是波德哈爾特夫人以及男的女的五個孩子。會計官鄭重的把他的膀子伸向給夫人，然後才一道走動起來。

「喂，茶房，算賬！」阿爾諾叫喊。

「咖啡兩杯，二角五，啤酒八杯，六角，合計八角五分。」

阿爾諾尷尬地微笑起來，付過賬便挾着木板走出了店鋪。爲了要呼吸新鮮空氣和新的勇氣起見，他在大街的鋪道上走了一個來回，然後橫渡過街道，走到庫麗斯迪妮的家去。按過門鈴後，便馬上有個女僕開了門。阿爾諾把包裹遞給她，同時又把筆記簿上所寫好了的格言撕下一張紙片交給她。

「請把這個交給小姐，並且告訴小姐這是阿爾諾·伐魯克送來的。」

但是他所擬定的計劃失敗了。命運卻爲他擬定了另外一個計劃。這時庫麗斯迪妮在石階上出現了。

「請呀，伐魯克先生，請進來呀！讓我們一道喝點紅茶吧！同時，在這期間讓我們想出些格言來吧！」

對阿爾諾結巴地準備說出婉轉謝絕的言辭。但是，偏偏在這時候完全喪失了勇氣。但他像個受鞭撻的小學生將要走近教師的面前似的。迂緩地走上了石階。

「再來一杯怎麼樣，伐魯克先生？啊呀，請再喝一杯吧！不要客氣呀！對了，你想出了什麼格言嗎？請告訴我哪！」

伐魯克讀起他所撰出的格言來。但是只獲得對方很少的讚許。他極想告辭，卻不曉得應該怎樣說才好。——這樣，在這裏他的命運便被決定了。

困惑的事情發生了。一種內在的困惑事情。——

——阿爾諾·伐魯克也不過是那麼一個並不比普通男人特別的男子漢而已。

但是，阿爾諾·伐魯克卻在忍耐着，在客氣中忍耐着。他開始尋找一個可以離開這裏的理由，但是一個也找不出來。——最後，當他終於將要迸出什麼話的時候，庫麗斯迪妮卻對他嘲笑起來了。

「伐魯克先生，你似乎要幹什麼呀？好好地坐下來吧！總之，你告訴我一個美麗的格言吧！」

因為早曉得有美麗的格言，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如果能够曉得美麗的格言多麼好啊！他極力把自己的想像力豐盛起來。他把過去見過的，聽到過的一切詩句，什麼都背誦出來。不僅這樣，他還

試着作出幾句美麗的詩歌。但是，無論他講述了什麼句子，總不能合庫麗斯迪妮的意。某些句子因爲冗長了點，某些句子又因爲過短了點，某些句子卻因爲太爲人們所熟稔。而且，某些句子更因爲不够十分「意味深長」。

啊啊，左右爲難的可憐的傢伙！

——據說有過這麼一段逸話：一個並不算十分偉大人物的麥克德納特元帥，在同一的狀態下竟突然變成偉大的戰略家了。拿破崙一世常在半夜裏和大臣們以及將軍們舉行協議，而且，他絕不歡喜會議中有一分鐘的時間是被中斷的。麥克德納特非常想走出會議室，卻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出去，他的肚皮幾乎要膨漲得要破裂了似的。但是如果他走出會議室的話。那麼，對於他不會說過好話的那個嚴格的皇帝，無疑的將要把他從軍隊趕了出去的。在這裏，那個困惑的事情卻使他變成了一個天才。——他比五分鐘更短暫的時間，建立起非常強固的理論，敘述了在儘可能的範圍內利用澈底的聯絡來征討奧大利的計劃，這卻使拿破崙啞然了。會議就很快的結束，麥克德納特元帥便能夠走出那會場了。

「我錯認這傢伙了！」拿破崙說。於是那個計劃被實施了。——不要吝嗇你的錢，你做出了奧大利王國所以遭受那樣最屈辱的降服原因，是由於那個頗爲無能的法蘭西將軍，太不考慮後果而過份地多飲了幾瓶酒的緣故。同樣的，阿爾諾·伐魯克所以訂了婚的原因，是由於幾杯水，咖啡，啤酒和紅茶的緣故。

在平日他底思考，他底感情，他底幻想，他的理智似乎是全然沒有的，但現在他所有的一切

智慧都已醒覺過來，而集中地向着這樣一個問題活動起來：「我應該怎樣才能走出這房間呢？」

於是，不可能的事也可能發生了。阿爾諾·伐魯克，向庫麗斯迪妮表白了他底戀情。

如果不必加以委細地說明而只要簡單地敘述的話，那便是這樣的——

阿爾諾·伐魯克推開了紅茶杯子，以充滿了最後希望的視線向門口望了一瞥。

庫麗斯迪妮問他：

「怎麼，爲什麼你總是想着要回去呢？呃，伐魯克先生？——你好像一點也不能安靜地坐在

椅子上似的。」

於是伐魯克回答了：「因爲我在愛戀着你的緣故，庫麗斯迪妮小姐！」

「因爲什麼呀？」庫麗斯迪妮說。這對於她實在是太唐突了，太意外了，使她不能驟然有所回答。她對於這戀情表白的正直程度是沒有懷疑的。因爲從伐魯克的眼睛裏，閃爍出那種非常

絕望的，非常困惑的，非常迫切的願望的光輝，使她真實地同情起來了。

然後，這樣思想立刻閃過她的腦際：「阿爾諾·伐魯克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配偶者！」

「啊，是嗎？伐魯克先生？」——她說。

「懷着這樣的希望，也可以的嗎？」伐魯克叫着，從椅子跳躍起來。

前面「你」

「我明天跟你的雙親講！」他高聲地叫喊。「再會，庫麗斯迪妮小姐！」

這樣，他從門口跳了出去，像夢遊者那樣跑下石階，跑過大街，一口氣跑到學校的建築物的前面那棵大菩提樹下爲止。

所僥倖的是，現在外面比以前更加黯黑下來了。

阿爾諾·伐魯克當然是一個守信用的男子漢。他第二天便和會計官飛利浦，波德哈爾特和費德烈·克波德哈爾特談話，星期二登載了他們的訂婚啓事。於是，就這樣決定在春天舉行結婚了。

我在萬壽節的第二天，從區裁判所走上街的時候，天已經有點黑暗起來了。但是推事確實還沒有回來。恰巧在學校放學的時候，我走過了校舍的前面。奧別魯恩赫姆鎮上的那些頑皮的孩子們，正在喧鬧着。叫喊着，扭打着，投扔着雪球。在那菩提樹底下，鋪展着一條很長的溜冰跑道。於是二十幾個孩子彷彿很得意似的大聲嚷着，在造成阿爾諾·伐魯克所以訂婚的真正原因的地方，輕快地滑冰過去。

(文藝雜誌三之二) 雜誌

雷 (在一個法國營盤中的死和勝利)

德

F. 烏爾夫作
綠原譯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們一百五十名「政治犯」第一次踏進我們這座營房的時
候，我們只覺得——如果可以這麼說——一走進去，黑得幾乎看不見什麼了。這是一座第一次大
戰時遺留下來的簡陋的小木屋，一股霉味兒對着我們的鼻孔直衝，這就顯然裏面是有人住着的
了。我們的臉和透溼着雨水的外衣同短褂摩擦着。從黑暗中我們聽到有用西班牙語、意大利語、
波蘭語、和德語發出強勁的歡呼，邀請我們勇敢地來開始這種新的居留！那兒早已躺下了約莫五
十來個西班牙的國際縱隊底士兵，他們都是在這次戰爭爆發的當兒，因為拒絕參加法國軍團或法
軍的「前進聯隊」，纔從舊營盤裏給遣調到派瑞里斯山邊上這座荒涼的集中營來受活罪。我們再
看不出四周還有些什麼，就站在那兒，手裏摔起簡單的行囊，被那從上面向我們歡呼下來的噪音
擾暈了；國際縱隊士兵們——像些老內行一樣——已經佔滿了樓上的壁床。我們在黑暗中摸索
着，在各種工具，鎚子和錘子上面顛蹠着，後來來一陣友誼的招呼：「不幸得很，先生們，這營
盤裏的床自己不會走到你身體底下來的！」另外有個人在頂上模做着電鈴的聲音：「這些先生們
一定是在等旅館裏的茶房或者老媽子吧？」

我們向前摸着，很快就學會了無目而視的本領！立刻我們便佔滿了這營房樓上樓下的空床。
各人揀自己近便的地方將自己的行李細軟卸下。我們爭奪着，叫喊着：「恩施特，你在哪兒呀？」

到這邊來，甫瑞德！雷爾夫，呵特，亞勒克……這兒要算最優等的了，從愛菲爾塔來眺望派瑞里斯真是一覽無餘呵……升降機在你的右邊呀……好好爬上來吧。把你的包裹遞給我……你已經行了！」我們實在弄到了一個最好的地點，一種所謂「上等鋪位」，就是說，在這只要有人走動，樓板就震動的木樓上，每人有六十方釐的空間；此外，還有些帶着薊類和堅硬的蘆葦的舊稻草。不過，在這營房的板牆外還有一條小小的隙縫，這多雨的十月的下午常有一線光輝射進來。幾分鐘之前，我們是怎樣沮喪啊，給拋棄進了這昏暗而又荒涼的日夜將困住我們的茅舍呵——誰知道有好久呢。但是現在我們弄到了一個「上等鋪位」了，就是說：我們不會動不動就有稻草屑落在「我們的」頭上，它們要落到躺在我們上面的那些人的頭上去了。而且，我們還有一個光孔，從那兒——自然囉——派瑞里斯的風可以吹進來，雨點可以撇進來，但同時卻給我們送來一線光明啊！另外，一個人還能有很好的朋友：我們的同學恩施特：亞勒克，從捷克前線轉來的醫生；瑞爾夫，從漢堡來的一個男孩；有些各方面的同志。只是我的右邊卻蜷臥着一個生人。它在那兒躺着，滾着一件薄而黑的小斗篷，一個不容辨認的伙計。反正不是我們自己的人。不過，爲了許多緣故，我們總希望能夠跟自己人住在一起。恩施特說：「讓他和亞勒克換一換位置吧，亞勒克住得太偏左了！從那兒好開始波蘭人的地盤哩！」

對着這捲起來的小斗篷，我很客氣地推着他的肋骨說：「同志，你肯不肯和左邊那位換一換呢？在這裏，我們是熟人，很想住在一起哩。」回答過來的卻是給無名的咒咀引起的一陣咆哮，小斗篷捲得較前更堅持了。

「志願兵」(Garde Mobile)的軍曹長從營房喊過來了。「Rassemblement」(集合!)我們出來了，給編成一些六十人一組的分隊，掌有兩千名俘虜的我們這營房裏的總司令給我訓話了：「這是一個軍罰處，黃昏以後如有人挨攔這鐵絲網十米突遠，不必警告就要槍斃的！」接着我們應該都剃了光頭。大家都抗議，但是看到國際縱隊們也給剃了，便決定容忍下來，等將來更重要的事情發生時再抗議不遲。這時，一羣俘虜用一種殘菜桶盛着湯羹送進來了。自從我們從巴黎監獄中，或是夜間在家中被捕了，給送到這兒來以後，我們沒有吃過什麼菜。國際縱隊的士兵們將他們用裝糖果的罐子做成的碗分給我們，但是不夠。我們餓得真兇，湯瓢一下又一下，杓得快極快極。看看湯很快就要完了。小斗篷就站在我的身旁，他一聲不響地脫下了鞋子，將豌豆湯灌了進去，就那樣喝下去了。

「一條豬！」恩施特在旁邊厭惡地罵了一句。

「把那個馱子的一份也讓我吃吧！」小斗篷對着湯瓢講，「這位仁兄是不餓的！」說着就將恩施特的一份也吞嚥了，恩施特在那兒卻沒有搶到碗。一會兒，別人也學着脫下了鞋子來把熱湯倒進他們的腸胃裏去。幾隻鞋子在輪流着。雖然我們不是那些用情婦的拖鞋來裝香檳酒喝的波蘭貴族，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們是會使人驚嘆的，這樣愛用鞋子來喝湯。

恩施特對這小斗篷——就是對那個巴黎皮革工人艾若·李特，懷恨了。恩施特，這個整潔無疵的德國人，對艾若·李特幾乎有了不可抑制的一種憎惡。恩施特，馬上給他的短衫用一片木

頭削成一隻掛鉤，洗好了他的襯衣和手帕。他要看看第一星期內艾若·李特怎樣不脫下他的衣服，怎樣和那件小斗篷分不開。當艾若挨近我們吃東西時，當他日夜可怕地咳嗽着，從厚而黃的痰中經過光孔對着恩施特的鼻子直噴時，恩施特感到不耐煩了。最後，恩施特要我去堅請我的鄰居「喬遜」。這件要求不僅會碰着艾若·李特不可思議的暴怒，我也認為這樣趕走別人未免頂不公平。於是恩施特直接跟他談判了，一種爭論在德語，波蘭語，法語的混合腔調中發出來了，恩施特對這位艾若君闡明衛生學的基礎，而這位艾若君哩，則用最可怕的咒罵口出不遜：「你將要有一千條腿了，每天晚上你必須去洗它們！」當恩施特動火地宣佈着，他寧願是一千條腿而且每晚去洗它們，卻不屑於做一隻四條腿的髒豬的時候，他的敵手便嘲諷地向他挑戰了，請他給他熱水、肥皂、毛巾和一間暖室，患着肺病的他還沒有癲狂到在外面的洗澡盆前尋死路。而且，他艾若·李特還沒有接近過這個年輕人，他卻說他艾若·李特不想跟他攀談。可是恩施特卻轉來向我們控訴：我們真願意冒着險，從這害蟲那裏弄到一種傳染病？他忘了我們鄰人的名字，只能說那個「隔壁的朱雷」——他許是拚錯了「朱爾夫」這個字吧。

又是一次不愉快的誤解。我們的鄰居激烈地反抗着：「先生，我的名字可不是朱雷啦，對你說我的名字是——艾若·李特，一個人要就給人喊一個專有的名字，要就沒有！艾若·李特，先生，不是什麼朱雷！」他的那雙手，一雙老皮革工人的皺手，神經質地將他斗篷的邊緣捲絞着。他的腦袋突然伸到我們中間來了，這是一隻很奇醜而又很藝術化的腦袋，前額很小，突出而有痛，脈管像一根結節的細繩穿過太陽穴和鼻樑，薑黃色的頭髮在頭蓋骨的兩旁呈薄簇狀豎了起

來；倔強而圓大的脣片半張着；輪廓頗有一匹野獸的表情……然而最動人的卻是他的眼睛：兩隻銳利的，殺氣騰騰的藍黑色的屬於野蠻人的眼睛，有着足以統治自己的生命與敵人的意志的力量與美麗。「我的名字是艾若·李特，先生們，不是朱雷呀！」

沒有人敢回答這個激烈的抗議者。他又將這黑色的小斗篷拉上來掩住了耳朵，躺在鋪滿稻草的木板上面，身子滾到一邊去了。從此艾若·李特便以朱雷的名義在我們中間熟悉起來，不久全營都認識了他——直到他的生命過早地結束了。那時他莫明其妙地給陶魯斯的技師祝福着，以朱雷·李特的名義落葬。可是到達那一天卻還有着一條長遠的路哩。

朱雷日夜都可怕地咳嗽着，涎沫四濺。恩施特建議我們應該去買把傘來將朱雷和我們隔開。過了些時，有人從巴黎給我送來了兩床褥子。有一夜，當他又咳嗽起來，急響着和噴吐着的聲音又打擾了我的睡眠，我使用一床褥子鋪蓋着他。早晨，我發現褥子給拋回到我這邊來了。這玩意要了好幾夜晚，有一次他問起我來：「你爲什麼要用褥子遮住我呀？」

「免得你咳嗽得太兇，我好睡。」

「但是，」他反駁着，「盯着恩施特，」他說我的呼吸有毒，我的唾涎會沾染你的，所以你的褥子已經弄髒了，腐爛了，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很好，那麼它就歸你得了。」

「他凝望着我，一語不發。晚上，他用一隻舊錫罐給我裝了些熱茶來了，「喝吧，夜間可以禦寒。」

禦寒氣哩。」

有一次夜間，我注意到他爲了怕驚醒我，癡癡地忍住咳嗽，嚥下了痰。我便賄賂我們的護士從陶魯斯給我弄點吐根粉和亞莫尼亞水來，我用這些藥品來服侍朱雷。他非常快樂，恍惚中他要把這些藥都用完哩。第二天早上他就宣布這藥靈效得不可思議，這辰光他確是痊愈了些。在營房裏他到處走着，歌頌我是他的醫生。這兒他還有一個老朋友，從巴黎來的裁縫彼拿茲開，他給他取了一個親愛的綽號「彼能斯琪萬茲」。彼能斯琪萬茲是一個業餘的拳師，阿艾賽部門一個中等身量鬪力的選手。有一天朱雷將他的朋友彼能斯琪萬茲帶到我這兒來了。一次頗爲嫺雅的介紹：「這是我的朋友彼能斯琪萬茲，裁縫兼拳師，如果你須要修補什麼衣服，可以找他，——這位是我的醫生！」

以後我就時常聽到這句「我的醫生」或者「Toktor」了！在這句「我的醫生」中多少含有幾分主有權和物權的驕傲，但是又混雜着一種我沒有從朱雷發現過的，一點溫柔，友愛而又快樂的腔調。

木無論如何，我得檢查一次這位拳師的，生滿了新舊癩瘡的頸項，加之朱雷又用他十二歲的女兒馬利的頭來發誓，說我在最短期間內會將這件慢性的痼疾醫好。朱雷對他的醫生有着充分的信任。一件大事，一件他的自尊上的勝利在一個九月的霧晨發生了；我們這兒有八個木槽，是我們和鄰營共同用以沐浴的，（一共有四百人），完全擺在露天裏，給派瑞里斯的冰風吹打着。這兩營的國際縱隊士兵們把它看作像是關於工作，食物和衛生而應有的特殊訓練的單位。除非是病人

和少數的異己份子，我們經常在上午六時就到這兒來洗澡，無論風怎樣大，或者氣候怎樣惡劣。但是爲了練強身體以備不幸的時日的到來，我們纔這麼幹的。有一次早晨，當恩施特和我正在敏捷地換着擦背的時候，我們突然看到朱雷站在兩槽遠的地方，打着赤膊滿身已滿了肥皂泡，活潑地洗着自己。他歡快地對着大夥兒喊：「你們以爲我怕肥皂麼？不，我一點不怕！」我原是很少肯對一座戲院的表演喝一陣采的，但我看到朱雷在這露天裏活生生的壯舉，就不禁暗暗叫好。許多觀衆包圍了他，溫柔地握着他那溼淋淋的手，祝賀着他，而他卻用那肥皂泡下面的左眼斜雲着我，好像意味着：「哈，我們兩人現在怎樣呢？」

——連恩施特也深深感動了。他十分相信一個人就是在五十歲以後也可能克服環境的。這就是朱雷的第一次勝利。而且，冷水浴的醫治對他也無害了。相反的，咳嗽竟平靜下來。死亡的打擊——那是在仲夏時來到的——實由於另一種緣故。

可是，朱雷還有些必須克服的環境上與習慣上的弱點。一九一五年，第一次大戰的當兒，戰事正圍着華沙猖獗着，那時他還是一個少年，他便從燃燒的村莊裏逃了出來，並沒有誰來關心他，因此他被迫得常幹些小生意和走私的買賣以度殘生。這是一件堅苦的活路：他實在想不出別的方法來。那麼，這呢？

我們的一些衛兵都是些熱情的集郵家，朱雷恰好是這樣的一個人。中午，分信的辰光，他就站在那兒，乞討着郵票，很快地——不管得不得到准許——就從信封和包裹上面用剃刀片將郵票割了下來，一半留給自己，其餘的便送給那些衛兵，他們就像報酬他似的，准許他到士兵酒店內

去幫幫忙，他就可以利用這件差事從老板娘那兒撈點糖食，糕餅水菓之類。我勸他別幹了，說那些鞭打我牢內的朋友們的人就是這些衛兵啦；當時他很嚴肅地答應我，不再幹那些事，可是第二天他又做起那件郵票生意來了。

「你決不能醫好他那種做生意的習慣！」恩施特預言着。

我堅持地反駁這點意見：「朱雷想必可以從這些廢物中撈點油水哩。」

「很好，去撈油水吧！我希望你幸運！」恩施特答着。

「我給他買過一本習字簿，現在他卻把些「好郵票」貼在上面——爲着他的兒子。他的兒子非力普跟法國軍團駐紮在非洲的什麼地方。冬天裏他接到他的兒子非力普從土里司梢來的信，上面有一個顏色繽紛而頗爲華麗的，非力普註明着「出發以前」的字樣的，團部的符號的信。他說他已經學會了騎馬，正在和他的馬一同上船哩。朱雷問我兩個問題，都是關於這方面的：第一，非洲有許多跑馬的地方，爲什麼還要和馬一同上船呢？一個沒有接觸過馬的少年，騎馬時會不會發生危險呢？」告訴我，醫生，馬會讓非力普騎它的麼？」我滑稽地回答他：「嗯，如果他騎得不穩當，就會摔下來。」

「怎樣纔能不摔下來呢？」

「他應該好好地對馬說，常常給糖它吃！」

「成塊的糖嗎？」

「是呀，成塊的糖呀！」

一天，我發覺朱雷在用他副本上的郵票換糖了。我們的糖源很快就見減少下來，而朱雷已經弄好了一整袋的糖塊，打算寄給他的兒子，或者不如說送給「那匹馬」去順從他去了。因為，有一次他說過，世界上只有三樣爲他所真愛：他的兒子菲力普，他的女兒馬利，和他的醫生。

「你的妻子呢？」

「我對她永遠是很客氣的，像一個妻子般的待她。」

樓下對面，住着一個鞋匠海安。他從巴黎把他的工具都搬來了，大家要求他在這兒給人補綴一點東西。不必說的，他必須免費給衛兵們地補鞋，而且分文不取給地他們裝置着皮革。自然他也肯給我們補補。他對我們雖是一個不相干的分子，但他卻是唯一的一個操有補鞋工具、釘、和皮革的人。他替我修理一雙靴子，向我索取三十法郎，這真是聞所未聞的！對於另外一些不能付錢的同志，他老實就不還靴子給他。一次很大的口角引起了，我們的軍曹馬上就衝進來干涉，海安滿嘴胡咒地咬着說朱雷對他承認過這價錢並不太高，並且他擔保可以給他這些錢。當時，在我身邊就有人發出野氣的吼叫，一種野獸的吼叫，像豹子似的，有什麼東西衝到樓下來，將海安打倒在地面上了。一把切皮革的刀在朱雷的手上一閃。我忙喊：「朱雷，這兒來！」可是他聽我的。軍曹在他臉上攔了一掌，他反而跳到軍曹的面前去。同志們都圍着他，朱雷咆哮着：「讓我來吐你們的涎水吧！你們這些膽小的豬，你們這些王八蛋！」我抓住他一把藍色的頭髮，把他拖

到樓上我的床上去了。同志們便跟軍曹說好話，軍曹也很想在他的營房裏把這場「羞辱」平息下來，就這樣算了。海安則請求調遷到別營去了，他害怕「這匹野獸」。這匹野獸就是朱雷。幾天來，他一語不發，後來他問我：「你相信我所說的那匹豬會不會欺你？」

「瞎說，朱雷，我從來也沒相信過它。」

「軍曹們也不是些女人，他總得想到這呀，醫生！」

他開始憎恨這些軍曹了。

春天了，當我們被迫着在風雨中修造一條通向我們自己的墳場的路的時候，當時這兒還沒有一口爐子，日夜我們不能脫下那髒衣服，這時候，朱雷又開始咳嗽了。我告訴過他，一個人蜷縮着，向前彎伏着，是可以減輕一點咳嗽的。現在他整夜幾乎就蜷臥着。當他知道我醒了，便極力忍住咳嗽。有一次我偶爾聽到他半睡半醒地對自己喃喃着：「安靜點，朱雷！蜷起來，朱雷！不要咳嗽。朱雷！」

一個四月的早晨，恩施特上工回來講：「今天你該聽到了朱雷！我相信連軍曹也有點怕他哩！爲了他的肺，他該給派點輕工才是，可是他們卻故意嘲弄他似的，要他肩很重的石子。突然朱雷對着軍曹長擲了一塊石頭——而這位先生分派到了的其實是頂輕鬆的工作……軍曹回報他說，他可以派他更重的工作的呢……朱雷本就不能工作，一秒鐘也不能，一隻馬鈴薯也削不動，

那怕他們要槍斃他！他病了，他要知道爲什麼他們要把他抓到這兒來？僅只因爲他也參加了皮革工人聯盟，對西班牙慰勞會有點捐款；光爲這，他就在那一夜裏像一個凶手似的給捕了去，曾說他的兒子菲力普還在吐里司站，在法國的旗幟下。他的小女兒馬利和他的妻子都是法國女人！對於法國，以及對於駁斥着竹棍子和手槍如同馴獸者似的「志願兵」們，這簡直是一個羞恥……但是現在，不再這樣了，他立刻給衛兵們拉跑了。「至少的兩三星期孤苦的監禁——」我們猜測着。

當天下午，他又出來了。他發着高熱，面斑上有點紅斑，一言不發。晚上，他拿出他的心愛的郵票，把那些有對兒的都撕毀。我問他是不是發了瘋？他答道：「離開我吧，醫生！朱雷懂得他們幹些什麼了。」從此他就只爲他的兒子菲力普集郵了，他用他全部的生命來恨這些衛兵。

他的熱度常常昇高，甚至早晨都有三十九度。但是他還是和醫院內的醫師們隔得很遠，他們的藥品賣得太貴了。他請求我：「再看看我的肺罷，醫生！」是的，他的肺尖上有一個小洞，像一輛火車頭似的喘息着，膨脹着，吹打着。我又爲他到陶魯斯那兒要了些藥品來，他很高興。我從營內一個老波蘭人那兒借來一只杯子，我在他背上放着血。「你又會把我醫好的，醫生！」他虔誠地說。可是，有一次夜晚，當他又不斷地咳嗽着，我向他轉過身來，他低聲對我說：

「醫生？」
「什麼？」
「你看我還能看到我的馬利，我的小女兒麼？」

「請別問些傻問題罷，朱雷！自然你還會看到她的；我會把你完全醫好的。幾天後，我們就會

一起坐在你家裏，吃着糖果，喝着酒，放心哩。」

「呵，你這麼說麼，醫生。」

他常常躺在那小光孔前的我的床上，用些從廚房裏扔出來的肉骨頭爲他的小女兒雕刻一些環子，手飾和帶扣之類；他老是熟視着那張帶在身邊的小照片，給我瞧：「多好一個孩子，怪漂亮的一個孩子！」四月尾，有一天他非常興奮地將我喊到他的身邊，他收到他妻子的一封信他已經等了許久的信，內面附着馬利的一張近影。她現在變大了，一個確實標緻的小姑娘了，相片上打扮着亞爾薩丁裝，還打着長辮兒和寬而黑的緞髮帶哩。「多麼好個孩子，天分多高個孩子，在個什麼節日，她還在達拉第和政府要人面前跳過舞的！你自己讀吧！」他傲岸地叫我讀他妻子的信。信上說着這孩子怎樣在一個大國慶日當着元首達拉第跳了舞。「一個天分太高的孩子！」朱雷嘮叨着，希望我也說幾句嘉許的評語，可是我卻一聲不響地把相片還給他了；他接過來，不高興地說：「你學一個政治家，醫生，我知道；但是政治會是你的禍根哪！」恩施特走過來，他要瞧瞧馬利的相片。晚上，他對我說：「別太希望你的朱雷吧！」

朱雷現在完全豁免了工作了。他不斷地發着熱。爲他去謀點藥劑也很艱難了。現在沒有人能上陶魯斯去。我們醫院內的主任醫生又老是灌醉了的。他也只有兩種診斷：一種是有理由的，一種是沒有理由的。「有理由的」便能停工三天到六天，「沒有理由的」便得遭到幽禁，衛兵的拷打，像朱雷這樣可憐而又貧窮的俘虜，又多半是落一個「沒有理由的」診斷。爲謀到「有理由的」

帶着藥品，一個人必須付出一兩百法郎給這救護兵，跟些長官們去瓜分。付出了五百法郎的人就可以在軍醫室內獲得一兩月的勾留；兩三千法郎就可以搬到陶魯斯醫院去，一個人在那兒必得度過非常昂貴的幾個月，然後才能給證明「不合乎回營了」。這全部的費用總將近一萬法郎。

我們營中的一些軍醫要不是些不醒的醉漢，便是些色情狂；大多數的人竟兩樣俱備，朱雷對他們沒有一點信心，每六天，他要發熱一次，那時他是不能工作的。他只好躺在他的草袋上，給他的女兒雕環子，給他的兒子菲力普貼郵票。他一再地請我代他給菲力普寫信，他口述着一些意見，告訴他怎樣去處理他的馬，懇求他常給他和母親寫信。但是菲力普都不再有信給他了。四月尾，頒佈了一道這樣的法令，凡是在法軍中有一個兒子的俘奴可以備文呈請從監獄中給釋放出來。這呈文必得給他的兒子親自副署一次，他的簽字又必得他的主管人員來核證。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朱雷，現在他可以自由了，他高興得跳了起來：「醫生，在巴黎我一定萬般設法救你出來的！」忽然他又遏制着自己：「不行，這不能行，這一定於我的兒子不利的。不該給他們知道他的父親是在一個集中營裏！」

馬上我就不滿意了。「朱雷，你糊塗了。誰該受辱呢？是在這種三色旗下有一個兒子的你，還是那些幾個月來把你，一個病人，扔在這間糞窖裏不管的豬羶們呢，而你還讓你的兒子去爲他們戰死？」

他從沒有看見我這麼發怒過。「我得考慮考慮，醫生，」他使我安心了。但是晚上他又對我講：「別生氣，醫生；我確信這對我的兒子在專業上一定有害的，我老了，他卻年輕……離開我

吧，醫生，這會傷害我的兒子的！你是一個政治家，我知道。但是我和政治卻沒甚關係。我是一個平凡的皮革工人，一個可憐的波蘭籍的猶太人，讓我的兒子比他父親生活得好些吧！」

萬事俱休了！實在對朱雷一點辦法也沒有！我也漸漸對他失望了。恩施特是對的：「去撈油水吧，我希望你幸運。」是的，一個人可以將一頂舊帽子變成新的，但是一個人舊了能夠變成新的嗎？我自怨自艾了。我不再跟他講話了。他躺在草袋上，不休息地動作着，兩頰上的玫瑰斑較更前紅了。我們已經習慣了他那無休停的咳嗽與嘔吐；我們使自己習慣了拘禁、鐵絲網、衛兵的口笛；我們使自己習慣了拳打腳踢，和星期六星期日吃醉了的軍曹們的脚步聲，和那些血流不止的痛痛的而又得不到一點藥品的痢疾的摧毀。對於這些玩意兒我們都習慣了。我們很幸運地也有我們的語言課程，技術上以及其他部門的課程，不顧一切地前進着；我們還領導着對奸細和挑撥者的一切鬭爭，我們和我們的獄友們有着同志的聯繫，他們用一股有力的對照的速率反應着一切毆打，一切危險，一切休戚相關關係的表記，和一切局勢。

一種我們簡直沒有準備到的情形來到了，至今早晚點時我時還看得到的唯一的鳥類，就是那些一陣一陣從林子飛到田野去，又折回到它們窠裏來的烏鴉。我們想，它們也有它們的規則，也在進行它們的工作吧。一天中午，光天化日之下，營內有人喊：「鳥兒們飛過屋頂啦！」

大家都跑出來了。真的有長長的一行歌囀着的黑鳥兒從南方向着北方飛。這就是些從非洲向地中海旅行去的掠鳥。過了兩天，一大羣燕子也飛來了，它們常常呈連環形地在我們的鐵絲網上

樓裏着。暖季跟着來了，南風代替了派瑞里斯的冰風和柏茲柏斯開的暴風雨。黃昏時分，那靜靜的披着雪的，派瑞里斯的三千米突高的紫色的尖端出衆地挨着金色的西邊的天空。深深躺在松林的藍黑處的，還有優美的葉叢的油綠，而且從這營房就可看到野坡上開始放遍了各種色彩的花。穿過鐵絲網，我們還能清晰地辨明出開着豔黃色的花的金雀枝的灌木林；看來彷彿田野上還有亞麻色的髮絲的女人們在等着和我們幽會哩。

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奇異而困惑的春天，我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老人們無端地用木凳互相打擊着，打得血流。一個青年南斯拉夫人，沉默了好幾天，忽然拿起一把刀對着一個同志直扔過去；他幾乎不能給制服住，竟從我們的緊抱中扭脫了，大步地衝出了營門，在八道鐵絲網上亂跳着，袴一縷一縷垂掛下來。哨兵們向他射擊了，但是他還是到處瞎闖着，奔過道路和叢林，爬上了高架着的堤，然後又在草地上的花叢中躺下了，平靜地望着天。哨兵氣喘喘的帶着教練槍追上來，把他又抓住，手和脚都上了兩道桎梏，帶回了營房。可是他十分平靜地對我們說：「呵，那是可愛的，……那兒呀，曠野上呀！」

這奇怪而又可怕的春天呵！黃昏，幾羣人用鄉音——西班牙語、俄語、意大利語、德語——唱着歌，有的人卻跑到營邊掩住他們的耳朵。一再地一些單身俘虜或是一大羣俘虜企圖在夜間偷過鐵絲網，一再地聽到衛兵們的槍聲和警呼，因而從鐵絲網下把這滿以為可以成功的越獄計劃又給折了回來，有的快要斷氣了的樣兒，血流得半死，已經人事不醒了。

我不能再爲朱雷煩惱了。我們虔心虔意地訓練着自己，好來抵抗這春天。我們牢不可破地進

行課程，組織晚操和歌詠隊。我們和春天作戰，和慾望作戰，和沒有女人的生活作戰——一種多麼堅苦的努力呵！終於，來到了一次機會，我們能夠證明我們的力量，我們生命的快樂，和我們的意志了。

勞動節（五月一日）來了。

我們決定來慶祝這個節目。

凡是在外面工作的人都有一點義務，在修路或者清道的時候，他們都盡量在自己口袋裏塞滿了花。下午，年輕的馬柳兒，這個從馬得雷來的男孩，恩施特，亞勒克阿忒這些人摘來了一大束白色的野菊花。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朱雷問我。

「不，慶祝春天而已。」

「別騙你的朱雷，醫生，這是幹什麼呀？」

我沒有理他。

晚上，我們把袋子同箱子都搬出來，拿出最漂亮的衣服，刷一刷，又將它們夾在兩塊木板中間，由我們幾個人坐在上面「壓平」它們。

「呵，我明白了。」朱雷狡猾地一瞞，「我明白了，明天是……」

「如果你再說，朱雷，我們就此絕交吧，你明白我嗎？」

朱雷不響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起身了，可不是像平時給六點鐘的起床號喚醒的。第二天早晨，就是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那個光榮的早晨，五點鐘的時分，我們B隊一千名同志便在鐵籬前站定了。正確地說，卻是站在C隊的前面。每人將自己的工袴捲到膝蓋上來，上半身一直赤裸到腰部。口令一下，全體便開始早操了。這口令也給C隊的同志們聽的，他們一千五百個強壯的伙子早排着隊出來了。衛兵們衝過來，大叫：「解散！」

「我們不過在上早操呀！」

「離開鐵絲網！」

我們體育教師又喊口令：「全體跑步，向前。」馬上，二千五百個人和五千條腿便開始了跑步。土地跟着抖動起來。號角警覺地吹着，「志願兵」的警備隊跑到這兒來了。衛兵們拿着手槍喊道：「你們幹什麼呀？」

「我們早操，先生！」

「不要跑！營盤裏是禁止跑步的！」

「你是對的，先生！」我們的教師說，隨着又對我發口令：「齊步走——全體都有，前進！」

我們差不多都是老兵，向前走着，我們怎樣地向前走着呵！普特斯達姆的衛隊也決不比我們走得好，土地在我們腳下顫慄着，用來鋪砌整個營房的黑鐵屑捲揚起來了，捲得很高，變成一座圓柱形。一刻兒全營就給封閉在一層厚厚的塵雲中，彷彿在走了火的手榴彈下面，衛隊們從四面跑來，全營都給瞄準了的刺刀包圍着。可是我們的教師宣布早操完結了：「大家聽到，立正！解散！」

在我樓上宿舍裏，我們用甜咖啡同牛奶來慶祝這次五月初一吉祥的前奏曲。「朱雷哪兒去了？」恩施特瞄着草袋問。「我相信他一定跟我們一道跑了的！」亞勒克猜着說。正當這時，朱雷爬上來了：他咳得很兇，穿着短褲和我的舊運動衫；他氣也喘不過來，給汗溼透了。你倒在草袋上。

我責罵他：「你瘋了嗎，朱雷？」

他揮手叫我走。我們給他一些熱咖啡和牛奶，我用毛巾摩擦着他，用兩床毛毯披着他：「你會垮的呀，朱雷，如果你不小心。」

他笑着：「你們能幹的，朱雷也能幹。」

「瞎說！」

「也許我不是個工人，醫生？」

「你病了，你要曉得你是這樣的一個人！」

「你病了，你要曉得你是這樣的一個人！」

七點鐘，我們興奮地像每天一樣排起隊做工去了。團長和一切長官們在外面嚴厲看守着我們，他們預料着有一次罷工和一次叛變的。但是我們卻不能給他們一點興趣。我們只在企圖想出一個方法怎樣慶祝勞動節，使所有同營的——包括大部份無黨無派的人——都能出席參加。

上午十一點鐘，我們的工作完了，便盥洗了一番，很快換了衣服。三四千名俘虜就在營房到處散步着，像些紳士們，手挽手的，鈕扣上都佩着野菊花。

我們的軍曹長野蠻地叫着：「呵，你們這些紅豬，今天是五月初一！你們把我當呆子看嗎？」

「大軍！隊長，我們敢把你當呆子看嗎？」我們文質彬彬地回答他。

蘇聯軍吃完了午飯，我們又排起隊做工去了。下午五點鐘，大家很快又打扮起來，每人都是興高采烈的。

同時，營長也將衛兵們灌醉了。他們泥醉起來，當我們工畢歸營時，他們竟無理毆打我們：「排隊！」

蘇聯軍我們穿起最好的衣服站出去。軍曹長猖獗大叫：「脫下短衣！花扔掉它！」

亞來爾我們筆直站成一列，我們一隊就有一千五百人，沒有一個人動一動的。

蘇聯軍「把你們的花扔掉它！」軍曹長大叫起來，「不然你們大夥兒都要送到地牢裏去！」

蘇聯軍沒有一隻手動。朱雷站在我的身邊，他也沒有動。

蘇聯軍軍曹長同衛兵們來驅逐我們了；他們想來脫掉我們短褂，把白野菊從我們的鈕扣上撕下去。

馬柳兒，這個年青的蒼白的患肺病的西班牙人，摘下了他的花。軍曹又想把它們搶過來，馬柳兒卻不肯再摘了，軍曹就在臉上摑他一掌，用釘靴踏着花。馬柳兒也不放鬆：緊握着花的雙手，在重靴下流着血。「到地牢裏去吧，紅豬！」軍曹吼着，抓住了馬柳兒的領口。因此，朱安，從伐倫西亞來的一個有力的漁夫，走去前去，從馬柳兒手中把花拿了過來：「隊長，這孩子有病；而且，這花是我的呀！」軍曹馬上又抓住朱安了，衛兵們用槍靶對他痛打一頓，朱安就讓他們去得點小便宜。

晚上，我們把留下來的花都送給馬柳兒去了。別營的同人們也把壓壞了的白野菊給馬柳兒送過來。於是，馬柳兒勇敢地保衛他的花的新聞像大火一般傳遍了C隊，他們將青菊花的花圈從鐵絲網那邊向我們扔過來。馬柳兒的草袋上滿蓋着花，一隻裝糖果的空罐兒當作一隻臨時水瓶插着一大束紀念性的野菊；這束花的光采像一隻火焰照在這半暗的營房中間。

我們中間只有一個人留住了他的野菊；朱雷，我問他：「你爲什麼不把花送給馬柳兒？」
「作個紀念品？」

他躊躇了一會兒；然後從這木牆的小孔中望着夕陽天和派瑞里斯，他說：「自然哪，作爲她爹爹的一點紀念品。」

夜間，我又給他的咳嗽驚醒了，他說：「醫生，你不想把今天這段故事寫出來嗎？」

「你一定會寫呀！我可以告訴你一點什麼嗎，醫生？」

「是什麼呢？」

「今天真是一件怪美麗的故事，要算我經驗中最美的了……」

我沉默着。這擁有兩百人的，每人有每人自己的命運和自己的生活的房屋，在夜間便像一隻孤獨的巨大的生靈：它呼吸着一種特殊的氣息，它嘆着氣，它呻吟着，它做着自己的夢，現在我又聽到身旁的耳語了；

「醫生？」

「又是什麼？」

「你出去了，也想寫朱雷的嗎？」

「你能有些什麼可寫的呢，朱雷？沒有什麼可以使朋友們發生興趣，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學習，也沒有什麼可以鼓勵他們的呵！」

「是的，你是一個政治家，我知道的；而我不過是一個給他們玩玩足球的人（註），」他老腔老調地計較着，「可是，醫生，聽你的朱雷說吧：扔開你的政治！」

「是呀，朱雷，扔了好讓他們和你和我和別的已經來了，還沒有來到的人們玩足球嗎？」

「這日子怎樣過得完呢？」

「就靠我們聯合在一塊兒呀，像我們今天這樣幹下去！」

「可是他們把未安下了地牢了。」

「我們全體獄友都把他的花送給馬柳兒作爲友情的表記，甚至C隊的同志們，因爲他不讓他們跟他玩足球，因爲他不肯爬在桌下像一條豬。」

「你說得太漂亮了，醫生……但是他們不是把我們變了狗嗎？」

我想回答他，那怕一條狗也要從鎖鍊下逃出來的，可是這不過是一句空話：我不再搭訕了。當晨風從那洞眼吹進來時，我還是醒着的。我不明白朱雷。我懷疑着，如果一個人可能給影響一番，那麼像朱雷這樣的人是不是也可能在簡短的期間內掃盡猶太人幾世紀以來的傳襲精神，恥辱和幽禁的習慣呢？

時間前進着。

夏季的風，時常把一陣灰黑色的，切膚的冷淡的雲天下的灰土披覆全營。我們的營房是建築在這煤層上的，這薄而黑的塵砂掩蓋着我們發汗的皮膚，它貫穿了這房屋的一切縫隙，侵入了我們的衣著；它充滿了我們的肺，大家都患着痙攣的哈咳。

朱雷不敢咳了；每樣東西都使他痛苦，他爲了避免可怕的痙攣，竟用他的皮帶和我的一條圍住他的胸脯。有一次，他半夜裏爬起來，到外面洗他的手帕去了。早晨，我發現還有血痕沒有褪盡，這是一個什麼事呢？醫師們告訴我：「這兒不是療養院！我們馬奇諾線上的士兵們也不能睡在羽毛榻上呀！」

德國人的攻勢已開始了。我們的衛兵比以前喝酒喝得更兇。十一架機關槍圍着這營部安設

着，長官們，戴着鋼盔，提着大而黑的燈籠，帶了一支隊「志願兵」，沿着這幾座營房過夜了。他們自己懷着鬼胎，害怕一次改變，從此拷打減少了，槍斃反而變得很平凡。一次光亮的下午，工作正在進行中，一個喝醉了的軍曹長對衛兵們叫喊着：「La Chasse est Ouverte！」（打獵開始了！）當時他就對這些作着的工人羣射擊了，死了三個，傷了七個，都倒在地面上。

每天，調防的軍隊在我們的營房前面騎着馬，前進着，邊區軍忙碌地從西班牙前線調到東線去了。日夜都有傷兵車輛經過派瑞里斯的邊陲。打頭站的荷蘭和比利時的難民在從陶魯斯到巴米亞斯的路上出現了；接着來的是一串一串不斷的私備轎車，在頂上堆滿了家具，被褥，女人和小孩，還散布着幾千個自來荷蘭，比利時，北非的騎腳踏車的逃亡者；最後才是些殘餘的比利時軍隊。這一切硬像一道騷亂的人流泛濫在我們營前的公路上。一張世界史給我檢閱着哩。

從巴黎來的最後一批信到了。朱雷也接到他的妻子一封信；她和旁人一起離開這座城，到哪兒去——她不知道。她也沒有菲力普的音訊；馬利則跟她在了一起，他的小女兒最後一張相片在信中附寄來了，她不再是亞爾薩丁的裝束，而是一個女工的簡單裝束了，他切望地看着它。朱雷把這張照片遞給我瞧，又輪流地送給別人瞧，反面有一句題詞：「別前給我親愛的爹爹！馬利。」朱雷輕輕唸着這幾個字，面着牆。

他把這張照片給每個人都瞧了。且說我們下面住着一個從沙爾來的礦工，名叫赫曼，朱雷深惡着他，常常嘲笑他的，赫曼——朱雷喊他喊成「那飯桶」——到我們這兒來了，他也看了這些照片。

她把他叫到鐵絲網外面說：德國人到了巴黎，她騎在她的腳踏車上，把孩子放在肩帶內，走了十天，走了六百啓羅米突。她和我們營長講過了，但他們不讓她進來，看雷爾夫還能不能去試？六歲大的孩子不禁喊了起來：「出來呀，爹爹！你也有一部腳踏車嗎？到我們這兒來呀！」母親忙把這孩子的嘴閉住了。

雷爾夫到軍曹長那兒去了，我們跟着去了，軍曹長官尖叫起來：「這是什麼意思，示威嗎？我們的槍會教訓你們一頓的！」可是就是沙逢尼少校也不肯幫助營長去抓住雷爾夫，達到他的願望。

現在我們自己在鐵絲網旁邊放哨了。當雷爾夫的妻子從那路上來了，就馬上給他發出信號。第二天，果然外面又設了一個「志願兵」的崗位，打算來驅逐這個女人的，但是，反而來了更多的女人，她們的丈夫都給留在這個營盤裏，她們呼喊着，她們招着手，她們把信包着石頭扔了進來，他們動員了難民羣中法國友人做這救濟工作，衛兵們不得不從這路上撤回去，我們都把每一分鐘可能得到的空暇化在這鐵絲網旁。

朱雷也在那兒，他在等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女兒馬利，暴熱是難擋的，營部和道路常常給蒙蔽在一層灰的雲中，可是朱雷仍不肯離開這兒：他坐着：他坐着，審辦着這路上不斷的人流，等着，噲咳着，等着。

我常給他說：「朱雷，這灰塵於你有害呀！」

「但是我的妻子和馬利來了，怎麼辦呢？」他回答着。「或者菲力普和他的馬也會出現的

呢？」

「你沒有看到他們怎樣對付雷爾夫嗎？」

「可是他們不會用這種方法對付朱雷的！」他喃喃着，在那藍黑色的眼中，我看出一閃熟悉的微焰。黃昏，我又和朱雷在鐵絲網房站定了。又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切望地擡着手，喊着他們的丈夫同爹爹，一種傳奇式的通信方法想出來了：信件放在小孩的袍子中間包着，這些小東西便從鐵絲網下爬到他們爸爸那兒去。如果弄得好，快樂的爸爸就能够擁抱着吻着他們的小肉兒。此外，只要有一個頑童可以排除這些障礙，這倒是令人入勝的遊戲，可是馬上少校沙逢尼又制出了新的限制，但沒有誰來理它。

我們站在那兒看着，一個鬚髮的五歲的孩子從鐵絲網下爬來過了。他的母親很當心的，把他拴在一根長繩上，手裏抓住一端，以備可能將他再拉回。這小孩跳進了高草林，在鐵絲網下向營部爬着，當他差不多要爬到我們這兒了，他的爸爸向他伸出手來，沙逢尼少校便吹起了口笛，軍曹很快就帶着一個衛兵跑來了，軍曹把這父親猛地一推，推到一旁；接着拿衛兵的槍，用槍托開始敲打這小孩，也只能把它嚇走。一聲可怕的咆哮發出了，每人都喊：「懦夫們！惡棍們！有狠去打德國人呀，別打小孩子和俘虜呵！」哨兵又吹起口笛了，三兩個衛兵衝了過來；當軍曹正舉起槍，預備射擊時，有一個狗子似的東西跳到他的面前，從他手裏把槍抓了過來，對着地面放了一槍，觸怒了衛兵回集齊了槍托照着朱雷的背部和肩部直打，他匍匐地倒在地面上。哨兵對他衝上來，手裏有手槍，口裏有口笛。一行騷亂的隊伍帶着兩架機關槍來到了。我們被刺刀和

機托的攻擊給逐回原處。我只看見一大團血跡留在地面上。

不久，黃昏時分，我們纔知道朱雷已經給扔下了地牢。

第二天早晨，從軍醫院來了一個使者，一個舊軍團的老部下，是來拿朱雷的東西的，朱雷已經很兇地吐了血，他的肺一定受了重傷。他問到我，自然我是不能不看他一趟的，但我們卻建立了一個連繫，我知道朱雷由於肺病住在「畜牧營」裏，他已經吐了三天的血了，別人只給他吞了一點冰，就再沒有管他。我托一個不住醫院而常往醫院去就診的病人通知朱雷，叫他將他的兒子的地址告訴我，兩天來，有人對我講，叫我去診一次牙齒。

就在牙醫營房前面，這個老軍人先對我開口了，他交給我一張小條兒，上面寫着「我的醫生，」他在背面歪歪斜斜寫着他兒子菲力普的舊地址。這個待者——讓我們喊他「皮爾」吧——有一張老軍人黃瘦的面孔，給熱帶的熱症和酒精給摧毀了。我們向角邊移了移，皮爾告訴我，醫力普的通訊處現在沒有用了，菲力普和吐里司軍團在冬天就已經調走了，跟着一支法國遠征軍從非洲的拉菲克，到挪威的北極圈內去了，在一次拉菲克急性撤退中，菲力普已經死在掩護退却的殿軍戰裏，他自己的（皮爾自己的）隊伍也在這邊。他，皮爾，早認為對朱雷這病人宣布這噩耗是太不好了。也許我能處理這回事，因為朱雷說我是他的知己呵。

太陽燒灼着這醫院小天井裏的塵砂，「志願兵」的哨崗來巡邏這座病營了。

「朱雷，怎樣了？」我問。

皮爾聳一聳肩，「早上他開始發高熱，他空前地感到口渴；他血流少了，但是他還不能睡着。」

「可以去看看他嗎？」

「不能，任何人現在都不能，」

我給皮爾一點錢，托他去買點酒和冰，還有幾枚法郎給他自己買香煙，皮爾說，「如果你有足款，那就好辦了。無論如何，……香煙我爲自己弄得着的；至於朱雷，我一定盡力看護他。」

「每天給朱雷兩支香煙，別告訴他香煙是我買的；我會嚴厲禁止他抽煙。」

「好的，」皮爾說，「一個人現在應該什麼東西都給他了，盡點人力哪！」

皮爾暗暗告訴我一個人怎樣能「藉故」跑進主任醫師那兒去，我照辦了。我對他介紹自己是一個醫科同事，對他談起了朱雷。他的助手望着我，對他的上司耳語了一會兒，又發怒到現出中風的青色，對着我大叫起來，指着門：「滾出去，你這流氓！我們知道你這種東西！」

不過，每隔一天我能從皮爾那兒聽到一點朱雷的消息，而且朱雷每次都給我送一瓶酒來，那是他給我設法在醫院裏撈來的，他還從醫院的廚房內給我供應一些豬油，濃牛奶，油和米，這樣，我們經常能够把這些給醫院內的暴徒們從我們偷走了的食源弄轉來。現在，朱雷是在一種優勞的服務之下運用着幾年來他所獲得的技術，他辦理發遞我們寄向外面去的一切信件，避免走上正規郵線，現在我們收到一封信比它經過營部送來的時間裏快三倍，從前營部裏總有一半以上的信件要在檢查員的爪牙下失蹤的。

皮爾告訴我，朱雷多麼想跟我談一談，看這件事可不可以成功？可是現在，休戰以後，我們這一羣在一種特殊恐怖中給營長把握住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頗為嚴重的苦惱。

一個秋天的黃昏——日哨已經給戴鋼盔的夜哨代替了——我被人喊到大門口，皮爾站在那兒，他已經設法給我弄到一張通行證；朱雷快要死了，他發熱發到四十度以上，他經常失去了知覺，他渴望着看到我！皮爾，這個老軍人，這個醫院的侍者，在夜哨的鼻尖上搖示着通行證；這是主管醫師的命令？一件急務！

哨兵讓我過去了。

我和皮爾，沿着一條小黑巷子走到醫院裏去，穿過了灰坪，便到了「畜牧營」，我被這些居留者們像老相識似的問着好。「你是到朱雷那兒去的！」有一個人說。

皮爾和我橫過了全營。他打開了一扇後門，我們走進一間約莫四米突見方的小房，內面有一張床，一個人睡在上面。一面紗罩掛在他的臉上，以防蒼蠅的打擾。皮爾揭開了罩兒，我看見朱雷了。

「朱雷，你現在怎麼樣了？」我盡量壓低嗓音問着他。

他望着我。他那深藍色的眼珠現出了一會兒的嚴肅與陌生，這種藍色和那緋紅的熱病的面孔尖銳地對照着。一會兒，他又從前額移開了冰袋，笑了一個舊有的微笑。「我知道你會來看你的朱雷的，醫生。」他說着，愛撫着我的手，「給點什麼我喝呵！」皮爾拿了一點冰給他。我給他拿着杯子，把朱雷的頭靠着我的胸脯，餵着他。

「你是知道我的，醫生，」他說着，一口氣喝乾了一杯水，「把我慢慢放下吧！」他乞求着，「你知道，在我腦後，一些東西都像在火上面，彷彿在頸後有一枚赤熱的螺旋釘鑽着……我的頭快要在火風裏炸裂了。」

溫度計上昇到四〇·八度的熱度了，——痛楚在頸項上面……老肺病經過槍托的打擊和吐血後，現在變得更兇了，已將那罪惡的細菌送到腦子裏去了——一個結核性腦膜炎的銳利的徵兆。這些軍醫們幹了些什麼呢？一針腰部的鍼灸便能醫治那在心房上淤積着膿液的腦病嗎？什麼也沒有幹，一點也沒有！連一劑醫心病的藥劑也沒有，今天，醫治也已經太遲了，他們只給他一點嗎啡，頭上枕一口冰袋。憤怒抓住了我，我轉向皮爾說：「我必須對醫生講去！馬上！」

朱雷拉住了我的袖子：「不要緊，醫生！後來還會更壞的……現在你是在這兒了，最後你只對我講吧，對你的朱雷講吧……莫去怪醫師；我們兩人彼此了解就算了！」他又笑了，他很清楚地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什麼事情。不，他並不怕死亡，死亡已經無可避免地將他抓在它的掌握中。「我們營盤中的情形怎樣？」他問。

我必須細微末節地將我們自己的事情向他報告：當德意志的委員來了，孩子們要怎樣規矩些，衛兵們的狡猾和兇猛是怎樣增長着。八月間一個暴徒在我們吃飯當兒扔來一枚石頭，一次叛變是怎樣爆發了；我們怎樣追逐着哨兵，我們怎樣選舉代表，舉行第一次公開大會，最後營長又怎樣被迫發出一道命令，俘虜們就又有權利接見他們的妻孥了。

「可惜你的朱雷不在那兒呵，醫生！」

「可是那次你也給了我們一點兒幫助的，——你知道，即使在你這方面是一種瘋狂。」
「你真的相信我也有份嗎？」他快活地將我的手夾在他那雙發燒的手掌中間。突然，他又悲傷地說：「你看，醫生，人家都有人來接見他，我卻沒有。」

我很想使他擺脫這類的念頭：「可是，朱雷，我卻特地在半夜裏跑來看你呀，而你偏說你沒有看見誰！」

他又像先前那樣可怕地盯着我：「你爲什麼對我講得這樣嚴重呀？你爲什麼又欺騙我？」立刻他伸開他的手：「你是我的朋友，醫生，我最好的朋友；你看這床被褥吧，去年十月間你給我的朱雷的。一個人把他自己的被褥送給那患肺病的嘔吐着痰沫的朱雷——使我不再咳了，使我想念着……它真於我有點益處……這床被褥將跟着我一直到最後一分鐘……是的，你是我最最好的朋友……」

我揩掉他前額上的汗水。叫他靜地靜躺下，不要再說話了。

「但是，馬利，我的小女兒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的妻子會發生什麼事情？」他繼續着。「我的兒子菲力普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他用他那熱炙的眼珠盯視着我。

我感到不安了。一陣怪異的寂靜包圍着我們，只有一隻肥大的蒼蠅在這間暗澹的房子裏嗡嗡着。「營盤裏至少還有五百人在等着他們的妻子從巴黎來，朱雷。」我終於說話了。「你自己是知道這回事的，火車已經不通了，道路也給撤退着的軍隊封鎖住了……」

「可是好些人甚至就從這條路上得到很多信。我卻一封信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你一定懂

得，」他低聲地叮囑着。「我有些話要告訴我的妻子和小孩呵。」

「再等兩天吧，朱雷，他們一定要來的！」我使他心安地訴說着，轟響的蒼蠅正在我們上面的天花板上嗡嗡着。它叫着好像一位矮小的低音歌手唱着惡作劇的笑。

「聽我說吧，醫生，」朱雷傾吐着他的心曲了，「你一定要告訴我的小女兒，我的馬利，朱雷是怎樣接近死亡的……讓我講出來吧，醫生，你必須要把真話告訴她，旁敲側擊的暗示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你是我的朋友……你看吧……這孩子會知道真理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吧……她已經大到够懂得她父親死亡的原因了……」

「可是，朱雷。」我盡心地堅持着，「還有很遠很遠的一條路等着你呵。」

「醫生，」他誠懇地說。「你是一個懂醫道的，你還是我的朋友，你爲什麼要欺騙朱雷呢，每個字都加重了我的痛苦。我的孩子最後總會明白真理的，我也只有一個孩子遺留下來，你瞧……」

皮爾站了起來，拿着水壺靜靜地離開了這間房。「你看，他溜走了，」朱雷又說，「他和菲力普在非洲軍團是同隊的。最近三星期來，我每天都追問着他，可是他卻給我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說他們在挪威就分了手……他們爲什麼要將軍隊從非洲調到遙遠的挪威冰山去呵，騎兵們和菲力普幾乎從吐里司調到北極去了……人們瘋了嗎？他們是瘋犯嗎？這位達拉第和他的政府有點人性嗎？如果我們容允了這樣的事，我們算是人嗎？那些敲打着從鐵絲網下爬過去看看父親的小孩子們的混蛋們，還算是人嗎？這些一定得說明白，醫生呀，你瞧，你一定要把這些原原本本地

對馬利說出來……我曾經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知道這些事，現在不了，這些話必須告訴他，今天的真情必須要告訴孩子們，讓他們如了將來而學習這些教訓，讓他們學着好戰，學着唾棄那些「志願軍」，學着毆死那些黑良心的官吏……一定還有很多良善的法國人會在這方面幫助他們的……可是這一切必不能忘掉呀，醫生，否則一切都成泡影了。你必須把這一切都寫下來，醫生，不要僅只寫點你的朱雷，不，你必須將在這兒發生的每件事的全部真情寫下來，寫下一切關於那些一刻尚未發覺的行爲，然而總有一天會洩露的——這些真情……」

去制止他那如流的言說是不可能的，無論我怎樣把那杯冰汁送到他的唇邊，他現在倒了下來，他的生命之燄一再地被那些他必須說出來的語句給煽動着；「醫生，答應爲我去告訴馬利關於他的父親吧，關於這營盤，關於你自己，關於恩施特和艾勒克，關於彼能斯琪萬茲和一切好孩子們，我們是怎樣變成了好朋友，這些好朋友長於完成什麼事情，也許你的朱雷已經完成了一點什麼事情呵……」他突然坐了起來，逼視着我：「醫生呀，我的孩子，我的馬利被迫着在達拉第面前跳舞而她的父親坐在鐵絲網後面的時候，你爲什麼敲我的腦袋，我真是個老混蛋呵？那時你爲什麼不糾正我：『朱雷，你是一個呆鳥！如果你不將真情對你的孩子說出來，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朱雷，」我勉強說下去，「那時你不願意聽這些事呀。」

「是的，每件事必得等到它的時候，」他沉思着，「我已經考慮過好多事情了，也考慮過我對你說的一些話：『扔開你的政治吧，醫生……』可是，一個人是否歡喜這門道，他將觀察得很

深，所以一個人必須睜大了眼，才能得一些道理。所以你必須對馬利解釋每一件事情，你必須告訴她全部的真理，」他堅執着。又突然地：「我的菲力普在哪兒呢，醫生？」

糟糕，在他臨死的當兒，將他的兒子死在挪威的冰帶的這無意思的噩耗告訴他，又有什麼用呢？這件真情不能有良好的目的：「朱雷，我怎能知道菲力普的情形呢，我們都是關閉在淪陷區內？」

「我可要告訴你菲力普在哪兒哪，」他宣說着，「菲力普死了……我知道皮爾不肯將這件消息告訴我。他們把菲力普從菲洲拉到挪威，讓他死在那兒……」

現在我們都沉默下來，厚大而黑的蠅凱旋地圍住電燈泡嗡嗡作響。「蒼蠅們，耗子們，小鼠們的神呵……」我的記憶機械地吟誦着，惡魔將自己化身成爲這黑色的嗡嗡者，圍着快要死去的朱雷圍了。胡說！朱雷是不怕死亡和惡魔的，他躺在那兒，靜靜地，他的大而深藍的眼睛擴張着，它們凝視着天花板，他的堅硬的尖銳地刻畫過的腦袋彷彿屬於第十六世紀的騎士和名將的，就是說，屬於維里斯廣場上的柯里阿尼的，不，這是朱雷的腦袋，一個遍行歐洲的波蘭籍猶太人的腦袋！這是艾若、李特，他的兒子以一個法國軍人的身分死在挪維克，他的小女兒曾經打扮着亞爾薩丁裝束在達拉第面前跳過舞，而今卻隨着她的母親流亡到法國的什麼地方去了，然而這兒的軍醫卻讓他死了。無論如何，有件事是正確的：朱雷是一個好戰士，一個精明而倔強的戰士。他臨着最後一口氣還爲真理而鬪爭！我握住了他的手，脈搏漸漸弛緩下去。

「醫生，」他說，「在床下方有一口盒子，給我吧！」

我解開了繩兒，這厚紙盒子包買着他全部的珍愛之物。他挑起那本裝相片的紙夾：「這是給我的妻子的；這些環扣是給馬利的……」他的喉部有着一陳可怕的喋喋之聲，他不能再咳了，可是他的腦袋仍是俯向這口厚紙盒兒。「這是一些郵集，給你吧，醫生……菲力普也不再要它了。」他在領帶和別的玩具中間搜索着，發現了一個他打開了的小紙煙匣子，內面是一朵乾了的白花。「這是我的勞動節的花，——」他小心翼翼地從盒子裏拿出這朵花來，遞給我：「你把它給馬利吧，或者你自己保存着吧……但是你必须把每件事告訴這孩子，醫生，每件事呀，你是知道我的！」

他揚起了頭，不移地凝望着我，忽然他笑了一個友誼而稚氣的微笑：「你寫它的時間到了你也願意寫寫你的朱雷嗎？」他的表情一再變幻着，他那大而深藍的眼珠如火地燃燒着，現在有一股現實的火焰燃燒在裏面。「不，每件事都要寫，每件事，真理必須告訴他們，全部的真理，聽見嗎……」他癱瘓地把我的上腕抓住，彷彿願意把這些話用指甲深深鑄刻在我心底……他的身體變得僵硬了，我必須鬆開他在我腕上的緊握。他的眼睛望着空中。我閉上了它們，這時是十點鐘了，巡夜的號響了。「Teteindre fous！」（熄燈哪！）

我將那本我在五月以前給他買的而他卻給他的兒子菲力普貼滿了郵票的習字簿，和一個裝認乾了的白野菊的紙煙盒拿在身邊。

營盤的長官們只准許有限的一些人數去送葬；每營房去六個人。三個營房去十八個人，朱雷

的老——也就是我們自己的——營房可以多去三個人，共二十一個人，這行列出發了：七排三個人給一個軍曹所領導。這是一個溽暑鬱蒸的九月之晨。軍曹卻不能不像平時喊出那種前進的口令：一——二，一——二！可是我們不能保持那種步伐。

在醫院的墓地上，一個法師從陶魯斯來了。朱雷停歇在一口釘合下而未漆過的棺材裏，我們把它安置在營車上，白粗的木板上放着花環。車兒慢慢經過了軍醫營房。一些病人穿着骯髒的條紋病服站在一旁，他們無言地站着，現出誠懇的面容：幾個西班牙俘虜敬着禮，一個老人給自己劃着十字。哨兵們在醫院門口舉起槍。

這些待從者走過一條長長的路，經過A，B和C營的鐵絲網。四千名以上的俘虜在鐵絲網前排起隊來，對他們的一位不能活着看見自由之目的同志致着別禮，一個人很容易看出在這些俘虜的眼中有着什麼思想的方向，如果憤恨和意志單獨就能殺人。那麼這些營醫。官長和衛兵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活下去。鐵絲網內有四千人向死了的朱雷致着無言的敬意，有的人舉起拳頭直立着，有的人把手舉近帽子行軍禮，有的人給自己劃着十字，有的人匍匐到地面去了。廚子們半裸地從廚房裏跑出來，在眼旁揩着汗水，脫了帽子。哨兵和衛兵們一再地舉起槍，死者是沒有危險的，因此反而神聖不可犯！小心，舉槍了！

終於我們走在巴米爾到陶魯斯的大路上來了，這條路是通向墓地去的，這條路就在近月以前我們還從鐵絲網間望過，成百成千的難民們和成羣的法國軍的遣散兵士們曾經橫跨過，而今這條公路是靜悄悄的，荒無人煙的。沒有汽油，所以汽車也不能通行。沒有煤——也就沒有火車在附

近的軌道上搭客。稻子直立在田地裏，金黃色，透熟了，莖兒倒在地上，可是卻沒有人來收穫它們；雖然有兩萬多個年輕而又筋強力壯的男人卻閒惰地關在鐵絲網後面的幾座營房裏。

我們只碰到兩個老婦人，她們自己劃着十字——一個老頭子站住了，脫了帽，鞠着躬。更遠點我們又碰見二十個壯健的裝備優良的「志願兵」一流的傢伙。

俘虜們的牧場就在這塊「曠野」上。這塊沒有耕種過的大草原，這地方光是沙礫和石卵，朱雷參與了一個好鄰居了，這是一塊在一年前就埋過二十多個共和人民軍中的西班牙青年的墳土……

我們嚴厲地被禁止發表任何悼詞，僅僅只那法師以吟誦幾句「希伯萊」的祈禱文。還有兩件小事發生了。朱雷不適合於這座墳，按照猶太的儀式，死者的臉必須朝向東方，因此棺材的較寬面應該安置在東方的，可是坟墓已經在別的方式下掘成了，而今這棺材給左右地移動着，都覺無效。朱雷表示出他的堅毅了，他拒絕用那條從陶魯斯回來的法師要他遵守的方法躺下去！最後，我們結束了這種侮辱，就讓朱雷躺在那恰好相當於他的坟墓裏。接着這法師犯了一次不合法的行為。他匆忙地問我們那位難友的姓名，而沒有到辦公室內去打聽。我們告訴他，死者叫做（朱雷），我們帶着驕傲和喜悅聽到我們朱雷是怎樣以「朱雷，李特」的名字正式殯葬了，這姓名我們是會親愛地贈給他的啊！

帶有他們憂戚的嘆哭和悲嘆的長祈禱跟着來了。朱雷告訴我們過，他是一個良好的猶太職業者；可是他也是一個精明的叛徒，不屈的精神，用自己方式前進的真理追求者。

我望着圍集在這坟所的俘虜們：幾個西班牙戰士，幾個巴黎同志，幾個像朱雷一樣在這營房中纔變成的戰士。他們緊咬着牙，眼睛平靜不移地望進了沙坑。望到自由的草原上去是危險的：一個人只要從坟場的柵欄上跳過去便可以奔向了曠野！但是有二十個重武裝的「志願兵」在那兒，一挺機關槍在我們左邊安放着，青天白日之下就預備射擊……人必須活着！這在今天是要緊的，爲着未來的日子生活吧！所以每人必須咬緊着牙，不說什麼悼詞和廉價的抗議，對那些熟透了倒在地面上的稻子的沉粹的芬香關住鼻孔！每人不要仰視着天空，那兒掠鳥正成羣地回航着海外的旅程，到非洲去，活下去呵！

砂敲在棺材蓋上，彷彿機關槍走了火，許多同志脫了帽，握住了拳，舉到額前，像對一個陣亡的兵士一樣對着朱雷行禮。衛兵們輕蔑地望着我們。我抓了一把那乾了的野菊那在朱雷的棺材上面，那朵野菊花——反抗「志願兵」的叫喊底——朱雷自己，曾像我們一樣，在五月一日把它佩上了鈕扣的呵。

烏爾夫(F. Wolf)生年不詳，德國反法西斯作家，早就亡命在外，曾參加西班牙共和軍，爲「國際縱隊」之一員，後來亡命蘇聯。此篇載「國際文學」。

(天下文章貳之二)

(註)「衛兵用腳踢打俘虜們，俘虜們顛聲顛氣地爲「玩足球」——譯者。

七 日本 意大利之部

小貓的 死

日本綠川英子作

喬 譯

雖是一樣的飼養家畜，因人之不同也就有種種樣樣的愛法。聽說，這次歐戰中當希特勒的軍隊進攻到法國西部一個港嶼的時候，某國的貴婦人曾以高價雇用一隻臨時救急的小船，丟下了她日常忠實於她的幾個青年的女僕，而把她心愛的十幾支狗載過海去，後來她的女僕，終因為於無法逃避，犧牲在德國軍的手下了。與這樣的豪華之愛相比，正如那貴婦人和我的身分的差異，我對那小貓的愛是極其卑微而不足道的。但，假如說在那簡陋的愛裏面還多少有些奢侈的話，怕就是爲了快要死去的她我所流的幾滴淚吧。幾年來儘管是，決心不想對死作無用的哭泣，可爲這小貓而破例了。雖然，直到如今我也並不後悔。

那一天，他們倉惶的離開這裏以後，大的房間是異樣的寂寞而空虛。勻整的安放在屋角上的幾個掉子和椅子，在那一個椅子的上面，正如被人忘記了放着的東西似的一個小貓在坐着。我抱起她來，她咕嚕咕嚕的響着喉嚨，閉上了她的銀色的眼睛。通過灰色的毛傳透過來小的身體的溫暖，使我內心感到肉體的親近了。對於自幼並不喜愛貓的我，這是奇妙的事情。說她是動物，就

不如說更像個朋友的遺兒——這樣說，他們或許發怒吧。因為他們雖同我們遙遠的隔離，不僅沒有死，而且依然繼續鬪爭着！

貓一向被他們叫做 Chibi 的。日本語是小的或小的東西的意思。出生以後還不過兩個來月，怕是因為只喂些米湯稀飯之類，可憐的瘦而且小。這不反要被老鼠吃去了嗎？如此的想，我們便先用黃鱔，小魚優待她，後來碰到我們吃肉的時候也分給她兩三片。Chibi 逐漸的圓圓的肥起來，毛色也光澤了。白天有時抓着我的腳要，或是打圈子轉着捕咬自己的尾巴，一直到了疲乏。最糟的是，他並不忠實於自己的職務。深夜裏，當老鼠們在頂棚上叫囂，她只微微的醒醒，好像與我無關似的便又睡起來了。把革命家們留下的貓，這樣有關小姐式的去撫養，我們也只好苦笑了。不過，貓究竟是貓。某天的傍晚，我們見到她以瘋狂的姿態舉行了開葷式了。被喚起來的本能的力量很強，那以後幾人之內，她聞都不聞我們給的東西，一味的搜捕老鼠。

對於國家，軍人是必要的。尤其在戰時，國民才感到他們的恩惠，知道他們的力量吧。但是，如果天下承平日久，軍人或許就會被看做無用的廢物。人對貓的想法也多少有些類似。向來喊慣了的小貓或 Oshichi 對於已經大了的她，從第三者看來那樣滑稽的時候，我們的屋子還不算，全院子裏的老鼠都絕跡了。她已經不再貪耍了，白日也睡在牀上面，兩大那泥腳就沾污了白的罩子。我對她已經不感到以前那樣的喜歡了。小時，當人不在的時候，飯掉上雖然擺着肉，她也未曾想偷吃過。可是這好的習慣，隨着戰爭的延長崩壞了。這樣來說也決非開玩笑，因為物價高漲，我們的飯掉上的肉出現次數越少，她對肉的慾望也就越厲害起來。到後來，事態愈發惡化

了，她終於開始了「對外侵略」。從院裏的東一家西一家接到豬肝被盜和棹上紅燒肉被劫的通知。我對 Chibi 大爲氣忿，便打了她一兩次，同時現在更佩服所謂「衣食足知禮義」的道理，似乎並不限於人類。可是她在家裏面還是有絕對的愛護者。那便是我的還不滿週歲的孩子。他喊不出 Chibi 便叫 Bichi，我打小貓的時候，他含混的喊着「不要不要」的來反對，有時甚至於哭叫起來。他把自己的餅乾分給她些，但有時卻把含在她嘴裏的又拿回來自己吃了。

貴州山裏 Chibi 的前主人們，從不曾有一息從我的想念中離開過。但有時在信裏只顧一味的談 Chibi 的故事等，要說的事情過於多，結果竟不會提到一句。離開此地的時候，他們只不過七個人，到去年年底只剩下六個人了。M 患心臟病死去了。他很少說話，喜歡不言不語的玩弄打鳥的夾子，或者修理院裏的噴水池。他是喜歡 Chibi 的人，但只是偷偷的喂她些東西，或是放在膝上面愛撫。荒涼山裏的冬天，就令他不死，怕也是難以忍耐的寂寞呀。想到這我不覺黯然了。那麼，春天總要到來吧。春天？——可就這春天它帶來的又是個悲哀的消息。那是竟想不到關於 S 的。M 在戰爭中得了心臟病，因爲在這裏的時候也是比較弱，他之死對我們並不似晴天霹靂那樣的可驚。可是 S 就不同了。S 在他們一羣之中是最年青，最活躍而且最健壯的。事變發生當時只不過十八歲就當了他志願的飛機通信員參加抗爭來了。所謂熱心的，「愛國少年」。被捕以後送到重慶，在 XX 部裏，由中國軍官解說日本軍閥財閥的事情。S 竟憤怒的用生硬的中國話回罵他個「王八蛋」。因而被帶上了手鐐。「到重慶還帶着手鐐的俘虜怕只有我一個人吧」，他回想起來笑着的說。這樣一個非常頑固的份子，後來終於理解過來了。據說，在前方担任對敵工作時

候，拿着放送筒跑到離日軍陣地最近的地方常常是他。他也喜歡動物，但和M不同他把Chibi抓着，拋着，再不然或是往她嘴裏塞青椒這一類的喜歡。S是只開了兩個月的肺病就死去了的。這，我並不說什麼，因為在另外的世界裏，無數幼小的生命還沒有成熟就被奪去了。我只把他最後的一句話記在這裏：「我不願意死在床上，願意死在戰爭呵！」

他之死是三月中旬，我們是四月初才知道的。那是葵花黃映眼的時節。我正在繼續過着頭痛的日子。Chibi從一個多月之前便有些沒氣力，很少到外面去。一天晚上，那是個不似春酣的奇妙的冷風之夜，她異於尋常的從我的被角出來出去。就不這樣已經是很難於成眠的我，便從牀上把她踢下去了。她異樣的叫出了一聲跑出去，從這兒便沒有回來。第二天，白日裏沒有特別的理會，到晚上卻依然不見她的蹤影，各處一尋，她是在下面農家草房後面人所不見的地方睡着的。

很有些懶得動，半開的眼睛沒有光輝。「貓不死在家裏」兒時從祖母聽來的話，電光般的在頭裏而閃動。抱她回來放在牀上，喂給她餅乾，不吃，給水也不喝。連從鄰居討來的兩三片豬肝放在她的鼻子前面，也竟聞都不想聞。平常是那樣喜歡吃豬肝！撫摸她的背毛，她已經失去咕嚕咕嚕的響着喉嚨的喜歡的氣力了。只把眼腫夾成一條線。捕搭捕搭的搖着尾巴。女傭人把Chibi的身體檢查一番。歪着頭思量的說：「怕是小產吧」。我心一跳，想起了昨晚的事情。被踢的時候那樣的叫——她兩次三番想爬起來從牀上下去。每行卻都搖搖晃晃的又坐下了。呵，他想走呵，不願意使我們見到她的屍體……我覺得眼睛角有些熱起來了。Chibi已經不能動了。那小小的身體只任憑我們悲哀的愛撫。離家或許因為有一整天吧，孩子見到她倒非常喜歡，重重覆覆喊着

Chibi，用他那小胖手掩她的耳朵。也已經再不去碰小主人紅葉似的手，只是時時左右的擺動着尾巴。和一年以前從那沒人的屋子裏剛抱來的時候不同，但同樣的一種親愛的愛，有力的甦生在我的內心。然而她不是已經就要死了的嗎？

次日清晨，Chibi在房沿下舖的稻草上，和昨晚放她睡在那裏一樣的姿態冷僵了。兩隻眼睛依然像在黑暗中的圓而大的開着。玻璃似的，但更似向我請求些什麼似的眼睛，我再不忍注視了。

那以後三天之內，前面農家的貓死了兩匹。說是只有兩天光景不吃飯便倒下了。又聽說，一個多月之前，下面的農家也是同樣的狀態，去了貓。這一消息，從我對Chibi回憶之中，解除那一段內心的痛苦。然而那已經是對死了的她沒有絲毫的關係了。

〔抗戰文藝九卷三、四期合刊〕

巴黎之旅

意大利·西龍(L. Silve)作
荒蕪譯

當九月到了芳丹瑪拉，
陳的包穀麵差不多吃完，
新的還沒有打。

當九月到了芳丹瑪拉，
陳的包穀麵生了蟲；
包穀布丁也酸了。

在福齊諾作了十點鐘一天的工，吃了一頓僅有包穀麵包和洋葱的飯，農民們在夜晚回家的路上是很容易發脾氣的。他們把驢子鞭打到流血；等他們到了家，剛才坐下來嚐到第一口酸的包穀布丁，他們便跳起來，用一天辛苦勞作之後所剩下的全部氣力，動手打起他們的妻子；他們的脾氣那麼壞，把妻子打到流血。

當九月到了芳丹瑪拉，

男人，女人和驢子，

過着比平常更苦的生活。

包穀布丁，自然，是一種冷天的食品。不得不在熱天來吃，這件事。其本身便是一種反常的舉動。不得吃去年陳包穀作的布丁，不得不在夏季吃酸的包穀布丁，不得不在南部意大利山地裏的酷熱日子中吃酸的包穀布丁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苦難。

啊那種湯，

啊那種湯，

我們沒有任何更好的東西。

他們沒有任何更好的東西，但是面對着巖石的不可消化性，他們必須吃點什麼。農民們受的病，大部分是從他們的飯食裏得來的。一個農民早晨去上工之前，他的早餐是一塊包穀麵包。中午，他吃的還是包穀麵包，此外，視一年的季節，加上點洋蔥或焙辣椒，或者油醋胡瓜，或者水菓，用半品脫（量名）的水酒一道沖下肚去。他的第三餐在家裏吃。一盤包穀布丁或者豆湯。醫生們把農民的病症叫成各種各樣的名字——城裏人的名兒——但是它們的真名兒是個鄉下名兒：包穀布丁。

不久以前，住在離芳丹瑪拉不遠的聖本尼迪託德馬西的一位窮醫生，唐伊博蒂利，找出了農民們各種病症的原因，給了他們一個神效的藥方。

可是唐伊博蒂利開給他們的藥，藥房裏不賣那種藥。所以農民們依舊吃包穀布丁，而當包穀布丁酸了的時候，依舊打他們的驢子和妻子。

「可是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女人們說。「你叫我們把餘剩的包穀麵怎樣辦呢？丟掉

嗎？」

「叫她們丟掉剩餘的包穀麵是不可能的，你畢竟得裝點什麼東西到肚子裏……」

當九月到了芳丹瑪拉，

連包穀布丁都酸了；

陳的差不多吃光。

新的還沒有上場。

當九月到了芳丹瑪拉，

所有的青年人都逃到遠方的國家。

從前，到了打包穀穀的時節，農民們便計劃着向國外移居，隨後，到了十月裏，舉行過懺悔禮和聖餐禮之後，他們便急急忙忙地出發到阿根廷或巴西去求財去了。那些年代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們，再造古老史詩，並且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吟咏它們的年代，正如古代的人們吟咏古代史詩的一樣：

坐船走了二十天，

我們到了美利堅；

我們睡在光地上；

我們的食物是麵包和香腸；

我們造了城市和鄉村。……(東京)走，在維也納……
這樣，有一次，阿布魯西的許多山村很快的移殖一空。居民中比較年青力壯的一部分，很快地離開了格蘭沙索，梅拉和維梨諾的兩側，到遠方的國家去尋求工作與麵包。在他們離開的時候，戒軍結隊的豺狼便從牠們的穴洞裏衝出來，大膽地跑到村莊裏尋覓食物。有一個很長的時期，阿布魯西山中的生活便依照這種自然的程序進行，看去彷彿永遠不致受到擾亂。但卻終於受到了擾亂。服從着原始的本能的豺狼繼續從業務出沒之區衝下來襲擊羊羣，可是居民們卻不許離開他們的鄉村了。

當九月到了芳丹瑪拉，……
所有着青年人都想到遠方的國家；……
但是不許他們去了。

起初農民們不相信。及至乘船到美國去，實際上業已成爲不可能，他們才祇好設法到羅馬去找工作。官廳於是不得不特別監視着火車和車站，阻止農民們擁入羅馬。到後來，許多農民覺到這事不值得一試了。

我所要說的這個故事發生的那年，包穀打得遲點。第一個開始打包穀的是康納魯索。包穀總是在夜晚打的，因爲白天裏要作別的事情。又因爲打包穀是輕活，一般地都交給女人和孩子作。你不會化錢僱什麼人打包穀的，至多請幫忙的喝一杯，那是說如果你的酒桶裏還剩有一點酒的話。

康納魯索把待打的包穀堆在聖羅哥教堂前面的鄉村廣場裏，周圍圍了十來個女人和小孩子。結果喧吵多於工作。

山村裏的打包穀和山脚下鄉村裏收葡萄是一樣的，都是一種集體工作，在這種場合裏，農民們大家義務地互相幫助，同時互相取鬧。這一年在康納魯索的包穀旁所唱的歌，全是關於賈考卜勞休杜的兒子本傑民的，他曾在每一個人的面前誇下海口，說他不再吃包穀布丁了，並且不管怎樣都要出國。

本傑民和他的家庭不和，已經有一個長久的時期了。他和他的父親有好幾個月都不曾說話。他的父親從來不曾喜歡過他，倒是真的，但是他對於他的兒子所抱的極度的惡感從沒有洩露過，直到一年以前。有一天，他們都在福齊諾作工，兩人中間起了一點小爭執。他們開始爭辯着不是要立刻取一支挖掘水溝時所必須要用的鏟子來，或者可以不可以把這事留在以後作的問題。大家都以爲這場口角已經事過境遷了，而那時，本傑民的父親卻猛力撲打着本傑民，把他的手脚全綁到一顆白楊樹上。父親的暴怒使得可憐的本傑民，那麼吃驚，以致他俯首就縛，絲毫未加抵抗。本傑民的父親把他丟下長而去，於是可憐的傢伙便在那裏待到天黑，直到有人來才把他解下。從那天起，父親和兒子彼此不再交談，甚至避而不見。黎明時，父親起，他的手杖掛在驢身上便走了。如果他上了葡萄園，本傑民就到福齊諾去，如果他到福齊諾去，本傑民便留在葡萄園裏。這一切在芳丹瑪拉已成常識。

『我將到羅馬去，我將到柏諾斯艾里斯（阿京）去，我將到巴黎去或者我將到地獄去，可是

「你馬上就要進地獄了。」他的父親會這樣回答。「再說我可沒有盤川給你。」
本傑民儲蓄了三十個里拉，便把這筆錢拿給父親看。

「那够你去的路費了，但是你回來的呢？」

「我回來的路費？」他的兒子回答說。「我永不想回來了。」

本傑民也在幫着康納魯索打包穀。在他下手，坐在地上，打個不停的是瑪利亞格萊齊亞，他曾向這位姑娘，求過一陣子婚。唐尼奧薩巴，刺萊邱塔，刺卡司達涅，刺飛爾司卡朋，康納魯索的女兒和幾個別的人也都在那裏。本傑民的父親則坐在鄉村廣場側面的，下瞰山谷的矮牆上，跟米凱爾松巴和彭齊皮拉圖討論着他的兒子的妄想。

彭齊皮拉圖有一個內兄在美國。這位內兄常看美國出版的意文報紙。從他寫回來的信上，彭齊皮拉圖時常得到關於意大利的有趣的新聞，如果不是這樣，這種新聞他永不會曉得的。而且，三個月前，十二個卡拉布銳亞的農民藏在一隻由熱那亞開往美國的船上。」彭齊皮拉圖敘述道。「他們躲在煤洞裏，等船到紐約時，他們全都被燒成灰了。」

「很好，我也會被燒成灰的，」本傑民說，他雖然怕着他的工作，卻偷偷聽了這個故事。「我寧願被燒成灰，也不願待在這裏吃包穀布丁了。」

「去年法西斯逮捕了一個柏齊那的孩子，是檀魁利家的，」米凱爾松巴宣稱道。「他們把他關在牢裏，從那以後他便無消息了。」

「很好，到牢裏去我也願意，」本傑民說。「可是我絕不待在這裏繼續吃包穀布了了。」

「七個皮斯卡拉谷的農民，」彭齊皮拉圖繼續說，仍舊摘引着他內兄的信，「想徒步翻山越境，進入法國。一座雪山崩下來，把他們全砸死了。」

「我寧願被砸死，卻不願待在這裏。」本傑民帶着一種了結的神氣說。這個話題隨後便丟開了。

本傑民在忙着打包穀穀的時候，找到了一簇紅包穀，依照當地的習俗，這使他有權去吻他歡喜的任何一位姑娘。每個人都以為他要吻瑪利亞格萊齊亞，他曾向這位姑娘求過一陣子婚的。而且無論如何都得說她是那兒的最美麗的姑娘。但是本傑民卻起身走向康納魯索的女兒，一個一頭紅髮，滿臉雀斑，流鼻涕的十三歲的小女孩。本傑民把她的頭用兩手夾住，以防逃脫，隨即用力咬着她的嘴唇，把嘴唇咬得出血。正當本傑民咬着康納魯索的女兒的時候，刺萊邱塔突然驚喊道：

「看——一條蛇！一條蛇！」

真的，一條蛇當真從包穀葉下面，從康納魯索的腿中間現出身來。而瑪利亞格萊齊亞，第二天，本傑民帶着他的三十個里拉走了。他向他碰見的每一個人都說了這樣的告別的語：

「我寧願下地獄去，也不願回到這裏再見你們了。」

包狄薩拉將軍引了一段詩送他：

「他的故事常被說起，」

「他也許是大勇大智」

他的故事常被說起——

有一天他會悔恨的。

舊的他知道很清楚；

新的沒人能說得出。」

「我寧願下地獄。也不願回到這裏再見你們了。」這就是本傑民所說的話。

他懷着一種猛勇直前的決心？像一條狼似的。離開了家。

他徒步向本地的鄉鎮火車站進發。路上他碰見了瑪利亞格萊齊亞。

「你在這兒作什麼？」本傑民說，有點厭煩。

「我到磨坊去，」姑娘回答說，雖然上磨坊去的，並不是這條路。

她的雙眼下面有許多大個兒的圈圍，那是哭的結果，她的眼皮是紅腫的。

「你爲什麼哭呢，真傻氣？」本傑民問道，他越來越厭煩了。

「我？哭了？我沒有哭，你說的是假的，」瑪利亞格萊齊亞哽哽咽咽地說。「別跟我說這種

假話，本傑民，我並沒有哭。」

「再會吧，」本傑民說。

隨後他走近她。瑪利亞格萊齊亞的心跳得好像大風中小樹枝上的一枚蘋果。本傑民把手放在

她的胸口上。她的心有如一隻掙扎圖逃的小鳥的溫暖的身體，在他手掌心裏鼓動。

「你的小麻雀，受了驚了，」本傑民笑着說。瑪利亞格萊齊亞也開始笑了。本傑民躬着身子吻了吻她。但她嘴裏有一股包穀的餘味。

「再會吧，」本傑民說「我寧願下地獄，也不願再回到這裏來了。」

本傑民繼續向鄉鎮前進。他不曾左顧右盼過一次，因為每一顆樹，每一個葡萄園，每一塊田，每一節樹幹，每一塊石頭，每一叢草以及鄉野的種種形色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的。

本傑民到了鄉鎮。便在車站上買了一張票，這一來他袋子裏就剩下十個里拉了。當火車開動的時候，本傑民自己咕嚕着那句老話。

「我寧願跳下懸崖，也不願再回到芳丹瑪拉去了！」

從阿布魯西的中心區到羅馬的旅程並不很長。坐火車祇要四點鐘。但在經過的途程上，事物的景象變得很快。本傑民首先注意到的便是樹木形狀的改變，許多樹都是截過的，削過的，弄成圓的尖的，形成了一把傘，一座金字塔或者一隻圓椎體的樣子。本傑民對於這種技巧十分驚佩。當火車越走越接近羅馬的時候，本傑民看到女人們似乎也經歷過一種形態上的變化。她們看去比較蒼白，比較有樣子，比較富於曲線，比較光澤多姿。

「她們一定不吃包穀布丁，」本傑民下着判斷。

到了羅馬車站，本傑民立即打聽到維考拉答蓮齊去的路，皮平諾高蘭諾是住在那裏的。皮平諾高蘭諾是芳丹瑪拉的人，他在羅馬住了多年。本傑民想請皮平諾高蘭諾他如何辦事。

然而當他愈益走近這個奇異而陌生的城市的中心時，他完全忘懷了他的目的。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大城市裏來。他的靴子上的鐵釘，走在行人道上，發出極大響聲。他是這麼一位龐大而粗野的山地裏的人，他的神色吸引了人們的注意，特別是女人們的。而他也楞眼看漂亮的女人，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餐館。他們那裏一定不吃包穀布丁的。縱使你拿出真金子來買，你在那裏也買不到包穀布丁。突然間他注意到天色已晚。立時電燈齊明，本傑民於是記起了維考拉答蓮齊。一個過路的人把路指點給他。他祇好越過梯伯爾河上的一座橋，最後才找到了那個地點。他把帶着的包袱盡可能收拾得整潔，用手帕仔細地擦了擦靴子，隨即走了進去。門房裏有一個老太婆，他便打聽皮平諾高蘭諾。

「從來沒聽見過。」那個老太婆回答說。

本傑民自然不滿意於這個簡短的答覆。他在羅馬的全部希望都繫於尋找皮平諾高蘭諾的一件事上。

「如果他現在不在這裏，那麼告訴我他住在哪裏，我到哪裏能找着他。」他說。

「我一點都不知道。」

本傑民昏了頭了。但他並沒退讓，反而拿了一把椅子坐下，彷彿要證明他有找出皮平諾高蘭諾的下落的絕對必要。

那個管事的人想出了一個主意。她打開了一個抽屜，在紙堆裏搜索着，找到了她前任的管事的住址。那住址是在波達聖保羅。

「你到那裏一準會找到他的。祝你順利，」她說。

這時，天已經黑了，因而本傑民拿出了兩條腿的全副氣力緊走。他不再注意城中的景緻了。他時時停住腳，問問過路人他走的路並不是對的。波達聖保羅還沒有在望，他已經開始感到了疲乏，但他仍舊踏着沉着的大步前進，帶着一隻餓狼的拚命精神，決心要找到一個宿處度夜。本傑民到達皮平諾高爾諾假定的新居時，天色黑透了。他又用他的手帕仔細擦了一次靴子，走將進去，詢問皮平諾高爾諾。

「從沒聽說過。」別人告訴他。

但是本傑民已經積有經驗了。他不惟不走開，反而取了一把椅子坐下。有兩三個女人那時正在門房裏敘家常，她們好奇地注視着本傑民。

「這裏從來沒有住過名叫皮平諾高爾諾的人，」她們告訴他。本傑民卻坐着不動。

這幾個女人可沒有想到說給他一個新住址，重新振起他的希望，使他跟蹤尋找的妙想。

「你願意等多久就等多久吧，可是你的朋友不住在這裏。」女人們再次三次地告訴他。他終於起身走上街，頭暈眼花地站在那裏。

現在，在本傑民眼中，羅馬這個地方又完全不同了。實際上，完全變了形。街上人很多，但沒有誰注意他。一隻狗朝他狂吠。一輛汽車幾乎從他身上碾過去。一個管制交通的警察，抓住他的肩膀，猛力推他一下。一推之下，本傑民又開始行走了，機械地，並不知道是往哪兒去，任由他的兩條腿帶着他，被人羣擠到這裏又擠到那裏。他什麼都不想，也不想明天怎樣辦，甚至也不

想當天晚上怎麼辦。

隨後疲乏與失望抓住了他，於是在一個座位上坐下。

本傑民睡着了，但突然間他覺得有人摸索他的褲子，一個女人正坐在他身邊的同一座位上。一個穿得很好的女人。別的女人們則在黑暗的街頭上走來走去。坐在他身旁的那個女人向他耍一枝香煙。他很抱歉他沒有煙。那女人更湊近他一點，用手臂圍着他的頸子。他什麼也沒有說，讓她隨意作去。那女人搔搔他的頸子，於是他開始笑了起來。那女人把頭靠在他肩膀上。他讓她靠着。隨後他鼓起勇氣問道：

「我怎樣才能找到一點工作呢？」

那女人卻把她自己的解釋加到這句話上。

「跟我回家去，寶貝，我讓你工作個够，你可以工作到你累乏的時候為止。」

本傑民就要站起來跟她走了，但那時她說向他先要十個里拉。這使得本傑民醒悟過來。這個迷魂陣卻被女人所說的那個數目打破了。十個里拉是他袋子裏所有的全部。他的本錢卻在那裏了。如果那女人向他要十五個，或者三十個里拉，他也許要反省一下然後才答覆。但是當她向他耍十個里拉時，他立即堅決地說「沒有！」本傑民毫不顧念那女人貢獻給他的工作了，但是他問她能不能告訴他一個廉價的宿處。她指給他一所骯髒房子，那裏有一道狹窄的，盤旋的樓梯，女人，兵士和醉漢往來不息。本傑民弄到一間三層樓上的，沒有窗戶的小房，是由一層木板從隔壁一間較大的房間分隔出來的。本傑民在床上坐下，彷彿癱瘓了似的，根本不能作任何決定。他的

知覺僅能接近事物的表面。因為這個緣故，他沒有心思也沒有氣力去好好地想一想。他聽見隔壁屋裏有人從瓶裏倒水，以及交替而作的呻吟與笑聲。他在板壁上找到一個孔隙，想看看隔壁屋裏出了什麼事情。從孔隙裏他看見兩個赤裸的人體在床上奮鬪……本傑民的頭一直貼在板壁上，就那樣睡熟了。

天亮時本傑民被幾個警察叫醒來。

「你叫什麼名字？」他們問他。

「本傑民。」

「你在這裏作什麼？」

「我在找工作。請告訴我到這裏才能找到一點工作。」

「好吧，我們現在給你一點工作做。」警察說，並叫他們跟他一道走。

「什麼工作？工錢多少？」本傑民想問，但是他得不到一個答覆。

本傑民被帶至一個警察站，關在一個小屋裏。過了點把鐘，他和同時被捕的別的人們又被帶到警察總局。他和別的五六個人一起，被關在一間大房裏。他以為這一切都與尋找工作有關，因而他自己下定決心去接受甚至更加嚴酷的待遇。但代替的是他被拍了照，並且被量了身軀，打了手印。那天下午他隨時都在期待着召見和授予工作。可是到了晚上，沒有一個人理會他，第二天，還是沒有人理會他。每刻鐘他都聽見附近的聖伊格納齊奧教堂的鐘聲。他開始計算刻數。他數了十個，隨後二十，隨後四十，數到四十的時候，又到了夜晚。沒有誰和他說一個關於工作的

字。小屋裏的同伴們比他鎮靜和自在得多了。其中一位把他端詳了許久之後，拖到一旁跟他說：「警察可以隨意辦你。你是被逮在這裏的。他們可以把你拘在這裏，拘上六個月或一年或兩年，毫無向你解釋半句的義務，也許過了六個月或一年或兩年，如果他們湊巧覺得高興。他們又把你放了，同樣不告訴你爲什麼被捕。」

說這話的人是一個五金工人。

「我對那些事一點都不感興趣，」本傑民說，「至於我，隨便警察怎樣辦都好。我是到羅馬來找工作的！」

小屋裏的人們把他大笑了一通。他們覺得他的想頭怪極了。

羈押了一個星期之後，本傑民被召去作初次審訊。他剛走到警官的面前，後者便開門見山地對他說：

「做假是沒有好處的，最好照實說。一切事情，警察都已經曉得了。如果你說實話，對你有利多了。你願招認嗎？」

「當然曠，」本傑民答道。「那正是一星期來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你幫我找一個好差事，我將感激你一輩子。」

警官不讓他再多說一個字。

「別裝傻！」他冒火了。「別想愚弄警察！什麼事警察都知道！不管什麼事警察總是知道的！裝假也沒有用！你將被留押在這裏直到你決心招認時爲止！」

第二天本傑民被傳去作第二次的審訊。

「喂，你這個骯髒的惡棍，告訴我們，你是怎樣謀害銀匠的。」這便是他進門時，警官對他喝喊的話。「告訴我們你是怎樣謀害墨魯拉納大街上的錶匠的。我警告你，警察是什麼都知道的！」

一個太太和一個姑娘被引了進來，倆人都帶着孝。

「你們認識這個人嗎？」警官問她們。

兩個女的帶有恐怖的眼光。瞧着本傑民。年長的一個暈了過去。年青的一個開始迷迷糊糊地喃喃說：

「我不敢說一定。我想是的。我是說當然是的。當時混亂得很，十分可能……」

在隨後的許多日中，本傑民又被傳去和別的人對質。這些晤會中最富戲劇意味的一幕是他和一個女人的對質。那女人的孩子是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被綁了去的。如此沒有兩名警察拖住他，她一定會扼死可憐的本傑民的。

「賤胚！兇手！豬獠！你把我的女兒怎麼樣了？你把我的孩子帶到哪裏去了？」

可是本傑民對這些事莫明其妙。到後來，他完全拒絕答覆問題，把注意集中在招架監守的拳擊以及警官擱他耳光的企圖上面了。

而從那些日子起，意大利首都的報紙宣稱說靠了警察的嚴密組織，他們終於捕獲了那個惡魔。他在過去數日中會綁架了，奸淫了許多少女。一家晨報老老實實地刊出了本傑民的像片，並

且還有一位羅馬大學的著名教授，意大利科學界的泰斗，把本傑民的面相作了一番仔細研究之後，毫不費力地從中察出了遺傳的登徒子的特徵來。最後，證明本傑民犯罪的主要證據被宣布了。警察公布了一個出身於最受人尊敬的家庭青年姑娘的供述，她說出她中了本傑民的詭計，被狡誘到提伯爾河畔的一條林蔭路上，她就在那兒的一把公共座椅上被他強行姦污，這個供述隨同那個高貴而不幸的年青姑娘在初次參加聖餐禮時所攝的照片，在報上發表之後，輿論譁然，並且沸騰到憤激的程度；這裏所謂的輿論，就是說羅馬的寺守，旅店主和理髮匠的意見。過了一個月，當寺守，旅店主和理髮匠們的憤怒似乎已經平息下去，而報上又登出「吾人相信警方於完成此一傑作後，已將此案自行法辦矣。」之時，本傑民被釋放出來，並且受到特別的勸告，要他立刻離開羅馬，回芳丹瑪拉去。

「我寧願從懸崖上跳下去，也不願回到芳丹瑪拉去了。」本傑民自己說。

在警所的監禁室裏和他很要好的那個工人對他抱有一種善意的關切，並且開給他一個住址，要他去找一個或許能幫他找到工作的鐵路職員，但是那個鐵路職員並不上勁。

「要在羅馬找工作，那是絕對不可能，」那個鐵路職員說。「成千成萬的羅馬人自己都沒有工作。昨天法西斯企業管理處外面有一個失業者的示威，被捕的有幾百人，包括許多法西斯黨員在內。警察探得了風聲，晚上他們包圍了整個工人居住區，把房子從底搜到頂，希望找出煽動失業的人們起而反抗的祕密報紙。失業的人，非羅馬本城的人，一律遣回原籍。我每天在車站上都看見警察把好幾百個來自西西里、凱拉勃利亞、撒丁尼亞和阿布魯西的工人押上火車，把他們強

行裝回家去。那就是他們所謂的「回到田地上去」！

「我寧願伏身到鐵軌上，給火車碾死。也不願再回芳丹瑪拉了，」本傑民說。「我可吃够了包穀布丁。」

「你還得顧慮到你的照片在報上登過的。」鐵路職員告訴他說。「如果你待在羅馬給什麼寺守或者旅店主或者理髮匠認了出來，你至少會受一頓私刑拷打……不過你也許可以上法國去。」本傑民眉開眼笑了。

「但是旅費怎麼辦呢？誰代我出旅費呢？」本傑民問道。「而且我沒有護照怎樣過境呢？」「哼。沒有護照確是一件難事，可是無數的意大利人都沒有護照，卻設法進入了法國。同時法國是如今還能找到工作的唯一的國家。」

那個鐵路職員知道一個不要護照也不要車票前往法國的路子。他已經試驗過許多次了。他的辦法是這樣的。舊式的行李車廂的角落上有一個通常裝狗的箱子，本傑民就是要藏在這樣的一個箱子裏。這些箱子實際上也就叫着狗洞。你從車廂外面進去，從車廂裏面是看不出狗洞裏面藏的是什麼的。狗洞從外面攔以鐵釘，從這裏透亮透氣，但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用一面安着掛鎖的活門把它遮掩起來，所以甚至從外面，也不容易看出洞裏面是什麼。那個鐵路職員把這一切都給本傑民說明了，並且負責去執行這個計劃。

十一月一日早晨三點鐘，本傑民進入了巴黎羅馬特別快車的狗洞。車在黎明時開行。臥車裏的旅客和狗洞中的旅客有一件事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不像乘頭等，二等和三等車

時那樣隨意地坐着。相反地，他們難得筆直。然而這並不是說坐臥車和坐狗洞很相像。相反地，尊重真理的觀念使我們不得不指出狗洞是比不上臥車的。首先，傢具和設備便完全不同。況且（我們爲什麼要隱瞞呢？）你從臥車的窗口上賞玩風景，比從一個狗洞裏賞玩得更舒適點。然而所有這些考究，對於本傑民毫不中用。他畢竟祇是一個農人，而且他旅行的目的，又不是觀賞風景，而是爲了尋找工作。狗洞不到一碼長，還不到半碼高，祇有側身躺着，膝頭縮捲到胸口，才能進去。本傑民很高興搭上開往巴黎的火車。但是兩點鐘的狗洞生活彷彿便同永世。狗洞的四壁發着惡臭，使人不愉快地想起早先待在那裏面的狗子們。本傑民的膝頭和雙肘開始作痛了。

如果鐵路職員搞錯了呢？他想。假如他把我塞在一輛不是開往巴黎祇是停在原處的車裏呢？火車開動的許久之前，本傑民便已覺得精疲力盡了。他的全身發痛。過了老久老久，車纔移動。但卻沒走多遠。原來祇是轉移。車子忽前忽後地走了無數次。後來才果真向巴黎進發了。

本傑民對於火車從羅馬到巴黎要走多少時間，僅有着模糊的概念。這種糊塗的狀態，更因蟻伏在大洞中，很快地失卻時間觀念這一事實而加強。他是極端地疲憊而難受，正當火車開進了維台維賈，羅馬過來頭一站時，他已入於完全迷惑狀態，弄不清火車是不是已經到了巴黎。也許火車已經到了巴黎，又回頭開向羅馬了吧；那種可怕的思想確確實實進入了他的頭腦。從他的藏身之處他分別聽見人們叫喊「齊維台維賈」！但這點情報並幫不了大忙。

齊維台維賈在哪裏呢？他想。在邊境的前面呢還是後面呢？火車開行了多久了呢？假如火車已經到過巴黎又向羅馬開了回去呢？

本傑民覺得好像一個被剝碎了藏在箱子裏的人。他摸摸身體的上各部份和每根骨頭，可就是動彈不得。他身體上的各部分再也不能像一個有機的整體，作任何活動了。

他的膝頭一直拱到他的頭上，頭裏面彷彿釘了一根釘。好像有什麼人把釘子一點一點地往裏面敲。要把頭移開是不可能的。但他的頸子哪裏去了呢？他到處尋找，都找不到，也許遺忘在什麼地方了吧。他的頭藉着膝部直接地連上了他的腳指頭；同時也藉着腳指頭的力量，他的頭才能在臀部上建立了據點。但是他的頸子怎樣了呢？他到處找卻找不出一點蹤影來。他覺得他的心在膝部下方的某處跳動。它繼續不停地跳，執迷地，殘酷地跳着，就像一架鬧鐘。假使鬧鐘突然響了起來呢？那可就很危險了。

如果鬧鐘響了，火車就會停下，警察就會來逮捕我。本傑民跟自己說。

他把膝頭緊貼在胸口上，以便在他的心開始作響的情形之下，去壓住鬧鐘。他又小心地把頭豎直藉以防止倒下，同時用兩膝好好地夾住它。但是他最當心的還是鬧鐘。爲了分一分心，他從洞門的窗眼上向外望望。他所看見的，幾乎嚇得他驚叫起來。一條大蛇，正以同樣飛快的速度，傍着火車疾走，有時候走得開一點，隨後又走得近一點，有時候假意完全掩藏起來，但隨即又突然回到火車旁邊。

「到頭來一定要累乏的，」本傑民想。「一條蛇絕不能像一個火車頭那樣強有力量的。祇要牠在火車到達巴黎之前累乏了就好。」

然而那蛇並沒有累乏。祇要本傑民一朝外看，那個混賬東西總在那裏。本傑民闔上眼睛，心

想那蛇或許再不會再看到他就走開了。他把眼睛閉了好多分鐘。於是，他爲了看見而不被看見慢慢地睜開他的左眼。就在那個當兒，卻出了一樁大禍。那蛇不惟沒有走開，並且攔住他閉上眼睛的機會，撲到火車上來，盤住它，想把它壓碎。火車一幌停住。有一瞬可怕的靜寂，隨卽是震耳欲聾的一聲巨響。跟着車下的土地崩裂開來，火車開始倒栽蔥跌入深淵。一片漆黑，刮耳的響音，瘋狂的恐怖懾服了他，使他弄不清楚火車跌入地腹中，到底跌了若干萬哩。火車繼續垂直地下墜，墜了好多分鐘，當它停住時，那一撞可難受。空氣呼吸不動，並且有一種硫黃氣味。突然車身下的土地又裂開一次，車又向深淵下墜，「完蛋了，」本傑民還沒來得及思索，便失去知覺。

當他醒來時，他看見他本人在一個車站外面，被一羣人團團圍住。地名是用發光的大字母寫在車站正面的，但是字形卻隨時不停地變換，一時，好像用大紅字母寫成了「地獄」，但隨又變成了綠色字母寫的「巴黎」，一會兒「地獄」一會兒又是「巴黎」，變個不停。

車站外面，一羣人正向一個隧道入口走去，本傑民也無精打采地列在末尾。當他正要進入隧道的當兒，一座鐵門現了出來，擋住他的去路。車站前面是一條漫長而開寂的道路，一邊繞以高牆。

本傑民沿着牆開始匍匐前進，留意把頭夾在兩膝之間。

膝部下方，他的心滴答滴答，像一架鬧鐘。這架鬧鐘是他最當心的東西。「假如鬧鐘響起來，」他自己想，「警察就會來，並且會察出我沒有護照。」

本傑民就這樣匍匐前進，終於到達了一個冷落的露天咖啡座。一個黑人女招待過來問他要什麼。

「一杯黑咖啡，」本傑民說。

黑女脫去她的工作服，把她的左乳送給本傑民，那乳又黑又漲，就像一隻山羊的一樣。本傑民像個孩子似的喝着。咖啡又熱又甜。

當本傑民喝罷，黑女向他要一枚扣子作代價。本傑民從他的褲子上扯下一枚扣子交給女招待，於是她不見了。

但是本傑民坐着沒動。

以後一個黃髮碧眼的女招待走近他來，手上抱着一個孩子。有一個光圈環繞着她的頭部。很像芳丹瑪拉教堂中的聖母，孩子的一隻小手裏抓着一個地球，正如幼小的耶穌。

「先生，你已經叫過東西了嗎？」那個黃髮碧眼的聖母問。

「能不能給我一點牛奶呢？」本傑民說。

那個聖母解開她的工作服，把她的左乳送到本傑民的嘴上。奶子是白的，又小又圓，和綿羊的奶子一樣。本傑民像一隻羔羊似的喝着。奶水又熱又甜。突然間孩子開始哭喊起來。

「給我一枚扣子！」黃髮碧眼的聖母說。

本傑民給了孩子一枚扣子，於是他止住哭聲。

本傑民叫那個聖母坐在他身旁。他心中充溢着一種偉大的溫情。

他繞過她身邊，開始撫摸着她的頭，但突然間鬧鐘響了。那個聖母尖一叫聲不見了。

本傑民又發現他自己遠遠地站在一個營造師的小屋前面。小屋四週圍繞着一道高高的木條籬笆。籬笆的另一頭有許多冒煙的大機器。籬笆上有一扇門，門旁邊站着一個身穿制服的人。

「你要幹什麼？」身穿制服的人問本傑民道。人頭頂着一支煙，且發着：

本傑民很怕那人向他要護照。

「我在找工作，」他告訴那人。

「好吧，這裏有許多工作給你作。」穿制服的人說，他把本傑民引到一座滿滿地燃着炭煤塊和木柴的大火爐跟前。本傑民的工作就是每分鐘丟一袋穀子到火爐裏，看着把它燒光。「去年的收成太好了，」穿制服的人跟本傑民解釋說。

「我明白，」本傑民說，他私心以為這工作似乎並不很困難。空中飛着幾隻鳥，其中一隻飛着一顆星。本傑民過去檢起第一袋穀子，丟到火裏去。袋子上寫着：

「福齊諾產的穀子。」

本傑民用膝頭頂着心，但頂遲了一秒的幾分之幾，鬧鐘又開始響起來。

「走開！走開！立刻離開這裏！」穿制服的人對本傑民喊道。當他和全部的營造場一行消逝的時候，他還在大喊着。

本傑民又發現他自己在一個城市的大廣場中間。他正蹲在一座大彫像前面，兩手兩膝着地，當心地把頭夾在膝中，特別注意不讓鬧鐘再響。

「那些人要幹什麼呀？他們又抗議些什麼呀？」

「太太，」警官答道，「他們是失業的工人，他們在要求工作。」

「我生平從不工作，可是我不抱怨！」太太回答道。

「太太，你是個真正的愛國者，」警官說，對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羣失業工人走近廣場的中心。

「開槍！」警官命令本傑民。

本傑民把夾在膝部中間的頭調正了，右頰貼着來福槍去瞄準。他急於要恢復他在警官心目中的地位。他急於要顯露他不僅能够射擊並且能打得準確。所以他仔細瞄準領導那羣失業工人的那個人胸口。他爲了要命中，很小心地瞄準。然而當他從槍筒上注視過去的時候，他認出失業工人的首領便是在他出獄時幫助他的那個羅馬的鐵路職員。鬧鐘好像受了悲哀的襲擊，開始癡癡地響起來。

「胚種！胚種！叛徒！」警官叫喝着，而全部的景象隨即消失不見。

本傑民經過很長一個時候才恢復知覺。最後他發現他在一片荒涼的鄉野中間一輪黑色的太陽透着微明。鄉野裏的植物很奇怪，帶着死灰色。龐大的蟾蜍，牛犢般大小，從各方面向本傑民進逼，咯咯地叫得非常可怕。爲了躲避蟾蜍，本傑民進入一個洞，入洞越深洞越大。後來本傑民走到一個黃水湖。本傑民蹲在湖邊上。黃水開始流動，出現了一條龐大的黑蟒，嘴裏噴着煙火。本傑民身後的洞門自行關閉，沒有了退路。

「我等候你等了好久啦，」蟒對本傑民說。

「你爲什麼等我呢？你是誰？」本傑民說，害怕極了。

「我是畢賽伯勃，你到了地獄裏了，」蟒回答說。「你說過好多次你寧願進地獄，也不願待在芳丹瑪拉？好啦，你到了地方啦！」

蟒越來越接近本傑民。黃水裏冒出兩個蟻蜂，在本傑民和蟒中間放下一張桌子。

「我們吃東西嗎？」本傑民問。

「是的，我們吃東西，」畢賽伯勃答道。

兩個蟻蜂搬來各樣的食物放在桌上——鳥和雞，蔬菜和水果，看去非常漂亮。

「你在這裏每天都吃得這麼好嗎？」本傑民問道。

「我們在這裏每天都吃得這樣好，」畢賽伯勃答道。

本傑民先想吃一塊雞膀子，但他剛一動手便使他又驚又氣，他發現他所要吃的原是包穀布丁，它的形狀和顏色是模倣着雞膀子的樣兒很技巧地作成的。本傑民吐了出來並且把雞子丟掉，爲了安慰自己，他檢了一條漂亮的鱒魚，仔仔細細，乾乾淨淨地抽去了魚刺，撒上了一點檸檬汁，搗了點蛋黃醬。但是鱒魚，檸檬和蛋黃醬都是包穀布丁。本傑民全吐了出來，並把鱒魚也丟掉。同時畢賽伯勃繼續吃着他的，旁若無人，毫不置意於本傑民。本傑民心中充滿了悲哀。他下定了決心，這種生活他過够了。他乘着畢賽伯勃不注意的時候——畢賽伯勃正忙着吃一隻包穀布丁作的野雞哩——跳進了黃水湖，本傑民剛吞下一口水，於是全洞轟響着他的憤怒的喊聲。

「不成！不成！不成！太難堪了！太難堪了！」

黃水不是別的，自然，又是包穀布丁。畢賽伯勃在湖邊上笑着。本傑民喘着，給包穀布丁水噙個半死，那時他的心終於猛跳了一下，鬧鐘又響了。就地起了一大片鬧聲，夾着雷鳴與閃電，澗和污濁的湖和大蟒全不見了。

本傑民是十一月一號離開羅馬的。十一月五號，幫忙送他出國的那個鐵路職員，而那種屢試不爽的方法，從事遣送一個卡列勃里的農人前往巴黎。這個農人是被警察當作一個社會主義的祕密組織的一份子而通緝着的。

這個農人把頭剛一伸入狗洞，便吃驚地縮了回來。

「那裏已經有了人了，」他說。

「哈囉！誰在那裏？」鐵路職員叫道。

沒有回答。鐵路職員重複叫了好多次，同樣沒有結果。由於黑暗，他從狗洞的敞開的門裏所能見到的祇是一雙釘底的皮鞋。

「也許是躲在這裏過夜的一個流浪漢，」鐵路職員提示說。

在農人的協助之下，鐵路職員拖着腿把那個睡着的人拉出了狗洞。本傑民出來了，已經大半死。

「怎麼？你又回來了嗎？」鐵路職員說，但本傑民卻聽不見。

鐵路職員費了大力才設法把本傑民弄到家中，恢復了他的知覺。

「你爲什麼不留在巴黎？什麼事情使你轉來的？」他問本傑民。「你不歡喜巴黎嗎？」到早晨時，本傑民開始說話了。

「啊！」他說。「這裏好極了。好極了！」

床畔的櫥櫃上放了一架鬧鐘，一見之下，本傑民不禁勃然大怒。

「看在上帝的面面上，把那個混賬的東西丟掉！」他對鐵路職員說。「那東西把我糟塌壞了。」

鐵路職員不懂鬧鐘是怎樣回事。除了鬧鐘之外，本傑民對於他在巴黎的遭遇，祇有極模糊的記憶，而他也極少談到，因爲經過了他所經歷的一切之後他不願意再成一個笑柄了。

鐵路職員把本傑民安置在聖勞倫索門外，往提伏里去的路上，一個阿布魯西的掃街夫的一間小屋裏；本傑民藏在那裏，直到十一月底，因爲怕給警察察出，從不會出去過。

他做着室內的零碎工作，用以抵償掃街夫供給他的膳宿。

到了十一月底，本傑民又恢復了健康，鐵路職員給了他一張回阿布魯西的車票。

「回到芳丹瑪拉嗎？」本傑民說。「好吧，爲什麼不回去呢？除了包穀布丁面外，全世界上畢竟什麼都沒有！」

當十二月到了芳丹瑪拉，

太陽慢慢升起來說：你好不？

但是沒有誰向他返顧。

曾對亞瑪到了磨坊瑪拉，

家家關門閉戶，

人和驢都睡去。

走到鄉鎮和芳丹瑪拉的中途時，本傑民看見瑪利亞格萊齊亞朝他跳着走來，不覺吃驚了。

「你往那裏去？」本傑民懷疑地問道。

「我到磨坊去，」瑪利亞格萊齊亞笑着說。但是那並不是往磨坊的路。

「你笑什麼？傻氣！你笑什麼呀？我身上有什麼可笑的嗎？說不定？」

「我？笑？別跟我說這些胡說八道的話，」瑪利亞格萊齊亞說，笑得更厲害了。「有什麼可笑的呢？」

「芳丹瑪拉最近有什麼新聞？」本傑民問道，爲了要改變話題。

「最近的新聞是我學會了翻筋斗。」

瑪利亞格萊齊亞走到本傑民的面前，躬下腰下直到兩手達地，她把兩手支在地上，翻了一個刺落的筋斗。

「怎麼！」本傑民驚喊道，「你現在穿起襯袴來了？」

本傑民在瑪利亞格萊齊亞翻筋斗的過程中注意到她果真穿了襯袴。這是一點新鮮的事。瑪利亞格萊齊亞紅了臉。

「我自己做的，用祖母的舊襯衫改的。」她告訴他。「不穿上襯袴，我不能在街上翻筋斗，

不是嗎？」

在芳丹瑪拉，襯袴一直是一種奢侈話。要說一個女人穿了襯袴便足表明她是一個有些教養和社會地位的人。

「除了襯袴，翻勛斗和別的瑣事之外，芳丹瑪拉還發生過什麼重要的事情嗎？」

「是的，」瑪利亞格萊齊亞答道。「康納魯索的女兒臉上的水泡長得比從前更大了。她長了一個豬鼻子。」

「我不管她長沒長豬鼻子。我問有沒有發生過『重要』的事？」

思量了一下之後，瑪利亞格萊齊亞告訴他確實沒有發生過什麼。

「加利波笛怎樣了？」

加利波笛是本傑民的父親賈考卜勞休杜的驢子。

「加利波笛在你離家的後一天，在往公墓去的路上給一堆磚壓死了，」瑪利亞格萊齊亞說。「我母親怎麼樣？」本傑民問道。

「他咳嗽了。」

「那便是我所要知道的，」本傑民說。

他們到了芳丹瑪拉，走過包狄蔭拉的店鋪門前。那個老鞋匠出現在門口。

「本傑民！本傑民！」他喊道，看見他回來，他嚇呆了。

「他的故事常被說起，」

他是個撇開舊的

去追求新的的人；

「他也許是大勇大智——

他的故事常被說起

有一天他會悔恨的。

「舊的他知道很清楚；

新的沒人能說得出。」

「包狄薩拉，你這個老鞋匠，」本傑民回答道。「你相信我好了，我見過了世面：」

「也許他是大勇大智；

但是把舊的撇棄

去追求新的的人。

「雖然他是既堅強而又精細

不他找到的祇是他棄掉的東西。」

「怎麼！隨便你到那裏，你祇有包穀布丁好吃呀！」

「哈囉，本傑民，」路的另一邊一個姑娘的聲音說。

那是康納魯索的女兒。她的頭髮比先前更紅了，她的面孔更難以辨認，全給雀斑蓋住。她一

向是

向是醜的，雀斑兒也並不會改善她的面容。

（天下文章二之二）

西龍（I. Silone）意大利老作家，反法西斯，於墨沙里尼下台後即亡命瑞士。他寫述現代意大利農民生活的長篇小說「荒涼的山村」，「芳丹瑪拉」，「麵包與酒」。及其他短篇不少。

塞爾維亞·西班牙之部

曼山真歌
捷克·奧士勃·加命太作
馬耳

除了許多留聲片每天唱着美國或阿根廷的最流行歌曲以外，在亞培堤市還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無線電收音機這字是(Ta Radio)，屬於女性。在每條街的角落裏，你可以聽到留聲機片的歌聲。那些片子無疑是私運進來的。不過現在可是無線電收音機(Ta radio)佔上風了，「爲什麼收音機這字是屬於女性呢？」幼小的寶貝諾一天在當地的一個滑稽報上問。「因爲牠從不住嘴的緣故。」爸爸解釋着說。當然咯，在亞培堤市不僅只有一架收音機的。不過有一架收音機，比任何人都笨拙，高聲。牠的很值得驕傲的主人是球塞比。據說，這架收音機簡直敲你的耳鼓。球塞比是一個大腹便便的胖子，同時也是鮮魚蔬菜市場附近一條僻街上一個小酒店的老闆。在他許多的寶貝貨之中，有一件是從加那利島帶來的一條小狗，另一件則是他自己的一隻玻璃假眼。關於這隻假眼的起源，有許多故事流行着，在此不贅。

從清早一直到夜晚，胖子球塞比的收音機朝着市場哼出許多東西。凡是人們在米蘭，佛羅倫斯，羅馬或者那布爾線電台所吼出的東西，這兒都能聽到。市場是一塊很寬大的空地，四周繞着棕櫚樹，音樂就在這兒迴蕩着；於是繞一個圈，飄到一條很時新的海岸散步場上。由這兒，

音樂便被一陣一陣的風帶到那無邊的大海上去。這兒你可以聽到種種不同的節目：賽馬的報告，意大利的古歌，警察的通緝命令，浦茨尼的歌劇的斷片，……亞培堤這一塊普羅區的住民——那些高大的漁夫，粗壯的女人，和他們魯莽的孩子們，大屁股的女孩子。——可不歡喜這套音樂，他們組織一個反抗收音機的同盟；他們用比平時數倍高的聲音發誓，大笑，同時用更有力的聲音講一些來歷不明的故事。不過，事實上以前他們也並沒有怎麼特別的好靜過。對於球塞比的顧客們，這並沒有什麼異樣。這些傢伙，手臂上和胸口上滿刻着十字架和船錨一類的東西，光臨時總被胖老闆球塞比餉以這類音樂。當他們玩紙牌，倒紅酒，或者互相在肋骨上練習拳術時，他們發出牛叫聲，吼聲和雷轟聲，把那架無線電收音機簡直是像欲浸到大海裏去的一樣。

有幾個鄉下的傻瓜也不時到亞培堤市來，現在不妨在此介紹一下：巴達塞，有一頭黑色的捲髮，他的職業是替人洗屍身。屠卡脫，一個羞答答的窮光蛋。巴浪加，高大，瘦削，身上總是發出松子酒的氣味，喜歡跟在別人後面求乞不放，他的職業和外貌是一個看門人，他的面孔頗秀雅，像墨底齊 (Metzi) 時代佛羅倫斯的貴族，或一個衰落貴族家庭的後裔，不過只是當他刮了鬍子以後纔像這樣，——哀哉，他從不刮鬍子。此外，這批寶貝之中還有塞可貝波這位仁兄。他是住在山裏面，一個性情良善的糊塗蛋。他穿得很整潔，在山上種橄欖。每天晚上他離開他媽媽的屋子，把他媽媽的錢花在愉快的但丁咖啡室裏。每次回家的時候，他總是嚇得要死，把路旁的樹和小灌木林當做強盜和刺客。除他以外還有一個瘦小和脆弱的，有一點兒跛的，專門從事征服女人心的愛貌奴。他時常吃別人的虧，有一個像老鼠叫的生聲音，和別人爭論的時候頗有

來頭。他住在一堆彎彎曲曲的大街小巷的交叉點，在一個牆角大石上的一個寬大而通空氣的窠子裏面。這個窗子後面看不到什麼房間。愛貌奴穿一件麻衣，既破而又亂，實在無法披，更無法穿。一頂帽子高高的斜壓在一個耳朵上，他在碼頭上兜來兜去，仍然盼望會有什麼奇蹟發生，會有什麼過路的人給他比平時更多的銅板。每四個星期他作古正經地像煞有介事的宣布一次，說是他不久要結婚，因為他需要一個女人管理他的家（他的大窗子）照料他的東西，使其乾淨和好看一點。每半年當地的地方官找他做一點工作，作為他領起補助金的交換條件。因為他寫得一手好字，所以當局就叫他做抄地址的工作。因之他就被領到那個巨大而廣闊的「市政府」的一間空屋裏去。人們給他一點墨水，一隻筆，於是便讓他工作了。可是愛貌奴立刻就溜了，說是他在家裏作事成績比較好。他把文房四寶和地址簿帶了回來。在晚上，「市政府」的信差——同時也是該市的唯一警察——南巴多來取那五十個信封，他向那一個精光的，但很雅緻的窗子喊：「喂，抄好了沒有？」同樣的對話老是不變地繼續着：「還差一點點。」愛貌奴回答說。「你到底抄好了多少呢？」南巴多問。於是愛貌奴很驕傲地報告他這天辛苦的成績：三個。沒有辦法，南巴多只有回到家來，在廚房裏坐下，抄那剩下的四十七個信封；他的十三位寶貝孩子，面孔像得像亞拉伯人，頭髮捲得像非洲的黑奴，在他身邊亂跳亂叫。

最後有一個叫做愛科兒的，是一羣怪傑中一位最可愛的人物。他年紀很輕，正當青春十九。他的身材纖細。有一雙狹小，荒唐，不安靜的眼睛，一副孩子氣的臉。在頭一眼看來，他倒是蠻漂亮的。他最荒唐的事（實在他的荒唐事很多）是喜歡打扮。然論何時他出門的時候，他總是高

與打扮一下。正如「甘特微的鬼」一樣，他準備了許多打扮的東西，作爲不時之需，有一次愛科兒扮做一個「來自東方的旅人」，很漂亮的穿一件白竹布衫，戴一個大寬的盞形太陽帽。不久他扮做一個「運動家」，打着綁腿，穿一雙羊毛襪子，披一件披肩。他一定收集得有一大批稀奇古怪的衣服，因爲他穿着的東西種類非常多。人們很少兩次看到他穿着同一樣的衣服。

只合他總是匆忙的，跨着大步子跑路；同時他的雙臂前後扇動，像風車一樣，他喜歡高興地對自己談話和大笑；隨便走什麼地方，他總喜歡和人發誓和爭吵。不過誰也不把他的爭吵看得很重。每年有一次，他的打扮和裝演的本領受到打擊：這就是嘉年華會的那個季節。這時亞培堤市的居民都穿着引人注目的衣服，出來互相拜問。在中古時代，這個小城市的居民，在這個季節，男女的都儘量的開玩笑和嬉戲。近代的亞培堤的市民仍舊保持這種風習。他們戴起假面，假髮，穿着怪衣服，揮着種種不同顏色的鞭子，互相拋擲着彩色紙球；他們儘量地利用這節期所給與的權利而狂歡，互相開一些莫明其妙的玩笑。這時愛科兒總是裝一個丑角，白粉從下巴一直擦到耳朵上。因爲他的動作不合規律，別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在做戲。因此大家就開玩笑似的喊道：「萬歲，藝術家愛科兒萬歲！」這種話使愛科兒發火和憎恨，使他生出在這快樂的狂歡節不應該有的一種心懷。

這兒我倒想敘述一下愛科兒的一種傑出本領：他能一連幾點鐘不斷地繼續唱歌，而且聲調非常和諧。他能唱出整個的歌劇，不像普通人只能唱出一種聲音，當他的聲音快要斷的時候，他能發出許許多多的聲音。他並不滿意於只唱唱歌詞；在每段歌詞要過門的時候，管絃樂隊只奏點插

曲「拉」拉「拉」的聲音，在這時他可是用極大藝術家的天才模倣種種的樂器，種種不同的音調；從笛子的潺潺聲一直到罐鼓的隆隆聲，他都能發出。假如他邊唱邊走地從山上下來，或是在這島上的某個石灣裏冒出來的時候，你即使不以為是走進了一個管絃樂隊。也一定會以為碰到了四個樂天的年青人做四部合唱的，而且還以為他們是在大奏其音樂呢。在這兒順便提下，每天當愛科兒從杜坎那角晚上回家，而自己胡思亂想以為鬼怪在跟着他的時候，他總是想道出一種情景，使別人以為有管絃樂隊在合奏。杜坎那角這地方以前曾很榮幸地有過一次奧古斯丁僧正的修道院；現在他可成了一個礮臺的所在地了。對於這種改變，亞培提市的道地，可靠的編年史家尼古拉，愛卡第氏曾有如下的記錄：「此修道院因興工建築無用的礮臺而被毀」——這地方現在只有警察在忙而不是修道僧了。愛科兒常常到這兒來送飯給他們吃。爲了報答這種辛勞，他們剩下的飯和紅酒就讓愛科兒吃了。

有一天——這是愛科兒最倒霉的事開始的一天——胖子球塞比的酒店裏的那架無線電收音機壞了。這地方所有的機匠，連那些所有被認爲是「專家」的人，都請來修理，而沒有絲毫結果。下午過去了。黃昏已經到來，而收音機還不發聲音。球塞比睜着他有名的玻璃做的假眼，亂揪着光禿的頭上那幾根稀疏齊齊的頭髮，莫知所措。他害怕假如收音機老是這樣的罷工下去，他將要失掉所有的主顧。忽然的，在他煩燥得不堪的時候，他偶然想起了一個計策——他認爲這時非天才是想不出來的。這件事只有愛科兒才能完成，別的人是一點用也沒有，他以他轉灣抹角，穿過許多人平常走的僻巷後，他把愛科兒找來了。很興奮地討論了一番和瘋狂的打了一番手勢以後，

胖老闆把這件事弄得極爲祕密，而愛科兒，歡樂地狂叫了一番以外，便開始工作了。收音機是安置在一個高大的碗櫃的頂上的。愛科兒弄了一堆漿油碟，一個撮牛油的鐵杓子和幾瓶老酒，便鑽到那架收音機擴音筒的後面。今天晚間他就是無線電收音機了，說起來也偶然，他今天穿得像一個「真正的紳士」：他穿着有方格子的袴子，綠襪子，黑色上衣，紫羅蘭色的領帶和一頂最時髦的草帽——上面不過只有幾塊小地方生了霉而已。

當這些圍着外灘和港口的高而狹小，鬼氣森森的房子，在晚飯後送出一大批遊蕩漢和尋樂者的時候，愛達的進行曲的聲音便在市場上飄來飄去，安全的藏在櫃頂上的愛科兒是在用他所有的氣力和最大的聲音，向着一個鋁製的罐子放送歌聲。

夜到來了。顧客們也到了。談話的鬧聲充滿下整個的空間。紙牌在桌上拍拍作響，酒杯一杯一杯地被倒出來。一切正是像昨天一樣。只有球塞比老闆的面上似乎有點慘白，而且似乎特別關心顧客們的福利。

愛科兒奏加里波庇進行曲。奏田舍騎士插曲 (Finter-merro de Covaileira, Rusticana) 奏喧嘩的波亞脫的麥非多水爾曲 (Mefistiles de Boito)。當他唱疲倦了的時候，他就「廣播」政府的官報，船隻失事的求救電報，當他的喉嚨快要發出沙沙聲的時候，他就趕緊的用那撮牛油的杓子和一些罐子製造出些噪音。這期間他就喝幾瓶酒，使自己興奮一下，使自己多得一點新的靈感。夜漸漸地深了，而他的歌聲也越唱越奇怪。真是萬幸得很，那些喧鬧嘈雜的酒客們，一點破綻也沒有聽出來，他們愉快的心情與夜俱進。

這次的騙局是佈置得既精巧而又聰明。什麼人也沒發覺出來，半夜一點鐘以後，所有的酒客和賭徒，都回家去了。酒店裏的人把愛科兒從他躲藏的那塊灰塵撲撲的地方拖出來；他口中還在對着那個鉛製的罐子喃喃的唱着歌曲，他已是奄奄一息，醉得不成樣子。雖然他再什麼也不能唱而且已是精疲力盡了，但老闆很慷慨地提了幾桶冰水來，朝着他頭上大淋特淋，所以又把他蘇醒過來，醒轉來了，他就立刻和老闆爭論起來。老闆球塞比這傢伙並不是一個什麼講信用的人。他和愛科兒事先講好了的酬勞，現在他拒絕付出來。他的理由是愛科兒製造政府官報太多，而唱出來的音樂太少。結果愛科兒只要求他賠償他一頂草帽的損失，這草帽是當他很熱忱，衷心耿耿地唱法西斯蒂黨歌時從他頭上落下來了的；牠落到地上，那些聽歌的人用他們穿着笨重皮鞋的脚打着拍子，把牠踐成了粉碎。酒店老闆的兩個同謀者——替人洗屍身爲業的那個巴達塞和住在山裏的那個傻瓜賽可見波——匆匆的扶着他回家，他們穿過寂靜的街頭，一邊走一邊使性的爭鬧。

走到愛科兒的「舍下」的門口時，兩位朋友便溜了。愛科兒倒了下來，就地睡着了。他孤獨的躺着，很熟地睡了；只有月兒在旁邊守着，在茫茫的大海上灑着她銀色的光，將來當這個可憐的傻瓜愛科兒，亞培提這個小城市以及我們自己，淹滅了，被遺忘了的時候，月兒恐怕還會不時在這兒照着吧。

第二天，穿一件背後有皺條的舊上衣，打一根飄飄黑色的藝術家的領帶，愛科兒裝扮得頗像一個有名的「音樂家」。他要誇耀他昨天在無線電廣播方面的活動。不過他所碰到的只是許多人的諷刺和譏笑。大家都笑他，說他吹法螺，說他是「牛皮大王」。他孩子氣的發起火來，叫獨眼

龍球塞比來做見證人。球塞比生氣的叫他從他尊貴的酒店滾開；而他的收音機這時恰巧大聲地叫出：「哈囉！哈囉！這是羅馬，那布爾電臺廣播，我們今天的節目是……」這簡直拆愛科兒的臺。

拉薩比市來的一個機匠，今天早上已經把這架收音機修理好了。

後記：奧士波，加倫泰(Osip Kaler)是捷克人，生於一九〇〇年。他普通是用德文寫作的。捷克淪亡以後，他遷居於意大利。

這兒的一篇小說，是他在最近寫的，作者不寫捷克人而寫意大利的人民；這大概不是因為作者忘記了他故國的同胞，而是因為提起筆來寫不下去的緣故吧。

這小說中一些關於意大利渺小的人們的故事，讀者讀起來，也許覺得可笑得很。然而在笑之中，不是帶得有沉痛的眼淚麼。

譯者
〔文藝創作第一號〕

教育

塞爾維亞

貝拉·巴拉慈 (Bela Palaz) 作
析譯

「來，于爾根，回去作你的工作！」

貝爾麥斯塔·嚴發出深沉溫暖的聲音說，並不嚴峻，可是非常命令式的。

「剛剛走，父親。」一個高大的十四歲的孩子，站在窗欄裏回答，「我只想看看德國兵在市政廳的換防。」

清晨太陽的明光閃耀在于爾根銀灰色的髮上與他飢餓蒼白的面孔上。陽光穿過中古式的小窗間，濃濃地映在古老的厚牆上，使窗欄裏的空間幾乎形成如一間小屋，但是陽光並未射進老鎖匠的作房裏——麥斯塔·嚴正在其中屈身工作。這間屋子，從它的凝固的遮着煙霧的光線來說，使人想起了倫勃朗特的畫來。

「我在奇怪……父親，從昨天起他們加了警衛，而且在洛文布龍的入口搭上一架機關槍。」

「是嗎？」麥斯塔·嚴有趣地抬頭看看，他的濃厚的眉毛緊皺着。他已將近五十歲，顯出古荷蘭職工的那種驕傲的特色。他陰沉的面孔如閃在幽黯的懸崖間的一顆水晶，表現出冷嘲的樣子。「是的，如果他們把警衛加了兩倍，那不過是說明他們的恐懼也增加了。不久就要加三倍，他們全部的士兵將不够守衛這個國家的。回去作你的工作，于爾根。」

蒼白的孩子轉回工作，坐在一張矮凳上。

「早晨好，麥斯塔·嚴！」

老婦人的聲音是儒怯，溫柔，而含着淚聲。嚴聽來，自覺羞慚。「你說的聲音怎麼，漸漸

「早晨好，威爾瑪太太。」麥斯塔·嚴伸出雙手來歡迎。「請坐吧。」

于爾根急忙拂拭一把椅子，拿來給她。

「我只是走來看看的，親愛的麥斯塔·嚴，」他喘息着。「我必要趕快跑回去看我那可憐的

丈夫。」

「克勞斯好嗎？」麥斯塔·嚴溫柔地問道。老婦人開始無聲的飲泣，這便是她的答話。

麥斯塔·嚴摸着她的肩膀，沒有說一句話。而這便是他的答話。

「就是這件事。因此我才到你這裏來……」

威爾瑪太太停住，疑惑地望着店鋪裏。

「你可以隨便講，」鎖匠小聲說。「沒有人聽我們說話，克勞斯的情形真的很不好嗎？」他

說。

「只要我能給他一些更好的食物！他的傷和他割掉的腎臟仍然可以治好的。但他們連乾麵包

都不讓我們得到，所以他一天一天地壞下去。」

「于爾根，」鎖匠轉身對那個孩子叫道。于爾根急忙到工具箱裏用盤子托出一塊麵包來。

「克勞斯是一個驕傲的荷蘭人，」在這之間嚴說。「他是一個英雄。給他拿一塊麵包去，威

爾瑪太太。」

「但我不能這樣的。你們自己又怎麼辦呢？」

「今天我已經吃得飽飽的，」于爾根微笑着說。「我差不多不能消化了。」說着他把那塊麵包放進婦人的袋子裏。她擦乾她的眼睛。

「啊，你的太太沒有活下來過這種日子倒是幸運的了。」

「不，我的妻沒有活着是一件可惜的事，」鎖匠嚴厲地回答。「如果她活着，我們就多一個堅強的戰士，而且還是高高興興的一個。她是一個真正的荷蘭人。就在情景極陰黯的時候，她都會歡笑的，今天我們需要那樣的人，威爾瑪太太。振奮起來的朋友！」

「是的，是的，你說得很對。」老婦人起身慢慢地走到門口，她的木屐響在堅硬的地板上。「爲什麼你不來看我們，麥斯塔·嚴？我的克勞斯說他要把他對任何人都說的話講給你聽……現在他說話都已經很覺困難了……」她又撲下身來哭泣了。

「我馬上就來，」鎖匠手握着手柄回答。「但是先擦乾你的眼淚，威爾瑪太太，我們絕不能叫德國人看見我們的眼淚的。現在把你手帕放進口袋裏去。我們絕不能叫那些兇手曉得我們已把我們壓服了。」

「謝謝你，麥斯塔·嚴，」老婦人囁囁着，抬起頭來，自作振奮。「你說的話有道理，那很困難，可是我要試試看。再見吧！」

威爾瑪太太打開門，可是渾身發抖地吃了一驚。她的面孔是蒼白的。一個德國兵正站在門口。

他沒有佩帶武器，只背着一個彎曲的舵輪，他肥胖臃腫的面孔漲得通紅，而且滿頭大汗。他的一對像豬似的小眼睛飄來飄去。他喝得爛醉，完全現形了。不過他若在門口站了好久的話，他仍然可以聽見一些話的。

「晚上好，鎖匠先生。」那個德國人發着尖銳的不定的聲音說。麥斯塔·嚴不能確定這個納粹的司機是否偷聽了他與威爾瑪太太的談話，於是授意于爾根保持沉默。

「喔，再見吧！威爾瑪太太，」麥斯塔·嚴安詳地說，搖動着老婦人的手，好像那個德國人根本沒有在那裏一樣，「我隨後就來的。」

「不，不，鎖匠先生，你一時還不能離開店鋪，」德國人獠笑着走進店鋪裏。「你首先要把這些討厭的東西弄好。你看，這個舵輪有點鬆了。」

「喔，再見吧。」這時鎖匠非常安釋了，扶助威爾瑪太太走下店鋪的台階，關上門，轉回來坐在凳子上。他的全部行動是露出非常地安詳，而且故意地很緩慢。

「現在你要趕快把這修好吧，怎麼樣？」

「你有公事命令給我吧？」鎖匠冰冷地回答，同時于爾根轉回店舖裏最黑暗的角落裏。

「公事命令？這麼一點小事，你一定不會要什麼公事命令的，」那個醉酒的德國人佯笑着，搖擺着脚步走向凳前。「你們荷蘭人，比德國兵還更挑剔。你們是一羣老狐狸精，你們就是這種

東西。你看，其實你並不要，而你卻在追着要公事命令。對不對？我根本就沒有把這次損害報告給我的上級官。我爲什麼要那樣呢？十分鐘就可以修好的，而且，我的上級官認爲這輛老車可以永遠地跑。一點點的損壞就來捉人，讓他作去吧。因爲他自己根本不懂得車。總有一天他會開得不可開支了。早晚一切都要爆發的……不，我沒有公事，但是你還是照樣要修理，鎖匠先生，你不肯嗎？完全看你在友誼的面子上。」

麥斯塔·嚴聽着那個人講下去，他的冷冰冰的面孔連一秒鐘都沒有動過。他洗過他的手，扣上他衣衫的領扣，鎮靜地準備外出。于爾根模倣着他一切的動作：隨他的父親洗過手，戴上一個白領。當那個人說完他那一套話，麥斯塔·嚴靜靜地從木釘上取下他的帽子。于爾根也去取他的帽子。麥斯塔·嚴恭敬地轉身對那個德國人：

「抱歉之至，但是你曉得沒有公事，我是什麼都不能作的。」

「但是這件事絕對不會有人曉得的。」那個司機乞求着

麥斯塔·嚴揚起他的眉毛，像教堂裏說教的牧士般冷面無情地說：

「但是我的良心要曉得的，於是我們不能平靜了。」在他的眼角裏閃出一種嘲笑的光。「因爲德國軍隊的紀律是我所尊重的高於一切的事。」

「噢，夠啦，別再胡扯，你這個荷蘭老狐狸精！現在你看，我總有一天要好好報答你的。例如，」說着他指着于爾根放過麵包的那個空盤子。「那個盤子不能老是那麼空着。我可以從餐廳裏給你們帶些東西來。」

「謝謝你的好意。」麥斯塔·嚴說，鞠了一躬。「我們的一句老話是：碟子總是空着，墳墓的門老是開着在等。」

司機眼睛困惑地疑視着他：

「老是在等什麼？」

鎖匠的眼臉略向下一沉，於是溫和地答道：

「人們的時候到了便填進去。」這時他戴上他的帽子。「我們走吧，于爾根。」

「我聽你說什麼？填上碟子……」德國人囁囁着。「還是那個開着門的墳墓？也把它們填滿嗎？」他突然停住，他的眼睛晶亮地凝施着。「你再說一句，」他嘶叫着，「人們的時候到了填進墳墓去？你說的什麼鬼話？誰告訴你這種話的？」於是他威脅地搖動着他的舵輪。

「一個好興緻的荷蘭人？哪一個？他是什麼人？——豬糞！」

「啊，他現在已經死了，在幾百年前活過的。」鎖匠的眼裏又閃出嘲笑的光。他深深而莊重的一鞠躬。「我們走吧，于爾根。荷蘭的市民若無公事的命令不許做任何工作的。再見吧！」

于爾根的鞠躬是和他父親的一模一樣，他的聲音也響着同樣的音調：「再見！」

他們安詳地離開了店舖，那個納粹黨徒緊隨在他們的腳後，當他的不穩的腳步走向門口時，那個舵輪在搖擺着。

「你等着吧，你這個可惡的荷蘭的老狐狸精，只要有一天你碰到我，我也就教你如何填碟子和墳墓！你等着吧，你！」

麥斯塔·嚴和于爾根越過那閃耀着陽光的廣場，那正是這個古老的荷蘭城市的中心。在廣場的一邊佇立着市政廳；它站在那裏已有五百多年，它的嚴峻的中古式的牆壁曾經經歷過無數的多事之秋。在這個古老的建築上，是顯露出一種憎猶陰森的氣氛，有些和這城市最優秀的鎖匠嚴的面孔上顯示的精神相似。它像是因爲卍字旗飄浮在它的鐘樓頂上的恥辱，而表現出嘲笑與憤怒。廣場仍然留有德國炸彈的痕跡，但是麥斯塔·嚴與于爾根並不看它們，也不看那德國人門前加了雙重警衛的市政廳，以及那飄浮在屋頂上的卍旗。看着這些是使人太傷心的。

他們路上遇見的幾個人，面上全無憂愁、疲倦、而饑饉。

「克勞斯伯伯快要死啦嗎？」于爾根問。

「是的。」他的父親回答。「但死得值得。爲了荷蘭的自由，他已經盡了他的力量。」

驀地他們聽見一聲尖叫：「站住！」

麥斯塔·嚴並不轉眼，靜靜地向前走。他的兒子也是同樣。但是他們曉得這聲音是那個剛從市政廳裏走出來的德國軍官叫出來的。

「站住，你們兩個人！」那軍官更大聲地叫，而這一次，更響亮的聲音傳遍了廣場。

父與子交視了一眼，仍繼續走他們的路。有一兩個過路的人轉臉來看他們，當一看明是麥斯塔·嚴立即微笑了。

「無禮的下流胚子！」那個軍官嘶叫着。「我教你們學學禮貌！衛兵！」他指着鎖匠與那個孩子。「帶他們過來！」一個兵追上他們兩個人捉到麥斯塔·嚴的肩膀。

鎖匠不慌不忙地轉過身來；他露出驚異而厭煩的樣子。

「什麼事呀？」他恭恭敬敬地問。

「副官要見你們兩個，」那個兵士啞聲地叫着。

「高興之至，」麥斯塔·嚴甚至是更恭敬地回答。「只是我不能够。」

「你說什麼，你不能够。」

「你看，你抓得我這塊地方都痛了，」鎖匠略現微笑着說。

那個兵士有點難爲情，鬆開了他的手。

「謝謝。過來，于爾根。那裏的副官老爺要對我們講些話。」

他們走向那個青年德國軍官去，他絲毫不想掩飾他是在極爲興奮而惱怒。

「早晨好，副官老爺，」嚴露出很慇懃的禮貌說，同時脫下他的帽子。「您要我作什麼？」

他那麼莊嚴而平靜地用眼釘住那個軍官，以至這個納粹黨徒全然慌亂了，於是他叫道：

「你沒有聽見嗎？」

「聽見什麼？」嚴安靜而有興趣地問。

「我叫的『站住！』」

「是的，大人，我聽見了。你的聲音很響亮。」

那個軍官滿臉激怒了。

「是嗎？你還有臉，面對面地向我說出來？你聽見我叫，而你還繼續走路，這是怎麼回

事？」

「正是這樣，大人，」鎖匠冰冷而安詳地領首。「我聽見你叫而並未停住。」
德國軍官喘口大氣。

「但是……但是，多麼厚臉皮！你怎麼敢？」

「我求你許我解釋，副官老爺，」鎖匠極有禮貌地微笑着。「我不能曉得你的命令是對我不發的。」麥斯塔·嚴的眼裏閃着一種嘲笑的光，青年于爾根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

「是這樣的嗎？」那個軍官吼叫着。「你不曉得我是叫你？——你這個蠢豬！可是爲什麼你不敬禮？——你這個荷蘭人狗東西！」

這種侮辱使嚴的面孔上露出如寒冰般冷酷的表情。于爾根站着咬着他的嘴唇。而突然間他感覺到父親的手，更溫暖地緊握着他的手了。于爾根明白：這意思是說「保持靜默！」

「我沒有對副官老爺敬禮，因爲我沒有看見他，」嚴說。

「原來……原來……」軍官拿出一方大白手帕，一面尋思答話，一面鼻子大聲地吹着氣。「滾開吧！」他驀地吼叫着。「快點滾開！」

「這是很高興的事，」麥斯塔·嚴說，恭敬而微笑着摘下他的帽子來。「現在得到您的許可我就要告辭啦。」他鞠了一躬說。「再見，副官老爺！」

青年于爾根和他父親一模一樣摘下帽子隨着說：「再見，副官老爺！」他爲了忍住一陣大笑必得咬緊了他的嘴唇。

身子筆直而驕傲地走着，頭高高揚起，這兩個荷蘭人越過了廣場。

不久他們就轉進鎖匠的朋友克勞斯住居的狹窄的街道裏。德國人因爲一星期前鐵道拘留所失火的事，曾經「檢舉」過他。他們什麼都沒有發見，可是他們拷問他差不多把他弄死。嚴發覺街道上非常雜亂，人們驚慌地跑進他們的家裏，都急忙關上窗門。

「什麼事情？」

「德國卡車！他們又來搜索食物了！」

「我以爲他們再無需什麼供給了，」當鎖匠看見許多車輛時，他說。「他們已經滿滿地裝到車頂了。他們好像已在旁的地方搜索過了？」

第一輛車從他的身前滾過去，在車輪邊上，嚴認識了那個司機，就是一點鐘之前到過他店舖裏去的。時間尙未使他清醒，也還沒有人給他修理好舵輪，那車輛是在搖搖擺擺的。麥斯塔·嚴脫帽以特別的恭敬對他的相識者致敬，然而在他的眼裏是涵着冷嘲。

卡車衝進邊道裏轟然一聲停止了。司機從車箱裏爬出來，打開車蓋，抓著頭。「混賬東西！他噤咕着，唾着口水，又在咒罵。他眼色不安地環視周圍，尋求援助，於是瞥見麥斯塔·嚴與于爾根，他們正雜在有趣的觀望者之間。」

「哈囉，鎖匠！」司機大叫着。「過來看看這個老舵輪，伸手幫幫忙，我們把它整好。」

「抱歉萬分，但是我不懂得汽車。」麥斯塔·嚴馬上微笑了。他像是對這次意外全然沮喪了。

「我已聽够了你的胡扯啦！」那個納粹黨徒大叫着，他的面孔氣得發白了。「你是非常明瞭

汽車的。如果我在半小時之內不能把報告傳達到車站，我將坐五天的牢。而且，全部的毛病都是你的罪過。好啦，我們把它裝好，忘記這些吧。」

「我本是很歡喜幫你的忙的……」

「乘綠色的肩輿來近卡車旁，那位副官跳下來。」

「這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你不向前走？」他向司機叫着。

「一件小小的意外，副官大人。」

「你說是小小的？你都衝進邊道裏，你喝醉了酒啦，你毀壞了車。爲這件事我要逮捕你。」

「不是我的過錯。」司機囁囁着。「舵輪斷啦。這是因爲怠工的緣故，副官大人。」

「怠工？」副官更走近司機用一種壓制的口氣說。「怠工？你的意思是指那一個？」

司機環視一下，於是看見鎖匠的驕傲、嘲弄、而在微笑的面孔。他氣得滿臉通紅，指着麥斯塔·嚴。

「就是那個鎖匠，他應當修理舵輪的。」

「啊，你！」那個軍官叫道，認識了這個人。就是剛才引起他一陣不快的。「這次我們可得到你的把柄了，你這個胡鬧的流氓！」

「我都沒有摸過那個舵輪。司機拿來要我修理。」

「到檢查所再說。逮捕他！」軍官對衛兵叫道。

兩個武裝警察站在嚴的兩邊。在街道的兩邊，在一面白色的大牆上，大家都看得見一句標

語：「怠工者處死！」

鎖匠被帶進古老的市政廳裏，那房子的黑色的牆壁曾經目睹過許多荷蘭人民的酷刑。人們一起擁聚在廣場的小小的鋪道上。他們沒有迫近那建築，因為另有一架機關槍正安置在洛又布龍的門口，一隊德國兵正來加崗。人們緊靠着廣場對面的房屋邊上。他們臉色蒼白地佇立着，煩惱不安而燃燒着憤怒凝視着那些窗口，他們十分明瞭在窗口裏面麥斯塔·嚴正在受一種納粹的「檢舉」。兩個納粹的巡邏兵正在羣衆面前的廣場上踱來踱去。

一個納粹兵停住脚步。

「你看，那裏就是和他一起的那個孩子！」他叫着抓住于爾根的胳膊。「你是鎖匠的兒子，是不是？」

「是的，我是荷蘭鎖匠嚴的兒子。」

「是——嗎？那麼你來找你的爸爸吧。」

那個兵扯着那個孩子。

「你用不着扯我。無需你多事，我可以走的，」于爾根說話的音調，正和他父親平素的調子一樣的高傲。

當于爾根被帶進古老的市政廳的會議室裏，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兩個軍官坐在綠色桌布的桌旁。那個副官站在他們旁邊。在桌子前面是麥斯塔·嚴，兩邊有兩個納粹軍人挾着他。于爾根只看見他的背後，但是他從他頸項上流下的血，曉得他被鞭打過了。他的衣服是污穢的，肩膀上

已經撕破。麥斯塔·嚴顯然曾經摔倒在地板上被人踢過。可是他仍然筆直地站立着，頭高高地揚起。

那個副官聲嘶力竭地在叫喊着：

「你不想告訴我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毀壞了那輛車？」

「我不能告訴你們。」嚴聲音平穩地回答。「的確我不能告訴你們。」

「好吧！」那個副官更走攏來；另外的兩個軍官身子屈向前，有趣地望着他們。「也許你因為宣過誓不能說？」那個副官小聲地問。「是這樣的嗎？你怕你的同國人報仇？」

嚴還沒有任何時間來得及回答，副官便轉身對那坐在桌旁的兩個軍官了。

「他不肯告訴我們。這就是說有一個祕密的組織，而他是參加那組織的。」說過這話之後，他轉身對着鎖匠：「我來好好地勸你一番：把一切告訴我們，只要把你的同伙的名字告訴我們，我們就可釋放你了。過來，不要站在那裏眼釘着我！什麼時候你毀壞了那輛車？」

「我不能告訴你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嚴輕輕地說。「我怎能告訴你我從沒有做過的事情呢？」

于爾根，這時他正被帶到桌子旁邊，他可以看見他的父親的眼裏閃着嘲笑的火花。

「你這個狗東西！」副官吼叫着，用他的馬鞭打了嚴的臉。「你是在和我尋開心嗎，是不是？我要教訓你怎樣說蠢話！」他對那兩個監視嚴的兵士領首示意。「把他的胳膊往後扯！」

麥斯塔·嚴的胳膊被扭到背後，一直扭到骨節發響。

于爾根臉上變成死灰色，向後倒落，一個兵士在他的脆弱的身體剛剛要倒在地板上之前將他捉住，這引起那個副官的注意了：

「啊，那個猴孩子在那裏！過來，怎麼樣？看看你的父親，好好地看一看，這樣你可以明瞭反抗德國軍是怎麼一回事，稍受點教育會對你有好處的！」

現在，老人才注意到他的兒子是在這屋裏。

他們沉默地互相望着，而那沉默是比言語所能表現的更有意義。「時刻要堅持，」嚴的眼光對那個孩子這樣說，「別讓他們看出你的懦弱。」

副官走向于爾根說：

「你的父親是可以釋放的，但只要你告訴我們什麼時候與在什麼地方他破壞了那輛車，而且是怎樣做了的。」

于爾根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個軍官的眼睛。

「父親沒有破壞那輛車。」

「原來你要你的父親受苦，你這個沒有心肝的狗仔！接着來，向後拖他的胳膊！」兵士們又彎他的胳膊，但嚴保持沈默，于爾根曉得他的父親是贊成他對德國人的答覆的。

「你的父親對那輛車作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作，」那孩子的灰色的唇回答着。

「我要你受感動的，你看着吧，」副官指着他的馬鞭子，對那幾個兵點頭。

鎖匠的骨節發着響。麥斯塔·嚴倒在雙膝上，咬着嘴唇壓抑痛苦的喊叫。于爾根顫抖着，幾乎站立不住。他想跑向他的父親，對那施刑的人猛撲過去。他的眼裏充滿了淚。麥斯塔·嚴轉過他低垂的頭對他的兒子，喘息而嘶啞地叫道：

「好把戲，我的于爾根，你說是吧？好把戲！」

那孩子緊咬着他嘴唇，振奮他全部的意志力，壓倒他的恐怖，大聲叫道：

「好把戲，父親，好把戲！」於是當他看見他父親的緊張而痛苦的脣形成一種倔強的微笑時，他自己的灰白的嘴唇。也答以微笑。

副官鞭打了他的前額：

「頑固無禮的流氓！如果現在你還不說，我馬上把你收束！」

麥斯塔·嚴又揚起他的頭：

「我很高興同你談談，副官老爺，」他輕輕地說，「但若要親密的談話，我的情勢也有點太不舒服了。」

「放開他的胳膊。」那個軍官命令。

兩個兵士放開鎖匠的胳膊，扶他站起來，嚴挺直了身子，伸開他的胳膊，像要看看是否沒有割斷，於是揉着那最痛的地方。他極沈靜而緩慢地作了這一切。

「喔，你要我們等多麼久吧？」副官失掉耐性地怒吼。「你是來這裏按摩你的身體的嗎？」
「只要一會兒，副官老爺，」嚴親切而平靜地點點頭，雖然這時那軍官幾乎氣得要跳起

來。「再給我一分鐘，然後我可以談得更好一點。」他平靜地繼續按摩他的胳膊。

那個軍官向他猛撲過去，搖撼着他說：

「我將再給你兩秒鐘。你要對我們說什麼？」

麥斯塔·嚴微笑着答道：

「我要說我並不是一個傻瓜，副官老爺。」

這種出乎意外的答話使那個納粹黨徒非常驚異，以致他放開了鎖匠。

「你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不會爲了那個老破卡車而冒我的生命的危險。真的，那是不值得我費功夫的，副官老爺。的確那是不值得的。」

「原來是這樣的！」這時那個軍官急忙退到桌邊勝利地用馬鞭子指着鎖匠說。「你說爲了一輛老破貨車不值得冒險你的生命。但若是更有價值的事，將是值得冒險的。你的意思是這樣的嗎？是不是？怠工如果破壞了全部的運輸，便是值得費功夫的。這便是你心裏要說的話吧？那樣將冒險你的性命……什麼？大聲說，你這個老流氓！」

「那是你的話，副官老爺，我沒有說過那類的話。」

「你說過的。你將冒險你的生命來破壞軍事運輸。你說，這話是真的吧，是不是？你這個荷蘭人狗東西！」

他用鞭子摔過了荷蘭人的面孔。

嚴緊握着他的拳頭，他的眼睛閃着激怒的光，但是他緊閉的雙唇沒有露出一聲氣來。

副官轉身對那坐在綠色桌布的桌邊的兩個軍官說：

「他不想說什麼話了，他並沒有否認，也便是他已經承認了。」

於是麥斯塔·嚴露出極端的輕蔑對他的兒子點頭微笑：

「好把戲，我的孩子！」

于爾根聲音恭恭敬敬地答道：

「好把戲，父親！」

麥斯塔·嚴被領走了。于爾根隨着他，在外面聚集等候的沈默的羣衆，緊閉着氣息，保持相當的距離地跟隨着，而在街道轉角的地方被趕散了。

「回去！散開！」納粹的軍隊叫喊着。

「我們將記憶你的。嚴！」從羣衆之間發出響亮的聲音。

麥斯塔·嚴的店舖裏是黑暗的，但于爾根站在凳上練習他父親早晨教給他的那技藝：不發聲鬆開鎖頭的技藝。

門開了，那孩子抬頭看見威爾瑪太太，他的大眼睛在他的死沉沉灰白消瘦的面孔上火熱地燃燒着。威爾瑪太太噙泣着伸開雙臂抱住他。

「請坐，威爾瑪姑母，」那孩子說，手裏仍然拿着器械。他甚至都沒有對那個啜泣的婦人轉過頭來。眼裏一滴淚沒有，他繼續他的工作，「我很忙，」他說。「你不能哭的，威爾瑪姑母，你不記得嗎，你答應過我的父親不再哭泣。」

但是老婦人一點都不注意他的話：

「啊，你的可憐的父親！就剩下你單單的一個人了，而你還真正的一個孩子呢！」

「然而德國人加了雙重警衛。」于爾根眼着他的工作回答。「我們是長得很快的。」

威爾瑪太太並不理解這話的關聯，但是她沒有心情發問。

「現在你可以來和我們一同過活，于爾根，收拾你的東西。」於是她搖擺着他又哭泣了：「我要代理你母親的地位，親愛的孩子。現在我就要作你的母親。」

「不要哭，威爾瑪姑母。不能叫德國人看見任何荷蘭人的眼淚。晚上我會來的，但是首先我要做點工作，威爾瑪姑母。」

說話的聲音是那麼莊嚴，那麼與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口氣不相似，以致老婦人站起身來走到門口。

「我要等着你的，親愛的，」她走到門口時說。

于爾根送她到門口在她耳裏囁喘着：

「高興起來，威爾瑪姑母！有些人就是到了斷頭臺上都會笑的。」孩子的面孔那麼慘白，在黑暗中彷彿都可以看得見了。

夜降落在荷蘭的低地上。風車的灰色的輪廓慢慢地消形在黑暗裏。灰色的月亮黯淡地閃在海峽的平靜的水面上，航行的船靠近海岸沉睡著，全部國境都是靜寂的，但那是惡夢的陰慘的靜默。

一隊德國的巡邏兵疲倦地沿着鐵路線巡行。于爾根隱藏在高大的石南草中，可以望得見那些人們。這時他看見一列軍車緩慢地向前行駛，差不多再有幾分鐘，巡邏隊就要到達橋樑，而到了那裏之後，便要沿着原路轉回來。

于爾根在高大的草叢中悄悄地爬行著，他又迅速看了一眼，以便看明一切，於是他爬上軌道上。但這種動作很費時間，他已沒有十分鐘的餘裕了！

但是過去麥斯塔·嚴教他的兒子如何迅速地開門並非是沒有用處的，而且于爾根已經練習得十分純熟。不到十分鐘，鐵路上有三個地方的螺絲釘已被鬆下來，而且沒有一點聲響。

巡邏隊到達橋邊轉回來。一個兵說：

「你看，那邊的草地像是在動盪，有人在那裏爬。」

「不像是那樣子，如果是一個人的話，必定是一個小孩子，最可能的那只是一個兔子。」

「喔，一個兔子也要弄到手的，」第一個人說，於是他描準開槍了。

但是那一夜裏他沒有得到兔子，隨着他的槍聲接着來了一聲恐怖的轟響。軍車出軌了，全部車身滾下了路堤。

在蒸氣的嘶聲之間，從那燃燒着冒煙的難車的四週，傳來了受傷的人們的呻吟與呼號。

但是在那高高的草叢中那個受傷的孩子沒有發出一絲的聲響。……

時間很遲了，威爾瑪太太在她的小屋裏不安地踱來踱去，每當她聽見或是以為她聽見腳步聲的時候，她停在門邊靜聽着，或是奔向窗口。

經過許久之後，有人輕輕地敲門了。威爾瑪太太片刻不停打開了門。有人倒落在她的懷抱裏。

「于爾根！」

「小聲點，威爾瑪姑姑！比什麼都要緊，先鎖上門。」

威爾瑪姑母關上了門，上了門門，於是抱着孩子到床上。

「于爾根，我親愛的孩子！」她囁囁着。「你在流血呢！」

于爾根抬頭看看她，在他的慘白的雙脣上現出微笑來。

「不要驚慌，沒有人看見我。一切的事正是注定如此的。一次好把戲，威爾瑪姑姑！我們長大起來，他們的恐怖要隨之增長，他們是沒有法子逃開的……」

（文風一之三）

貝拉·巴拉慈，生年未詳，但是為反法西斯作家，寓居蘇聯，常為「國際文學」寫稿，此篇即從「國際文學」譯出。

三個棄兒

西班牙 C·M 亞基納達作

北

譯

小寇拉斯同他的祖母住在檢垃圾人們住居的，醜醜的城郊區域裏。在平靜的時候，她在街上賣着炒栗子，可是現在沒有栗子了，於是她捨着破爛東西。她把這些東西裝在一個大袋子裏運走，她的孫子寇拉斯幫着她。這個老婦人全然神經失常，每逢她走過市街，蓬散着頭髮，穿着破爛衣服，看起來像一個老巫婆，她是人們的笑料，孩子們取樂的泉源。

寇拉斯才七歲，只有他的祖母照顧他，他過着野孩子般放浪與冒險的生活。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醜醜襤褸的軍帽，他每天大部份時間是在第五聯隊駐紮的廟會區或弗朗哥，羅德里蓋滋街上遊蕩。但是每天夜裏他卻像一隻白日自由飛翔過而到薄暮時要找尋歸宿的一隻小鳥般地回到他祖母的小屋裏，在這小屋裏，他的祖母也許撫慰他，也許會打他，這要看她那瘋狂的心境如何而定。

法西斯的礮火在卞拉賓其爾，卞拉卑塔斯·利塔馬爾斯·卡薩·杜·坎坡及安吉爾各山頭上，對瑪德里形成一個包圍線。就連從前國王費爾丁南二世皇家狩獵團的獵人們都不能希望能有比這更好的地方。但是瑪德里的毀滅，並沒有使人們沮喪，他們仍然在嘲笑法西斯的礮火。

一天下午，法西斯礮轟了城中的大學區。當天晚上，寇拉斯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簡直辨別不出他那小屋所在的地方，因為這小屋幾乎被法西斯的礮火削平了。只剩下崩潰的牆壁與一堆堆的灰屑，從一些窗子裏可以望到一塊塊的蒼天，折斷了的電線蓬鬆地懸掛着，還有一堆堆各種的傢

拉斯向他的家中前進，他所能看到的不過是一堆石和一片片破碎的木材。這孩子靜靜地站在他從前的房子前面，好像生了根一樣。他想要喊叫，但是廢墟與夜的靜寂哽住了他，他祇能悲叫：「祖母啊！祖母啊……」

有許多人死在這次破轟之下，許多屍身都無從尋覓。有些仍舊埋在廢墟下，其中就有寇拉斯的祖母，因為沒有人想到找尋出她的屍首的。

「祖母啊！祖母啊！」這孩子又喊叫起來。但是祇有風聲在回答他。這孩子痛哭起來。他倒在那蹤跡全無的小屋旁邊的石堆上，臉上流着淚。寇拉斯好一陣沉潛於悲痛的苦泣中，略為緩和之後，他又感到恐懼。他突然地戰慄了。

「喵……喵……喵……」從廢墟下傳出了這樣的聲音。寇拉斯想到這廢墟下埋藏的許多東西中，也許會有他祖母的貓，但這時他忽然聽到背後有偷偷的脚步聲。他轉過身來，看到一個比自己稍大的孩子，彎着腰慢慢地走來，背上背着一個賣煎餅的筐子。

「你在這裏做什麼？」那孩子問道：「喔，你在哭泣嗎？」

「這裏就是我的家……」寇拉斯用手指着廢墟回答。「你看剩下的還有什麼！我已叫過我的祖母，但是她不回答我。」

「不要哭？如果法西斯黨徒看到你在哭泣，他們會怎樣說呢……他們會說你是一個弱蟲！在戰前我也是一個家的。」

「你也有一個祖母嗎？」

「一個祖母？沒有。我和我的主人住在一起，我們照顧我。你看見這個沒有？」他指着自己的筐子說：「我過去是賣煎餅的。」

小寇拉斯不再哭泣，好像他的悲痛完全過去了一般，他好奇地望着那孩子的筐子。

「還有煎餅嗎？」他睡涎地問。

「我把我筐裏的東西給你看，」那個名叫盧細歐的孩子回答。「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和我一同睡覺，但是你必須幫我捉到在這裏亂跑的幾隻貓。」

「貓？」寇拉斯懷疑地說。「有一隻是我們的，我來叫它。」他走到貓叫的地方喊道：

「噠，噠！……保西托！……保西托！……」

在黑暗的夜間，在這被毀的房屋廢墟中，踏在祖母死屍的上面；兩個孩子像遊戲般地追逐那隻貓。他們捉到兩隻，保西托在內。盧細歐把牠們放進筐子中，和事前捉到的兩隻放在一起。然後他們向盧細歐的家中走去。寇拉斯急於想知道這些貓的用處，他一面走着，一面反覆地問：

「連食物都找不到的時候，你為什麼需要這許多貓呢？」

盧細歐不耐煩地答道：

「我要把牠們賣給布拉沃·墨利羅街上的一個旅館主人。他們會當作兔子肉般烤着吃。」

「不可以的！」寇拉斯憤怒地說。「我的貓是不能夠拿到烤鍋上面的！如果你賣掉我的保西托，我要和你打架！」

「好嗎！不要害怕！我們可以讓牠活着，和我的狗維爾比納一樣。」

最後他們到了盧細歐的家中。那是在狄海沙郊外一個破木板搭成的小屋。他們走近時，一隻狗吠叫起來，盧細歐呼喚着他的名字：

「維爾比納！維爾比納！看，這是我一個新朋友！」他指着寇拉斯說。寇拉斯想去摸撫那隻狗，但是躊躇着，因為那個動物是有些怪戾的。

他們走進了小屋，當他們邁過幾張草墊子的時候，寇拉斯被一罐東西絆倒了。而且

「這是什麼？」

「不要怕，大概是我的妹妹蒂娜。」

盧細歐燃起一根火柴，他的妹妹從草墊子上坐起來，半睡半醒地揉着她的眼睛。這個女孩比他的哥哥小幾歲。她生着小小的圓圓的眼睛與一個扁平的鼻子。他一點都沒有注意這個新來的人，用力搔着她的頭，並且沉默地吃着她哥哥遞給她的一塊麵包和一些乾魚。

不久，這三個孩子都睡着了。深夜中寇拉斯驚醒了，因為他聽到射擊聲就好像從房頂上發來的。

「我相信法西斯黨徒快要到了！盧細歐，你聽到沒有？」他用他的肘撞着他。

「你安靜地睡吧，他們不會進入瑪德里的！我們的前哨有人在守衛。明天你可以去看。」

第一夜寇拉斯不能入睡，他非常驚恐。到了早晨，盧細歐，寇拉斯與維爾比納把那一帶地方大概看了一遍。他們走到他們所謂的前哨，那實際上是當地孩子們所挖的戰壕。有一個孩子在守

衛，他一看看到盧細歐，就立正敬禮。

「報告隊長，前線沒有什麼事情！」

當寇拉斯看出這裏幾乎就是前線的時候，他是怎樣驚異呀！他在戰壕上面窺望，看見大學區的全景以及滿是彈痕的建築物。機關槍的聲音不時打破沉寂。許多流彈落到這些孩子們當作遊戲的前線。他們對這位新同志講明了這種危險性，並指給他看戰壕中許多武器和戰利品：樹幹造成的槍礮，機關槍，來福槍，軍旗以及皮製的帽子等。一個隱蔽得很安全的箱子，裏面裝着所謂「財寶」，其中有未爆炸的槍彈，彈藥筒以及在礮轟後他們拾得的礮彈的碎片……

幾天以後，寇拉斯在新環境中住得很安逸，並且很喜歡他的新同志。他與蒂娜和維爾比納十分親蜜了。他們三個每天早晨到兵營的門口或是到卡特盧·坎米諾斯或是到第塔安市場上去尋找食物。盧細歐是他們之中最年長的一個——他已經十三歲了——總總是背着筐子忙着貓的買賣。晚上他回家來和狄海沙的孩子們——他們組成了一個真正的隊伍——作着戰爭的遊戲。當地的人們時常談起他們的進軍——他們戴着軍帽，拿着軍鼓軍帽，紅的軍旗並有木製的來福槍，而且總是維爾比納在先頭領隊。

有一天寇拉斯和盧細歐發生了爭吵，因為盧細歐這個人不注重所謂家族間的情感，所以他賣掉了寇拉斯的貓。寇拉斯非常憤怒，他甚至威脅要賣掉盧細歐的維爾比納以爲報復，但是盧細歐笑着答辯道：

「現在你發火了，但是前天你吃着戰帶來的肉餅時，你卻非常快樂，甚至低着你的頭。」

喔，那就是你的貓做成的！」

寇拉斯不知怎樣回答，因為那肉的滋味確實很好，而且當時他是非常高興。

這次貓的事件惹起了一場可笑的糾紛。一天早晨，蒂娜，盧細歐和寇拉斯站在下蘭扎街的街角上。盧細歐站在人羣中，慢慢地體會着那貼在牆壁上的一張告示的內容，這是地方當局第三次強迫疏散瑪德里婦孺的命令。

「那上面說的是什麼？」盧細歐剛從人羣中走出來，蒂娜便問他。

「我們孩子們，要被驅逐出城的，」盧細歐憤然地回答。「他們是怎麼個想法？他們就是絞死我，我也不會離開瑪德里！」

「是的，如果我們離開這裏，法西斯便會進來的！」寇拉斯用着一種滑稽而莊嚴的態度說。「寫這告示的人，讓他的祖母離開這裏吧！」盧細歐輕蔑地說。

一隊在樹蔭街道上行進的士兵伴奏的軍樂聲，傳進了他們的耳中。這三個頑皮的孩子以及其他許多隨時加入進來的孩子們領着隊伍行進，盧細歐背着他的筐子像平時一樣地他是人們取笑之的：

「喂，給我一點狗肉煎餅吧！」

「你肯和我賭一個輸贏嗎？」

盧細歐總是回答道：

「不，筐子是空的。」

緊隨着士兵們，他們走到高亞街。於是士兵們轉入了威拉斯奎滋街，而這些孩子們是留在從前的貴族區裏，雖然戰爭破壞了這地方的優美，但這三個醜陋頑童的麥影，在這裏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為顯眼，一座僧院的前面，停放着幾輛準備疏散婦孺的卡車。三個孩子站在那裏看熱鬧。有幾個婦女在哭泣。衛兵們突然注意到這幾個孩子，於是喊道：

「喂，你們也上車來！你們留在瑪德里沒有用處。到了里溫特你會吃得更好一點。你們有沒有父母？」

他們捉到了盧細歐，蒂娜和寇拉斯，把他們送上卡車。孩子們喊叫着，反抗着：「我們不願離開瑪德里，我們不願意！……」

車中的婦女都想法安慰他們，同時衛兵要記下他們父母的姓名和住址，以便通知這次的疏散，雖然，他們最初看到他們的時候，就已經想到他們是一些無家可歸的棄兒。

過了一會兒，盧細歐看出他們已無法逃下車來，於是他想出一個巧妙的計策。他把這計策通知了寇拉斯和蒂娜之後，就向婦人們說道：

「你們想要一點兒煎餅嗎？誰想要我就給誰！」

婦女們沒有表示反對，這時盧細歐打開了他的筐子；從裏面跳出五隻飢餓的貓，像閃電般穿梭在婦女們的頭顱之間，她們嚇得拚命地喊叫起來。在這種突然的騷亂中，人們措手不及的時候，沒子們脫逃了。

不久以後，我們的小朋友們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某天下午，盧細歐和寇拉斯在他們所謂

的前哨做着對抗法西斯戰爭遊戲。實際上，真正的法西斯已經離遣大學區並沒有多遠。孩子們的遊戲和真實的戰爭，孩子們的前哨與軍隊的戰線，這一切都混雜在一起了。因此在那天下午維爾比納像一個真實英雄般爬到小山頂時，被一顆流彈打死了。這次意外事件，在孩子之間造成極其倉慌的情勢，死亡是一瞬間的事，他們一聽到槍聲，狗立刻就倒斃了。起初他們不敢走近牠的身邊，然後他們鼓起了勇氣，匍匐在地上，把狗拉到戰壕中。他們檢查着牠，發見槍彈打中牠的頭部，傷口流出了幾滴血。

維爾比納被法西斯槍彈擊斃的消息，在當地兒童社會中迅速地傳遍了。這些孩子們決定要光榮地葬埋牠。有一個孩子，他的父親是做木匠的，用木板做成一個真正的棺材。另外的孩子們在帕羅馬大學後面運河附近的狄海沙掘了一座坟墓，同時其餘的孩子們排成軍隊的行列。

第二天早晨在衆目昭彰之下，轟動全區，舉行了葬儀，在行列的先頭有紅色的軍旗，其次是軍號軍鼓。後面有六十個以上的孩子排隊前進，他們戴着或穿着軍隊中的用具；一支木頭的來福槍，一頂軍帽或是一根皮帶。中間有四個孩子披着那開着蓋的棺材，死狗像一個人似的四爪朝天躺在裏面。牠戴着一頂紅星帽章的軍帽，棺材後面跟隨着牠的家屬：盧細歐，蒂娜和寇拉斯，好像真的殯儀一樣。

他們這樣前進到坟墓，像對一個英雄般以軍禮葬埋了那隻狗。坟上立了一個十字架，上面貼了一張紙寫着：「亡夫維爾比納，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爲法西斯槍彈擊斃。」最後，他們模做着真正的殯儀，全體走到亡夫家屬的面前，握着他們的手說道：「我表示哀悼。」這句話他們

分別地對盧細歐，蒂娜和寇拉斯一一說過。

白天的戰爭遊戲到了一個結束的時期，因為正當他們的熱情到達極點的時候，他們離開了戰壕，想要越過敵人的境界，去消滅那裏的法西斯。他前進到一座小山上，而這山確實是屬於敵人境界的。他們豎起了一面紅旗，非常的顯目，因此軍事當局不得不禁止這些孩子們過於危險的行為。

警察們包圍了這羣孩子，把無家可歸的扣留了。我們這三個流浪兒陷落網中，現在比上次用貓計脫逃的那一次嚴重得多了。這一次盧細歐，蒂娜及寇拉斯，必要離開瑪德里，他們慘痛地哭泣着。他們不想走，他們不願意離開瑪德里，他們像這全城的居民一樣，有愛護這城市的情感，有同樣的不顧危險的精神。

某天他們和許多旁的人們坐在卡車上被運往華林比亞的方向去。三個孩子離開這城市時，他們哭泣着。卡車經過了溫塔斯鎮及卡尼里佳斯。於是那被法西斯黨徒所圍攻與破壞的瑪德里更留在後面了。經過佳拉馬戰役之後，到里溫特的直接的路線已經不能通行。

他們經過了第一道關口，第二道關口。來到高原上的村莊。卡車第拉。有列卡車停在那裏等候檢查司機的通行證。天快要黑了，這三個幼童，商議好一個行動的計劃，在車子開行以前，他們溜開藏躲起來。

他們在村子裏徘徊，在月光下他們採取了一些菓子，睡在泥牆腳下的草地上。第二天早晨，他們走到公路去，請求司機把他們載回瑪德里。婦孺們不准進入瑪德里的規定

都不讓人們重視，有成千成萬的人玩些小把戲混進去了。

「先生，你可以讓我們上車嗎？」他們請求司機說。司機面無表情。司機還是對他們

「你們有通行證嗎？」

「如果檢查員向我們要通行證，我們將給他們一張舊報紙看。」盧細歐回答說。

沒有人願意帶他們去。但是有一個司機對這幾個小流浪者頗具好奇心，於是讓他們上了卡

車。他車上載的是許多桶酒，有一桶是空的，就讓三個孩子藏在裏面。這樣他們再度進入了卡

里。在一家旅店門前，司機讓他們下了車，從這裏他們坐在街車的頂上到了卡特盧·坎米諾斯。

他們不敢再回到他們的小屋裏去。因為有再被疏散的可能，盧細歐想要改變他的生活方式，

這也許是因為他年齡的關係，因為他現在已經是十四歲了。另外也許是因為這城市與人們的榜樣

使他們想到改變生活。那時已是千鈞一髮之際了。

「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我們怎樣謀生呢？他們把我們逐出瑪德里，因為我們是流浪兒，」盧

細歐說「每一個人都工作，我們也應該像大人一樣地工作。」

「我願意像一個抵抗法西斯的兵那樣工作，」寇拉斯說。

「你的年紀太小，軍隊不收你的。」

「我願意加入軍隊，射一支真正的來福槍，」蒂娜說。

「你是個小毛孩子，」她的哥哥嚴厲地訓戒她。「我們要替你找一個體面的工作。」

他們夜間睡在卡特盧·坎米諾斯地下鐵路的車站中，白天就在市場周圍遊蕩，但這不過是一

時的事。不久之後，因為盧細歐從前賣餅時，與各旅店發生過關係，現在就因此找到了工作。盧細歐在巴西奧·都·朗達的一家汽車修理店中得到了一個位置。他的面孔和手又油又黑。他裝出成人的樣子，甚至開始吹着草製的香煙。而且也像一般與他年相仿的孩子們似地找到了一個女朋友。

寇拉斯開始在格羅利達的新聞售賣場中賣報紙，每賣到一張報紙他可以得到三文錢。他仍舊戴着他的軍帽。每天一睜開眼他就先活潑地奔馳於電車與汽車之間，他總是抱着一堆報紙，很高興地喊着：「蒙多報！」「索爾報！」「法西斯在里溫特前線敗潰！」

至於蒂娜，她的哥哥不知道讓她做什麼好；她究竟是一個女孩子，麻煩得多了。最後他把她安排在一个富人家裏去當看護。她非常高興，拋棄了襤褸的衣服，同時她那流浪兒的心情也逐漸地消失了；她穿起潔淨的衣服，罩上一件白色的圍裙，在桑達，恩格拉西亞街上常常可以看到她抱着主人的嬰兒晒太陽。

因為這種新的社會環境，三個人之間的關係沒有從前那樣親蜜了，不過，他們還是常常見面。有一個禮拜天，他們到狄海沙去拜訪他們從前的同志。這次的重逢使他們非常高興，他們聽不說他們從前的房子已被法西斯的砲火擊毀了。他們去也訪問過維爾比納的坟墓。坟墓已經被草掩蓋了，只有從前孩子們堆起的一堆石頭在指明着那坟墓的所在。

時光奔馳着，反法西斯的瑪德里臨危的時候，那悲壯戲劇的場面展開了。在瑪德里最後的時光，是有着極大的興奮與不安的。

「這面牆壁快塌了！」

「可憐的瑪德里！」

「瑪德里，瑪德里！……」

瑪德里的人民開始退却，像沉船的旅客們爭先逃命時的情景一樣。有好多天混亂與遷移物資的日子。街道上滿是搭救難民的卡車。那是些面目猙獰，嚴肅沈默的日子。痛苦與哀愁的日子！……

有一天盧細歐背着一個背囊，出現在寇拉斯讀報的貨攤前面，但是寇拉斯沒有在，盧細歐費了好久時間才找到他。

「法西斯來了，寇拉斯！」他急忙地說。

「是的，我知道了；我們逃跑吧！」寇拉斯回答。

「我正要離開！」

「我也去，我們一塊走吧！」

「不能讓那法西斯黨徒在瑪德里捉到我們！」

他們到蒂娜那裏和她告別。她憂鬱地站在那裏，躊躇着，她想離開，而又恐怕失掉她美滿的工作。男孩子們勸她留在那裏。

黃昏時他們兩個到了溫塔斯，在那裏他們請求司機把他們載出瑪德里，避開那已經兵臨城下的法西斯。這兩個孩子在戰爭之間，不顧一切危險，不肯離開瑪德里，而現在卻急急忙忙地離棄

了他們那可愛的城市，他們的心破碎了，他們是被一種反法西斯的仇恨與憎惡所激動着。
最後他們同着人們上了車子，那些人也是和他們一樣不曉得要到什麼地方去，不曉得在什麼地方可以得救。車子沿着公路出發了，這道路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旅客。瑪德里留在他們的後面，那偉大的英勇的城市，黑夜在它的上面慢慢地落下來……

（本文譯自一九四二年十月號英文版之「國際文學」）

（文風一之二）

亞恭納達 (C. M. Arconada)，生年不詳，反法西斯作家，所寫詩及短篇小說甚多，亡命後，居蘇聯，又為「國際文學」西班牙文版之主編。